

李伯元 著

●●● 上海古籍出版社

活地獄









活地獄

〔清〕李伯元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活 地 狱

〔清〕李伯元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句容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75 字数 149,000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5,000

统一书号: 10186·733 定价: 1.05元

出版说明

《活地狱》是晚清著名谴责小说作家李伯元的一部力作。它由十五个各自独立的故事组成，主要描写旧时代衙门内丑恶情景。书中暴露了官僚的贪婪无耻，衙役的横行霸道，刑罚的惨酷，监狱生活的黑暗。通过书中所叙述的一桩桩惊心动魄的事件，形象地告诉读者，旧社会实在是一个暗无天日的活地狱。本书情节曲折生动，文笔犀利辛辣，艺术技巧相当成熟，是晚清谴责小说中的上品。

此书原在《绣像小说》杂志上连载。一九五六年，赵景深先生对全书加以整理，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予以重版。这次即据整理本重排，仅对个别错字及标点作了改动。特此说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五月



序

本书的作者是晚清小说家李伯元先生，他名宝嘉，别署南亭亭长，是江苏武进人，一八六七年生。因累举不第，就到上海来办《指南报》，再办《游戏报》和《繁华报》，后来又应商务印书馆的邀请，编辑《绣象小说》半月刊。本书就是在《绣象小说》上连载的。他于一九〇六年病死，因此本书也只编到三十九回。第四十回到第四十二回是吴趼人（《绣象小说》上用笔名荃翁）续写的，第四十三回，也就是最后一回，是茂苑惜秋生续写的。李伯元的著作，除本书外，最著名的是《官场现形记》（一九二七——一九三二）和《文明小史》（一九〇三——一九〇五）各六十回，最近都有新版印行。《庚子国变弹词》四十回（一九〇一——一九〇二）也曾由阿英校订过，一九三五年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南亭笔记》（一九二四年刊）和《南亭四话》（一九二五年刊）也不太难得。此外他还著有吴语小说《海天鸿雪记》（一九〇三——一九〇四）二十回和《中国现在记》。据周桂笙的《新庵笔记》，他还著有《李莲英》和《繁华梦》；据六艺书局的书目，他还著有《艺苑丛话》、《滑稽丛话》、《尘海妙品》以及《奇书快睹》等书。

本书是各自独立的短篇小说的结合，一共是十五个故事，只有回目的数字有连续性；长的有八回，短的一回就完。这书专门叙述各地衙门的黑暗和所施用的“残酷刑具”，那种恶毒实在是我们所梦想不到的。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上评论本书云：“由于官僚的贪污，衙门里的积弊也就丛生，衙役横行，监狱黑暗，这也是事实上的必然。李伯元在晚清真是一个有心人，他暴露了官僚，攻击了他们的贪污无耻，也用了一片婆心，揭发了衙役们的横行无忌，监狱生活的暗无天日，使读者认识人间地狱，同时并为这些受灾难的人们呼吁。他说到这一方面，真是发眦俱裂！反映他这种思想主张的，就是发表在《绣象小说》上的《活地狱》四十三回。……因为要揭发衙门里这些恶德，书里所写的，差不多全是些令人惊心动魄的事，无所不至的敲诈奸骗行为，想入非非的刑具。每当接触到一个故事，总会使人有天愁地惨之想。写的地域很广泛，事件又相当复杂。……晚清衙门里种种的黑暗，以及刑罚的残酷，从以上十五个具体事实里，是可以想见了。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社会史料书，中国监狱史，……以这样特殊有意义的姿态，出现于当时文坛，却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因为这是中国描写监狱黑暗，写惨毒酷刑的第一部书。”本书的价值从阿英的评论里，可见一斑。

李伯元的思想，是清醒的封建士大夫的思想。他痛恶官僚，有爱国心，但对于君主，却不主张推翻，因此他只要求“世上做官的人”“稍尽为民父母之心”（楔子），他只能是“为民请命”。但是，茂苑惜秋生（即欧阳巨源，详见阿英的《小说闲谈》）却推进了一步，他写出了一位看卢梭《民约论》的王

秀才，又写到天津火车站上要想丢炸弹杀死钦差大臣的革命党。最后王秀才剪了辫子，到日本去留学，在轮船上又遇见辛国明（新国民），看见了海水上的太阳。辛国明说：“中国的监狱制度真是黑暗到了极点！”这样的情景恰好做了本书余意未尽的结尾。它使今天的读者联想到现在进入社会主义的人民幸福美满的生活，现在是海洋上的红日升起来了，我们永远脱离了“活地狱”，使我们更加热爱今天的新中国。

本书的艺术技巧相当成熟，每写一件事情总能给人鲜明的印象，对于那些官吏即盗贼的嘲骂也很辛辣，只是还喜欢夸大描写，缺乏写实的成分，信手写来，不大注意结构剪裁。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

关于本书，我只是标点分段，极少改动。分段是按照事件、人物、时间、地点的转换来分的。个别错别字已加改正。删去的字句如：第十一回云，“天下妇人的心最狠最毒”。第二十二回将“长毛”改为“太平军”。全书只删去十句左右。第三十四回因故事不曾完结，最后我添了七短句（从“无赖们一声呼啸”到“早已一轰而散”）。末回下联原文是“入圈靡虬虱攒肤”。因为这是名家著作，所以我就格外尊重。

本书原有愿雨楼的加评，可能愿雨楼就是李伯元自己的化名。这些评语似是凑篇幅的。《绣象小说》大约每回只用三页（有时也有四页）。倘遇三页正好排满，就不加评语；倘有余纸，就加上几条评语；可见这些评语是可有可无的。我每条仔细看了一下，确是如此。但也有值得保存的：如第五

回写监牢里老囚犯虐待新囚犯，就使人感到不应该写。再看评语云：“王小三要睡觉，众犯人即将其手足吊起，始则用拳乱打，复以火灼其肉。身为押犯，而乃凌轹同类若此，岂真目无法纪哉？吾则曰：是非史湘泉一千人所纵使，若辈必不敢乃尔。”这样一说明，我们就觉得这一段应该写，并且更加痛恨吏役史湘泉这一类人了。楔子说明本书主题云：“此书之主旨专叙书差瞒上虐下情形……。然天下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彼捐大八成而来者，大抵皆将本求利也。”因此本书不仅是写书差的，也可以说是写官员的；更可以追溯到卖官的朝廷，根本就不想要好官，不想要老百姓过好日子。

今年恰好是李伯元先生五十周年的死忌，我就选择了这部从来不曾印过单行本、而相当重要的《活地狱》加以整理，来纪念这一位晚清著名的大小说家。

一九五六年四月，赵景深。

目次

楔子	1
第一回	刁代书情让十倍润 赵稿案计赚两家钱..... 3
第二回	买牌票猾役斗词锋 押班房豪奴堕骗局..... 8
第三回	入地狱家丁尝苦境 泄春光书办破奸谋.....16
第四回	分等级班房讲价钱 苦殴打犯人索规例.....22
第五回	王佃户贪眠受恶打 苟门政见色起邪心.....28
第六回	贞姬苦肉拒奸徒 媒婆甜言骗犯妇37
第七回	遭讼累姑媳含冤 喉反噬员外被逮42
第八回	销旧案钱可通神 接新官才长折狱48
第九回	遇酷吏简缺变烦难 受严刑良民负冤屈.....53
第十回	血飞肉薄民不聊生 威逼刑驱官真有味.....58
第十一回	施辣手毒比蝎蛇 造奇刑酷逾炮烙63
第十二回	盼佳期巧锡嘉名 轻民命迭施峻法67
第十三回	见公差鸡犬受虚惊 送使费虎狼饱欲壑.....72
第十四回	讲行情四人落饭店 做圈套一夜押班房.....76
第十五回	挑淑女劣役竟坍台 探亲兄贞姬重入网.....80
第十六回	见孽冤推情施小惠 做圈套同气起阴谋.....85
第十七回	咬耳朵借傲淫徒 借尸身诬成冤狱92
第十八回	受官刑悔为缠足妇 和重案全赖孔方兄.....97
第十九回	惩谎告空填一条命 出心裁新造两般刑... 102

第二十回	童子无辜因疑成狱	老翁何幸垂死庆生…107
第二十一回	开寿筵撒手太无情	赠钱母有心恶取笑…112
第二十二回	施诡计轻离亳州境	发毒疽惨死姑苏城…117
第二十三回	偷眼镜浪子习下流	染臂肉捕头教秘诀…121
第二十四回	吃面条上板凳触目堪伤	
	顶贼案扳窝家良心休问……………	127
第二十五回	逼孝敬徐老八吃苦	诬窝藏周子玉被拿…133
第二十六回	钱可通神供词全假	灾生无妄狡计难防…139
第二十七回	游园拖磨切口须知	发路安家非钱不应…147
第二十八回	读批词上控总成空	入教会平反应有望…151
第二十九回	争继嗣族弟放流言	许酬金讼师授秘计…155
第三十回	剪羽翼故友远嫌	攻腹心老姬生事…161
第三十一回	算辜负三条妙计	急打点一纸呈词…167
第三十二回	有理无钱贪官枉断	山穷水尽故伙输忠…173
第三十三回	闹除夕烈焰冲天	入地狱奇寒彻骨…179
第三十四回	少年赌钱深入圈套	无赖服毒大起波澜…183
第三十五回	大令养痾幕友缄口	匪徒雪恨乡董毁家…187
第三十六回	排单五百里蓦地通风	
	私橐八千金居然了事……………	192
第三十七回	办招摇借端明宿案	愆顶撞判定坐长监…198
第三十八回	强盗为官审劫案	捕头受杖逼诬良…203
第三十九回	追赃款冤囚定罪	认窝家店主逃生…209
第四十回	制出新刑乡绅助虐	飞来横祸捕役栽赃…215
第四十一回	巧言动听误入彀中	毒手频施冤沉狱底…220
第四十二回	用心思黑狱尽惊魂	动手脚黄泉难瞑目…225
第四十三回	生僻壤鲲鹏缚翅	望海洋红日东升…230

楔 子

我为甚么要做这一部书呢？只因我们中国国民，第一件吃苦的事，也不是水火，也不是刀兵。倘要考究到它的利害，实在比水火刀兵，还要加上几倍。列位看官，你道是哪一件？我不说破，料想你们是猜不着的。现对列位说了吧，不是别的，就是那一座小小的州县衙门。一个衙门一个官，在朝廷本意，原是叫他们替百姓判断曲直，调处是非，有了事情，别人所不能了的，找到他就可以了；有了冤枉，别人所不能伸的，找到他就可以伸。据此说来，这个官竟是世界上的一件济世利民的好东西，怎么会有苦头给百姓吃呢？孰知大谬不然。我不敢说天下没有好官，我敢断定天下没有好衙门。何以见得？说是天下没有好官，从古到今，那些《循吏传》里的人物，是哪里来的？说是天下有好衙门，除掉本官不要说，试问那些书办衙役，叫他们靠什么呢？虽说做官有做官的俸银，书差有书差的工食，立法未尝不善，但是到得后来，做官的俸银，不够上司节敬；书差的工食，都入本官私囊。到了这个分上，要想他们毁家纾难，枵腹从公，恐怕走遍天涯，如此好人，也找不出一个。列位看官，设身处地替他们想想，衙门里的人，一个个是饿虎饥鹰，不叫他们敲诈百姓，敲诈

哪个呢？俗语说的好：“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子。”原是一肩到一肩的。又说是：“千里为官只为财。”官不为财，谁肯拿成万银子，捐那大八成的花样呢？然而做官的还有钱粮好收，漕米好收，一年到头，也赚得够了。稍些知足的人，还不肯要那桌子底下的肮脏钱。至于这些书办衙役，他们有个口号，叫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经了他们的手，没有一个放过的。唉，朝廷为着百姓，立了座衙门，谁知倒开了他们生财的捷径，你道可恨不可恨呢？而且还有一句俗语，是你们大家知道的。俗语说道：“阎王好见，小鬼难当。”谁是阎王？坐在堂上能打得人，枷得人，那个官儿就是阎王。你看他把惊堂木一拍，好不惊人！不要等到开口，人已被他吓昏了。谁是小鬼？一个衙门里头，小鬼却多得很：头一个原差，是无常鬼。票子一到，链条一套，拉了就走，拖了就跑。未曾提审，先往待质所里一送。有钱的只要花上几文，家里的人就准进去探望，商量着替他打点；无钱的只好坐着呆等。所以这待质所，有个外号，叫做“望乡台”。一座衙门里，又有一座“公生明”牌坊，提审的犯人，都要打那底下走过。到了这个时候，什么公生明，明明是不公不明，拉人到枉死城罢咧。大堂之中，公案之上，本官是阎罗天子；书吏是催命判官；衙役三班，好比牛头马面；板子夹棍，犹如剑树刀山。不要等到押下班房，禁在牢狱，这苦头已经够吃的了。唉，上有天堂，下有地狱！阴曹的地狱，虽没看见；若论阳世的地狱，只怕没有一处没有呢！所以我说它的利害，竟比水火刀兵，还要加上几倍，正是这个缘故。

因此我要做这一部书，把这里头的现象，一一都替他描

写出来。虽说普天之下，二十多省，各处风俗未必相同，但是论到衙门里要钱，与那讹诈百姓的手段，虽然大同小异，却好比一块印板印成，断乎不会十二分走样的。世上做官的人，倘能把我这本小说浏览两遍，稍尽为民父母之心，就是要钱，也不至于如此利害；或者能想个法子，把这害民之事，革除一二端，不要说百姓感激他，就是积点阴德，也是好的。俗语又说：“公门里好修行。”有眼前地狱，何妨就做些眼前功德，留个大纪念与百姓呢！正是：

世界昏昏成黑暗， 未知何日放光明；

书生一掬伤时泪， 誓洒大千救众生。

做书的本意，已经言明。且喜镇日清闲，乐得把我平时所闻所见的事情，一桩桩的写了出来，说与大众听者。

第一回

刁代书情让十倍润
赵稿案计赚两家钱

话说山西大同府所辖，有一个阳高县，在府东北一百三十余里。山西地方，连年荒旱，其实内地里该钱的人，着实不少。就以阳高而论，虽说是个小小县城，城厢内外，却很有几家富户。不过那里风俗，一向是俭朴惯的，有了钱没处使用，所以越积越多。这也不在话下。

有一年，东门里有个富户，姓黄名唐。身上捐了一个员外，却不去做，人家都称他为黄员外。他家广有田地。一日佃户来报，他们家的牛，被南村里巫家的佃户牵了去，向他去讨，他非但不肯还牛，而且还把这边的人打了一顿，总要大爷惩治惩治他们，才好出这一口气。当下黄员外听了此

言，不禁三尸神暴躁，七窍内生烟，连说这还了得，忙问是哪个巫家。佃户回说是西门外巫家。原来这巫家也是一个大财主，现在当家的名唤其仁，身上亦捐了一个同知前程，也是在家纳福。黄巫二姓，本是世仇，两不相下；就是没有事，两边的人，还要寻点事出来，大家争吵两句，哪里禁得佃户如此一说，早把黄员外气得按捺不住，连忙把总管黄升唤到，叫他把县前素来做刀笔的刁占桂刁先生请了来家，同他商议。

黄升奉命去不多时，便已同了一个人来，瘦黄面孔，满脸烟气，嘴上两撇胡须，一对招风耳朵，鼻架老光眼镜，头戴瓜皮小帽，身穿一件油晃晃的蓝布棉袍，上罩一件天青旧呢马褂，不等通报，早已跟了进来。原来这刁占桂，本是个讼棍出身，现在又蒙本县大老爷考取得一名代书，专在县衙前替人家包揽讼事，兼写状词。平时这黄府有事，都是他一人经手。今蒙呼唤，便知是买卖上门，焉有不来之理。当下走进书房，黄员外正在那里老等，一见他到，立刻起身相迎，分宾主坐下。未及寒暄，黄员外先说：“了不得，了不得。”刁占桂忙问何事，黄员外便按照佃户的话，又添上些枝叶，说了一遍，请他做个状词，叫家人抱告，去告巫家。刁占桂问道：“这边的人，可曾打伤了没有？”黄员外未及开言，佃户抢着回道：“没有打伤。”刁占桂道：“他们打你们，是谁瞧见的呢？”佃户说：“也没有人瞧见，是俺兄弟放的牛，被他们牵了去，俺兄弟去问他讨，他不还，又把俺兄弟打了一顿。俺兄弟赶回来告诉了俺，俺就来告诉大爷的。”刁占桂道：“你们的牛，怎么就知道是他家牵去的呢？”佃户道：“这也是俺兄弟

说的。先生不信，问俺兄弟便知。”当下黄员外便把他兄弟也叫了上来。他兄弟回说：“我叫王小三。今儿早上，我在田里放牛，一转眼牛就不见了。问问孩子们，都说跟着人家的牛，跑到前村里去了。”刁占桂道：“谁家的孩子？”小三回：“是俺家的孩子。”刁占桂道：“你到他家讨牛，到底看见你的牛在他家没有？”小三道：“没有瞧见。”刁占桂道：“你又来！你这件事情，一没有证见，二没有受伤，怎么好告人家呢？”黄员外道：“你别管！胡乱做张呈子罢了。从来说，小儿嘴里出真言，难道算不得证见么？”刁占桂道：“我的大爷！别的事可以乱来，这告状是不好当玩的。”黄员外道：“难道我的人，就被他们白打了一顿不成！好歹你替我想个法子。”刁占桂道：“论理呢，这件事是告不得的。告一回，驳一回，就告上十回，也不会准的。但是府上的事，不比别家，可以为力的地方，做晚的没有不为力的。冤枉他们，也要告他一状，等他吃点苦头，消一消我们大先生的气。”黄员外道：“这是全仗大力的了。”

刁占桂闭了眼睛，坐在那里，出了一会神，又颠头播脑，自言自语了一会，又躺下呼呼的一连抽了七八筒的鸦片烟，起来要了碗茶，漱一漱口，桌上有现存的笔砚，拿起来一挥而就。写完之后，递给黄员外手里，嘴里说：“这张状子，倘在别人，一定要名世之数。大先生是自家人，格外克己，叨光你两只元宝罢了。”黄员外一心要看那状子，他后来的话，也未曾听清。等到状子看完，刁占桂一手接过，就往身上马褂袋里一放，说：“舍下这两天正在那里打饥荒，没有钱买米，刚要向你大先生通融通融，偏偏遇着此事。恰好一当两

便，就请叨光现惠了吧。”黄员外道：“你能保这状子一定打赢官司吗？”刁占桂道：“堂上问过之后，赢不赢在你，那要看你的神通。一张状子进去，准不准却在我。不是做晚的夸口，我自十八岁上到如今，在衙门口一连混了这四十多年，这样事情，也不知经过多少，包你批准就是了。照我们同行规矩，原是先润后墨。大先生这里，为的是自家人，所以先墨后润。”黄员外道：“一张状子，哪里要得许多！”刁占桂道：“看甚么事情！要诬告人家，我们担罪名的，大先生应得多破费两个，也好叫我们沾点光。”黄员外被他缠不过，知道不给银子，他那张状子，是断乎不肯拿出来的，只得送了他一只元宝，才换了出来。他嘴里还在那里卖情，说：“这是大先生分上。换了别人，要五百两，一丝一毫不能少我的。”跟手从怀里掏出戳记来打好，又吩咐抱告家人黄升多少话；叫佃户兄弟小三装了受伤的样子，睡在一扇板门上，叫两个人抬着；又嘱咐小三：“到了堂上只管哼哼，不要说话。无论问你甚么，都不可答应。”小三说：“记得。”他才同了黄升，拿着状子，一齐到衙门前来。

齐巧这日是放告日期，那位大老爷因为一心想做好官，生怕书差作弊，一早就身穿补服，升坐大堂，自己出来收呈子。黄升得空，便手捧状子，当堂跪下。就有一个书办走来接过，送上公案。老爷一看，知道他是黄升，便问了一声：“你叫黄升？”黄升答应声是，又回一句：“小的黄升。”老爷又把状子看了一遍，知道原告是候选员外黄唐，告的是分省同知巫其仁家佃户。两个俱是本县著名财主，不觉心上毕剥一跳，便问受伤的王小三在哪里。黄升禀道：“已经抬在外

面，求大老爷验伤，好提人伸冤。”老爷也不理他，便叫王小三上来。堂下的差人，一叠连声的叫王小三，只见两个人拿小三抬了上来，把扇板门放在地下。小三睡在上面，不能动弹，只是闭着眼睛，嘴里哼哼叫痛。老爷以为受伤过重，先叫仵作去验。仵作问他伤在哪里，他只是哼哼不开口。后来仵作急了，只好动手剥开他的衣裳，浑身验了一遍，一点伤也没有，回报了老爷。老爷不信，又亲自离座下来看了一遍，也是无伤。喝问黄升，黄升急的跪下回说他的伤在肚里。老爷道：“胡说！只有外面受伤，哪有肚里受伤的。就是筋骨受伤，外面发青发紫，也总要泛出来的。况且这件事情，既没受伤，又无证见，不是明明诬告吗？”说着，提笔在手，就要批驳不准。便有一个书办，走到值堂的稿案赵门上的身后，拉了他的袖子一把。稿案会意，便使了一个眼色与本官。这老爷原是聪明不过的，忙缩住了手，不批下去，喝退黄升，叫他下去候批。

等到退堂之后，老爷便问稿案：“刚才不叫我批驳那张状子，是甚么意思？”稿案道：“这话小的不敢说，也不敢不说。小的跟了老爷这许多年，为的是要掬个忠心伺候老爷。况且老爷辛辛苦苦，好容易捞到这个缺，为的是哪桩？这张状子，两面都是拿得出几文的。这一批驳，便没得生发了。”老爷一想不错，便说：“依你的意思，怎么样呢？”稿案道：“小的替老爷想，小的最恨他们这些人，顶欢喜打官司，乐得罚他们几文。依小的意思，先叫人去同姓黄的说，本来这状子，老爷是不准的，还要办他诬告的罪。现在要准他状子，先叫他报效数千两银子，说是做开学堂的经费。小的想

这姓黄的，巴不得老爷准他的状子，这银子一定肯出的。姓黄的银子到手，然后出票子到姓巫的家里拿人。人一拿到，先押起来，再叫人向姓巫的说，本来老爷要重办的，叫他也报效几千两银子的学堂经费，就免他的罪名。小的想姓巫的到了此时，一心只怕输官司丢脸，这几千银子，一定也是肯出的。然后老爷坐堂，当着姓黄的面，随意把姓巫的申伤两句。姓黄的得了脸，再由老爷作主，劝他们一番，叫他们息讼，不要打官司。一家具一张结完案下去，这两家的银子，白白到手，老爷又得了好声名，岂不一举两得呢！”老爷听了他的话，笑嘻嘻的拈着胡子，想了一会子说：“办是依你办，但是一件，学堂经费，是要造册子报销，不能上腰的。不如说是善堂经费，可以没有查考，似乎稳当些。”稿案道：“学堂也好，善堂也好，随老爷的便罢了，这是无关出入的。”当时又回了两桩别的公事，然后退了下来，按照所说的话去办。

究竟两家银子曾否全能到手，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买牌票猾役斗词锋
押班房豪奴堕骗局

话说赵稿案在县官跟前，献了一条计，要弄两家的钱。他见老爷应允，便象走过明路一般，退了出来，越发胆壮，立刻叫人去找他素来相信的一个快班总头，名字叫史湘泉的。这史湘泉正在家里吃饭，听说赵大爷呼唤，马上放下饭碗，走进衙门。到了门房里，赵稿案好不客气，见了他，竟站起来让坐。起初史湘泉还不肯坐。赵稿案道：“你我自家人，

哪里有许多客气，坐了好说话！”史湘泉方才告坐坐下。赵稿案便把刚才同本官说的话，如此这般，向他讲了一遍。又说：“现在也不想他多，一家敲他八千银子。我想这事，除掉你，没有第二个人办得来。史伙计，这桩事，少不得要借重你一人了。况且这钱是上头得的，你出点力，上头自然知道的。”史湘泉道：“上头的事情，咱应得报效。但是这钱，不信全是上头得的。”赵稿案道：“真是上头得的。上头已经要了这许多，咱还好开口吗？”史湘泉道：“不是这么说。你老辛辛苦苦，一年忙到头，为的是哪一项呢？依咱的意思，爽性要他一家一万。他两家又不是拿不出，八千上头得，大爷少赚些，赚个二八扣吧。”赵稿案道：“还有你呢？”史湘泉道：“咱不想别的，只要办得好，将来有甚么好事情，有你大爷在里头，照应咱的地方多着呢！”

说到这里，史湘泉忽然想起一桩事来，趁势求赵稿案道：“赵大爷，你别嫌咱噜苏。眼跟前就有一桩事情，求你老帮个忙，照应小人吃碗饭。”赵稿案听见史湘泉有事求他，马上把脸一沉道：“甚么事情？”史湘泉道：“就是今天早上收下来的呈子。有县前大街上王家，告的是北门外吊桥永发盛酒店里掌柜的，也姓王，名字叫王长年。这王长年欠了王家一百五十吊钱，讨了多次，约好日子，到期去取，总是不付。咱知道王长年这东西，手里很有两文，只是不肯还人家。好歹这张呈子，大爷替咱求求上头，把他批准，这张票派了咱。弄得好，总得补报你大爷的。”赵稿案道：“这个事情虽小，倒也不好办。你倒要说个数，我好替你到上头去回。”史湘泉道：“这张票子算不得好买卖，大爷这里，好歹不会落空，哪

里还能够孝敬上头！”赵稿案道：“你不要弄错，这钱并不是我使的。上头的章程，你难道还不知道吗？还有，我们这些伙计，一个个穷光蛋似的，见了钱就要眼红，恨不得一口吞在肚里才好。你这钱一来点缀点缀上头，二来贴补贴补他们，你几时见过我要人家的钱来？况且这几个钱，也不在我眼里。”史湘泉一听这话不对，连忙改口道：“大爷快别动气。咱是个有口无心的人，不会说话。谁敢说大爷要钱！大爷是个清廉不过的。刚才说的话，也不过咱的一点孝心罢了。”赵稿案道：“谁要这几个臭钱！”史湘泉心上盘算：“他的嘴倒还硬。你会放刁，咱比你更刁，看谁弄过谁。”于是坐在那里，一声也不言语。

停了一会子，赵稿案还不理他，他便站了起来，陪着笑脸说道：“大爷坐着吧。咱今天还有差使下乡，过天再来请大爷的安吧。”赵稿案不提防他有此一手，心上也楞了一愣，说：“这人算得调皮。但是一件，我今天不答应他的事小，不要他先到姓黄的姓巫的那里做了手脚，那事情就难办了。不如答应了他，仍旧与他商量为是。”一面想，一面留心观看。等他一只脚踏到门外，然后起身赶上去拉住他说：“回来。我说句顽话，你就当起真来了。从来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你们的苦处，你我天天在一块儿，我还有甚么不知道的。只要这件事，你吩咐个数，我交代得过，岂不结了吗？”史湘泉道：“大爷，这张票子出去，你瞧能够弄得几文？不用咱开口，你老吩咐吧。”赵稿案又想了一回道：“我看这件事，里里外外，总得一百吊才铺得好。”史湘泉道：“咱的大爷！人家告他欠账，才不过一百五十吊。他肯拿一百吊，他为什么不再

加上五十吊，还清了这一注账，免得打官司呢！”赵稿案道：“哪里能够由他的便？他肯拿钱，他为甚么不早拿？既然这件事情到了我们手里，就得揭他一层皮。”史湘泉道：“不是这样讲。俗语说得好，打蛇打到七寸里，总得到那个分寸，叫人家拿得出方好。人家拿不出，就是问他多要，也是枉然，徒然连累大爷的名气。”赵稿案道：“你说到底怎么样？”史湘泉道：“这件事依咱说，二十吊钱，还要做起来看。”赵稿案道：“无论如何，二十吊钱总不够派，至少六七十吊。”后来两个人好说歹说，说成功三十五吊，赵稿案应许替他回上头，这张票子，一准差他去。史湘泉道：“说不定这件事我要吃赔账。现在在你老人家跟前，答应了三十五吊，不定弄得出弄不出。”赵稿案道：“我不管。我只问你收三十五吊就是了。”史湘泉道：“这个自然。应承了你老，还有甚么不算数的！这件事白当差，以后别件，大爷你总得好好的照应点咱。”赵稿案道：“你也太唠叨了，这也何消说得。但是刚才告诉你的黄家搭着巫家的事情，你要当点心，不好忘记。”史湘泉道：“你老也太瞧不起人了。这是上头的差使，咱当的谁的差，还要你大爷吩咐吗？咱若误了上头的事，那可好了！”赵稿案道：“你晓得就好。但是这件事，你也总要留点神。他们乡绅人家，有财有势，不是好弄的。”史湘泉道：“他一个员外，能有多大。不瞒大爷说，这样事情办的多了。大爷，你瞧着吧，咱只要小小出条主意，不怕他不来上钩。”说罢，起身退去。

他出得衙门，找到一爿茶饭馆里，跑上楼靠窗口坐下。跑堂的泡上一盅茶，史湘泉心上想要找他伙计赵三，四下一望，不见踪影，就叫堂倌到隔壁烟馆里去找。堂倌去不多

时，果然把赵三唤到。那赵三一手拎着红帽子，一手拿着一根旱烟袋，身上的衣服，自从小衫起，以及棉袄棉袍马褂，通统没有钮钮扣，外面一条黑布扎腰，拢总打了一个结，就此跑上楼来，一旁坐下。史湘泉问道：“现在黄家的报告，还在这里没有？”赵三道：“他见老爷不准他状子，同着那个受伤的，已经走了回去了。”史湘泉道：“那受伤的不是抬来的吗？”赵三道：“来是抬来的，回去却是走回去的。”史湘泉道：“怎么样？来的时候，咱就说他是假的。等到老爷验过，果然没有伤。现在可是自己走回去的。既然他会走回去，还得叫他走回来，拿住个真凭实据，好叫他死而无怨。”赵三道：“再要叫他来，恐怕不容易。”史湘泉道：“我想好一个法子，包管你去一叫就来。”便如此这般的，附着赵三的耳朵，说了几句。赵三听到一半，嘴里连喊：“好，好，我就去，包管他跟了我来。”史湘泉道：“我在这里等你。”赵三答应了一声晓得，拿起脚来就走不提。

且说这天在堂上拉赵稿案袖子的那个书办，原是本县承发房里的一个经承，卯名叫做招进财。他拉过赵稿案袖子以后，随手见他使了个眼色，本官就此不曾批驳那张状子。他满心欢喜，知道这里头有了生发，便可于中取利。伺候到本官退堂，赵稿案跟了进去说话，他便独自一人钻进门房。等了老半天，未见出来。正在那里等的心烦，齐巧他伙计为了一宗什么案件进来找他，只好跟着就走。等到出去之后，赵稿案方才下来，偏偏忘记了他，竟把这事交与史湘泉去办。史湘泉去后，他的事已完，仍旧奔到门房，想与赵稿案商量此事。赵稿案一声“啊哟”，说：“我这事已经交代史

湘泉了。”反怪他为甚么不早来。招书办无可说得，只好说些别的话，搭讪着出来。走出门房，一路走，一路想：“此事是我起的头，如今倒撇了我，叫他人经手。”好比一碗现成饭，被人家夺了去，这心下多么烦恼！转念一想：“他说已经交代了史湘泉，好在史湘泉也是熟人，他有甚么公事，总不出我手掌之中。目下不妨先去找他，同他说明原故，料想他也不好意思瞒我。”想定主意，便问了把门的一声：“史伙计出去几时了？”把门的说：“去得不多一会，大约还在老地方吃茶。”招书办是知道的，便一直跑上茶楼，果见他独自一人，还在那里未去，一见他来，连忙让坐。史湘泉总拿些闲话与他谈论，绝不提到公事。

列位看官，可晓得天下最坏不过的，是吃衙门饭的这般差役。他们这班人本事很大，最能鉴貌辨色。人家未曾开口，他已十分中猜着八九。然而要晓得做书办的，读得几年书，认得几个字，肚里有了学问，想出来的主意，比起那班当衙役的，还要狠毒十倍。

闲话休提。且说这天招书办找到史湘泉，说了几句话，见他绝不提起此事，便估量他有心相瞒。心下思量：“他既瞒我，我今偏要说破，看他如何回复？”遂把身子凑前一步，低声问道：“刚才稿案上交代你的那桩事情，现在办的怎么样了？”史湘泉听了这话，便知道他存了分肥的念头。欲待瞒他，他已晓得是稿案上的嘱托，他既尽知底里，须知瞒他不得；欲待尽情告诉了他，倘若他要分起肥来，无非是我名下的剥下来的。譬如一个钱，一个人独得，与两个人平分，这里头却是天远地隔呢！转念一想：“倒不如暂且瞒他，省得在

此噜苏。”打定主意，便假作不知，回他道：“你说的甚么事情？咱想了这好半天，竟想不出是哪一件事。我们天天堂事过后，稿案上总有几桩事情吩咐，但不知招先生所指的是哪一桩？”招书办听了这话，便知他有心欺瞒，心上一恼一羞，就是要说破，也不肯说破了。坐在那里楞了一会，才说得两句：“我也晓得你的事多，不过问问你，有甚么要紧的事没有。”史湘泉道：“有要紧事情，瞒得过你招先生吗？”招书办见他不说，吃过一开茶，便搭讪着走去。史湘泉同他是熟人，也不起身相送。

招书办下楼之后，心中好不烦恼。思量：“他天天在这里做甚？不如叫个人监察监察他，看有甚么把柄，拿在我的手里，那时候才叫他认得我呢！”不知不觉回到家中，立刻叫他徒弟赶到茶楼，装作茶客模样，窥探动静，不在话下。

且说史湘泉等招书办去后，一心以为这事可把他瞒住了，于是一面吃茶，一面静等。那招书办的徒弟，一向各事都是他师父出面，所以史湘泉与他并不相识。这里史湘泉又等了一会子，果见赵三带了黄家的抱告黄升，还有受伤的王小三，一同来到茶楼。史湘泉接着，明明知道是他二人，并不同他二人说话，先问赵三道：“这是黄府上的爷们吗？”赵三道：“是。”史湘泉埋怨他道：“老爷叫你拿人，你就果真把他们带了来吗？这黄府上不同别的人家，他家大员外是我认得的，而且平日待我们也很好，现在把他的人弄了来，这事情怎么办呢？老三，你这人不是我说，真不会办事。”赵三并不言语。史湘泉又回头对着黄升说道：“我叫他到一趟黄府，交代过排场，就说人走了，就此完事。不料他不会办事，带

累爷们受委屈，都是我的不是。不过大爷你要原谅，他是奉公差遣，上头实在追得狠，也叫做没得法儿。”

原来史湘泉叫赵三到黄家里，找到黄升，便告诉他大爷已经把状子批准，叫他同了王小三前去对质。黄升一听这话，不及细察早晨在堂上的情形，便一心一意以为状子果然批准，立刻回明了黄员外。黄员外也是个心粗气浮的人，亦信以为真，便立刻叫他同了王小三到衙门里听审。

等到上得茶楼，忽听史湘泉一番议论，黄升甚觉蹊跷，遂问史湘泉道：“不是说的老爷批准了状子，叫我们来对质吗？”史湘泉道：“状子是批准一张，不过是巫家告你家员外的，说你家员外诬告他家佃户。老爷看了动气，就此批准了他的状子，叫咱来提你们的。现在既然来了，少不得委屈一会儿。咱这里立刻叫人送信给你家员外，叫他尽今天晚上，先保你二人出去。谅来今天天色已晚，老爷未必肯为这事坐堂，等到明天再来听审不迟。等到保出之后，卸了咱们的干系，可以方便你们二位的地方，咱又何乐而不为呢？”黄升还要与他辩论，史湘泉不去睬他，回头向赵三说道：“这里耳目太多，被人家瞧见不便。说不得他二位吃点苦，伙计，你过来，替他二位把那捞什子上起来，省得巫家里的人瞧见，又该说咱们帮着黄家了。”赵三果在身边掏出两根链子，替他二人带上，一手牵着，就想带回班房。史湘泉道：“慢着，黄大爷吃饭没有？肚子饿了，吃点点心再去。”此时直把黄升气的话都说不出，歇了半天，才说得一句：“不饿。”王小三直吓得在那里索索的发抖。史湘泉始终又让他二人坐下，吃了一开茶，着实安慰他二人一番，说：“停刻你家员外一到，就

可以保出来的。”说完之后，方才带了二人，同到班房里来。

究竟他二人是晚曾否保出，与那招书办派人窥破之后，作何计较，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入地獄家丁尝苦境
泄春光书办破奸谋

话说史湘泉的伙计赵三，把黄员外的家人黄升同佃户王小三带进班房。这班房就在衙门大门里头，大堂底下，三间平屋，坐西朝东。进得门来，原是两间打通，由南至北，做起一层栅栏。外面一条小小弄堂，只容得一人走路。栅栏里面，地方虽大，闹哄哄却有四五十人在内，聚在一处，一时也数不清楚。穿的衣服，也有上下完全的，也有蓝缕不堪的；也有头发很长的，也有用布包着头的；也有面目凶恶的，也有相貌慈善的；也有在那里哭的，也有在那里唱的，也有在那里骂的，也有在那里叹气的；有老有少，有胖有瘦，有坐有立，有醒有睡。睡的不过睡在地下，也只好倚墙而坐，哪有容你长躺四脚的睡；坐也只好坐在地下，有谁掇张凳子给你。虽说这时候，才交二月，天气着实寒冷，然而那一种肮脏的气味，未曾进得栅栏，已使人撑不住了。黄升、王小三被赵三带在这里，另外有他们伙计，是管班房的一个副役，名字叫莫是仁，过来接收。一手拉着他二人的链条，一面同赵三咕咕唧唧了半天。只听赵三说：“莫伙计，这是黄府上的爷们，你好生接待他，别叫人家受委屈。”说完自去不提。

这里莫是仁暂时还不将他二人收入栅栏之内，先牵到南头窗下，将链条在栅栏木头上绕了几绕，嘴里说：“黄府上

的大爷，今儿怎么也光降到这里来了？”黄升听了这话，明明是奚落他的意思，也不答腔，看他怎的。莫是仁又说道：“这里头的人多，地方肮脏得很，所以请你老暂且顿在外面。停刻有人来保，就好出去。如果没有人保，等到晚上睡的时候，再送你进去不迟。”这两句话，又象有点照应他的意思。黄升摸不着头脑，也不答腔。莫是仁说完了话，自去掇了一条板凳，自往门前把守。这里黄升同王小三站了好半天，也不见有别的人来。两腿站的着实有点酸痛，意思想要蹲在地下坐坐，谁知一根链子，一头套在脖子里，一头绕在栅栏上，其中所剩有限，被他吊着，一时缩不下身去。意思想叫莫是仁替他放长点，又想他们未必肯行此方便，只得熬住腿酸，权时忍耐。但是一样，进来的时候，鼻子管里只闻得一阵一阵的臊气。起初不知甚么缘故，后来听得声响，才知道栅栏里面，紧靠着他二人站的地方，放着一个尿缸，所有的犯人都到这里小便。起初还可忍耐，到得后来，看看天晚，肚子里有点饿了，那才渐渐不能忍受，时时刻刻的打噁心，王小三更是叫苦连天。

一霎时天已黑了，莫是仁进来点了一盏壁灯。栅栏里的犯人，也有家里送饭来吃的；也有自己身上有钱，由莫是仁把卖吃物的人带了进来，随他们自己买着吃的；也有莫是仁叫人弄了东西，送给他们吃的；也有在那里挨饿没有吃的。独栅栏靠北一头，有一个小门，这半天一直是关着的，到了吃饭的时候，居然有人送进一个提盒，里头放着四样菜，一桶的饭，跟手又有人端了一大碗面进去，都是热腾腾的。少停，空盘空碗，并吃剩的菜，都端了出来，究不知里面

是个甚么所在，住的是甚么样人，都被黄升看在眼里，心下好不疑惑。王小三看见人家吃饭，自己挨饿，急的眼睛里出火，嘴里咽唾沫。又歇了半天，饿的实在难熬。正在哭不得笑不得，黄升想要招呼莫是仁到跟前同他商量，忽听房门响处，走进一个人来，不是别人，正是史湘泉。史湘泉进门之后，先问了莫是仁两句话，又同他鬼鬼祟祟的说了好半天，才满脸堆着笑过来，对黄升说道：“今儿倒叫大爷在这里受委屈了。我把大爷送在这里，不过暂时遮人耳目。你二位进来之后，我就立刻送信给你东家，原想等他一来，只要具张保状，今晚将你二位保去，等到明天再来听审。谁知我一片好心，你东家全然不睬，到如今一个回信也没有。这事叫我怎么办呢？这里头肮脏得很，怎么好屈你二位！但是再停一刻，一交三鼓，他再不来料理，上头新派的这位查班房的苟大爷，最是铁面无私的，翻转脸就不认人，那可怎么好呢！”黄升心上也甚是着急，踌躇了半晌道：“我们东家，他最是要面子的人，晓得我们在这里受罪，他没有不来保的。只怕送信的人不妥当，拜托你再打发一个妥当人去招呼一声。等到出去，明天一块儿总谢。”史湘泉诺诺连声，还说：“他们这些人真的靠不住，总得我自己去走一趟。”黄升愈加感激。史湘泉又问他：“吃饭没有？倘若肚子饿了，要吃甚么，只要招呼我们这莫伙计就是了。”说完扬长而去。

原来黄升等二人被伊等骗来，押进班房之后，史湘泉便去找到刁占桂，托他到黄员外家去送信。他们本是串通一气的，而且这黄家又是刁占桂熟门熟路，乐得送信叫他来保，又做得好人，又可于中取利，满口答应，拔起脚来就走。到了

黄家，不等通报，大家都是认得的，便一直让他到书房坐下。少停黄员外出来，还以为县官果然准了他的状子，把他的家人传去质对，一心以为一定打赢官司的了，满心欢喜，而且还着实感激刁占桂，说：“全亏他做的好状子，替我出这一口气。他这来一定有甚么好消息。”立刻出来相见，连说：“费心施步。本官审的如何？想必有甚么好消息，所以尊驾亲自来的。”刁占桂一听这话不对，知道他尚在梦中；主意打定，现在暂不同他说穿，且把他也哄到衙门里去，那时瓮中捉鳖，任凭多少，看他敢不拿出来。转念一想：“这话也不可说得十二分斩钉截铁。停刻到了衙门，对穿是非，显见得是我一人骗他，那时候冤仇都结在我一人身上，以后不好见面。不如仍旧还他一个糊里糊涂，将来便不能怪我一个。”计议已定，便对黄员外道：“我想我的那张状子，原是十拿九稳的。任凭老爷如何精明，在堂上的时候，他不便马上批准，少不得要批驳两句，为的是府上有钱，他做官的人，不能不掩饰掩饰大众的耳目。等到退堂之后，再拿我们状子仔细一看，找不出一点破绽，就是要批驳也无从批驳，所以到得后来，只好批准。刚才我亦从家里出来，听见说已经传府上的人前去对质，看来这官司赢的面子居多。衙门前几个伙计，都说停会老爷坐堂，管家上去回话，倒是一件要紧的事情。一个回的不好，恐于大事有碍。现在一齐还在茶店里候着，顶好你大先生自己去交代他们几句，免得上堂之后，被巫家的人驳倒，反为不好。”黄员外一听他话，甚是有理，便说：“你的话不错。他们既还在茶店里，我们此刻就去。”刁占桂又说道：“这件事你可晓得，是争气不争财的。衙门

前几个朋友，为的你大先生慷慨，谁不巴望你赢官司！”黄员外道：“只要官司赢，花两个钱算甚么！”说着，又同刁占桂商量：“这一趟去，须得带两个做费用。”刁占桂道：“这个自然，真正大先生是个明白人。”黄员外又问他约莫要带多少。刁占桂道：“大先生你这一去，谁不认得，谁不奉承。如若要依他们的心愿，就是你倾家荡产送给他们，他们亦决计不会嫌多。但是有我在里头，有些冤枉钱，也不能叫你大先生去花费，料想他们也无甚说得。现在依我之见，大先生先带千把吊去，叫他们吃碗茶。等到官司断定下来，果然赢了，再打总的酬谢。”黄员外之意，似乎嫌多。刁占桂说：“你大先生不比别人。你一出门骡马成群，谁不知道。财神下降，少了能够出手吗？”黄员外道：“你在这里抽袋烟，等我进去换件衣服，出来一同去。”刁占桂道：“迟了怕误事，我们须快去方好。”黄员外道：“晓得。”连忙进去更换衣裳不提。

且说招进财自从叫徒弟在茶楼窥探消息去后，自己也不出门，便在家中候信。不到两个时辰，徒弟回来，把史湘泉叫他伙计赵三，如何设计把黄家报告家人同着佃户王小三骗到衙前，如何私押在班房，如何找到刁占桂，叫他到黄家报信，再把黄员外骗到，一同管押，便好布置他们，叫他们拿钱的话，前前后后，详细情形，述了一遍。招书办听完，把舌头一伸，心下想道：“真好利害！你们如此做事，竟把我瞒得铁桶一般。哼哼，你们暂且不要开心，等我去送个信给黄家，揭破你们鬼计，包你一天大事，瓦解冰消，看你还有甚么法子好想。”主意打定，悄然出门，径到黄家，找着门上人，先问大先生在家不在。门上人道：“刚正在书房里，

同一个人说话哩。”招书办道：“是哪一个？”门上人不知就里，便告诉地道：“是衙门前一个做代书的姓刁的。”招书办一听是他，便悄悄的骗门上人道：“我也是衙门里来的，是你大爷叫人来请我的。既然他在这里，我不好同他见面。你领我到别的屋里去坐，快快告诉你家大爷，叫他出来见我，不要被那姓刁的知道。”门上人一听是主人请来的客，又是从衙门里来的，便也不敢怠慢，一面领到花厅里间坐下，急急进内报与主人。

其时黄员外正在上房更换衣服，不在书房；门上人又奔到上房，说明原故。黄员外听了，甚是疑讶，盘问了门上人一回，也摸不着头脑。家里的人齐说道：“人家特地奔来，谅必有甚么要紧事情。你出去会他，自知分晓。”黄员外无奈，只好换了衣裳，走到花厅里来。一掀门帘，招书办却认得他是黄员外，便深深的一揖，也叫了一声大先生，接连又说：“晚生久慕大名，无缘得来拜见。”黄员外不认得他是谁，便问尊姓台甫，招书办一一的告诉了他，接着说道：“府上大祸，就在眼前，怎么还如此定心！”黄员外听了，甚是不解，一定要他指教。招书办便把他徒弟探听来的话，述了一遍，又说：“现在姓刁的来此，是骗大驾到了衙门，以为敲诈地步，这是他们商量好的计策，先生万万不可落入他们圈套。晚生因慕大先生一生好义，爱交朋友，是我们阳高县第一个好人，所以特特前来关照。”黄员外一听这话，不禁怒发冲冠，大骂刁占桂不是东西，立刻要去问他，却被招书办一把拉住，叫他不可造次。黄员外无奈，只得按下心头之火，与他计议。

欲知怎样发付刁占桂，并当晚黄升等曾否出得衙门，且

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分等级班房讲价钱
苦殴打犯人索规例

话说黄员外听了招书办一番言语，不禁“怒从心上起，火向耳边生”，拔起脚来，就想去问刁占桂。亏得招书办再三相劝，说凡事从长计议，不可造次，黄员外方停住了脚，问他这事怎么办。招书办道：“现在的事，倘若是底下作弊，上头不知道，这事还容易办。你自己不便出面，或者托别位绅士，同老爷要好的，前去拜会老爷，说破此事，放出府上管家，也就完了。但是老爷晓得了底下作弊，一定不依。倘若责罚他们一顿，那你这个仇家，不免越结越深，以后没事便罢，如若有事，落在他们手里，那时公报私仇，他们这些人，是甚么好缠的么？”黄员外道：“告诉本官，晓得他们作弊，不要责罚他们，只要放出我们的人就是了。”招书办道：“说的好容易。可惜这个官，不是你我做的。大凡一个官，内里子不要声名，外面子没有不顾的。你如今说破了他，他晓得他手下人作弊，面子上搁不下，他肯就此撒手吗？”黄员外道：“说又不好，不说又不好，真正叫我没得法儿。”招书办道：“这一层且慢着。刚才我的话，并没有说完。倘若这里头老爷是知道的，准他们如此做品，故意要弄倒你，你有甚么法子？”黄员外道：“是呀，这层也不可不顾。”招书办道：“据我看起来，这事情十成里头，倒有九成是这么样。”黄员外道：“依你的话，老爷是知情的了？”招书办道：“他知情不知情，我也不去管他。你且到那边去，不要放姓刁的回去。他不回

去，你们管家还不会吃苦。等我替你去探听探听再来。”黄员外道：“如此，请你费心去走一趟，快去快来。我这里按住姓刁的，专候你的信。”招书办答应着，连忙起身去了。

且说刁占桂坐在书房里，让黄员外入内换衣服，拿银子，原说拿了银子出来，一同到衙门前打点，趁便连他亦扣起来，可以讹诈他一大注钱。谁知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心上好生疑讶。问问左右的人，有的说上房有事，有的说在花厅上会客，会的客也是衙门里来的。刁占桂不听则已，听了之时，赛如顶门上打了一个闷雷一般，不知如何是好。后来把他等的急了，想要自己跑过来看，到底会的是哪一个。刚刚出得书房，齐巧黄员外送过招书办进来，连说：“对不住！适才是舍亲为了一桩要事来找我，同他说了半天话儿，连累尊驾好等。”刁占桂一听他话，便知道有心相瞒。“且看他怎样发付我，再作道理。”便拉着黄员外的袖子道：“时候不早了，我们也可以去了，免得他们在那里等得心焦。”黄员外听了招书办的话，一心想拦住他，便说：“你来了半天，肚皮想已饿了，我们吃了饭再去。况且我今天还没有过瘾。”一面说，一面反拉了刁占桂，请他到屋里去坐。刁占桂何等刁钻，岂来上他的当！刚才听了旁人的话，这会子又见黄员外这副情形，知道事情出了岔子，一定有人前来送信，叫他不要去。但一时猜不出是哪一个，心下好闷。又想：“这事既已被他晓得，我纵留在此，也是无益。不如我回去，先给他们个信。好在有他两个人做押头，不怕他不来料理。就是晓得是我们做弄他，这事情是通过天的，不怕他去上控。况且到底是他先诬告人家，我就是个见证。”想好主意，仍旧不

说破他，依然陪着笑脸说：“大先生，你既然还没有过瘾，我却肚子不饿。让我先走一步，先去告诉他们，说你就来，好叫他们放心。”说完起身要走，黄员外还想拦他，哪里拦得住，只得由他去了。

刁占桂出得黄家，一路上越想越气，说一个鱼儿，已经上钩，又被他逃走，真正晦气。一头走，一头想，不知不觉，回到衙前。史湘泉接着，忙问：“怎么样了？叫我等了这半天。送了信去，那姓黄的是怎么说？”刁占桂道：“不要说起！是我倒霉，已经被我说好了，连姓黄的一块骗了来，把他主仆三个，一齐关在这里，不怕他家里不拿银子来赎。而且姓黄的被我说的信以为真，自己先带些现银子来。不晓得是我们这里哪个杂种，去通了风，送了信，姓黄的倒说不来了。如今弄了这一场空，你说我气不气！”史湘泉道：“是哪个多嘴，前去通风？我在这里，两眼巴巴的望你，现在出了这个岔子，是我再想不到的。如今这事怎么办呢？”刁占桂道：“好在他家有两个在这里做押头，不怕他不来料理。我们这里是通过天的，还怕什么！”史湘泉道：“他不来，我们不好捉他来。算他运气好，不来上钩。事到此间，也叫没法。那两个既然来了，少不得叫他们吃点苦，是他们自作自受，怨不得是我来害他。他主人早来料理一天，就让他们早出去一天，他主人一天不来料理，就叫他们多受一天罪。这些东西不到黄河心不死。刁先生，我这话可是不是？”刁占桂道：“不叫他们吃点苦，难道让他们来享福不成！”

说完，史湘泉仍旧走到班房，对着黄升说：“我是好意去找你们主人，叫他保你二位出去，省得在这里吃苦。不晓得

你们主人听了什么人的闲话，骂我们不是好东西，骗了你二位来，又去骗他。他说我的底下人，叫他们吃一夜苦，没有甚么要紧，等明天告诉本官，不怕不拿我的人乖乖的送还与我，还要重重的办我们。我的大爷，你可是知道的，你来了这半天，如若不是我照应，早已进了这笼子，同他们一块儿受罪，还叫你二位在这外头吗？不是我说句过分的话，你主人太瞧人不起，拿我们当作坏人。你们诬告人家，现在被人家反告下来，老爷准了状子，才来拿你们，你主人还在家里说大话，甚么明天拜本官，办我们，你说我听了这话气不气呢？依我说，你们主人明天快劝他别来，就是来了，恐怕要闹个没脸。今天晚上若是悄悄的来把你二位保出去，明天托个人来向本官求个情，倒是神不知鬼不觉。现在既然拿我们当作坏人，这可是他自己上当。”黄升听了他话，将信将疑，就说：“我为主人多受一夜苦，也是应该的。究竟是什么人送的信，给他上这个当？”史湘泉道：“他不肯说，我知道是谁？”黄升道：“这便怎么好！总得拜求你周全周全，少不得明天出去，一总谢你。”史湘泉道：“今天如此，明天晓得怎样。若说要周全，我何尝不周全？把你放在笼子外头半天，少停查班房的苟大爷来看见，我就要耽不是的。你想舒服，却也容易，里边屋里，有高铺，有桌子，要吃甚么有甚么。你不信我领你去看。”说着便把黄升链子解了下来，拿到手里，同着他向北首那个小门，推门进去。只见里面另是一大间，两面摆着十几张铺，也有睡觉的，也有躺着吃烟的。黄升到此，方明白刚才端饭端菜进来，原来就是这些人吃的。看了一会，便对史湘泉说：“这屋里也好。”史湘泉道：“这个屋可

是不容易住的。”黄升问他怎的，史湘泉说：“进这屋有一定价钱。先花五十吊，方许进这屋；再花三十吊，去掉链子；再花二十吊，可以地下打铺；要高铺又得三十吊。倘若吃鸦片烟，你自己带来也好，我们代办也好，开一回灯，五吊。如果天天开，拿一百吊包掉也好。其余吃菜吃饭，都有价钱，长包也好，吃一顿算一顿也好。”黄升听了，把舌头一伸道：“要这些吗？”史湘泉道：“这是通行大例，在你面上不算多要。你瞧那边地下蹲着的那一个，他一共出了三百吊，我还不给他打铺哩。”黄升道：“我们是好弟兄，你总得照应我。”史湘泉道：“这钱不是我要的，须得我们苟大爷来了，我来替他同他讲。他肯答应，是你的运气；他不答应，你别怨我，这事情我是不能作主的。”黄升还要说别的，只见前头看守班房的那个莫是仁跑进来说：“苟大爷来查班房了。”史湘泉仍旧拿他牵到王小三一处拴好，自己赶出来迎接姓苟的，也不知说了些甚么。

歇了一会子，才见一个三小子，打着灯笼，史湘泉、莫是仁走在头里领路，苟大爷跟在后面。黑苍苍的面孔，一脸横生肉，蓝洋绉皮袍，黑洋绉马褂，吃得醉醺醺的。走进班房，先推北面小门进去，查了一回出来。三小子拿灯笼，向栅栏里照了一照，随后照到南头，看见黄升、王小三两个。此时黄升、王小三正吓得心上十五个吊桶，七上八落，一见他走到跟前，犹如小鬼见了阎王一般，面色顿时改变。苟大爷便问这两个是什么人，史湘泉陪着笑说：“这是黄府里爷们，今天因为诬告人家一桩事情，刚才提到，还没有审。”苟大爷骂史湘泉道：“既然提了来，为甚么拴在外头，不关到笼子里

去？”史湘泉道：“这黄府不比别家，大爷是知道的，总得你老人家高抬贵手。”苟大爷道：“放屁，胡说！他便是真正王府里的人，到了我这里，也只得依我的管束。我不认得甚么黄府不黄府，快快替我关进去。史伙计，你不要闹没脸。等我回过老爷，看你吃得住吃不住！老爷叫你拿人，你倒会做人情！”史湘泉道：“总要求求你老人家开恩，今天权容他在那边屋子里顿一夜。”苟大爷道：“要住那边屋子也容易，价钱同他讲过没有？他是有钱的主儿，不能比别人。”史湘泉道：“就是这个要同你大爷商量。”便放高了喉咙对黄升道：“我们大爷的吩咐，你听见了没有？”黄升道：“要多少，请你同我家主人商量。”史湘泉冷笑道：“他不肯来，叫我同谁商量呢？”黄升道：“应得多少，我们替他受了罪，他能够少你们的吗？”史湘泉道：“不是这样讲。你相信他，他拿我当坏人，我不能相信他。你这里可有做保的没有？”黄升道：“我到这里头，哪里来的熟人，找他做保？除非出去找我主人。”史湘泉道：“这就难了。钱又没有，保人又没有，你主人又不肯来，这话叫我怎么说呢？”原来两人商量的话，都被姓苟的听的明明白白，见是这样，便嚷着对史湘泉说：“史伙计，你别同他讲了，我没有这么大工夫等他。他这又没有，那又没有，还同他说甚么？早点把他弄进去，省得我们的干系。要晓得我们这两个钱，也不是好赚的。”黄升还要说别的，姓苟的装作不听见，吩咐莫是仁把他俩关进去。莫是仁一声得令，不由分说，把他俩的链子牵到手里，走到这面，将栅栏门开了，推他二人进去。黄升到此无法，只得听其所为。姓苟的又照例吩咐了两句话，是叫莫是仁晚上当心。莫是仁答应着，

仍旧由三小子照着灯笼而去，史湘泉也跟了出去。

刚刚出得班房，不多几步，忽听得栅栏里面沸反盈天，吵闹起来。史湘泉回来看时，原来栅栏里的犯人，凡有新犯人进来，他们是有规矩的，定要新犯人孝敬。若有孝敬便罢，倘是没有，这顿下马威却是不好受的。而且以后还不时凌虐，总得再有了新犯人进来，才能饶过这前头的。当下黄升、王小三哪里懂得这个规矩。先是有两个顶老的犯人，向他二人伸手，他二人不理，老犯人破口骂了他二人几句。随后大家一齐动手，直打得他两个遍体鳞伤，急声叫喊。史湘泉起先也懂得他们这个规矩，装做不听见。后来怕打的不成样子，连忙将脸靠在栅栏外边，喝阻他们，叫他们住手。众人见是他来，方才一个个走开。再看黄升、王小三两个人，早被他们打得蹲在地下。史湘泉还在外面做好人说：“有话同我说。你们怎好乱打人！”众人都不作声。黄升二人也未听见。

究竟史湘泉有甚法子能免黄升吃苦，与招书办探听得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王佃户贪眠受恶打
苟门政见色起邪心

话说黄升同王小三锁进班房栅栏之后，与众犯人同住一处。众犯人为他不懂规矩，不拿钱孝敬他们，以致一齐动手，将他二人殴打一顿。起先他二人还不服气，说到这里头的人，谁大谁小，谁贵谁贱，算来都是一样，谁能管谁。说了这两句，众犯人打的更凶，直把他二人打的急了，扯长了嗓子，只是喊救命。后来被史湘泉听见，怕打出人性命来，在栅

栏外头吆喝了两句，众人方才住手，犹是你一句，我一句，骂个不了。二人到此，方才不敢回嘴，怕的是再吃苦头。不多一会，史湘泉已去，仍嘱咐他伙计莫是仁小心看管。莫是仁答应着进来，各处照看了一回，便自摊铺睡觉，另自有人打更巡查，不在话下。

且说黄升、王小三二人被众人骂了半天，不敢回嘴，众人也就罢手。有的就在地下躺下睡觉，有的还在那里闲谈。他两个见众人不去睬他，便想将就躺在地下，权息一宵。谁知刚才坐下，就有一个犯人走上前来，朝着两人一人一脚，把两人直踢的啊哟皇天的乱叫。那犯人道：“高声再打！”王小三道：“不敢不敢。”那犯人道：“到这时候，咱老子还没有睡觉，你倒先想歇息起来。一夜不睡，就要死吗？你们要舒服，为什么不在家里，到这里来做甚么？既然来了，又不懂得规矩，倒先抢着睡觉。”一头走，一头又伸手打了王小三一个嘴巴，说：“还不替我站起来！”两人无奈，只得仍旧站起。那犯人口里叽哩咕噜的，又骂了半天，方才住口。

约莫又歇了一个更头，外面已打四鼓，黄升站在那里还撑得住，王小三到底是个粗人，一心只想睡觉，止不住的把头乱颠。起初黄升还扯扯他，叫他别睡，后来说他不听，只好由他。一霎时众犯人渐入睡乡，鼾声大作，他二人依旧站在地中。不提防王小三困倦极了，扑通一声，倒在一个犯人腿上。那犯人一骨碌爬起，喝问是哪一個同老子开心。其时灯光欲明不灭，隐约间见黄升立在面前不响，便喝问：“你是谁？”黄升又不响。那犯人定睛一看，认得他是新近来的，一腔火气按捺不住，一连就是三拳。黄升也不敢回手。

那犯人低头一看，晓得刚才跌在他身上的，就是王小三，便道：“你这小杂种，来开你老子的胃。叫你试试你老子的手段。”一面说，一面那斗大拳头已如雨点一般，不分上下，照着王小三打了下来，打得王小三如杀猪一般的叫。顿时把众犯人一齐惊醒，齐问何事。那犯人把刚才王小三打盹，跌在他身上的事说了。众人顿时又一齐爬起，揪住王小三打骂一顿。又有人出主意，拿王小三一只手的大拇指头，一只脚的大拇指头，用绳拴好，高高吊起，在底下用拳乱打。还有人点着一个蜡烛头，在那里烧他的肉。王小三受苦不过，高呼救命，又把莫是仁惊醒，见众人如此行为，忙问何事。有人把刚才的话说了，莫是仁明晓得是为二人初进班房，没得孝敬，所以众人将其如此作践；然而究竟怕打出人命，亦只得竭力喝阻众人，将王小三放下，不准动手。一面又把黄升叫到栅栏前，问他身上可曾带得铜钱没有。黄升道：“我的妈，钱是有，早知道要到这里来，我就带了来了。”莫是仁又指着王小三道：“他带没有？”黄升道：“他有什么！”莫是仁道：“既然没有钱，说不得这个苦是要吃的了。”说罢，又吩咐众人不准乱打人，他自己依旧去睡觉不提。

这里黄升、王小三二人，便自提心吊胆，打起精神，眼望众人躺下睡觉，他二人只是不敢睡。但是浑身上下，被他们打的隐隐作痛，好生难过。好容易五更打过，挨到天明，众犯人陆续睡醒起来，众人不理他，他也不敢理人。约莫又挨到巳牌时分，外面纷纷传说，老爷要升堂了。少停，又远远的听见里面传伺候。又见史湘泉走到班房几次。后来又把红缨帽子顶在头上，取出钥匙，开了栅栏门，喊着名字，叫出

几个犯人，也有套上一根链子的，也有不套链子的，通通带出班房，其余的依旧押在栅栏之内。黄升、王小三二人一夜没睡，还挨了好几顿打，身上一块青，一块紫，碰在哪里，就是痛疼难禁，止不住嘴里哎哟之声。看看半天又过，肚子里饿得难受，始终并无一人前来问信。

看看时候已经过午，外面传言老爷堂事完毕，众人下来。前头带出去的几个犯人，依旧带回，只有一个说是当堂开释，没有回来。其中还带进一个新犯人来，这人看来很懂规矩。只见莫是仁等同他很露殷勤，又见那人未曾进得栅栏，先拿出两贯钱，托莫是仁买面与大众吃，嘴里还说：“我才进来，须得诸位照应。”众犯人中也有懂得道理的，回道：“好说。”黄升一一都看在眼里，心想：“这里原有这么一个规矩。早知如此，昨日我何不多带几吊钱来，也省得昨夜吃苦。”看看日已向西，尚无一人前来问信，腹内饥肠转辗，不禁头晕眼花，把他急得无法，只好央求莫是仁，替他送个信到黄家去，说他在这里吃苦，没有钱用，求他主人快送钱来。莫是仁听说是黄家，咬牙切齿，执定不去，说：“你家员外的为人，小器不过，一个钱看的如磨盘这么大，免得叫我白跑。倒是你的家在哪里，我送个信到你家里，叫你的妻儿老小来一两个，替你招呼招呼。”黄升听说，感激不尽，连忙告知住址。莫是仁果然派人替他找到。

不多一时，只见女人孩子，哭哭啼啼，来了一大群。原来黄升一直在黄宅当总管，平时有事，常常不回家居住，所以昨天一夜未回，他家里并不在意。直到莫是仁派人送信到来，方才晓得已经拿进衙门，尚不知所犯何事。黄升家中

尚有老母，一听此信，急得死去活来。他女人周氏痛惜丈夫，到此也顾不得脸面，连忙带了几吊钱，携带儿女，前来探望。这原是莫是仁的聪明，因为黄家不肯拿钱，他便想在这女人身上生发。当下走到衙前，莫是仁接着，先告诉了她一番说话，说：“你男人在此受罪，你主人不来顾问。我看他受苦不过，所以特地找你大嫂子，好替他料理料理。”周氏道：“多谢费心。但他来到此间，身上并没有带得铜钱，我也不晓得这里头费用该得多少。现在有几吊钱的钱票在此，交给你老，应该如何替他料理，总求你老费心罢了。”说罢，又哭个不了。莫是仁接钱在手道：“大嫂子且慢哭，且去看看你男人再说。咱为好为到底，这两个钱是不够的。等你会过你男人出来再讲。”当下把她引到班房里面，夫妻相见，自有一番悲伤。众犯人嫌他二人哭哭泣泣，闹的不耐烦，又不住絮絮叨叨，骂个不了。正闹着，幸亏莫是仁进来，拿了一吊钱分给众人，说是姓黄的请众人吃面的。因为昨天身边没有带钱，所以今天叫他家里送来的。众人听了，方才无话。

黄升的女人，从申初来此，一直等到太阳将要落山，她还没走。合当有事，齐巧那个专管班房的二爷姓苟的，闲暇无事，走到大堂底下玩耍，不知不觉，走顺了脚，在班房门前走过。忽听门内有妇人声音，心想这里哪里来的女人，一定是哪个押犯的家小前来探望。此亦常有之事，不足为奇。却不提防里面脚步响动，恰恰那妇人从班房走出，同他撞了一个满怀。姓苟的不看则已，看了之时，不觉神魂飞荡。你道为何？原来那黄升的妻子，虽系小户人家，却有几分姿色。身上穿的，虽是几件粗布衣裳，却还洁俏得很。姓苟的看了，

呆呆无语，那两只脚犹如钉牢的一般，要走亦走不动了。只见那黄升的妻子，走了一段路，却不时频频回顾，后来又站下不走。你道为何？只为她此来，原是替丈夫打点，免得吃苦。今从班房里出来，急想找到莫是仁商量讲价钱。不料莫是仁适因有事绊脚，未曾跟得出来，所以她就站下老等。姓苟的不知道，还道这女人有心于他，此时越发喜得心痒难搔。但是衙门前的耳目众多，不便前去招惹。

两眼定睛望了半天，忽听得耳旁有人叫了一声：“苟大爷，在此做甚？”他无意中所得有人叫他，不觉吓得一跳。定神一看，原来不是别人，就是莫是仁。姓苟的便说：“什么事大呼小叫？”可知最坏不过的是这般差人。姓苟的这番情形，早已被他看得明明白白了。他有心献好，便说：“刚才来的这个女人，大爷可曾看得清楚？”姓苟的骤听此言，究竟自己心虚，还当莫是仁有心嘲笑他，不禁面上一红，扑嗤的一笑，一句话也说不出。莫是仁明白，便道：“这就是昨天押进来的那个姓黄的妻子。”姓苟的道：“哪个姓黄的？”莫是仁道：“黄家的报告。”姓苟的道：“不要说了，我晓得了。”莫是仁道：“大爷看这女人，长的可好？”姓苟的但是笑，并不答话。莫是仁道：“她来是替她丈夫料理的。大爷倘若看得中意，咱们就弄她来，这点劳还可效得。”姓苟的道：“这女人模样长的是好。但不知你有什么法子，可以弄她进来？”

列位看官不知，自来州县衙门，最是暗无天日。往往有押在官媒处的妇女，也有已经定罪的，也有未经定罪的，衙门里头这几个有权柄的门政大爷，甚么稿案、签押、查班房的，都有势力，要如何便是如何。有的便在官媒家住宿，有的

还弄了出来，恣意取乐。官媒婆奉命如神，敢道得一个不字？判押的女人大半有罪的多，凡经各位大爷赏识过的人，就是官媒也另眼看待，不但不叫她们吃苦，就是该要十个钱的，也只要得五个钱了。但是其中也有一二真正节烈不肯失身之人，触动了诸位大爷之怒，那官媒便将她十分凌虐，容在下慢慢的叙述。

且说当下姓苟的听了莫是仁的话，心下一定要弄这女人到手，便问有何法子。这些无法无天的事，在他本是做惯的，所以不觉为奇，可以公然直问。莫是仁道：“这个容易。她此番带来的钱不够上下打点，她想不叫她男人吃苦，还得回家拿钱。现在她带了孩子同来，而且天色未黑，不便行事。我今便同她说，叫她回去，多少再凑几个，尽今天二更后，悄悄一人独自送交我手，我便引她同到班房。大爷此时，须早到班房候好，等她来时，当作不知，只说三更半夜，班房之内容留妇女，其中必有缘故，明日须禀明老爷审问。一面将我斥骂几句，一面把女人交给官媒看管。到了官媒那里，大爷爱如何便如何。大爷你说此计可好不好？”姓苟的道：“她肯跟我，就是一个钱不拿，不叫她男人吃苦，也可使得。你这会不要放走了她，等到三更半夜，她若不来，此事岂不落空？”莫是仁道：“怕她不来！既然大爷看得中意，我又不是真问她要钱，不过借此为名，可以叫她一定再来一趟。大爷，任是她一等聪明的人，总不能逃得出我的手掌。”

莫是仁说完，便赶上一步，对黄升的女人周氏说：“大嫂子，你带来这几个钱，要做你当家的使费，却是实实在在不够。你看刚才我同他说话的这位爷们，这里头的事，全是他

一人作主。起初他一口咬定先要一百吊，准放你当家的到里面一间去住。后来我替你再三求情，说你家道怎么贫寒，怎么可怜，把他说动了心，一跌就跌掉五十吊。”黄升的女人周氏道：“这五十吊今儿晚上哪里会凑得齐？”莫是仁道：“你不要发急，我的话还没说完，你且听我说。后来我又再三的替你说，这位爷们也就心软下来，现在只要你三十吊了。大嫂子，你无论怎样，回家去凑。凑到这数，你就送来。就是凑不到，有多少凑多少，没有钱拿点东西来做押头也好。下余的不够，我替你补上，你将来还我。但是今天二更以后，三更以前，必须你自己亲身来此，千万不可托别人经手，为的是你的钱不多，他肯成全你，你须得当面谢他一声。他这人是欢喜戴高帽子的，只要他欢喜，你男人就不会吃苦，而且以后还好商量。你倘若不来，他心一恼，怕有变卦。大嫂子，你是千万要来的，不可当作儿戏。”周氏闻言，满口答应，千恩万谢，拖男带女而去。

且说这黄升的女人周氏回得家中，将情禀知婆婆。他婆婆道：“咱家里一时哪里凑得出这许多钱？你丈夫此番吃苦，是他主人害他的，此钱应得主人代出。我同你到黄家去，问大员外要几十吊钱，好去料理。而且你已有身孕三月，也不必你亲自送去，就托黄府里的别位管家替你送去。本是他们的事，他们也应该出些力的。”周氏道：“你老人家话原不错，但是衙门里今天的事已经十分留情。原说明尽今夜三更以前送去，由我家到黄家，足足有五六里，一来一回，再跑到衙门里，恐怕误了时候，反为不美。好在钱数不多，咱家里还凑得出。不如今天晚上先替他送去，等到明天，再问黄家去

要。至于这事，原是差上人亲自同我说的，一定要我自己再去走一趟。别人去了，恐怕隔手，又生枝节。”她婆婆道：“你话不错，不过叫你太吃苦了。”当下婆媳两个，凑来凑去，只凑得十几吊钱，周氏又从我耳朵上取下金环一付，一同包好。吃过了饭，点了一盏灯笼，独自拿着，直奔衙前而来。

其时大门已闭，从西首侧门进出，莫是仁早已候好接着，说道：“大嫂子来了？”周氏道：“来了。”一面说，一面将钱包交与他手。莫是仁道：“为时尚早，且在这里略站一会，等那位爷们下来，我好带你进去。”周氏只得战战兢兢的等着。止不住心上小鹿儿乱撞。等不多刻，只见有个人来向莫是仁打招呼，说苟大爷下来了。莫是仁便招招手，叫周氏跟他同走。未曾进得班房，已听得苟大爷在里面呼吆喝六的骂人。周氏无奈，只得硬着头皮进去。进门之后，苟大爷还装做未曾瞧见，在那里查三考四。后来忽然看见周氏，便喝问道：“这是哪里来的女人？”周氏陡吃一吓。莫是仁忙陪着笑脸回道：“这是姓黄的家小，探望他男人来的。”苟大爷喝道：“要探望白天不好探望，半夜三更来此做什么？”莫是仁低头无言。苟大爷道：“哼哼，你们好大胆！半夜三更，女人都会弄了进来，别的事情更不用说了。这干系我却担不起。把女人先交给官媒看管，明天禀过老爷，再来问你们。”当下官媒婆本是预备好的，一声呼唤，立即进来。黄升的女人一见知事不妙，立即跪在地下央告道：“这是莫头儿叫咱来的。他说蒙大爷的恩典，不要咱多花钱，可以叫咱男人不吃苦，所以他叫咱进来叩谢大爷的。”苟大爷道：“放屁，胡说！谁用你的钱，谁要你谢！一定还有别的缘故。等老爷明天打着问你，我

没有这多大闲工夫同你讲话。”说完这句话，便喝令官媒带出去，官媒便把黄升的女人周氏拖了就走。

要知黄升的女人押在官媒处如何布置，是否顺从姓苟的，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贞姪苦肉拒奸徒
媒婆甜言骗犯妇

话说黄升的妻子周氏，被查班房的苟二爷吆喝了两句，叫官媒婆领去管押。此时周氏恨不能插翅飞去，又懊悔不该应不听婆婆的话，独自一人身入重地，现在被押在官媒家，一定凶多吉少。思到此间，止不住呜呜的掩面悲泣。官媒婆道：“事到此间，哭也无益，你且跟了我来。老身一生持斋念佛，有可以方便你处，没有不方便你的。”周氏无奈，只得跟了她去。不上两个转弯，便至一处，另外一个小小院落，里面是三间草房：当中一间，上面点着一盏油灯，有两个年老妇人在那里看守；东面一间，寂静无人；西面一间，微闻有人鼾睡之声。因为时已晚，各女犯俱已睡倒。官媒婆把周氏领了进来，便叫服役的老妇人，到东面一间把灯点上，领周氏到里面来坐。周氏进内一看，屋中虽无陈设，床铺倒也清洁。服役的老妇人又倒了一杯茶与她解渴。此时官媒婆却亲自点了一个亮，走到西面一间之内，查点各女犯。因为各女犯贪睡，未曾起来迎接她，她趁势便发虎威，拿到一根竹箬帚，不问三七廿一，把满屋里的女人，胡乱打了一顿，又骂她们：“一班狐狸妖精，到得这里，就得服我的管。不要说是几个烂娘子，就是命妇太太，见了我也只好低头。”众女

犯受她打骂，一个也不敢则声。打骂之时，周氏听见，不免吓得索索的乱抖，惟恐轮到自己。不多一刻，只见官媒婆从西间走了过来，嘴里还在那里臭婊子、死贱人，骂个不了。周氏一见她来，不敢怠慢，立刻起身相迎，谁知这婆子却同她十分谦和。

你道为何？原来这周氏未曾管押之先，苟大爷及莫是仁早把缘故同她说明，托她做个媒人，先用好话同周氏讲。倘若讲得明白，自然一说便成，不用费事；倘若不愿，那时候再放出些手段来，不怕她不从。倘若执定不依，再叫她吃些苦楚，以出心头之气，也不为晚。这婆子有名的叫做赛王婆，一张嘴能言惯道，说出来的话比蜜还甜，若论她的心，却比蛇蝎还要毒。自从她太婆婆在日，就当了这个差使，到她手里已经第三代了。当下那婆子听了苟大爷同莫头吩咐，连忙拍胸脯说道：“这一点点小事情，我还效劳得起。不瞒大爷讲，世界上的妇人，无论她是哪一种，到了咱手里，不怕她逃到裂里去。等到三更过后，你老来听信便了。”苟大爷不胜之喜。

等到这婆子把周氏带到屋里，几个转身，已经二更多天了。当下婆子走了过来，先把周氏浑身上下估量了一回，一言不发，心上转念头想道：“看这女人面貌倒还忠厚，不是那种泼辣的一路。然而女人有女人的脾气，等到她牛性一发，回报了不愿意，以后便难想法。纵然打骂于她，亦是枉然。现在不如且拿别人做个榜样，慢慢打动于她，免得劳而无功。”主意打定，便对服役的妇人说道：“那个烂婊子已经进来三天了，我算得一片好心待她，竭力的苦口相劝，无奈她执定

不从，这是她自己不识抬举，今天却要叫她吃点苦楚，可就怪我不得了。”那服役的两个妇人本与这婆子通同一气的，明知这用的是声东击西之计，不去提人，先回身同周氏讲道：“你想世界上有这种不知好歹的人！凡到我们这里的，都是犯了罪的，你只好怪你自己不是。无论你大官大员家太太奶奶，小姐姑娘，进得此门，就得服我们的管。甚么叫做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就是这个缘故。既然服我们的管，就得听我们的调度。任你是太太奶奶，小姐姑娘，有多大的家私，有多大的势力，都与平民百姓一样，都要叫你吃点苦，受点罪。皇帝家王法如此，谁叫你犯他的法呢？然而这当中也有几等几样。真正犯罪的人，我们就是想超度她，也不过住的地方好些，吃的东西好些，若要放她出去，却是万万不能。至于象你这样的人，究竟不曾犯什么罪，只要苟大爷来了，肯抬贵手，要叫你们出去，那却容易得很。”周氏忽然问道：“苟大爷是做什么的？”那妇人道：“他是专管男女犯人的。只要他肯照顾你，同你有缘，你今天晚上就好出去。”周氏道：“怎么才能够叫他老人家照顾呢？可叹我丈夫押在衙门里已经两天，我家里还有婆婆，已是上了岁数的人了，还有孩子一大群。我不回去，这个人家怎么了呢！”说罢又哭，又替官媒婆磕了一个头，求她在苟大爷前善言两声，好早早求他开恩。官媒婆听了，也不则声，半天才回得一句道：“这事情我是作不得主的，要凭你自己去干。”周氏道：“叫我自己去干什么？”官媒婆道：“这事情说也罪过。但是到这里来的人，也讲不得什么‘贞节’二字了。”周氏虽生在小户人家，却也懂得大道理，不是那拈花惹草一流；一听此言，只觉面上一阵红，渐

渐低下头去，半天默默无语。

好个赛王婆，早已看出苗头，也不同她再说别的，便催服役的两个妇人：“快去问那烂婊子，问她可能转心回意。倘无回心，我已经等了她两天，可是没有这样好耐心了。”妇人答应着去后，不多一刻，从西间屋里领到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子过来，蓬首垢面，掩袖悲啼。灯光之下，虽看不出姿色如何，但觉得身材苗条，穿的衣服也还干净。周氏看了，先自心惊，毕拍毕拍跳个不住。忽听得赛王婆大喝一声道：“你到了这时候，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吗？”说着，伸手就打了这女子三四个巴掌，把个女子打跪在地，苦苦哀求。赛王婆道：“你们这些东西是不配抬举的。我也没有甚么话同你讲，且叫你今天快活一夜再说。”说完，便叫那两个妇人，从梁上放下一根又长又粗的麻绳来，把这女子揪倒在地，将她手脚同捆猪的一般，一齐捆好。再把大麻绳一头穿在她的手脚之中，穿好之后，打了一个死结。一个赛王婆，两个妇人，一齐动手，将麻绳那一头用力的拉。霎时间，便把这女子高高吊起。赛王婆一面骂个不了，一面找到一根毛竹片，要亲自去打这不中抬举的贱货。那女子被这一吊，早已头昏眼花，嘴里不住的哼哼乱叫。周氏躲在东面房里，直吓得抖作一团。

赛王婆找到竹片正要动手的时候，忽听门外铁环琅琅两响。原来他们打门有暗号的。仔细一听，晓得是苟大爷前来敲门。赛王婆急急放下了竹片，前去开门。一见是他，连说：“你老来的太早了，那事情还没有说好呢！”苟大爷道：“我在这门外等了好半天了，现在听见你打人，生怕事情弄僵，所以特地关照你一声的。”赛王婆道：“大爷说得我真正

老糊涂了。我就是糊涂，也不敢折磨大爷心爱的人。我打的这一个，是那不中抬举的东西，并不是刚才来的那一个。”苟大爷道：“今天来的一个在哪里？”赛王婆道：“在东屋里。”苟大爷装做没事的，进来看了一遍。赛王婆道：“大爷你先请出去，等老身媒人做到了，再来请你。”苟大爷道：“别胡说！我是上头派了下来查犯人的。”说着自去。这里仍旧把门关上。

赛王婆提起竹片，不容分说，竟把吊的那个女子，无上下，足足打了几百下子，还不住手，打的那女子乱哭乱叫。赛王婆一头打，一头数说：“你这不中抬举的贱货！你进来的时候，老娘是何样的看待。你吃的睡的，拿你当作贵人供养，始终换不出你的良心来。象你这样的烂婊子，既然想树贞节牌坊，就应该不去犯法；既然犯法，到了这里，还要充甚么贞节！”一头骂，一连又打了几十板子。打的那女子浑身一条一条的血渍，只是号咷痛哭，不作一言。地下的两个妇人，一齐劝她道：“你快快的应允了吧！不但免你的罪，而且还有银钱与你。”那女子只是不响。赛王婆道：“你们不用劝她了。这种贱货，料她也没有这种福气。没了她，我们还有别人呢！”说完此话，便进来同周氏说道：“你看天底下竟有这种不知好歹的人！她这人因为丈夫死了，公婆为她年纪轻，要把她卖到外路去。谁知刚才成交，不到两天，她便逃了回来，被人告了，所以老爷出票把她捉了来，先发在我这里看管。齐巧被我们这位查押犯的苟大爷瞧见了，一眼就上看她，托老身替他作媒。谁知这娼妇宁死不从。我想凡有发到我这里的女人，哪一个不是犯法的。已经犯法，

还充什么节妇！横竖一个人只有一个头，一罪是犯法，两罪也不过同是犯法，皇帝家没有砍两个头的罪名，况且我们这里的事情，上上下下，全是这位苟大爷一把抓。俗语道，不怕官，只怕管。他说的话，怎么好去驳他？但是同他相与的人，除掉死犯之外，其余无论她有多大的罪名，托了这苟大爷，在老爷跟前说上两声，譬如该应押几个月的，相与了他，马上就放出来；就是不放，在我这里，也不至于叫她吃苦。我看你这女人，谅来也没有犯甚么大罪。停会苟大爷来的时候，你只要依了他，保你今天出去也容易，明天出去也容易。老身说条路给你，你不要将来得了好处，忘记老身就是了。”周氏听了此言，一阵脸热，一阵心跳，正不知拿何言回答于她方好。正是楞在那里的时候，又听得外面有人打门声响，赛王婆亲自开门去看，周氏更吓得容身无地。

要知进来的人又是哪个，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遭讼累姑媳含冤
喊反噬员外被逮

话说黄升的妻子周氏，听了赛王婆一派哄骗之言，心上也晓得她不是好人，无奈此身已落陷阱，一时无从与之强辩，只好心上自打主意。正是楞在那里的时候，又听得外面打门声急，赛王婆亲自开门一看，谁知不是别人，仍是苟大爷来探消息的。赛王婆道：“大爷的性子也太急了。老身正在这里替你说合，再等一会儿，包可成功。”苟大爷道：“你不要骗我了。咱是急性子的人，没有这闲工夫去等。她愿意一句话，不愿意一句话。从二更等到半夜，半夜等到四更，再

过一会，就要天明，咱明天还有公事，此刻要去打个盹儿。这种没造化的东西，托你替我拿她看守好了。等明天晚上，我自有法子来摆布她，现在也不消你费心了。”说罢摔手而去。

赛王婆讨了没趣，两只眼睛直巴巴看他走远，连个影儿都没有了，方才进来关门，一天怒气不觉全结在周氏身上。想要拿她发作，又恐怕：“她将来倘或回心转意起来，在苟大爷面前栽上我几句，那却担不了。”因此隐忍未发，不过不去理她罢了。这周氏足足的坐了一夜，一直顶到天亮，也不曾合眼。忽而想到丈夫无辜被累，身坐班房；忽而想到婆婆年老龙钟，子媳不见；忽而又想到一班儿女，一朝失母，一定啼哭吵闹不休，未免就要累及婆婆。婆婆是年高有病之人，倘若病倒，业已无人侍奉，儿女辈更有何人可靠？想到这里，犹如万箭穿心，眼昏耳热。一会又想到：“刚才赛王婆的言语，以及那位大爷的情形，全是存心不良，要我失身败节。我倘若依他，我非特对不住我婆婆丈夫，而且对不住儿女，我这一世怎样为人！倘若不如他们的心愿，刚才他们吊打的那个女人，便是我的榜样。”想到这里，又不禁一阵心惊肉跳，坐立不安。“但是已入他们陷阱之中，不由自主。看守的人，又丝毫不肯放松，叫我有翅也难飞去！”思前想后，万虑千愁。起初进来的时候，因昨夜未曾吃得夜饭，不禁饥火中烧。及到此时，早已愤懑填胸，也不晓得饿了。惟念：“事已至此，只好死心塌地，看他们如何发付于我，再作道理。横竖拚着一死，没有大不了的事。”按下周氏心上之言不表。

且说她婆婆自从儿媳回家凑齐钱文，亲自送到县衙，上下打点，好免儿子吃苦，略略把心放下。但是媳妇年轻面

嫩，深夜独行，总不免捏着一把汗。谁知去了半晌，不见回来，心上好生委决不下。他老人家不敢睡觉，一等等到半夜，依然不见回程，不免慌张起来。是日媳妇一夜未归，她便一夜未曾合眼。一来怕她为时已晚，衙门里碰不见人，又叫儿子多受一夜苦；再则三更半夜，怕她路上遇见歹人。因此一志一忑，心上好象有十五个吊桶一般，七上八下。幸亏一班孩子都已哄骗睡熟，不来找娘。此时静悄悄的，万籁无声，她婆婆独坐灯下，一回想到儿子，一回痛惜媳妇，又一回怨恨自己的苦命。小人家院狭屋浅，紧靠街上，有时听见路上有人行走声，或风吹门响声，都疑心是媳妇回来。及至开门一望，却都不是。又在门口足足立了一个时辰，依旧不见回转。其时已有五更天了，这一夜好生难过。直巴巴两只眼望到天亮，媳妇一直未归，知道事情不妙。她虽年老有病，此时虚火上升，不知哪里来的精神，也不及唤醒众小孙子孙女儿，便走到隔壁人家碰门，说明缘故，她自己说是要到黄府里去找黄家员外，就托隔壁妈妈过来代为照看门户，并一班小孩。隔壁妈妈听了，也深为诧异，立刻应允代为照管。黄升的母亲也不及坐车，独自一人，一手拄了拐杖，一手擦着眼泪，嘴里念着阿弥陀佛，不问南北，不辨高低，一路行来。起先还走的不错，后来一个不用心，又走错了一条街，越走越不是，自己也忘其所以，不知走到哪里去了。忽然走到一处，人声嘈杂，拥挤不开，定睛一看，才知是错走到城隍庙前。她又气又急，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子说道：“真正我老糊涂了！”于是在阶沿石上坐了一会，定了一定神，又歇了歇脚力，然后辨明路途方向，重赶向黄府中来。

其时已有巳牌时分，刚才走进大门。只见众人面色惊慌，有些人却在那里喳喳的私议。黄升娘年迈耳聋，也不知他们说的甚么，但觉得甚为奇异。众人见了她，认得她是府里大总管黄升的母亲，所以不加阻拦，反都上前慰问。又有两个同黄升要好的，走在前头引路，一直把她领进上房。一向这黄员外家中甚是闹热，此番虽围了许多人，却是静悄悄无声，只见黄员外的娘子同着几个姬妾，一个个蓬着头，脸亦不洗，在那里相顾垂泪。黄升的母亲一见大骇，问及究竟，才知是大员外今天尚未起身，就被公差从被窝里拖了去了。黄升的母亲正因儿子无辜被累，又见媳妇一夜未回，前来求员外设法，哪知员外亦遭了大祸，举家悲泣。不觉触动了心事，也随着大众垂泪。按下慢表。

且说刁占桂因哄骗黄员外将要到手，被招书办泄漏风声，以致功败垂成，心中好生愤闷，回来便同史湘泉再三商议。一连几次，好容易想出一条计策，可以面面俱到，仍由刁占桂出马，立刻到西门外巫家设法。及至走出西门，已有上灯时分。因他是打了史湘泉的旗号来的，恐怕巫家的人见了诧异，设计不成，便先找到地保，说明情形。刁占桂在衙前一向很有点小名气，地保倒也晓得；而且又与史湘泉史头儿一气，做地保的人不免总有仰仗他们的地方，所以见了他，竟是非常恭敬。当下留茶留饭，又亲自陪着出去到烟馆里，开了一盏灯。地保的意思想差人去把巫家的人叫了来，同他说话。刁占桂道：“不可。这巫家虽然是个土财主，现在也捐了几个顶子在家里。我们都是公门中人，同他无瓜无葛，纵然是帮着他，替他出主意，叫他打赢官司，他们不知来

意，总当是我们哄骗他。为今之计，你有甚么熟人，同这巫家最要好的，要他出来，替我们做事。事成之后，就是分两个给他，也不打紧。”地保一听此话不错，想了半天，想出一个人来。你道是谁？原来是这巫家当家的一个叔子。

这巫家当家的，今年只得二十三岁。人家见他有钱，都称他为巫大官人。年纪虽轻，却是胆子甚小，而且不管外事，一应家务，都是他叔子掌管。他叔子名唤巫来，其为人却是使酒任性，无论青皮光棍，他都同他相与，却又与地保交情最厚。地保慕他的财，他借地保的势，二人不免互有倚重之处，所以交情非常之厚。当下地保一想到他，便得了主意，立时立刻叫人去找了他来。其时巫来正从外边吃酒回家，稍有酒意，忽听是本图地保叫人来找，便晓得一定有事，于是趑趄趑趄，跟了来人，同到烟馆。当由地保介绍巫来与刁占桂相见，彼此说了几句客气话，无庸细赘。慢慢言归正传，地保便将刁占桂来意说个明白。巫来道：“黄家的牛跑到我们巫家里来，谁人看见？无凭无证，硬赖我们牵了他的牛，又说我们打伤他的人，我听了此话，好生气愤，就想来告他诬告的。是我们侄儿胆子小，不叫我多事。后来又打听得老爷没有准他家的状子，所以我才罢手。现在既承刁先生的美意，衙门上下都替我们打通，我就准照来命，就请刁先生替我补张呈子，有甚么事，我巫老二自己来当。我侄儿是小孩子家，不必去理他。”刁占桂听了非常之喜，连说：“倒是巫二先生性情慷慨，是个担当大事的人。况且这件事情，上头老爷肯帮忙，我们里里外外，没有一个不愿意这边府上打贏官司的，断不会叫黄家那小子得了志去。”二人言来语去，

甚是投机。地保插嘴道：“出场是你二先生替他出场，银钱使费，总得令侄拿出来。”巫来道：“这个自然。我嫂子既然把家务一概交给了我，自然由得我用。衙门里几个朋友，靠的什么，我是知道的，还要诸位费心吗？”刁占桂道：“到底二先生是爽快人，就是没有钱，我们替你出把力，帮个忙，亦都愿意。”说着刁占桂挖腰包，自己会了烟账，地保抢着要会，已经来不及了，觉着甚不安稳。刁占桂道：“我同你还要分彼此吗？”巫来道：“我是老实人，向来不会同人家客气的。你们要钱用，只管同我说，也不要客气才好。”刁占桂连忙答应，又说了几句话，彼此分手而别。

刁占桂回到衙前，史湘泉因为此事，还在班房里坐着候信，一见他来，忙问事情怎么样了。刁占桂把巫来应允告状的话，说了一遍。史湘泉便催刁占桂赶紧替他起稿子，写好之后，拿上去回稿案赵门上，又去回了本官。上下本是串通好的，巴不得巫家来告，连夜出票子拿人，仍旧派了原差史湘泉。次日一早，史湘泉只派了一个伙计，不到三刻工夫，就把黄员外从被窝里提了来了。提到之后，究竟因他是个体面人，又是有钱的，史湘泉见面之下，先说了多少抱歉的话，又怪伙计怎么不等大员外睡醒了，再拿票子给他看，这清早就把他老人家请了过来，倒惊动了，真正对不住。一时又向黄员外埋怨道：“我几次三番叫人到府送信，大员外总不见信，还疑心我们是歹人。早些听了我的话，把管家保了出去，再托人到原告那里安置安顿，怎么会被姓巫的反咬一口呢？上头老爷昨天看见巫家的呈子，很不喜欢，说大员外是体面人，怎么好诬告人家。又说此风断不可长，定要整顿

整顿，所以准了巫家的呈子。昨儿晚上就有票子出来，叫我拿人，是我叫他们今天早上来的。大员外今天起的早，一定没有吃点心，我们已经替大员外预备下一间屋子，先进去坐一坐，我就叫人买点心去。”可怜黄员外娇生惯养，何尝吃过这种苦头！被众人簇拥而来，他早已似醉如痴，究竟史湘泉说的话，他尚有一大半未曾听见。后来被众人领他到一间屋里，他亦只得跟了进去。歇了一歇，本官升堂理事，原差把他带进二堂，点到他的名，叫了上去，当堂跪下。原差一旁回了两句话，但听本官说了声：“且把他押候原告到案，再行质讯。”两边衙役又答应了一声，把他带下。

但不知如何将他管押，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销旧案钱可通神
接新官才长折狱

话说黄员外被衙门里提了进去，虽然审过一堂，也不过问问他的名字，姓甚么，叫甚么。因为原告未到，堂上吩咐下来，押候再讯。两旁似狼如虎的公差一齐答应了一声，把他拉着辫子拉了下来，仍旧送到先前顿的那间屋里。他这进来，不比黄升，家里有的是钱，早由管账先生约会着族里几个有体面的人，带了银钱，找到史湘泉，在一爿茶馆里，同他讲盘子，保黄员外出。史湘泉只往本官身上推，说不管他事，做不得主。后来说来说去，史湘泉假托进去托二爷上去求情，去了老半天，方见他皱着眉头出来。这里的人赶上前问人情怎么样了，史湘泉只是摇头。众人问之再三，他方说道：“狮子大开口，不要说你们不能依，就是咱在衙门前做了

这多少年，要钱的老爷也伺候过，从来没有象这位老爷的。他不管事情大小，一开口就是八千一万。就是保一个人，我们几十年的规矩，三百二百也有，顶多五百，至少十块二十块，看事情去，亦要看这个人有钱没钱，拿得出拿不出，向从来没有要人家上千的，真正少有出见了。”众人道：“到底多少？”史湘泉道：“你能依不能依？老爷要五千，把你家员外，同你们二爷，还有二爷的娘子、佃户，一齐取保出去。如要了事，还不在此内。索性我今天一齐说给你们，我们这位老爷，吃心向来大的。倘若了事，总得动万。交割之后，以后巫家再来告状，包你批驳不准。还有一句话，要叮嘱你们的。你们若不早来打点，昨天姓巫的那一面，已经托过人来说过，先送多少银子，老爷已经要答应他，是我替你们硬抗下来的。现在先听你们这一边的信。我们总是老相好，不要说我姓史的不顾朋友交情！你们想想看怎么说，老爷在里头等回信。是与不是，尽今天我得上去禀复。”黄家账房说道：“如果数目少呢，我只要告诉我们内东一声，我就替他作个主，也不妨事。但是要的大了，我一个人担不了这个肩，总得商量商量。”史湘泉道：“同谁商量？”账房道：“同我们敝东商量。”史湘泉一想：“他东家现已落在我手掌之中，他去同他商量，谅来总有几分把握，乐得做个好人，让他去看他东家。”便说道：“老爷吩咐过，管押的人，是无论甚么人不准进去看的。现在是我容个情，让你进去，同他商量。你须赶紧出来，不要被人撞见，我是要担不是的。”账房道：“晓得。”史湘泉便另外派了一个副役，领了他去会他东家，嘴里还说道：“这是你黄府的事情，大家有来有往。倘落在别人身上，就

是拿着整大捧的银子来找我，我睬还不睬呢。”众人道：“史头儿，谁不知道你是顶公正顶义气爱朋友一个钱都不要的！”史湘泉把脸一红道：“得啦，你少恭维两句吧！我不要钱，我一家子喝西风过日子，老婆孩子都要饿死哩；不过取之有道罢了。”众人道：“能够取之有道，这就不容易了。现在公门中的人，象你史头儿能有几个呢！”一头说着，史湘泉烟瘾上来，想要开灯，众人就陪了他去开灯。不在话下

单说黄家账房先生，由史湘泉派的副役把他带到班房黄员外顿的一间屋子里。只见这屋里已经铺设齐全，有床，有桌，有凳子，有茶壶、茶碗。这原是史湘泉使的刁，晓得黄员外有钱的人，用不着恶做，终究拿出来的，所以一堂审了下来，这屋里的情形，便与前大不相同，而且有人伺候，时时刻刻，来问要长要短，吃点心，抽大烟，样样都有。等到账房进来，黄员外已横到床上，一见了他，赛如自己至亲骨肉来了一般，忙从床上一骨碌爬起，问他怎么来的。账房便说道：“家里自从东翁进来之后，一家害怕。内东叫我带了银钱，一来替你打点，免致吃亏；二来同他们商量，想个法子保你出去。”黄员外道：“这事情从哪里说起，连我自己也想不出。第一把我的身子困在里头，有多少事情不能去做，就是要上控，我不在外头，你们这些人，谁干得了！”账房道：“正是为此。”黄员外道：“现在讲的怎么样了？”账房便把五千保人，一万了事的话，说了一遍。黄员外听了暴躁道：“岂有此理！真正没有天理了。要钱亦得有个分寸，没有甚么一万五千乱敲的。我宁可不出去，顿在里头，总有一天看见官的面，我到堂上同他当面讲。”账房道：“东翁，这个钱原是官要。他们

里里外外，上上下下，串通一气，只要叫你东翁拿钱。”黄员外道：“他们既看中我，就叫他来吃了我，要我的钱可没有。”账房道：“他们既然串通一气，我们总不会沾到便宜的。我劝东翁权时忍耐，总算自己晦气，年底下赌钱，少输两吊，也有在里头了。现在我去同他讲，先把人保出去。他的话又不是圣旨，叫他让我们点，我们再看破点，先把东翁及我们的人通统保了出去，空出身体，再同姓巫的打官司。”黄员外听他说得有理，又想自己无端被累，若不料理，永无释放之期；而且他是有钱享福之人，也受不起这班房里的苦楚。想了一会，方说道：“事情你们去办，银子多了，我可不出。”账房是晓得他脾气的，凡事总得回过他，就是多用些，也无话说，但不可自作主张。如今得了主意，立刻辞别东家，出来仍找史湘泉，同他磋磨价钱。从下午谈起，一直谈到上火，史湘泉又里头外头，跑了好几趟。上头讲明一千；门口五百；单是苟大爷一个，舍不得黄升的妻子，另外要黄家送他二百，方肯答应一齐取保出去；史湘泉自己又添了八百；一共是二千五百。两面言明，众人就托史湘泉写保状，账房回去取银子。

这时候黄家一家门的人，连着黄升的母亲，一齐眼泪未干，坐在家里候信。等到账房回来，说知细底，大家方才把心放下，催着账房去取银子，趁天未黑，把他主仆四个一齐呆了出来。账房领命，立刻到钱铺打了银票，赶到衙门前，一一交纳清楚。史湘泉一面，保状亦已写好。黄员外是有钱倚人，不怕没人作保，顿时把他四人释放归家。家人相见，犹如梦里重逢，不用细表。以后黄员外遂与巫家结成不了之仇。心下虽然恨他，然而仔细思量，这件事情毕竟是自己

理短，就是上控，也是无话可以说得。后来又禁不住家里的人，拿他再三相劝，又叫账房找了史湘泉来家，同他再四商量，又出了三千银子，史湘泉一力担承，替他在衙门上下打点，包他无事。至于巫家那一边，史湘泉托刁占桂经手，虽然从巫来手里敲着几个，后来巫家见黄员外已经提到，这口气已出，再叫他拿银子，便有点不大爽快。史湘泉一看苗头不对，乐得这边送个顺水人情，等黄家保了出去，巫家再来递呈子催审，并且自己投到。史湘泉见了，反怪他：“为甚么不早来？如今等你们不来，所以大老爷准其取保。你如今要提他们到案质讯，人是现成的，但是提人有提人的规矩。前头票子早已缴销，如今再去提，又要老爷出票子，用印要钱，过朱要钱，房里写票子要钱，我们那个伙计去，还要先付他发路钱。”一面说，一面开了一篇账，足足又是好几百银子。巫家的人见了吐舌头，想想无益，只好听其自然。因而这场官司，就从此瓦解冰消。

且说这位县官大老爷，自从到任以来，任上的钱，也着实弄的不少了。就以黄家巫家一桩小小事情而论，他已经弄得好两千到手，则其余可知。毕竟如此贪脏，有坏声名，上司耳目甚长，终究也会晓得。因此上头就挂了一扇牌，撤他回省，另外委了一个新官前来接印。新官一到，旧官交卸，自有一番忙碌，不必细述。

单说这位新任大老爷姓姚，单讳一个明字。虽是个两榜出身，然而做官极其风厉。自得榜下知县，领凭到省，就得发审局差使。有些外省解来的重大案件，还有人家审不明白的盗犯，一到他手，不上三天，无供的立时有供，有供的永远

不翻，上头都说他能干。所以到省未及一年，居然就委他署事。他这个缺，本是从审案审得来的。现在感激上头的栽培，越发竭力图报，就是无事，也要想出两件事来做做，以为见好地步。列位看官，要晓得做官的人存了这个念头，可就要民不聊生了。

以上说的巫黄二姓之事，只可算得这部书的一个起头，许多事情还在后面。诸公不嫌烦碎，欲悉其详，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遇酷吏简缺变烦难
受严刑良民负冤屈

话说新任阳高县知县姚明姚太爷，在省之时，上司因见他听断精明，案无留牍，所以到省未及一年，就委他署理斯篆。他到任之后，一来要报答上宪的栽培，二来想卖弄自己的本领，自从接印的那一天起，就终日穿了靴帽，高坐堂皇，一切民词，都是本官亲自接收，随收随理，从无搁压，而且不经书役的手，更不准书役得一分钱。他自己却亦实在不要一个钱，真正是一清如水。若以前任比起来，大有天渊之隔。他本是年轻力壮，又仗着精神比人家好，而且生性又喜多事，不肯空闲一刻的。接印之后，不到三天，就把地方官新到任应办之事，都要办完。回到衙门，又要清理词讼。所有书役人等，已被他闹的人仰马翻。而且各样大小事情，件件皆是本官亲自经手，他们一无沾染。头两天因为本官新上任，尚不敢懈怠，以为将来他自己总有心烦的一天。谁知过了两天，依然如此，书役们便有些懒惰起来。新官的章程，

大小词讼，有些少不得状子的，只准代书要二百文一张，不准多索。也有可以不必写状子的，只要原告到本县堂上，一五一十，诉说一番，本官就随便派一名差，跟了原告，立时把被告提到，应打应罚，顿时发落。本官坐在公堂之上，等候审问。如提不到，原差就有责罚。亦有被告为原告扭了来的，尤不难一问明白，无须再行签差。起先发落完毕，受打受罚的人，亦有押五个月的，亦有押三个月的，亦有押半年一年的，老爷不时要亲自去查班房。天天夜里，亲到点名，因之各差役不得有私自贿放之事。班房犯人都是一律，亦无高下之别。后来班房里面，犯人愈聚愈众，渐渐的容不下了。嗣后审案，他便于发落完时，立时开释。譬如应打三百的，他便打他五百，多打二百，免其羁押，往往被告与原告同时回家。在原告无论有多大冤枉，碰在这位青天老爷手里，立时提讯，立时发落，这口气总算已经出的了。然而因此被告与原告的仇恨，越发结得深。彼此住的地方，非城即乡，住城里的，不是前街，就是后街；住乡下的，不是前村，定是后村。随时见面，朝夕相逢，防不胜防，避不胜避。有些被告经本官责罚之后，晓得自己不是的，因而愧见原告，以及仍与原告说和的，固属所在皆有；亦有因此仇恨更深，时想报复，或者阳示和好，暗施奸刁的，亦在所难免。而且本官爱管闲事，打官司的不要花钱，若是小事，连代书的钱亦可蠲免，只要到堂上訴说两句，立刻就有下落。从前的原告顿时变为被告，从前打输官司的，顿时变为赢官司，人又何乐而不为呢？虽以阳高这个政清刑简的地方，向来没有甚么词讼的，到了这位老爷手里，居然招徕有术，以致班房里面，大有人

满之患。这便是精明过分、爱管闲事的坏处。不在话下。

单说这位老爷到任之后，就有告示遍贴城乡，叫所属百姓，遇有冤枉，立刻前来申诉，不要花钱。百姓们见了这个，都以为新官到任，大概如此，不以为意。到得第三天，他刚从阅城回来，并不进去宽衣，随手在大堂上一坐，一面吩咐当差的进去传饭，把饭拿到堂上来吃，一面又叫差役们前去照壁左右，传谕居民，告诉他们，此刻老爷升堂理事，如有冤枉，快来申诉。差役们奉命去后，老爷就在公案上独自吃饭。饭完，抹脸，吃茶，歇了半天，才见有两个人扭了进来，同到大堂跪下。两个人你说一句，我说一句，各有各的情理，问了半天，也分不出个谁是原告，谁是被告。后来老爷急了，把惊堂一拍，喝道：“你二人再不放手，老爷就要生气，每人打一顿，办你们一个吵闹公堂！”两个人见老爷动气，方才住手，分跪左右，一一禀诉。在左的诉道：“小的姓张，叫张进财。他姓刘，浑名叫刘二瘸子。去年八月，他死了家小，问小的借过三吊钱，当时言明今年二月归还。自从今年二月到如今，问他讨过几十遍，非但一个没有，而且还骂小的，又打小的，所以咱俩就打在一块儿了。”老爷道：“三吊钱数目虽小，当初借钱的时候，总得有个中人，这中人是哪个做的？”张进财道：“从前借钱的时候，为着数目小，所以未曾要他写纸，也没有中人。”老爷道：“这便是你错了。”刘二瘸子一见老爷不帮张进财，便得了主意，得意扬扬的说道：“回青天大老爷的话。姓张的这杂种，最会讹人，顶不是个好的，老爷得重重的办他一下子才好。”老爷骂道：“要你多嘴！老爷眼睛比镜子还亮，要你插嘴做甚么。”几句话骂的刘二瘸

子不敢做声，然而心上甚是高兴。老爷回头对张进财道：“你无凭无据的事，可以打得官司的吗？既无凭据，你可晓得你就有诬告的罪吗？”张进财道：“小的不过同他吵吵嘴，本来不要打官司的。”老爷道：“你不要打官司，是谁叫你来的？”张进财朝满堂周围望了一遍，指着一个衙役说道：“是他叫我来的。他说老爷坐了堂，等着要审官司，所以就招呼小的来的。刘二瘸子不肯来，是小的把他硬拉了来的。”老爷道：“放屁！我老爷在这里，就不准你们吵嘴，吵嘴就要办的。”张进财道：“小的何敢吵嘴！他欠小的钱，不还小的，怎么能叫小的不问他讨呢？”老爷道：“你又来！有中人，有凭据，准你去要。你如今一无中，二无据，既同人家吵闹，又要诬告人家，本县看你就不是个好东西。这种刁风，断不可长。”喊一声：“拉下去！”左右衙役轰的答应一声，立刻把张进财拉下按倒。老爷又喊一声打，便劈劈拍拍一五一十的小板子打了下来。

从来州县衙门掌刑的皂隶，这小板子打人，都是要预先操练熟的。有些虽然打得皮破血流，而骨肉不伤；亦有些下死的打，但见皮肤红肿，而内里却受伤甚重。有人说，凡为皂隶的，预先操练这打人的法子，是用一块豆腐摆在地下，拿小板子打上去，只准有响声，不准打破。等到打完，里头的豆腐都烂了，外面依旧是整整方方的一块，丝毫不动，这方是第一把能手。凡是犯罪的人，晓得自己理屈，今日难免责打，必须预先花钱，给这掌刑的，托他留情些，这板子下去是有分寸的，只要打得响，纵然皮破血流，决无妨事，过两天就会好的。若是不花钱，这板子打下来，记记是死的，大腿上不

免就要受伤。此是天下当皂隶的通病，除非废去小板子不用；如若留着小板子，他们这个权柄是有的。老爷纵然明知道，也无可奈何他的。闲话休提。

单说这被打的张进财，他坐在家里，因为问人家讨三吊钱的账，人家不给他，彼此吵闹了几句。不料被县衙差役听见，便上去兜揽他，说老爷如何精明，如何不要钱，劝他去打官司。是他自己一时不合，也不想想为着三吊钱，事情很小，而且没凭没据，又无中人，只因听了差役的怂恿，便尔将刘二瘸子扭进，以为碰着这样清官，一定可以打赢官司的了。岂知大谬不然，老爷问了几句话，扳住一个理性，叫他开口不得，顿时竟拿他打起来，这可是梦想不到之事。他一来未曾预备打官司；二来就是打官司，顶多老爷不替他追钱罢了，也决计不会料到自己挨打。所以这些掌刑的皂隶跟前，竟丝毫未曾关照。加以新官利害，不准要钱。而且他们这些当差役的，这日自从早晨伺候本官出门，一直未曾停步，回来又要站堂，老爷是吃过饭的，他们却饿着肚皮，分立两边。若是溜了出去，又恐老爷呼唤；倘若不到，一定又加责罚：为此亦是满肚皮的没好气，也要借此发泄。所以这张进财的一顿打，竟其非常吃苦。县太爷在省城发审局里问案，打人是打惯了的，而且自己还能够造出多少刑具，治办强盗，任你有多大本领，也禁受不了。熬了半年，才博得这个长于听断的名声。所以他不打人则已，一打总是一千起码。这番张进财总算晦气，平空的挨了一千板子，屁股上早打了两个窟窿。打完之后，由两个人搀着上来跪下，又被老爷吆喝了两句，吩咐押三个月，期满释放。刘二瘸子无干斥释。原告、被

告二人叩头下去。老爷见没了事情，方才退堂。

不知以后尚有何等案件，可以显得他的才能，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血飞肉薄民不聊生
威逼刑驱官真有味

却说姚明姚大老爷自从到任以来，一味以苛刻为能，博自己的名誉。虽说案无留牍，却弄得民不聊生。只因他立法太严，大街小巷都布满了耳目。倘若百姓们有敢道得本官一个不好的，他的耳目一定把这人做了记认回去，告诉了本官，出他的花样。十个当中，没有一两个可以逃得过的。因此办掉了几十个。百姓们都相戒，不敢多说一句话。偶然说到本官，都是满口赞道：“好官！好官！”不敢道得一个不字。因此做了半年，官声大著。连着上司都知道他是个好官，便把他的名字记在心上。

过了些时，齐巧本省巡抚调任广东，他因感激大宪的栽培，得信之下，遂即亲自上省叩送。巡抚见了他的面，着实拿他灌迷汤。又说：“山西通省的官，莫好过于老兄的了。兄弟此番调任广东，意思想调老兄同往，以资臂助。”姚明听说，立刻请安谢过，起来说道：“山西是小地方，有多少事情，卑职想要办，都不能办：一来是民风朴陋，知识未开；二来是土瘠民贫，款项无出。以广东比起来，真是天差地远了。现在大人荣任广东，卑职情愿丢掉这个缺，跟着大人一块儿去，一来借供奔走，二来得遂瞻依，三则广东民情强悍，卑职跟大人到那里，也可以增长阅历，出点力报效国家。”抚院道：

“如此甚好。”当下就吩咐司里，阳高县姚令调赴粤东当差。所有该县篆务，另委别人署理。

姚明是初到省的人，得此一番际遇，心中非凡高兴，就是阳高百姓们差役们，一旦去了这个瘟官，以后可少受许多苦，一个个齐念阿弥陀佛。又说什么：“皇天有眼，如今把他弄走了，我们百姓们从今可有了活命了。”一人如此想，人人亦是如此想。亏他大肚能容，毫不介意。等到交卸之后，临动身的那一天，百姓们非但不感德，而且都买了纸钱，到轿子跟前烧送。他此时不禁咬牙切齿，恨在任上时，不把此辈多办掉几个，至今悔之不及。

交卸回省，不到几日，便跟着巡抚起身。巡抚先期奏请陛见，故由旱路直入京师，等到请训出都，然后取道天津，坐了火轮船，到得上海，又等了两天，再换船赴粤履任。巡抚陛见的时候，就蒙朝廷吩咐说：“广东盗风素炽，你到任之后，第一要加意整顿，自来除暴乃能安良。因为前任过于姑息，所以特地调你前去。”巡抚碰头下来，就同随员们商议。姚明道：“治乱世，用重典，古人的话，是一点儿不错的。方今天下扰乱，盗贼繁兴，治盗之法，宜猛不宜宽。卑职有几条条陈，回来写好，就要呈请大人教训。”巡抚道：“如此很好。你赶紧写了出来，大家斟酌斟酌。我们到那里，总得好好的办掉几个，也叫朝廷看着我们不是庸碌之辈。”姚明道：“广东的强盗是有名的，至少办掉几千个起码。”巡抚道：“越多办越好。”自此以后，巡抚果然把姚明格外看重，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统随员当中，没有一个盖过他的。

且说他跟着巡抚，在路非止一日。一日到得广州，巡

抚接印，一时无处安置，先派他在发审局当差。广东的盗案本多，有些都是就地正法，从没有解到省的。其在当地的强盗，也不知被他打死多少。他说竹板子不中用，特地在铁匠铺里，打了两根铁板子。等到打人的时候，选几个有气力的人掌刑。铁板子不比竹板子，大腿上只要打上两下，就要开花。打上十几板子，大腿上的肉都会一片片的飞起来，连肉带血，飞的满处都是。等到打至十几下，肉已飞完，便露出骨头。他此时便吩咐掌刑的，不要拿板子平打，却用板子横在大腿上乱敲，砍的骨头壳壳的响。有的还将骨头打开，骨髓标出来好几尺远。起先挨打的强盗，横在地下，如同鬼叫一般乱嚎；等到后来声音渐细，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这时候要看大老爷的高兴：如在高兴头上，还要这人受些刑法，就拿冷水把这人喷醒，拖下去押起来，过天再打；倘若不高兴，已经把这人打的半死了，他嫌打的气闷，索性吩咐掌刑的，拿板子照着强盗脑袋上打，不上两三下子，脑浆进出，也就呜呼哀哉了。照这样子，一天总得打死十几个，或二三十个不等。他老坐堂，总在夜里。等到吃过晚饭，再过足了瘾，也有二更多天，然后出来审案。点着两个手照灯，阴惨惨的如同鬼世界一般。打人的地方就在廊檐底下，上头挂着一盏羊角灯，天天打人打多了，人的血飞起来，溅了上去，把一盏羊角灯都糊满了，点了蜡烛，赛如没有点。到第二天一看，两面柱子上，榻扇上，亦都是一滴一滴的血，至于地下更不用说了。凡挨铁板子打的人，都是些审问明白的人，或江洋大盗，或杀人凶犯，请王命杀不了许多，所以由他打着玩，横竖早晚总是死。若是没有审问明白口供的人，或是强盗已

经招认，重复翻供，他想出来的刑法更为难熬。

有天外县解上来一个盗首，说是有过口供的了，只须过一堂，顺一顺供，就好请王命拿他正法，或者立毙杖下。虽是不能预定，总而言之，死罪决不能免的。这盗首名唤梁亚梗，是本省人氏。广东人性气最是刚强，杀人不眨眼。倘被捉拿到案，十人之中，就有十个直认不讳。他说杀了头算不了甚么，过上二十年，又是个小伙子了。能够如此，人人都赞他是好汉。所以上起堂来，从不作兴用刑法的。承审的官碰见这种强盗，须得好好的待他。等到省城钉封文书一到，然后请他归西。也有些与省城案件另有牵涉，必须解省复勘，地方官须得好好的把他送到省城，方算了事。谁知遇见这个梁亚梗，刁钻不过。在县里的时候，已不知受了多少刑法，总算有了口供。后来因为牵连着省城里一起盗案，不能不解省复讯。他到得堂上，一味逞刁，把县里的口供全然改换。问问这个，说是冤枉，问问那个，他不知道，俨然他是一个无辜良民，被地方官屈打成招的一样。一连审了三天，换了三位发审老爷，刑法也上过好几样，都奈何他不得。

大家都去请教姚大老爷。姚大老爷道：“我正造了多少刑具，没有用过，今天可要试试新了。任是你铜浇铁铸，保管你磨骨扬灰。”其时正吃着饭，便说：“捉来我问。”众同寅齐说吃过饭再问。姚大老爷道：“一头吃，一头问，省得耽误工夫。”于是他在房里靠门一张椅子上坐了吃饭，叫人把梁亚梗带到外间跪下。他吃一口饭，问一句。起先问的不过是姓名籍贯，照例的几句话。后来问到他打劫人家的事情，梁亚梗不肯说了，口称：“青天老爷，小的冤枉。小的好好的在家种

田，被差人凭空的捉了来，硬栽小的是强盗。县太爷不问情由，一味的摆布小的，小的受刑不过，只得招承。青天老爷可怜小的，小的哪里晓得甚么盗案，不过照着县太爷的话，他叫我怎么说，我就依他怎么说就是了。”姚大老爷道：“如此说来，你是好百姓，你本县大老爷拿你屈打成招的了？”梁亚梗道：“正是。”姚大老爷道：“你的话我也很相信。但是我这里有一套新鲜家伙，要你一齐尝过，熬得过就算你是冤枉，熬不过是你自己的寿限，你却不要怪我。”

说话间，姚大老爷又添了一碗饭，回头吩咐值堂的说道：“先把架子架起来。”堂下一声吆喝，立刻把梁亚梗上了天平架。这天平架就同十字架一样，两个臂膊，用根木头棍子撑着，一条辫子拴在杆子上，直挺挺的跪在地当中。谁知这梁亚梗本事高强，最能熬刑。等姚大老爷吃完了饭，擦过脸，漱过口，踱到外间炕上坐下，当差的又装了十几筒烟，足足有三刻钟工夫，梁亚梗哼都没有哼一声。姚大老爷便晓得他是个好些儿的，看着他笑道：“这个算不了甚么，料想你瞧着，同家常便饭一样。你们替他再把链子添上两根。”说完便有两个差人上来，拿梁亚梗的裤脚卷起，就他跪的地方，盘了两根又粗又大的链条，叫他把两条腿就跪在这链子上。跪了半天，还是毫无动静。姚大老爷道：“看他不出，着实有能耐。”便吩咐烧火香。又道：“这些刑法，虽说是扶脾健胃，总得叫你样样都尝到。这个不兴，再给你别的，这个也叫做由浅入深。”说话间，差役们便又取了两根指头粗的香，点着了，拿来绑在梁亚梗的臂膊上，还不时拿嘴吹那香的灰，恐怕有灰烧着不疼。

但不知梁亚梗受这许多刑法，能否招认，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施辣手毒比蝎蛇
造奇刑酷逾炮烙

却说梁亚梗因无口供，被姚明姚大老爷把他上了天平架，不算；又跪了铁链，还不算；又烧了臂香，他始终一句口供都没有。两只膀子上，火香烧了头二寸，烧得皮已发焦，臭味难闻。他跪在地下，只是昂着头，咬着牙，闭着眼睛，一声也不响。熬到后来，响虽不响，毕竟有点熬不住，头上的汗珠子有黄豆大，直往下挂，面色亦渐渐发黄。姚大老爷便晓得时候到了，恐怕他熬不住，要晕过去，吩咐差人将他暂行释放。把他带过一旁，等定一定神，再行提审。差人遵命，把梁亚梗带下。

姚大老爷跟手又问别案，问的是一起谋杀亲夫的案件。这个奸妇年纪约有三十，生了两道浓眉毛，一对三角眼，鹰爪鼻，厚嘴唇，一个大肚皮，看上去又黑又胖。再看奸夫，只有二十上下，倒是一个俊俏后生。因为在县里的时候，已经审有口供，自认谋杀不讳。这番提到省城，在司里审过一堂，就好定罪。臬宪大人公事烦心，不能亲自提审，历来都是委发审局老爷代问的。这时候姚明姚大老爷看了两人的相貌，甚不相类，不觉好笑。及至看了卷由，晓得这奸妇名唤张王氏，奸夫名叫陆亚托。张王氏年十九岁分上，嫁夫张亚比，打铁为生；不幸未及三载，一病身亡。她便改嫁一个卢亚美，是在衙门前当头役的；又不到五年，卢亚美身犯重案，病死监牢。这女人无依无靠，只得又嫁一个姓张的名唤大

甫，就是被她谋死的人了。嫁了张大甫未及二年，大甫忽得病，身子日见瘦弱下来，但一时尚不至死。陆亚托乃是张大甫的要好朋友，时常同出同进，穿房入户，这张王氏一直同他叔嫂称呼，不相回避。张王氏因见男人有病，知他不能久于人世，早存择木之思，便与陆亚托眉来眼去，成其好事。小户人家房子浅窄，鼻子眼睛凑在一处，究不免有所顾忌。后来又被张大甫撞见几次，他二人恋奸情热，顿时起了谋杀之心，以为拔去眼中钉，肉中刺，嗣后他们方能长久。列位看官，可晓得这张大甫是怎样被她谋死的？大甫虽然有病，虽然瘦弱，他有嘴能开，有腿能走，这一对狗男女，怕弄他不住。女人先出主意，必须先将大甫弄成有病，等他一息奄奄，方好下手，如此则不至招人疑忌。主意打定，于是先于饮食当中，下了些致病的东西，等他吃了先不受用，一连泻了几次。次日请大夫看脉，开了方子，女人私下又替他换了两药，以致服了下去，病势更见沉重。男人病重的时候，这陆亚托又不时前来续旧，女人晓得丈夫病不能兴，越发明目张胆，任所欲为。齐巧这夜丈夫一觉睡醒，病势虽重，尚非毫无知觉，见了这样，不禁大喊一声。男女二人，被他一吓，于是又怨又恨，顿起杀机，立即起身，将大甫蒙在被中，搬了几块石头，从三更压到天明，活活将他压死。张大甫是久病之人，一旦身故，所以无人疑心。到了次日，起丧入殓，众乡邻亲友到来，亦未曾看出破绽。等到张大甫棺木出殡之后，这女人因为上无公婆，下无儿女，乡下人规矩，作兴坐产招夫。招的是哪一个？齐巧就是这陆亚托。以前虽都晓得他二人通奸之事，此番偏又是他二人成亲，当时就有人背后谈论，然而未

曾拿到破绽，不能起他讹头。不料这话慢慢的传在张大甫一个嫡堂兄弟耳朵里，从此就存了心，常常走到她家察看动静。合该有事，有天这张王氏不知因了何事，陆亚托同她拌了两句嘴，她忽然怨起命来，呜呜咽咽哭个不了，一头哭，一头诉。这个哭诉的里头，不知不觉说出多少懊悔的话，恨陆亚托不念情义，悔自己从前不该同张大甫下此绝情。一席话虽说的不明不白，却都被大甫的堂兄弟听在肚里，便凑一个空，上来盘问嫂子。嫂子既做了虚心之事，说话之间，总觉得神色不对。大甫的堂兄弟便到县里告了一状。起先县里还不准他的状子，把他赶了出来。他回到乡间，又受了嫂子的辱骂，他气忿不过，便将嫂子同陆亚托先奸后娶情迹可疑的情形，一齐写到状子上去。县大老爷看过，方才批准，就提起一千人审问。奸夫奸妇究属私情，熬刑不过，把如何通奸、如何谋杀通统供出。开棺检验，果然不错。遂按律问拟，叠成案卷，随同人犯，到司过堂。这起案件，齐巧发在这姚大老爷手里。

闲话休提，言归正传。且说姚大老爷把卷由看过明白，提到男女二犯，问过姓名，遂吩咐把张王氏提开，先问陆亚托。陆亚托人还老实，一字不敢隐瞒，照着县里的供，顺了一遍。官命带下，复提女犯。谁知这女犯狡猾不过，每每听得人说话，凡属罪犯，无论拟定是斩是绞，只要临刑呼冤，便不能将他正法，一定还要发回原县审问。倘若熬刑得过，依然可得性命。她如今存了这个念头，在本县所受刑伤，早已平复。心想将来罪名，纵然不能开脱，或者得以迁延时日。能够运气好，遇见皇恩大赦，依然可庆复生。这都是妇人家的痴念

头。殊不知十恶不赦，谋杀亲夫一条，亦在其内。不用细述。

单说这张王氏到堂之后，姚大老爷叫她顺供。无奈她只认奸情，不认谋杀。问她何以县里承招，她说熬刑不过，现在碰到青天大人，不能不求伸冤。姚大老爷冷笑道：“这些话本县耳朵里听的不要听了。解到我这里的犯人，十个当中，倒有九个如此说法。你自以为有冤要伸，据我看起来，实在是你的苦头没有吃足。等到苦头吃足，你的冤枉也自然没有了。”张王氏还要强辩，姚大老爷道：“扶脾健胃的小刑法，我也不来请你尝试。现在我造了一件新鲜东西，只怕你们广东一省的人都还没有吃过，今天请你试个新吧。”说着便吩咐当差的从炕床底下，取出一件东西来，似熨斗而非熨斗，却与熨斗一样，不过前头盛火的铁斗底下，有十几个奶子头，是用熟铁铸成的。当差的取了出来，姚大老爷便向左右书差人等，问他们认识不认识，众人面面相觑，其实是没一个人认得。姚大老爷便命烧炭来。当差的立刻到厨下，烧了飞红的炭，拿到堂上。姚大老爷吩咐将炭放入熨斗之内，又叫当差的拿扇子扇了一回。约莫到了时候了，喝问张王氏肯招不招，张王氏依然哑口无言。姚大老爷喝令剥去她的衣服，叫一个人提着她的头发，两个人架住她的膀子，同上天平架的一样，一人手执熨斗，站在面前。姚大老爷又喝问一声招不招，张王氏既到此时，也不免有些怕惧，方说得一声冤枉，姚大老爷道：“不招，替我先拿她的两个膀子熨起来。”拿熨斗的人只轻轻将熨斗底下的铁奶头，在这张王氏的左边膀子上搁了一搁，已经痛得她杀猪一般的叫。及至提起熨斗一看，原来被烫的地方，一个个有指头点大，都发了

黑了。姚大老爷又命将她右边膀子上照样亦烫一下，顿时两边都起了黑点。张王氏虽然哼哼叫苦，然而依旧没有口供。姚大老爷道：“我现在没有拿这熨斗烧红，还是便宜你的。要招快招，倘若不招，我把熨斗烧红，那时你可吃不住了。”张王氏只是哭着求恩，自认有奸情，不认谋杀。姚大老爷道：“有奸情没有奸情，我今不要你认。不到黄河心不死，我却没有这好耐性了。”说着，面孔一板，吩咐手下人快烧一大盆炭火来。差人不敢违拗，立刻烧了一盆通红炭火，摆在地中。姚大老爷就叫把熨斗放在炭火上尽性的烧，旁边有现成风箱，有人抽着，呼呼的风，那火更烧得旺，霎时间一个熨斗被火烧的通红，底下的铁奶头，都已通红透亮。姚大老爷叫人拿着给张王氏看，问她怕与不怕。张王氏举目之下，早已吓得魂飞天外了。

要知她受此严刑，是否肯招出实情，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盼佳期巧锡嘉名
轻民命迭施峻法

却说姚明姚大老爷因为奸妇张王氏不肯招认，便叫手下人把自己新造的刑法铁熨斗烧红之后，拿上堂来，问她招与不招，倘若不招，就要拿这烧红的铁熨斗，烫她身上。张王氏肚里寻思，莫说嫩皮肤禁不起烫，任你铜浇铁铸，也是当它不起。因想大切八块，不过一死，现在零碎受些刑法，也是一死；与其零碎受罪，终究不能逃得一死，何如招了出来，免受眼前之苦。想到这里，便道：“大老爷开恩，小妇人情愿招认。”姚大老爷见她肯招，便吩咐把铁熨斗搁在一旁，听她

招认。女人到此，只得一五一十，自始至终，招了一遍。姚大老爷见与本县解上来的供词相符，自无他说。等到画供之后，即命带下大监收禁。这件奸情重案，不消费事，便已审明。

前事揭过，另谈别事。却说江南徐州府属下，有个桃源县。这位知县大老爷，乃是个吏员出身。自从选缺到省，如今也做了七八任，前后二十多年了。徐州地方，同山东曹州府、安徽颍州府本是毗连，民风习于强悍。太平时，盗贼尚且横行；设遇天旱水灾，收成歉薄，那就更不用说了。

闲话休提，单说这位桃源县县大老爷，姓魏号伯貔，后来人家念顺了嘴，都叫他为魏剥皮。说也奇怪，这位大老爷自从捧檄履新，为民父母以来，一年三百六十日，每日总得坐堂理事，每坐堂定要打人。一天不打人，他便觉着不快活。就是大年初一，没有讼事，无论茶房、把门的、厨子、跟班、三小子，他也要找个岔儿，打骂一个两个，方能过瘾，真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君。

且说他自从到任之后，因见盗贼充斥，来县报案的，每日必有数起，或十数起不等。这桃源县的百姓，又素来健讼，害得他退了堂，又坐堂，一天到晚忙个不了。他虽然是席不暇暖，然而他的心上却很高兴。他的心虽爱打人，爱夹人，然又没有好耐心同犯人辩驳。有日碰着一班强盗，熬刑的本事极其高妙，审了三日三夜，一句口供都没有，把他恨的了不得。各式刑具都用过的了，强盗的供既没有，他的心如何肯死？不晓得从哪里得来的法子，画了图样，叫铁匠照样替他打了一个铁箍，赛如《西游记》上齐天大圣孙悟空戴的

脑箍一样。孙大圣戴的脑箍，只要唐三藏一念紧箍咒，他这脑箍自然会收拢来。孙悟空虽有七十二般变化，一个筋斗就能走十万八千里，到了此时，也不由他不头昏眼花，满地打滚。这魏剥皮的铁箍，却用不着念咒，只要套在人的头上，两边自有皮条，用两个有力的差役，一边一个，拿住两头，用力一抽，这铁箍自然会收紧的。不上三四抽，能叫这人头痛脑胀，两个眼睛爆了出来。这副形状，比起法场上绞死的还要难看。魏剥皮这日因为几个强盗没有口供，便自出心裁，造出这件刑具。打好之后，套上皮条，试了一试，果然甚为灵便，直把他喜的了不得，立刻拿到堂上，从监里提出那几个没有口供的强盗，先拣一个瘦弱的提了上来，拿铁箍指给他看，问他认识不认识。他说不认识。魏大老爷便命将他如法炮制。谁知抽不上三抽，这人早已昏晕过去，满头满身，汗珠子有黄豆大小。魏剥皮吩咐放松，自己离座，摸了摸这人心上尚有热气，知道不至于死，乃命抬在一旁，察看动静。约莫歇了一个半钟头，方见这人两个眼珠慢慢的收拢转来，喉咙中间，也渐渐的有了出进的气，因此大众齐晓得这人已有还醒的意思了。魏大老爷于是又拿铁箍再去收拾别人。凡经过铁箍箍过的人，两只眼睛没有不突出来的，因此就有人送这铁箍一个美号，叫做“盼佳期”。并有《西江月》一首为证：

说是佳期已近，哪知大限临头。眼睛突出血交流，吓得旁人乱抖。 岂止头昏脑胀，直教性命全体。皮条犹是两边抽，亏你具兹辣手！

那些强盗经到这种刑法，招亦死，不招亦死，晓得将来总是一死，便不犯着再来吃这种苦头了。当下经过铁箍之人，陆续把口供一一招认，画押收监。

魏剥皮低头一想，这些强盗本事极高，虽然打下监牢，只要看守的人稍些松懈点，就难保不乘空逃走。逃走重犯，本官例有处分的，必须想得法儿，叫他们行走不得，方才妥当。他在堂上审了半天的强盗，其时已有午牌，须得退堂吃饭过瘾，下半天再出来发落，便命将诸盗带过一旁，暂派差役看守，自己退转签押房吃饭。一时饭罢，躺在炕上抽烟，又命人请了刑名老夫子来，同他商量。刑名老夫子便在他对面躺下。言谈之间，魏剥皮请教老夫子，要想个法儿，免得他们逃走。这位老夫子也是个老刑幕，见多识广，正打算回答东家，不提防外面走进一个老婆子来，拿手指头指着魏剥皮的脸，正待数说，却是一口痰塞在喉咙口，半天一个字也说不出。这老婆子进来的时候，身上衣服穿的甚是朴素，魏剥皮拿眼瞧了一瞧，认得是他母亲，他却是只顾抽烟，没有站起。刑名老夫子见东家高卧不动，还当是衙门里使用的女仆一流，也就躺在这边，昂不为礼。后来魏剥皮抽完了这一口烟，方慢慢的坐起，问老太太出来有何事务，谁知老太太早气的不能言语了。刑名老夫子到此，方知是居停主人之母，只得起身以礼相迎。魏剥皮此时也不暇问老太太出来是何命意，连忙骂跟班的，为何容老太太跑进签押房来。一面闹着，上房亦就得信，丫环仆妇出来了好几个，才把老太太架了进去。列位要晓得这魏剥皮秉性虽然很鹭，他老太太为人，却是慈善不过。今日因见儿子私造非刑，拷问强

盗，她便动了矜恤之念，意思想趁儿子退堂之时，训诫他一番，教训他以后不可如此。岂料看了儿子的倨傲的样子，竟是气的痰壅气闭，等到好不容易回醒过来，外面书差早已伺候多时，魏剥皮又要出来审事了。

刑名老夫子接着，问过了老太太的安，站着同魏剥皮谈了两句，是教魏剥皮拿铁钉锤打犯人的脚踝骨。任你英雄好汉，只要把这块骨头打碎，自然一步不能行走。魏剥皮连称领教，遂出升堂，重新提到一千人如法炮制。强盗在地下呼冤，说：“小人们已经招认口供，大老爷为何又施这等严刑？”魏剥皮只是不言。但见差役们按照点单前后，先提上一个人来，把这人按倒在地，一人揪住他的上身，一人揪住他一条腿，再用一个人把他裤脚卷起，除去袜子，却拿一只手扳牢他的脚，把脚踝骨露在外面，那个拿钉锤子的人，就照准踝骨上一块骨头，一五一十打个不了。诸公可知这块骨头是经不起打的，始而痛，继而麻，到得后来，只有痛无麻，一下下都痛到心里去。一只打完，再打那一只，每只打不上二三百，不但皮破血流，骨头亦早已碎了。骨头打碎，袜子再穿不上，赤了一双脚，就在堂前躺下。此时正是隆冬天气，被寒风吹着冷飕飕的，更不觉钻心的疼痛。寻常的人挨不到几十下，就吃不住，真正大盗挨到二三百，也同废人一样了。此时魏剥皮还怕不妥，手铐之外，仍旧加了一付脚镣，这镣铐都是生铁做的，两边起了棱角，其锋利同刀一样。人的皮肤磨在上头，不消两三磨，俱已擦破，这个打过脚踝骨的人，早已骨碎血流，不能行走，哪里还禁得住这铁家伙在皮肤上擦磨起来！正是：

任你铜浇兼铁铸，管教磨骨与扬灰。
要知还有何样刑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见公差鸡犬受虚惊
送使费虎狼饱欲壑

列位看官只晓得官的刑法难受，可晓得差的刑法格外难受么？做官的人，千百之中真正肯下得辣手的，也不过一二，而且这般酷吏，若非遇见真正强盗，也用不着他那种辣手。乡愚无知，偶然犯了国法，到得堂上，断无不赖之理。只要随常的刑法，或是鞭背，或是掌颊，不消费事，他熬刑不过，不怕他不招。至于真正强盗，炼就的厚皮厚骨，寻常刑法他受了毫不介意，于是只得加重些，或是挂竿子，或是跪链子，或是烧火香，或是打藤条，一日不招，便一日受罪，等磨到后来，那受刑的人不免意懒心灰，亦就渐渐的供认了。总之，做官的人苟能平心和气，亦断乎没有问不明白的案件。从古到今，大奸大恶的人，何代没有，何地没有？倘若必须有了严刑峻法，地方上方能治理，则何以恺悌慈祥之君子，百姓一定要尊他为民之父母，又是甚么缘故呢？从前人有句话说：“刑法所以济道德之穷。”这才是探源立论哩。

如今我把做官的人丢开不讲，且把当差役的凶恶，叙述一番。只因做官的有好有歹，有酷吏就有循吏。循吏固占少数，然而酷吏亦不占多数。至于差役则到处皆同，凶恶的多，慈善的少。这里头亦有一个缘故。照例差役的工食，都是皇上家发的，本来的数目已少，再加一道道的经手剥削下来，发到县里，更为有限。而地方官也明晓得这几个钱，就

是如数发出，亦不能养活他们，他们还是要在外头借端生发的，因此也乐得将这钱吃起，任凭他们胡作胡为。只要事情不穿，官亦不来过问。倘或被人告发，此时官在堂上，要光自己的面孔，却不能不秉公讯办。好在差役们平时受过官的恩惠，亦断不肯将这吞没工食的原因，当堂说出，使官置身无地的。任凭挨打挨骂，可辩者辩上两句，不好辩者甘心忍受，这才是上下相蒙、心心相印呢。

闲话少叙。我今想起一件事，还是前三年头里，有年十二月月中旬，同朋友下乡有事。这乡间有个小户人家，我这朋友同他相熟的。这家姓刘，夫妇两个，有个兄弟，还未成亲。老大有三儿三女，都在十一二岁七八九岁不等。乡下人盖得几间草房，多收几担米谷，便是很好过的日子。他家又养了一口猪，十几只母鸡，下了蛋亦可以到城里卖钱。乡下人的屋没有院子，门前一片空场，便当作院子。空场南面一派竹林，春天生出笋来，也是绝好一宗利息。苟遇太平无事，国课早完，虽非履厚席丰，倒也暖衣饱食。如此者一年年的过去，倒也自乐其乐。却不料这乡里的地保，最坏不过。看见这个人家日子稍为好过点，他便无中生有，想出法子，起他的花头，而且不时还来借贷。乡下人能够自给，已经很不容易的了，哪里有许多积蓄，供他无厌之求？况且借了去，亦从来没有还过。头两次，这姓刘的总还应酬他，后来这地保竟其拿他当作户头了，不时的前来商量。久而生厌，必然之理。实在这姓刘的亦没有这许多出借，于是回复他一两次，这地保便记恨在心，不说他是没有，只道他是不肯。乡下人完钱粮，有几个自己拿了钱上城的？无非交到地保那

里，由地保代为交纳，掣了印串回来，一一的分给他们，以为凭证。地保是一乡之望，钱粮又国课所关，乡下人无论有力无力，总不能少缴分文。有力的好几个月头里，已被地保收了去；无力的挨到应完的时候，就是没有，亦得卖牛卖农具，以偿此款，否则过了日期，就要加倍，真正比各项债主还要凶得十倍呢。

目下单说这姓刘的，他这年应完下忙钱粮，是早已缴清的了，只因印串尚在地保手中，未曾拿到，乃是历来如此，倒也并不在意。不料地保因为借钱不遂，有心起他花头，便于进城之时，先与收钱粮的书办串通，然后再具了一个禀帖，投到本县大老爷案前，那禀帖上说的是：“小的所辖各图，应征下忙钱粮，各业户都已将次缴清，独有刘老大分文不缴，实属玩视，应请提案严追。”一年两季，串票有好几万张，大老爷哪能张张自己过目，无非凭书办之话为凭。接到禀帖，看过之后，便道不完国课，便是目无朝廷，这还了得？倘若任其延宕，相率效尤，不但于国帑有关，就是于本县的好处，甚么火耗秤余，亦大有关碍。公义私情，二者都不可废。立刻提笔将禀词批准，另出一张火票，签差一名王升，协同本图地保，前往该乡拿人。这姓刘的在乡下虽不算大富，但有安逸日子好过，人家的眼睛里已经望着他出火。差头王升奉到火票，一来是奉公差遣，二来也是自己衣食饭碗所关，便不肯片刻迟延，立时同了地保，带了伙计前去。这一场大祸，真正是刘老大睡在家中梦想不到之事。

且说刘老大这日正值闲暇无事，一个人拖了一条板凳，横在当门，坐在上头晒太阳。他兄弟到镇上做点小买卖，尚

未归家，他老婆独在房后面纺棉花。刘老大晒了半天太阳，不知不觉蒙眬睡去。忽然觉得有件东西冰冷的在他脖子上搁，把他一吓，顿时惊醒，举目一看，只见有一个公差似的人，拿了铁链子，前来锁他呢。再看门外头便是本图的地保，又同了一个差役，在那里牵他的猪，捉他的鸡。这一吓可把他吓昏了，歇了半天，才问得一句：“我又没有犯甚么法，为甚么要拿我？”差人也不答言，便从怀里掏出火票给他看道：“有老爷的票子叫我们来拿你。你看票子总不是假的。”刘老大近年在乡下替人家做做中人，西瓜大的字也着实认得几个，搁在肚里，便想伸手去接票子细看。那差人赶忙一把拿票子抢回，仍向怀里一塞道：“你不打听打听规矩，就要看票子吗？”说完牵了就走。地保道：“二位大早的下来，至今还没有吃饭，我们且到前庄饭馆里去，一来修修五脏庙，二来等他家里来个人，我们先开导他一条路，听不听由他，也好叫他死而无怨。”差人道：“有理。”于是一干人牵了刘老大，赶着猪，抱着鸡，一路高谈阔论，嘻嘻哈哈，同往前村而去。此时刘老大的老婆，见丈夫被衙门里出票拿了去，横天大祸，直吓得魂不附体，不由不号咷痛哭了一顿。幸亏这刘老大有个丈母，是同住在一起的，年纪大些的人，毕竟有点见识，便说：“现在姑爷已被差上拉了去，看来一时还不会进城，他们到前庄上吃饭吃烟，总有好半天耽搁，你姑且先去打听打听，到底所犯的是哪一桩，我们也好有个预备。况且姑爷这一进城，衙门上下，总要有些开销，身边分文未带，如何使得！”刘老大的家小道：“衙门里要钱使唤，到底要多少，也得有个数。我们家里粮食虽有，哪里有甚么现钱呢？”

她妈道：“你别愁，事到如今，也说不得了。我这里还有攒下来的二十块钱，是预备做棺材本的，如今你们先拿了去使用，以后等姑爷有了再还我。”起先她女儿还不肯，后来她娘拿她再三开导，又实在家里没有现钱，只得拿了这个先去应急。当时也不及扎扮，便一手拿了洋钱，一手擦着眼泪，步行到前庄里来。问了问街上熟人，果然一千人在一片小饭馆里喝酒哩。可怜他丈夫被一条链子，一头套着他的脖子，却一头扣在桌子腿上。一个地保、两个差人正在那里狼吞虎咽，偏他丈夫没得吃，独自一人掩面掉泪哩。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讲行情四人落饭店
做圈套一夜押班房

话说刘老大被差役、地保拉了就走，拉到镇上，到了人烟热闹之处，一个差人便开口道：“咱自从早上奉了公事之后，水米没有沾牙，把这肚子难为了一天了。吃点什么再走吧。”那个差人也就随声附和，一路说，一路走，看见一片小饭店，门口挂的幌子被风吹得摇摇摆摆。三人进来，把猪和鸡放下，随手又把刘老大拴在桌腿上。地保还来做好人，说道：“到了我们手里，就不怕他跑了。”两个差人说：“脚生在他身上，你能够保得住吗？”地保诺诺连声，差人一面又拿筷子，把台子敲得乒乒乓乓的乱响。店小二慌忙走过来道：“三位要什么？”差人翻着眼喝道：“咱们来了大半天了，你只顾照顾前边买卖，咱们是出钱的吗？”店小二陪着笑脸，等他发作过了，然后请问要什么酒，要什么菜。差人道：“只要好吃，

搬来就是。”店小二答应着去了。霎时酒菜搬了上来，两个差人、一个地保便狼吞虎咽起来。可怜刘老大，不要说是见官见府，就是灶王爷，十二月廿四才和他会一会呢。此时身体不住筛糠的乱抖，急得两泪交流。一个差人别转头来，看见他这个样子，鼻子里嗤的一声冷笑道：“杀了头也不过碗来大的疤，这点事便做出这般嘴脸。”那个差人道：“你别望他，他是装腔。”刘老大正在有口难分，远远的看见他妻子跑得汗雨淋漓似的，赶将上来，口中只说得一声怎么样了，那眼泪直滴下来。刘老大一阵心酸，也不禁呜咽流涕。两个差人一齐发作道：“这是什么事，你们哭一阵子就完了么？”地保听了会意，离了座，走在刘老大耳旁，和他说了好一回，刘老大只是摇头，他妻子更加着急。原来刘老大一钱如命，一番听见差人要他的脚步钱，他所以在那里摇头。他心里早打定了主意，要他的心头血，拿尖刀刺；要他的天灵盖，拿闷棍敲；要钱可是断断不行。差人见想法他不动，过来把他妻子拉在一旁坐下，低低的说道：“大嫂子，现在事已犯了，哭也无益，你总要打定主意才好。”他妻子说道：“我家上不欠皇粮，下不欠私债，真是闭门家里坐，祸从天上来。我们男人，到底犯了什么事，你须告诉告诉我。”地保脸上一红道：“到了县里，自然晓得。”他女人更着急道：“你如何也说起这样不明不白的话来了？”地保正要开口，两个差人又发话道：“你们在那里鬼鬼祟祟的做些什么！回来给老爷知道了，你不怕挨板子么？”地保又拉了她女人一把道：“如今什么都不用说了。你给他带了几个钱来没有？”他女人道：“钱是有几个，还是我妈的棺材本。如今说不得了，只求几位方

便方便他吧。”地保听了，顿时递了一个眼色给那两个差人，一个差人便放下了酒杯，慢慢的走下座来，对着他女人道：“他这案犯的很不轻呢，你们别当作儿戏。”当下差人把地保又拉在一边，唧唧啾啾讲了半天，地保过来对他女人道：“他们说这一趟辛辛苦苦跑下乡来，你们爱理不理的。现在晓得案犯得大了，去央求他们，他们拿乔，非有五十块不可。”他女人惊道：“把我的家里翻过来，也不值五十块钱。方才告禀过了，身上带的这点点，还是我妈的棺材本，如今叫我哪里去凑呢？”一面说，一面又跪下来，给地保磕了几个响头。地保故作踌躇道：“这便如何呢！”又过去合两个差人唧唧啾啾的半天，走过来轻轻的问道：“你到底带来多少呢？”他女人便在腰里掏了出来。两个差人眼睁睁的看着，地保一五一十一数，见是二十块钱，便拿过来递与差人。差人还嫌不够，地保又做好做歹，两个差人当面平分了，揣在怀里。

且说刘老大看见他女人给洋钱给两个差人，心上又是急，又是气，到头来却也无可如何。两个差人洋钱到手，便换了一付嘻皮笑脸，过来拍拍他的肩膀道：“你放心就是了，有什么事，都在咱们两人身上。”刘老大到底是个乡愚，此刻见他们这般行径，便象寒谷回春一样，顿时放开苦脸，舒起愁眉。他妻子又过来叮咛嘱咐，刘老大点头答应。两个差人喝是喝醉了，吃是吃饱了，一齐站起身来。一个差人伸了一伸懒腰，打了一个呵欠，那个差人道：“咱们刚才来的时候，不是在那嘴角儿上那爿小烟馆里过的瘾吗？地方虽不干净，卖的倒真正苏膏，咱们还是上那儿去躺躺吧，等刘大哥也可以歇息歇息。”一个差人道好，走过来便把刘老大的链

子去了，刘老大觉得异常松快，他的妻子相送出了店门。店小二前来算账，他妻子又赶着招呼道：“我明天送给你吧。”刘老大在这乡下，也大大有名，镇上的人自是认得他的了。店小二见有他妻子招呼着，更无别话。刘老大才出饭店，一眼瞧见他的鸡和猪，不觉又伤心起来。两个差人觉得，便吆喝着地保先赶回家去，存放一个所在，明天送进城来。地保听了，遵命去办。刘老大的妻子只得含悲忍泪，回转家中。

两个差人带着刘老大同到烟馆门前，见是一扇小小的风门。推门进去，里面用芦席隔成板壁，地上支着几张铺，都是很腌臢的，吸烟的都是些面目黧黑、形容枯槁的。刘老大到此地步，只有垂头丧气而已。烟馆伙计认得是县中大叔，赶忙出空了一张铺，让两个差人躺下抽烟。足足抽了一个时辰，他们方才过瘾。刚过完瘾，地保也来了。两个差人道：“咱们可以进城交代公事了吧？”地保又过来嘱咐刘老大道：“你见了官府，不要害怕。官府问你什么，你只管响响朗朗的答应，否则官府是要当你畏罪情虚的。”地保一面说，一面又摸出钱来，替两个差人会钞。两个差人回头看见，笑道：“今天怎么倒来扰你呢？”地保道：“笑话，笑话！刘大哥平日照看我多少回了，这回犯了事，我连这点都不能尽个敬意儿，那还成个人吗？”说罢也露牙裂嘴的笑了。

当下四人出得烟馆，直奔城里而来。刘老大一路疑心：“我到底犯了什么事呢？刚才问那差人，要牌票看，他们又不肯；现在是花了钱了，他们看钱面上，总得给我瞧一瞧，否则我要糊涂死了。”主意已定，便向差人提及此事。差人是受过地保嘱托的，便道：“你不要忙，到了县里，自然会知道

的。”刘老大更加纳闷，却不晓得就是方才在烟馆里说“刘大哥平日不知照看我多少回”的那个人弄的鬼。列公想想，能不险呢！闲话休提。

等到四人走到城中，已在黄昏时候。两个差人叫地保看住了刘老大，守在县前一爿小茶店里，两个差人先进去打探一打探消息。不多时刻，回到小茶馆里，说老爷晚堂已经退了，只好明日再审了，这人暂押班房吧。说罢，便将刘老大带进了班房。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挑淑女劣役竟拚台
探亲兄贞姪重入网

话说刘老大被差人吆喝着，说是奉本县老爷之命，将他押进班房，于是众差役拿他带到一个所在。刘老大是乡下人，城里的路，东西南北，一概不知；况且此时早已吓昏，只得任人摆布。原来押他的所在，并不是什么班房，乃是一个皂班头的家里。其时皂头尚未回家，由皂头家小开门接了进去。刘老大举目观看，从大门进来，却也有小小两进房子。当时众人就将刘老大关在后进一间空屋里面。这房并无灯火，刘老大进得房来，已先有一个人蹲在地下，一声不响。众人把刘老大推了进去，就辞别皂头的家小，一径出门。

这里皂头的家小关了门回来，又拿了个火到各处照了一回，看见蹲在地下的那个人，便叹口气说道：“你们自己做的事情，终究赖不脱的。昨儿受的苦还不够？停刻我们当家

的回来，你不说，他就肯饶你吗？”那个人道：“象这样无影无踪的事，真正冤枉死人，叫我说些甚么呢？”皂头的家小道：“你不说，我亦随你。如今女的好在也弄来了，等她招了，也是一样的。”那人道：“甚么女人，面长面短，胖子瘦子，我见都没有见过。如今硬派要我招，岂不真正的坑死人呢！”一面说着，一面又哼哼起来。大约是昨夜受的伤，还没有平复哩。皂头的家小道：“阿弥陀佛！这是你自作自受，我是个吃斋念佛的人，一向心是慈悲的。劝你好话你不听，叫我也没有法子想了。”那人只是哼哼，也不理她。刘老大看了，又是伤心，又是害怕。那女人正想还说别的，只听外面一阵打门声急，急忙的赶出去开门，原来是那皂班头儿回来了。

这皂头名唤邢兴，年纪也有五十多岁。一个老伴，就是看家的这个女人。那邢兴自小就吃衙门饭，至今已当过三十多年差事。但是他利心既重，色心也还未退。有年奉公遣派下乡，走到一个村里，这村叫做朱家村。有家人家，只有老少妇女二人，守着几亩薄田，光景勉强过得。这少年媳妇的丈夫，名唤朱礼柴，乃是前母所生，一向经商在外。媳如朱胡氏侍奉婆婆在家度日。婆婆虽说是个继母，幸喜她自己无出，所以待这媳妇还好。媳妇娘家也在近镇，相去不过十二三里。娘家哥子胡胜标，曾进过一名武秀才，借着在乡下替人家管些闲事以为营生之计，偶然有点缺乏，不免常要到妹子家借贷。妹子念他手足之情，亦曾借给他几次，后来借得回数多了，妹子也觉难于应酬，因此他哥子亦就含怒在心，非止一日。按下不表。

且说邢兴这天奉派下乡，偶然打从朱家门口走过，陡然

看见这朱礼荣的妻子，虽然是乡下人打扮，不施脂粉，身上亦只穿得一套布草衣服，但见她生得瘦伶伶的脸儿，苗条条的身儿，黑乌乌的发儿，泪汪汪的眼儿，白净净的手儿，尖削削的脚儿，正坐在门口一张板凳上做鞋子。那邢兴不看则已，看了之时，不觉魂飞天外，自言自语道：“我生平玩的女人也不少了，却没有看见这样的俊俏女人。”当时就在门外站定了脚，看了一个饱。哪晓得朱胡氏却被他看得有点不好意思了，便站起身来，拿着鞋子到屋里去了。邢兴一场没趣，心上虽不满意，然而无从发作，只好搭讪着走开。也是合当有事，邢兴一头走，一头想，不知不觉绕到朱家的后门，正值那女人开了后门望野景，彼此不觉又打了一个照面。朱胡氏一看，仍是前门的那个人，便疑心这人有心调戏她，嘴里低低的骂了两句，缩身进去，将后门索性关上。邢兴无法，只好去干他的正事，然而心上赛如被什么缠住了，舍不得这个女人。事完之后，会见地保，打听这家名姓，又夸奖他家那个小媳妇，长得如何标致。他是县里的头儿，谁不巴结？地保有心讨好，便道：“尊驾如果实在舍她不得，小弟情愿效劳。”邢兴听了，深深一揖，因为此事，特地在乡下耽搁一日。

朱家底细，地保本来晓得的，急于要替邢兴作合此事，便也不加思索，一直径到她家。她婆媳二人接着，认得他是地保，无事不登三宝殿，今日此来，一定有事，便也不敢怠慢，立刻温出茶来，请他喝着。地保一面喝茶，一面先将闲话说起，慢慢归到正文。一面说，一面又夸说这邢头儿如何声势，“如今是我一人独来，眼前并无外人。大嫂子若同他

来往，不但吃着不愁，并且一乡之中永远没人敢来欺负。”依着他，以下还有许多话说。不料这朱胡氏听了，大不为然，顿时柳眉倒竖，杏眼圆睁，指着地保大骂一顿，并且要立刻赶他出去。地保自讨了一场没趣，晓得此事难成，只得抱头鼠窜而回。回来见了邢兴，少不得添了许多枝叶，说她婆媳如何不好，早晚抓她一个错，给她点苦头尝尝才好。邢兴见事不遂，也只好怅怅而回。过了些时，倒也置之九霄云外。只有这地保衔恨在心，总想设法报复，以雪前耻。

幸喜这朱胡氏自从地保前来挑逗之后，知他决不肯死心塌地，一计未成，将来一定另生他计，便与婆婆商量，心想搬到她娘家居住，离开此地，免得惹是招非，她婆婆亦以为然。朱胡氏此时爹娘早经去世，家中只有哥嫂二人，他哥因借钱不遂，本来是恨这个妹子的，如今见她来家借住，除算还房饭钱之外，余下总可沾光些好处，立刻满口答应，从新又同妹子亲热起来。谁知后来又因他贪得无厌，妹子又回绝过几次，从此又恼了他。但是妹子在家，尚有房饭钱可以贴补，因此未下逐客之令。

过了些时，这胡胜标为了人家一桩案件把他轻轻带上一笔，说他渔肉乡愚，武断乡曲，本县太爷有票提他。恰巧这张票又落在邢兴手里。邢兴是正身，一切捉人事件，都是副役去的。把胡胜标提到之后，就先寄顿在邢兴家中。邢兴晓得他是秀才老官，乡下秀才，不比城里，有肉的居多，故尔邢兴心上想借此敲他两个。虽把他软禁在家，却也未曾难为他一点。齐巧这个档口，本官新旧交替，当差役的便于此等时候做弄手脚，胡胜标就在他家一住住了二十来天，本官

还没有传审。

且说他娘子在家，自见丈夫遭了讼事，被官捉去，便日夜的哭泣。他妹子道：“现在第一要打听他犯的什么事情，要紧不要紧；人提了去，顿在哪里，吃苦不吃苦。如果吃苦，我们须得替他打点打点，断无瞧着他受罪的道理。”他娘子听了，虽甚以姑娘之言为然，但是两手空空，做不得事，少不得仍旧是朱胡氏拿出钱来。到了这日，起了一个早，姑嫂二人一同进城打听。本来城里有一家亲戚，可以暂时栖身，他姑嫂二人便投奔这家亲戚，又把外面的事，通统托了这个亲戚。不到两天，居然打听得清清楚楚，亲戚回来告诉了她二人，说是住在一个皂班头役邢兴家里，没有吃苦。如今并且同他讲好，每趟两块洋钱，准他亲人进去探望。二人听了，马上带了洋钱就去。

原来邢兴此时并不晓得这朱胡氏是胡胜标的嫡亲妹子。不料事有凑巧，偏偏他姑嫂二人前来探望，偏偏这邢兴闲在家里，没有出门。冤家相遇，分外眼明。不但邢兴看了，心想这个标致妇人，我在哪里曾经见过，事隔两载，一时记不上来，不知不觉怔在那里；就是这朱胡氏见了邢兴，亦觉得心内诧异，说这人贼头贼脑，亦觉面善得很。毕竟女人心细，先想起来。再看邢兴，还在那里痴痴的呆望。当下朱胡氏不由得心上一急，顿时羞得红过耳根，心上小鹿儿兀自乱撞不住，一面急急低下头去，缩到嫂子背后。无奈他嫂子又是个锯了嘴的葫芦。此时左右一看，寂无一人，少不得启口动问，便叫了一声：“大叔！请问有个胡胜标，前头因为官司事情，至今还在府上。我们是他亲人，好容易找到这里，

务望大叔行个方便，容我二人进去见他一面。所有照例的规矩，亦已带来。”说着就把两块洋钱递了过去。此时邢兴贪看女人，早已看得昏在一旁，究竟朱胡氏说的甚么，他也没有听见。后来给他洋钱，也忘记来接，反把朱胡氏弄得不好意思起来，便把洋钱往他身上一塞，一摔手领了嫂子直往里走。可笑一个邢兴，怔怔的站在跟前，还未晓得。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见孽冤推情施小惠
做圈套同气起阴谋

话说胡胜标的妻妹，到邢兴家探看她兄长，邢兴因见她妹子生得标致，看得发呆，同他说话也不晓得。直至她姑嫂进去了一大截路，那邢兴这才觉得，一手捏着洋钱，一面忙问找哪个。她俩又说了一声胡胜标。只见邢兴陪着笑脸说道：“原来是找胡先生的。在这里，你跟我来。”于是把她二人一领领到第二进厢房里，先叫了一声道：“胡先生，有你家里人来看你。”果见胡胜标从房内出来，骨肉相见，自有一番悲感，一番说话，不必细表。但是胡胜标看见已出嫁的妹妹，肯花了钱，老远的进城看他，自然心上分外感激。

闲话少叙。单说她二人虽然花了钱进来，他们差役们的规矩，也有一定时候，不能任你久留。此番邢兴却没有来催。只见走进一个老女人来，怒容满面，撅起着嘴，一声不响，当门一坐，少停嘴里就咕噜起来，说甚么：“进来的时候也不少了，既然有话讲，为什么不打听打听再来。一个来了不走，两个来了不走，我这里并不是开客店，实在有点容不

得了。”她二人听此话言，晓得一定指的是她俩，此时无法，也只得出去。胡胜标的家小，见了自己的亲丈夫，自然更有一种难分难舍的情形，老婆子更看得不耐烦，几乎发作起来。幸亏胡胜标见机，连忙告诉她二人说：“这位就是这里头儿的娘子。”姑嫂二人少不得过来同她敷衍。老女人道：“二位想是还要出城的，天色也不早了，应该早些回去，要来明天再来，一直顿在我们这里是不便的。”至此二人只好出来。老女人跟了她二人，一直到门口，胡胜标却是未敢跟出。

两人出得大门，同老女人又客气了一句，老女人也不睬她。正待回步，偏偏那邢兴又在门外候好了。他却异常谦恭，说了无数的客气话，说：“二位只管放心。胡先生在我们这里，是万万吃不了苦的。二位不相信，只管天天到这里来。”两人只好答应着自去。邢兴直待她二人去远，连影子都不见了，方才没精打彩而回。

回家之后，先找胡胜标谈天，套问他妹子嫁在哪家，丈夫是谁，家住哪里，家里的日子可还好过。胡胜标一见邢兴来问，少不得一五一十，说妹子嫁与朱姓，丈夫出门，她家里原住某处，某年某月，因为有个人看上了她，托了本镇地保，到她家里做媒，被她骂了一顿，因此就同了她婆婆，一同到了娘家居住，原原本本，一字不差，通统告诉了一遍。

原来邢兴等她姑嫂从里面出来，第二次见面，已经有点恍惚忆及前情。不过生平所遇见的女人，并无其数，不能指定是谁，所以还有一点恍惚。今听胡胜标一说，竟把前事全然勾起，愈觉放她不下。当夜心上盘算：“她哥的事情，现今

在我手掌之中，我只不放她哥出去，她二人少不得总要来此探望。我索性将此事托了她哥，叫他包我事成之后，放他回家。”又想：“此事务要斟酌好了，方可办得：一来这女人倒有点刚肠烈性，是很不容易打发的，须得他哥回去婉言相劝，或能有用，如若动蛮，一定要弄得没趣；二则我家里现摆着一只胭脂虎，被她晓得了，须得同我吵闹，更不可轻举妄动。现在我只有同她哥哥先把话讲好，她哥想自己脱累，少不得总要答应我的。”想来想去，只有如此办法。

到了次日午后回家，独自一人走到胡胜标那间房中，和颜悦色的叫了一声胡先生，胡胜标答应着迎了出来。邢兴便接着说道：“胡先生，你来了这些时候，也委屈你了。现在里头的事情，都是我替你抗着，大约一时问不到你。我想我们哪里不行个方便，可以搭救人的地方，总得替人家想法子的。我想你来了这许多时候，你一家大小，都靠着你吃，靠着你养活，你不回去，你一个人事情有限，岂不连累你一家大小，都在那里吃苦头呢。所以我今天在堂上，拚着自己一顿打，替你求了下来，老爷准你暂时取保出去，以后随审随到。你若不到，老爷是要问我要人的。你出去之后，千万不可远走，须得在家里候我的信，你万万不可害我的。”胡胜标听到此言，自然是感激涕零，立刻发誓说道：“我蒙你如此相待，我正要好好补报补报你，才是正理。倘若是逃了，累你吃官司，我这人将来还有好死吗？”邢兴道：“你晓得就好。我也不望你怎样报我的好处，只要一桩事，你能帮我一个忙，莫说你感激我，我还要感激你呢。”胡胜标忙问甚事，又说：“莫说是一桩，就是十桩一百桩，你要我做，我好推头不做

吗？”邢兴只是说不出。胡胜标又问他到底甚么事，邢兴又笑了笑说道：“事成了，我们还是亲戚呢。”这句话胡胜标更摸不着头脑。邢兴便拉他到墙角下，一五一十说了一遍，并把前情提起，一字不瞒。又说：“令妹脾气，我是知道的，少不得全仗大力作合的了。”胡胜标听了这番说话，半天无语，一想：“妹子是有丈夫的，我是亲哥哥，怎么强她来干此事？二来妹子脾气，并不是好惹的，我亲哥哥的话，也未肯背听。”一个人正在踌躇，邢兴见他这副情形，便道：“既然你亲哥哥如此为难，这话也不必讲他了。”说罢竟要走去。胡胜标一想事情不妙，不答应他，他今天一定不放我出去，而且以后的事情更难办。我不如权且答应了他，等到出去之后，再同妹子软商，能够成功，固属甚妙，倘若不允，只得另作计较。想罢，便走上把邢兴拉了一把，把他拉回来，同他说道：“非我为难，我是在这里想做她的圈套。你不要多生疑心，错怪了我。”邢兴忙问用何圈套。这胡胜标本是坏主意极多的人，便附在邢兴耳朵上，如此如此，说了一遍，邢兴也不觉拍掌称妙。当下果把他领出大门，又再三叮咛而别。

且说胡胜标自从出得邢兴的大门，一时心上又是喜，又是急，也不辨路径高低，信步所之，走了一半，方才记得昨儿妹子家小来看我，是说明白住在某处亲戚家的。于是定了一定神，方顺着路奔去，却早走了一段冤枉路了。到了亲戚家，家小妹子，彼此见面，更有一番悲喜交集的情形。当下三个人也不愿在城中久扰人家，便一齐辞谢了亲戚，同往乡间而去。及至家中，胡胜标虽是个无赖，亦总有天良发现之时。此时想到自己在城吃官司，妹子何等关切，如今一回

来，就同她说这话，心上着实有点不忍。于是逡巡了七八日，一直未曾开口。

不料城里的邢兴，却是急不可待。一等三天没回信，又打听胡胜标回了妻妹早自回乡，一连又是四五日，还没有回音，这一气非同小可。齐巧前番那个地保上城，邢兴先托他带信，又派了自己一个伙计，一同下乡，专候回信。说道：“如无回信，便叫姓胡的来见我。”地保回家之后，少不得找了胡胜标，告其所以，又把那个副差领到他家，此时直把个胡胜标急得搔耳抓腮，明知此事不妥，立刻就飞祸临门。此时惧祸心重，也顾不得什么天理良心了，只得软求他们：“再等我一天，必有回报。”地保同副差，都催他快快回去商量，明儿一早，前来候信。

胡胜标少不得辞别回家，想了想一无他法，只得把那天同邢兴说的好法子，先来试用试用。便叫妻子端整了两样菜，自己又出去打了一壶好酒，等到天黑，专候他太亲母睡觉之后办事。好在他妹子的婆婆，本是睡得早的。当下胡胜标便把妹子招呼了出来，自己手拿酒壶，特地上前斟了一杯酒。妹子再三逊谢，连称不敢当。斟完之后，彼此归坐。自然是妹子上坐，他自己对面，浑家在下打横。一时酒过三巡，他妹子又再三同他客气。他道：“愚兄时运不济，被人拖累，在城里吃了这两个多月的苦。若不是妹子前来瞧我，我哪里就会出来！这杯薄酒，算不得什么，不过聊尽我心罢了。”他妹子道：“这个想来人家一定查明白你的冤枉，所以拿你开释的。不然，我们又没有花一文钱，你怎么便会出来呢？”她哥道：“说到完结，这事全仗妹妹。若非妹妹，哪里还

有我这个人，所以我总是感激妹妹。”他妹子道：“我好不容易把你访到，不过才去得一趟，怎么好算是我的功劳呢？”她哥道：“的确的确是妹妹的功劳。”他妹子听了不懂，顶住问他，她哥装做吞吞吐吐的情形，一句话尚未出口，又缩回去了。他妹子急了，便道：“到底怎么个讲究？再不说，这酒我就不吃了。”

胡胜标到此，好生进退两难；毕竟畏祸情切，到此也不顾什么手足之情，趁着酒盖了脸，便起身走近妹子身旁两步，扑落托一声，双膝直跪下来。他妹子见了大骇，忙着要拉她哥起来，也拉不动。只见她哥跪在地下说道：“一桩事情，总望妹子救我。妹子若答应了，我方起来，否则我宁可跪死在妹子跟前，也不起来的了。”他妹子还当他是来借钱了官司，又疑心：“或者他盗卖了我家的田地，所以今天跪着求我。”除此之外，料想不至再有他事，便道：“你有事同我商量，只要我有在手头，自己手足之间，岂有坐视不救之理？有话只管请起来讲。”她哥道：“妹子疑心我要借钱么？我这场官司，不过多押几天，等到出来，实实在在没有花一个钱，所以不消向妹子借贷。”他妹子道：“这也奇了。”前后一想，便亦猜到邢兴那一面，便道：“有甚么话，请你直说了吧！”她哥道：“妹子既容我说，这事不说亦不成功。邢兴因为妹子，所以才肯放我。他当时托我替他周旋此事，是我一时糊涂，一心只巴着出来，所以才允承他的。等到出来之后，自己想来想去，于良心上总说不过去，所以一直闷着不响。等到今天，他又派人下来，顶住了我，追问此事，倘若不成，仍要带我带回城里管押。现在我话已尽此，我也不敢叫你一定答

应，好歹只求你妹子开恩罢了。”说罢，仍是直挺挺跪在地当中，直是不起。他妹子听了跌足道：“我自从那天进城望你，走到他家碰见了那禽兽，后来又见你出来得如此容易，便一直心事耽到如今。他果然还不肯饶我，这是我命里注定的磨难，我也并不怪你哥哥。”她哥在地下，听了妹子如此一番言语，以为意思已经活动，便道：“这事除我们几人之外，没有一个晓得的。”妹子听他忽作此言，直气得在肚皮里暗骂禽兽，坐在席上，一声不响。约莫楞在那里有十分钟上下，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忙走上前，将她哥一把拉起。她哥见她如此，以为一定答应了的，顿时高兴起来，一面归座吃酒，一面又拿妹子着实敷衍，妹子只是不理他。只见他急忙忙把饭吃完，净了净手，立刻出去到地保副差跟前报信去了。大家见事已妥，俱各高兴。副差连夜回去，报给邢兴，叫他明天一早下来。

城乡相距，不过二三十里路程。天未正午，邢兴已到了村上了。胡胜标接着，自然另有一副神气。当下邢兴把预备下的礼物，什么尺头等类，送了些到胡家，又给了胡胜标一百块钱，叫他置办一切。胡胜标拿了，自然是千恩万谢，马上拿了回来，在妹子面前摆弄，妹子只是不睬他。依邢兴的意思，当时就要到胡家去的。倒是地保劝他，说她上头还有婆婆，你白天去了不便。邢兴无奈，只得等到夜间。

且说胡胜标自从昨夜说了那话之后，他妹子却一直是吃饭睡觉，诸事照旧，所以他甚是放心。虽然不说话，还疑心她是害臊，决不疑到别的上头。不过这一天，胡胜标两面奔波，少说也跑了一百多趟，好容易等到晚上，瞧见她婆婆

睡下，胡胜标便飞奔似的，又到邢兴那里报信。不到一刻，居然一个在前引路，一个就跟了进来。进了大门，胡胜标拿手向妹子所住的那间后房一指，自己停住了脚步，邢兴会意。此时朱胡氏正在床上睡着，好个邢兴，顿时色胆包天，也不管青红皂白，竟迈步走了进去。说时迟，那时快，这朱胡氏的哥哥胡胜标，还在帘子外头未曾走动，陡听得里间邢兴忽然啊唷的一声，这一吓真非同小可。

要如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咬耳朵借微淫徒
借尸身诬成冤狱

话说邢兴跟了胡胜标，到得朱胡氏房中。胡胜标不便进去，站在门外尚未走动，陡然听见屋里啊唷一声，明明是邢兴的口音。接着就见邢兴拿两手护着右边的耳朵，夺门而出，衣裳上面，血淋淋的，早已染了一大片。胡胜标忙问怎的，邢兴也不答腔，三脚两步，走到门外，胡胜标亦赶出来，问他哪儿去，邢兴说回去，胡胜标只得仍跟他到地保家里，地保接着，忙问怎的。邢兴道：“不要说起。”拿手指着胡胜标说道：“都是他们串通好了来害我的。要不是走的快，早被他们谋害了。”说着便把一个耳朵给大众看，原来被朱胡氏咬下来半个，当时疼痛难禁。地保忙找了些伤药给他敷上，方才好些。这一夜邢兴没有合眼，直把他兄妹恨入骨髓，口称：“有朝一日犯在我的手里，哼哼，那时候才叫她晓得我的利害哩！”胡胜标起先还不敢回去，因为地保要关门，才把他赶了出门。

邢兴寻思了一夜，想出一条主意来，便同地保商量，如此这般说了一遍。地保心上虽知不妥，因为要巴结头儿，少不得应允了，按着他的计策办事。邢兴见他应允，自然欢喜，当时半个耳朵痛的也好些了。

第二天起身进城，临走的时候，又向地保再三叮嘱。地保回他十天之内，自见分晓。邢兴大喜而去。到城之后，县官大老爷问他耳朵怎的会少掉半个，他说：“半夜里捉贼，被贼咬了一口咬掉的。”老爷还着实拿他夸奖一番。不在话下。

且说胡胜标回去，晓得此事是自己做错，对不住妹子，有好几天没有敢见妹子的面。究竟穷人家屋少，哪有个碰不见的，见面时说不得被妹子数说一番。胡胜标也只得自己认错，并没有别的可说。

约莫过了七八天光景，有天晚上，这朱胡氏刚才睡著，忽听得窗外一片人声，灯笼火把，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朱胡氏这一吓非同小可，一骨碌从床上坐起。这个档口，外面的人早已打破了门，撞进来了，一齐拥到朱胡氏房内，齐说：“奸妇有了！”不容分辩，就从床上把朱胡氏捉了下来，拿绳子捆了两只手，牵着就走，一路牵到地保家里。只见已有许多人，捆绑了一个男人，横在地下，不知道是谁，只地保是认得的。此时冤家碰到对头，朱胡氏也不便动问，只得死心塌地由他们摆布。只见地保说道：“你俩做的好事情！我也不同你们说别的，且等老爷验过尸，带你们上城去问。伙计们，索性拿他俩捆在一块儿，不要眼不见，被他逃走了，倒是我们的干系。”众人答应一声，立刻又上来几个人，不由分说，横七竖八，拿朱胡氏又加了几根绳子，索性连两只脚也捆在一

处，睡在地下，一动不能动。足足捱了一天两夜光景，不但没有饭吃，并且连水也没有呷一口。那个捱在一处的男人，看看又是个有病的样子，只管在地下哼哼，又不便问他什么。

一直等到第二天早上，便有人来拖他俩，说老爷已经下来了，带了奸夫奸妇，一同到河边上去验尸。及至拖到那里，朱胡氏早一眼看见她婆婆，蹲在河边上一个死尸旁边，那死尸早被水泡的发涨了，一个脑袋足足有巴斗大小，也认不出是什么人。只见她婆婆拿手指着她说道：“你做得好事情！现在我也不同你说话，停会自有老爷问你。”朱胡氏听了婆婆的说话，更觉茫然。正在思想的时候，一阵吆喝，老爷已到了尸场了，先问了地保两句话，就传原告。只见她婆婆跪上去诉说道：“小妇人只有这一个儿子，虽说是前头养的，却同自己的一样。前年出去做生意，两年多没有回来。想不到媳妇不成材，相与了前村里的无赖黑三。有天儿子从外头回来，还没有到家，黑三本是认得他的，就把他推到河里淹死了。求大老爷伸冤。”官问：“这话是谁告诉你的呢？”老婆子道：“是俺媳妇的亲哥哥胡胜标说的。”官说：“带胡胜标。”胡胜标上来跪下，自称：“武生就是这一个妹妹，嫁给朱礼荣为妻子。朱礼荣出外做买卖，有两年多不回来了。大前儿晚上，地保来叫武生，说是你妹夫被黑三推在河里淹死了，又说你妹妹同黑三有奸情，所以他俩商议好了拿他谋死的。”官又问地保：“他俩有奸情，你怎么会晓得？黑三拿死者推在河里，又是谁瞧见的呢？死者在外头做买卖，两年多没回来，现在回来了，在半路上，还没有到家，就被黑三谋害身死，究竟这死者还是一个人单身回来的呢，还是有别人？”

他还有行李没有？”地保道：“现有他近邻周老大做见证，都是他说的。”官又叫带周老大。周老大说：“这朱胡氏同黑三相与，也不止一天了。小的种的田，就在胡家的前面，常见黑三到她家去，天明了从她家出来。朱胡氏的男人，小的本是认得的，从前还借过两吊钱给小的做本钱，所以小的认得他。七八天前头，离村约莫有头二里路，凑巧小的亦到村外有事，撞见了，把小的喜的了不得，还同他说，现在朱先生你是发了财回来了。他说，不要说起，路上碰见了强盗，东西都打劫了去，只剩得一个单身人回来。小的问他怎么碰见的强盗，他大略说了两句。小的还同他说，财去身安乐，保得人太平，就是运气了。说完了两人分手。到了大前儿早上，外面有人嚷，说河里有死人，小的赶上去一认，谁知就是他，人是泡的不象样了。幸亏他辫子上的辫绳，同他的一只套裤，小的是记得的，所以晓得是他被害。后来想到黑三同他女人有奸情，所以猜定是他二人做的。那时候哄了许多人，在河边看死尸，地保也来了，大家都认不出是谁，后来我说了这个缘故，地保叫我不要响，恐怕凶手逃走。等到晚上，齐了多少人，先在茶馆里把黑三拿住，然后又到胡家，把他女人亦捉了来，总算没有逃走一个。”官听完了，吩咐把一千人带过，先叫仵作验尸，仵作喝报的确是淹死的，不过面目模糊，不能辨认。官亲自下堂，看了一遍，又传尸亲，便是他娘上来，问她认得不认得，可是她儿子不是。老妈子亦模模糊糊的，见了官早吓昏了，连应了几声是。官又吩咐把朱胡氏的绳子松去，也叫她上来认，她不敢说是，亦不敢说不是，但是口口声声呼冤，说她并不认得什么黑三，都是人家害她

的。官又叫胡胜标去认，胡胜标却一口咬定是他妹夫。官便喝令将尸盛殓，尸棺标封，把奸夫淫妇一齐锁起，带同尸亲、邻证、地保回衙审问。等到到得衙门里，已经有一更天了。

依着官的意思，吃过了饭，就想出来过堂的。是稿案二爷说，现在凶手已拿到了，老爷已经下乡辛苦了一天，先把他们押起来，等到明天再审亦不迟。老爷一想不错，便依了他明天再审。稿案二爷下来，便叫了邢兴上去说：“这两个人，乃是谋杀亲夫的重犯，是放松不得一点的，所以我回明老爷，把他俩交代给你看管。当心啊！”当着众人面前，邢兴少不得诺诺连声，答应下去。等到邢兴回家，伙计们早把那黑三关在家里一间屋子里去了。据邢兴的伙计说，这黑三从前做过贼，衙门里有过案，一到邢兴家里，他们伙计们问他要进门规矩。黑三一味哭着哀求，早被他们打了一大顿，关在一间屋里。第十五回书内说的，差人把刘老大送到邢兴家中，关在一间空屋里，刘老大进得房来，已先有个人蹲在地下，一声不响，就是这个黑三了。

黑三在邢兴家里关了一夜，第二天本来要解堂审问的，齐巧本官接差去了，邢兴亦跟着出去，很要耽搁两天，所以邢兴也弄得没有工夫来问这件事。至于那朱胡氏，虽然亦交代了邢兴，照例是官媒婆的责任，不过有了稿案二爷的吩咐，他们底下又是通的，要怎么凌虐她，还怕做不到。所以前十五回书内，邢兴的家小朝着黑三说道：“你不说，我亦随你。如今女的好在也弄来了，等她招了，亦是一样的。”所说女的，便是这朱胡氏了。一言表过不提。

要知朱胡氏怎样被他们逼打成招，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受官刑悔为缠足妇
和重案全赖孔方兄

却说朱胡氏被押在官媒婆家，因为她是谋杀亲夫的要犯，老爷不日就要问供的，怎样拿她凌虐，却还不敢，不过防守的格外严些罢了。甚至要说一句话，要走一步路，都不能够。本官三天没有提审，官媒婆就足足看守了三天。不说别的。单是夜里拴在板门上，白天拴在马桶旁边，这些苦处也足够她受用的了。

到了第四天，差使过去，本官的事情已完，便想到这桩案件，吩咐开点单，稿案门上早抽一个空回本官道：“听说这女人很不守妇道，前村后村都晓得，看上去这件事倒不会假。”本官听了稿案的话，心上早存了一个底子，认定这朱胡氏一定是个淫贱女人，相与男人一定真的，所以前村后村才会一齐说她不好。一面想，一面踱了出来坐堂，先传尸亲，尸亲因病未到，又传胡胜标上去。胡胜标仍照着那天在尸场上的话，供了一遍。官问他：“你这妹子平时到底安分不安分？相与的男人有几个？”胡胜标道：“这个话武生不好说。”官道：“现在人命关天，事情有无，就出在你们旁边证见人嘴里，怎么说不好说呢？”胡胜标道：“她是武生的亲妹妹，武生不敢造她谣言，外头的闲话实在是有的，但是武生却没有亲自拿到真凭实据。”官道：“事到如今，你还想替她隐瞒吗？”说罢，喝令带奸夫黑三。黑三上去跪下，低着头。官把惊堂木一拍道：“你是黑三？”黑三抬头回道：“小的黑三。”官见黑三鬼头鬼脑，又是一双乌溜溜的眼睛，便骂道：“我看你这个样

子，就晓得不是个好东西。”黑三道：“青天大老爷，小的实在是好人，不敢做坏事情。”说到这里，原差跪下禀道：“这黑三从前做过贼，前任大老爷手里，打过板子，押过半年，从前的名字叫老三，就是他。”官又连下去骂道：“黑三，我一见面就晓得你不是好东西。倘若是个安分的，也不会做这些事了。”于是又问他通奸谋杀的事情。黑三咬定牙齿，不但谋杀毫不知情，就是通奸亦是冤枉的。官道：“料你这贼骨头，不打是不肯招的。”当下喝令先叫他跪链子，就有两个差人，把又粗又长的一根铁链子，豁瑯往地下一贯。黑三虽然害怕，始终没有口供。官又喝令叫他跪上。便有两个差役，上前把他的裤脚撩起，将铁链盘在他的裤裆里，问他招不招。黑三只是喊冤枉。官又一声呼喝，顿时差人就拖他跪在链子上。跪了一会，还没有口供。官又叫差役，拿了一根又粗又长的木头杠子，压在他的腿弯子上，一边一个差役，用足全身气力，揪在上面，这一压可把黑三压的没有命了，只得喊情愿招。官说：“你若肯早招的时候，也不至于吃这回苦了。”于是把他放下，黑三只得依着官问的话，混供了几句，自认同朱胡氏通奸是有的，至于把她男人推死在河里，实不知情。官又问：“你俩通奸几时起的？还是你把她引诱的呢，还是她来找你的？其中可有什么牵线的没有？”黑三又混供道：“是小的在田里做活，那女人打田里走过，就约小的晚上到她家里，这句话，还是上年十月里。”官还要驳下去，稿案二爷说道：“奸夫的通奸已认了，这谋死的事，多半是女人的主意。”官一想不错，吩咐把黑三带过，等问过女人，再问他，不怕他不认。于是差人把黑三带下，黑三的两只腿，已被杠

子压的不能动了，只好由差役背他下去。

这里朱胡氏上来，官问过名姓，以及婆家娘家还有什么人，朱胡氏一一说了，这才问到奸情。朱胡氏极口呼冤，不肯招认。官笑了笑说道：“不上刑法，料想你决不肯直截痛快说的。”也不晓得这位老爷是在哪里学来的法子，竟道：“你是女人，有些苦头，料你也吃不来。我现在只要你替我站半天，倘若站得起，就算你没有这回事。”说罢，便叫差役到堂下，捡两块齐整的砖头，侧过来摆在公案前面地下，叫官媒把这女人的鞋同裹脚，一齐脱掉，先脱一只脚。这女人是缠过脚的，不穿鞋，已经是不能站立，何况是去掉裹脚，还要她站起来呢？官见这女人脱卸完了，便吩咐官媒，同了一个差役，把她勉强扶起，由两个人架着，站在砖头上面。此时官亦不问话，只静悄悄的看她站。谁知站了一会，这女人可是来不得了，只见她两只腿只是打哆嗦。那官媒又是个吃鸦片烟的，跟着她站了半天，连她自己亦撑不住了，不住的打呵欠滴眼泪，被本官骂了两句，换了两个年轻力壮的差役，两面扶好。朱胡氏起先才站上去，不但旁边看的人大家心上奇怪，说这是什么刑法，就是朱胡氏自己亦看得稀松，况且两面又有人扶着，不要说是半天，就是一天，亦不打紧。哪知站上去不到半点钟，朱胡氏只觉得自己身子好象重得很，那只脚就有点撑支不住；又停一刻，只觉得身子有几百斤重；再过一刻，竟象有千斤之重。试问她那只缠过的脚，如何承受得起呢！先不过两腿发酸发抖，后来竟其大抖起来，身子亦就有点歪斜，无奈两旁有人架住，不能由己。再站半天，只见她脸色改变，冷汗直流。官知道是时候了，

便问她招不招，朱胡氏还是喊冤枉。官又喝令官媒，将她那只脚亦脱卸干净。官媒正打算上前动手，只见朱胡氏白眼一翻，有点昏过去的样子。官媒不敢动手，上来禀明，官才吩咐先行带下看守，饭后再审。两个差役方把朱胡氏放了下来，朱胡氏已经同瘫子一样，瘫在地下，不能行走了。等她歇了一回，重新把脚缠好，方才由官媒扯了下去。等到饭后，官又问过一堂，此番没有站砖，只用了些零碎刑法，朱胡氏仍旧没有口供，仍旧带下看守候审。

一连三日，本官又为别事耽搁，没有提问此事。等到第四日，人已带齐，本官正打算出来升堂，忽听得大堂上一阵鼓声甚急，忙由值日差出来问明，带进一人。你道是谁？原来就是朱胡氏的嫡亲丈夫朱礼荣。原来朱礼荣出外做生意，齐巧前一日回家，先赶到自己家里一看，已是另外赁给别人住了。问起底细，方知她婆媳二人，一同搬到自己妻子娘家居住。随又急急奔到胡家，推门一望，只见他娘一个。他娘见了他，大吓了一跳，还当是活鬼出现。后来谈了几句，方晓得前事是假的。朱礼荣见他母亲这番惊疑的样子，问起底细，他娘仔仔细细说了一遍，朱礼荣到此，方晓得自己家小被人家诬告奸情，拿到县里受罪。又问他舅子胡胜标，他娘说胜标亦跟在城里打官司，他女人亦赶到城里去替他打点去了，所以家里只剩得为娘的一个。朱礼荣此时急得心内如火，急急把行李放下，带了几两银子，飞奔进城。他到县衙的时候，正值县大老爷将要坐堂，提问此事，他一时情急无奈，只好击鼓鸣冤。等到值日差将他带进内堂，一眼望见自己的妻子，早已蓬首垢面，不象个人样了。夫妻相见，放

声大哭。一班差役官媒们，还来吆喝他二人，不准在一块儿说话。后来还亏邢兴那狗头，听见风声，晓得本夫已回，这事一定不妙，幸亏尚未画供，没有通详上去，事情还不难了，便一面自做好人，先走上去安慰了他夫妻几句，然后自己又进去同稿案说，把罪名一齐推在证见身上，说他不应挟嫌诬告。稿案道：“奸夫哪里来的呢？”邢兴道：“这小子是做惯贼的，大约人家见他进去，不晓得他是偷东西，便疑心到奸情上头去了。”稿案又道：“尸首又哪里来的呢？”邢兴道：“一定是无名浮尸。不要说别的，这事情已经出了靠十天了，并不听见有人来认尸，这还怕出别的岔子吗？总而言之，现在本夫回来，并没有死，冤枉人家通奸谋杀，连大老爷都干未便的。”稿案听了这番言语，楞了一回，方才进去同本官说明。本官的意思，还想一口咬定本夫是冒认，靠不住，把这事办到底，后来刑名师爷不肯，方才叫稿案传话出去，叫他去同邢兴商量着办，先把朱礼荣夫妇二人按住了。第一不可叫他上控，宁可多出些银子给他，倒不妨。黑三横竖是个贼，开除他的奸情案件，只当他贼办，打他几百板子，押上几个月，是不妨事的。胡胜标无干开释。浮尸招人认领；无人承受，官为掩埋。地保禀报不实，同着证见，一并押候严办。一天大事，顿时瓦解冰消。目前只愁朱礼荣夫妇二人，不易开脱。邢兴是朱胡氏的仇人，冤家相见，分外眼明，是万万不可出头的，只得托了他一个副役，姓田名密，大家都叫他甜蜜蜜的，托他出来，向朱礼荣夫妇排解。甜蜜蜜果有本事，当下把他二人从衙门里招呼了出来，此时朱胡氏已不用人看守了。当下一同到了一爿茶馆里，甜蜜蜜先拿他二人敷

衍一番，后来提到受冤的事，他夫妻俩一定不肯干休，口称如果大老爷不替伸冤，一定要上控。甜蜜蜜见他俩说出上控的话，晓得没有银子，事情不会了，连忙一口应许了一百吊钱，说是送大嫂子做养伤费。他夫妻还不答应，一直添到二百吊，方把这桩诬告谋杀亲夫的重案销去。后来这二百吊钱，的确是本官发下来的，被稿案吃了去，稿案却勒令邢兴替出了二百吊。邢兴没法，也只好应承，却只拿出来一百六十吊，说衙门里规矩，几道经手，扣了下来，只有这个数。甜蜜蜜又当面要人家酬谢，分去了二十吊。朱礼荣夫妻到手，实实不过一百四十吊。因为再少，他夫妻不肯回家；否则向例衙门里发钱，能有一半到底下，是从来没有的。于是这事总算敷衍过去。

欲知还有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惩谎告空填一条命
出心裁新造两般刑

却说安徽亳州地方，有的百姓，平常身上都带着一把小攘子，无论什么至亲好友，一句话说反了，就动起刀子来。民风最喜争斗。往往两家不对，或是两个市镇上有了嫌隙，便各自聚起几百人，约明某日在某处打架。约明了，便没有不到的；要是不到，便从此没人看得起他，竟可以不齿于人类。被约的人，虽然于自己无干，但既是受了人的约，便也奋不顾身。到了约定的日期，等两边人到齐了，便动起手来。虽然没有抬枪火炮，单刀锚子等等倒是有的，再接再厉，如临大敌。要是打死了人，自然有出来抵命的。倘或东

村死了五个，西村也死了五个，便作为扯平，大家无事。倘若西村死的多了，或东村死的多了，死少了的村子里，便公举出几个人抵还了数。这被公举的，也是铁铮铮的毫无推托，并不皱眉。所以往往械斗狠的，动辄就是几十条人命。做这里的官，是最难不过。要想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万万没得指望的，所以渐渐的把地方官都逼成武健严酷的一路。有些调皮的人，只要到任后，下一点点毒手，吃服了他们，他们非但不说官狠，反倒感激，说是好官。要是忠厚点的，反倒不好了，地方上命案也多了，盗案也多了，甚而至于城厢里，也可以出几起一家数命的大案了。有这些缘故，上司每逢这个地方出缺，便要在候补人员里，着实的拣选拣选，挑个把强悍的人，又要他不大纯正的，再加上他又本来会钻，又会去找封把大帽子的信来说项，几下一凑，才叫他去署事。

这一次出缺，却刚刚的拣了一位河南人，姓单名赞高，是一位拔贡出身，到省却还不到一年。因为到省的时候，就带了一位军机大人的信来，又有几个当局差的候补道府替他吹嘘，说他在发审局里，最能摘奸发伏，心手老辣。藩台听了甚喜，便回了抚台，挂了单太爷署亳州的牌。单太爷家里，本无多人，就是一位太太，儿女俱无，仍旧把太太住在省里，却自己轻骑减从，由陆路前去赴任。在路行走，非止一日，早已到了亳州地界，便有书差衙役，出来迎接。先进了公馆，择日接印。一切琐事，不在话下。

到了放告的日子，单太爷自己坐在堂上收呈子，分别准驳。忽听得门外大声呼冤，单太爷便吩咐唤进来，问了名

姓，乃是张大告刘牛儿在街上抢了他一吊钱的事。据张大说是家里有一位远客到了，所以提了一吊钱上街去买点吃食回去待客。刚走到街口，就被刘牛儿劈手抢去，因此两个人扭住了打起架来。不料刘牛儿倒先喊了冤，求大老爷作主。单太爷听了微微一笑，又问刘牛儿。刘牛儿说：“是小的从家里背出来去还徐五的。刚走到街口，张大到来伸手就抢，说是他的，因此吵嚷。这张大想是穷花了眼了，实是可恶，求大老爷作主。”单太爷道：“你这钱是哪里来的？”刘牛儿道：“是昨天卖米得了一块钱，现打聚丰钱店里换的。”单太爷又问张大道：“你的钱是哪里来的？”张大道：“我家里开了一个油果子饽饽店，生意很好，这钱是天天卖下来的。”单太爷道：“卖的零碎钱，这一吊钱，想是你自己串的了。”张大道：“是自己串的。”单太爷道：“既是自己串的，是通统足百的呢，还是有底子呢？”张大不防有此一问，早已张口结舌，半天方道：“是足百的。”单太爷叫人把钱打散，数了一遍。内中止有第五百六百两段是九六，其余都是足百。单太爷便招呼茶房，拿了一块钱，到聚丰庄去换了钱来，当时也不言语，另外发放别的事件。不多一刻，换钱的回来了，单太爷也叫打开，数了一数，同先前那一吊钱，是一个样子，也是八百足串，二百九六。单太爷便翻了脸，先叫刘牛儿拿了这一串下去，又拍着桌子骂张大道：“你这个黑良心的东西，你抢了人家的，反敢在本县这里喊冤，情理实在难容。虽然你的罪名不至于死，但是这样刁民，也是法无可贷的。况且本县才到任，你便来诬告，明明是来试探试探本县的手段。既然你来试探，本县也就给你一个榜样看看。”说着，便问仵堂的

道：“前天吩咐做的站笼，做好没有？”值堂的道：“已送了一架来了。”单太爷道：“很好。”便叫值日的差人，把张大送到站笼里去。张大听了大惊，哭着哀求道：“小的一时糊涂，以后再不敢了，求大老爷开恩。小的家里，还有妻儿老小一大群呢，小的死了，一家也要饿死了，总求大老爷格外开恩。但愿大老爷公侯万代。”一头说，一头哭，不住的把头碰的地皮上蓬蓬的响。单太爷只同没有听见一样，当时标了一张朱笔封皮，便催着站进去。张大还在那里哭求，两边的差人，便来扯他。单太爷道：“好麻烦！不管怎样，拖进去就是了。”差役看本官不肯放松，也只得一齐下手，不由分说，横拖倒拽，填进站笼里去。先垫了五块砖，分五起抽了，张大不到两个时辰，便已死了。

单太爷退过堂，在签押房里呆呆的坐了一回，又盘算了一回，便取了一张纸过来，画了又改，改了又画，并且还有小字注解，弄完了又看了一回，哈哈大笑，便招呼去传铁匠木匠来署听用。等到木匠铁匠来了，单太爷早把画好的图样发出来。木匠并无别样可做，只要厚大板门两扇，仿佛中人身材长短。铁匠是五个大钉，四个一样长短粗细，一个格外加长加粗；一把大铁锤子；又有三根棍子，一长两短，短的也有四尺长，都同鸡蛋粗。又派了一个家丁监着他们赶紧制造。大家看了，不晓得是作什么用的，也不敢问，只有赶紧去做。不到三日，均已齐备。单太爷看过了大喜，吩咐摆在大堂底下，一面冠带升堂。先把监里的盗犯，提了两个出来。原来亳州地方，离省太远，寻常盗犯，均是外结，上司也并不过问。要是照着皖南州县，一一招解，那地方官既没有这些钱

赔，况且一路耽心，还怕有劫囚的事。所以皖北州县，没有一个没有站笼的。当时提出两个盗犯，乃是前任拿到未办就交卸了的。当时点过了名，单太爷更不多问，便叫扯一个下去，把他仰面放在门板上，先用四个铁钉，钉住他的手脚。盗犯大声呼号，继以恶骂，单太爷也不理他。手足俱已钉完，强盗虽然疼痛难当，却仍是骂不绝口。单太爷又吩咐把这个大钉子，去钉他的心。这些差人护勇，一个个面面相觑，不敢下手。单太爷大怒，骂道：“没用的东西，你们都家去攥饭去吧。”又命贴身的两个家丁上去下手。有一个先上去，将钉尖对准心窝，还未举锤，早已抖了起来。那一个看见，便赶过去接了过来，不知不觉也就抖起来了。单太爷看见，不由得心头火起，即刻离了公座，跳了下来，把这两个家丁，一巴掌一个，打倒地下，不能动转。自己就地下拾起铁锤铁钉，对准了强盗的心口，铛铛的钉了下去。刚打了两下，那一股热血，早已蹿了出来，蹿了单太爷一脸，竟变成一个红脸大汉了。那盗犯的脸，早已如同白纸，眼耳鼻舌，各处都喷出血来，死了。

单太爷钉完了，又复升了公座，也不洗脸，还是带着满脸的血，又吩咐把这一个扯下去，也是仰面朝天，用两根短铁棍，一根压在胸膛上，一根压在大腿上。两面的气不得流通，均已聚在肚子上，不多一刻，肚子已经鼓的极其圆大。单太爷道：“是时候了。料想你们这般东西也不会做，还等本县做个样子给你们看。”仍复离座，捡起那根长的铁棍，举起来对准盗犯的肚子，打了下去。一声响亮，早已肝花五脏，随着棍子头蹿了出来，蹿了满地都是。

单太爷把两件事都办完了，又吩咐差役护勇道：“你们公举几个人去操练手法。要是下次再不精熟，便照样打发你到妈妈家去。”说完退堂。两旁观看的，至少也有二三百人，一个个咬牙摇头道：“好辣手，好辣手！我们这里好几百年，从没见这样的官。”也有嗟叹的，也有怨恨的，都各纷纷而散。倒是这般差人护勇，没有法子，还要公举出人来去操练这用刑的手法，好容易挑选了一个姓史的，应了这个差使，才算交代过去。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童子无辜因疑成狱
老翁何幸垂死再生

却说单太爷自从把两个盗犯处治之后，百姓俱是不寒而慄。单太爷又替这两种刑法，取了两个名字：打肚皮的名叫“三仙进洞”，钉钉子的名叫“五子登科”。这“五子登科”的刑法，却专为惩治盗贼，那“三仙进洞”，却就没有准了。头一次办的是两个盗犯，没有苦主的，尽着单太爷怎样发落，就是别的案子，冤枉了别人，好在亳州离省又远，更没有花上盘川，到省城里去告上状的。至于道里府里，都是受过单太爷三节两寿，及别样的应酬，更没有不照应的，遇到上控的，不是不准，就是批县。这苦主再到了县里，更是没有命了。所以任凭单太爷怎样办理，倒也安然无事，只不过难为百姓，连个虫豸也不如了。

单太爷生性，又是个好动不好静的，看见没有多少事办，便又清闲的难受。往往等到下午，或是清晨一早，改换

了衣裳，带着一个贴身的家丁，各处去乱闯。碰到了打架的，吵嘴的，便不论曲直，一概捉进衙门里，轻则站笼，重则“三仙进洞”。又不时包了几个包袱，满街上去丢，自己躲在一旁看着，要是有人拾了去，也就拿去上站笼。如此一番惩治，果然不到两个月，竟是行人让路，路不拾遗了。单太爷又因为亳州的强盗多，又定了六班带捕的章程，并谕令要是半个月拿不住一二起盗犯，也把捕役上站笼，办他个得钱买放的罪名。因此这些捕役只得多派伙计，到四乡里去乱捕，直是吵得鸡犬不宁。

有一个新充捕役的胡作，在裕丰钱庄门口，看见一个年轻的人在柜上换钱，身上穿的衣服极其华美，手里捧着一包银子，摊在柜上，拣了两块换钱。店家问他多少，他说：“你秤多少，就是多少。”捕役看了他一会，又不象个贼，又看他形色慌慌张张的，甚是奇怪，便走上去拍了一下道：“伙计，一向发财？”那人回头看了一眼，面孔早已涨得绯红，嘴里也不晓得吱吱了一句什么东西。捕役愈觉生疑，便用手指着银包道：“你这包银子，一共是多少两？”那人听了这话，越发呆了，半天回答不出来。捕役看他情形，越发不对，便一把拉住了他，说到下处去坐坐。那人道：“我还有事呢。”捕役道：“有事也要去坐坐，无事也要去坐坐。”一面说，一面拉了就走。那人更是吓呆了，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刚转过弯来，却正遇着单太爷私访出来，早已看见捕役揪着一个人，便喊带过来，捕役便连忙上去，把他的可疑情形说了一遍。单太爷便吩咐带进衙门里去，随即回来坐堂。先把惊堂木拍了一下，厉声问道：“你是哪一路的头目？你好大胆，你竟敢到

这里来送死！”那人吓的抖起来，用颤颤的声音说道：“我是河南沈邱县人，姓于。娘舅家姓王，住在这里北门外朱家庄。我先在书房里念书，因为先生放了学，是我妈叫我到娘舅家去，这钱是俺妈送给我舅母的。并且嘱咐我，路过城里，买点吃食去送娘舅，所以我才在店里换钱。”单太爷道：“银子是一共多少锭，重多少两？你妈给你娘舅舅母的信在哪里？”姓于的说道：“我妈说，叫我当面说一声吧，不写信了。银子是妈亲手包的，并不曾告诉我多少。”单太爷道：“鬼话！看你小小年纪，倒是一个老作家，好滑嘴！你妈既是带给你娘舅舅母的银子，就算不写信，也断无没个数目的道理；就算是未曾告诉你数目，既有大包银子寄到娘家，岂不会另外拣一两块给你带着买东西，转叫你就在包里取出来用，这可是天下断没有的理。我看你这个样子，却也并不象个贼，大约是个坐地分赃的主儿；不，就是窝家的子侄辈，总归不是个好东西罢了。你也不打听打听，本州搞奸发伏，赛如神明，竟到这里来，这可是泼天大胆了。本州叫你有来的路，没去的路。看你年纪轻，留你一个全尸吧。”说着，把站笼的簿子翻了一翻道：“十九号的现空着，把他站进去示众，过两日再给他死。”姓于的听见，大哭道：“我实在是好人家的儿子，并不是强盗贼。老爷要不相信，只管先留了我的命，横竖我也跑不了，尽管打发个人到沈邱县于家庄去问一声。要是没有这个事，情愿加倍重办。再不然，就打发人到我娘舅家去问一声，要是没有这个亲，也就听凭老爷当强盗办。”单太爷道：“好噜苏，哪里有许多废话！”说着，早提起笔标了一张封皮，吩咐值日的扯了出去，又吩咐把银子入库，捕役

记大功一次。姓于的还要哀告，单太爷已退了堂了。

却说听差的把姓于的扯了出来，姓于的哭哭啼啼，极声呼冤，并央求大众可怜他。差役道：“是上头大老爷吩咐的，我们也没有什么法子。”姓于的道：“求你们诸位，发一个慈悲，派上一个人，到俺家去，告知我的爹娘，叫他们赶紧来认。我家也还有点家私，只要你们头儿们有肯去的，断断不会辜负了你们的一片好意，你们又积了阴功。”当时有一个散役，叫做白老四，想了一想，话也说得不错，不如我替他去一趟。倘若是真的，怕没有大块银子送我；就算是假的，也不过白跑了一趟，不值甚么。便过来问了地名，大门的方向，他老子的名字，一径扬长去了。这边也开了站笼的门，把姓于的送了进去。因为本官叫站他两天，所以也就不去抽他的砖。姓于的住处，计算相离不过四十里，一天可以来回，果要是站他两天，家里的人，原可以赶到的。不料到了当天晚上，忽然里面传出话来，叫管站笼的，赶紧治死他。大家听了，不知道什么缘故，只落得替他叫苦。因是本官吩咐，没人敢违，只得如法停当了他。

哪晓得不到二更天的光景，果然看见一个老头子，同着白老四，跑的满头是汗，飞奔了来，听差的早知是姓于的老爹来了。只见于老头子跑到站笼门口一看，见他儿子已是吊死，不由得放声大哭道：“我来晚了！我听见白头说，要明天才会死，怎么这时候就死了呢？”大家告诉他是里头吩咐出来的，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于老头子又是痛，又是急，又是气，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早就跑到大门口，拣了一根木棍，去把头门口的那个甚么申冤的鼓，敲的震天价响。差役拦

他不住，只得传了进去，里面早已听见鼓响了。

原来单太爷本来打算把姓于的站上两天，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人。退堂以后，正值刑名师爷孙似兰来替他说情，单太爷满口答应。等到师爷刚出了门，便一叠连声叫治死他。大概单太爷是这样脾气，最不喜欢有人管他的闲事。要是有人问他的讯，他便总要反过来做。明明是的，他一定说他不是；明明不是，他一定说他是。故此姓于的，倒被刑名师爷一句话送了终。

当日听见外面击鼓，即刻出来坐堂。只见一个老头子号咷大哭，走了上来，口里喊道：“我的儿子犯了什么罪，被你治死了，你须要还我的儿子。我这条老命，也不要了，我同你拚了吧！”单太爷早已知道是姓于的爹来了，便叫他：“不许闹，听本州吩咐。你的儿子，已是死了，他的银子，还在这里，你领了去收殓他罢了。”于老头子听了，格外是跳如雷，破口大骂。单太爷冷笑了一声，叫差人把他锁起来，又叫人去查看哪一号站笼空的，把他站进去就完了。立刻提笔判了一张封皮，写的是：“目无官长咆哮公堂重犯一名，站毙示众。”当时差人上来连拖带扯，拿老头子扶了出去。单太爷便退了堂。

回到签押房里，刑名师爷孙似兰已在那里了，宾东寒暄了几句。孙师爷便问外面什么人击鼓，单太爷告诉了他，并说：“一不做，二不休，索性给他一个断了根的办法。”孙师爷听了，只气得毛发倒竖，心中划算了一回，却把手在桌子上画了几个圈，啧啧的赞道：“好，好，真是好主意！我也不能不佩服了。”单太爷觉得诧异道：“老夫子何事赏识？”孙师爷

道：“东翁现在这个地方，离省甚远，不论怎样的严刑峻法，上司是不晓得得的。这个老于，若不治死他，他出去一定上控，那时节于东翁前程有大大妨碍。所以现在要保全自己功名，除治死老于，别无二法。我已早为打算过了，不料东翁所见，亦是如此，可以算做英雄所见略同了。从前东翁办的事，我都不晓得是什么用意，惟此一事，我可以揣测到了。”一面说，还用手在桌子上画圈。单太爷看了暗道：“你这个蠢才，你说猜到了我的用意，我偏不叫你猜到。”当时又谈了些闲话，孙师爷回书房去了。早有稿案上来请站毙老于的时刻。单太爷道：“把储库的银子给他，把他放了吧。”稿案门上听了，诧异的很，不敢多说，怕说反了，只得连忙答应下来，吩咐照办，从站笼里把老于放了出来，又有人解劝了他一回。稿案门上把储库的银子取来交给了他。老于亦是没法，只得拣了一块，谢了白老四，又买了一口薄皮材，又花钱央人扛着，暂且停放在一个破庙里，自己回家去另打主意。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开寿筵撒手太无情
赠钱母有心恶取笑

却说单太爷自从经过了这事，心里稍为懈怠了几天。他的太太早已由水路上来了。进了衙门，叙了些别后的话，太太提起一路上，听见这里威行令止的话，单太爷得意得很。

转眼又是几个月，其中又办了好些案子，都是按照旧法，寻常的小板子、嘴掌子、天平架子、皮鞭子都用不着了。

一日正值单太爷的四旬正寿，衙门里闹热了一天。太

太又另外预备了一桌体己菜，请老爷在后堂饮酒。太太说起膝下空虚的话，便乘势劝他积德修行。单太爷听了，大不高兴，红着脸道：“怎样就算积德？怎样就算修行？”太太道：“这有甚么！难道还去念经吃素么？譬如你一出去坐堂，就是几条人命。要是真正该死的，也依着皇上家法度，或斩或绞，他也死而无怨。象你自造的这般刑法，也就上千天和得很。”单太爷道：“据你说，我坐堂也是作孽了？”太太道：“坐堂哪里就算作孽？不过我们诸事从宽一步，人家就享用不尽了。自从你到任不及半年，听说站死了将近二千人。难道二千人里，连一个冤枉的也没有？况且三仙进洞、五子登科这些名目，听的人尚且酸鼻，何况身受的！他们五官百体，也同我们一样，不过我们遭际好些，便把他们作践的连个虫蚁不如，未免问心也觉有些不安。”单太爷点点头道：“太太说的很是，我甚为佩服。”太太也晓得老爷的脾气，不好十分说的过火，也就忙把别的话岔开了。

等到家宴过后，单太爷到了签押房里，先吊了监犯押犯的簿子，看了一看，共总还有三十一个人，就招呼传站堂的，并吊这一千人听审。不多一刻，都已齐备。单太爷就便服坐了二堂，先把那些犯人点了名，跪在一边，又吩咐取面大锣，在大门外打起来，说是老爷坐堂，有人愿意看的，尽管进去看，毫不拦阻。一会工夫，堂下也站了几十个人。单太爷便发话道：“你们这些罪犯，也并没犯甚么死罪，其中小毛贼居多，本州本不想办你们。因为本州的太太，劝本州积些阴德，修个把儿女，所以本州倒不能不问了。”那班囚犯听见这句话，还当是要开释他们，都磕头道：“求大老爷开恩。”单太

爷道：“现在也没有什么说，都打发你们到老家去吧，也省得你们零碎受罪，这就是本州格外体恤了。”一班囚犯听了大惊，一齐磕着响头求告。单太爷也不再说，便吩咐把二十四个人去上站笼，其余七个都把肚子打开吧。两边站堂的哄然答应了一声，囚犯也晓得是没有救星的，爽性破口大骂。一时间差人拖扯声、吆喝声、囚犯号哭声、辱骂声并铁棍子打肚皮声，乱成一堂，单太爷只是眼睛如同不见，耳朵如同不闻。不到两刻工夫，都已停当。单太爷大笑道：“畅快！畅快！”退堂进去，太太已经晓得了，便自怨自艾道：“倒是我害了他们了。”越想越难受，整整的哭了一夜。单老爷还是嘻皮笑脸，如同无事，只当不知的样子。

自从这回发落之后，便是图圈空虚，后来打官司的也少了。渐渐的到了牌期，只收张把呈子，或是一张呈子也没有。单太爷又清静的难过，反倒叫些人去兴风作浪，骚扰衙门。真是民不聊生了。这些风声早就传到省城里去，抚、藩、臬都夸赞这单牧的干练。至于那些滥刑毙命的话，只当是亳州百姓应该如此的死法一样。又兼本府本道，都被他银子指使得说话，上司倒有叫他久于其任的意思。但是他这位太太终日里提心吊胆，委决不下，便趁空对单太爷说，家乡坟墓，年久失修，要回去祭扫修理。单太爷也明晓得她的意思，也就答应了，并说，还要替太太送行。太太也只以为是一顿菜饭罢哩，哪知这一送行，险些儿闹出大事来呢。

当晚二更天气，单太爷便换了一身衣裳，扎缚停当，挎了一口腰刀，手里又拿了一杆六响洋枪，先叫几个贴身的亲随护勇，在后墙外老等，他却翻墙出去，会齐了。单太爷是

河南人，虽是正途出身，却有几下拳脚。此次举动，是为的不叫门口人知道的意思。当时连单太爷一共是九个人，便沿着大街一路去混走。刚走不多几条街，便看见一家大门开着，门口人出人进，甚是热闹。单太爷便领着人进去。转过弯，是个大厅，朝西三间。当中灯烛辉煌，左边有一张桌子，坐着四个人，是那里看牌；右边一张桌子，围着有十几个人，在那里推牌九。廊下还有几个侍候的人，也有扇炉子的，也有打瞌睡的。单太爷带着人一直走到厅上，廊下的人正来查问，单太爷便喝一声道：“都锁起来，不许走脱一个。”跟的人亦就哄然答应一声。那些人看见这样装束，腰里又是刀，手里又是洋枪，只当是强盗来了，一齐站了起来，也有打后头溜走的，也有走不脱被捉住的，都抖抖索索的喊道：“大王爷饶命！”单太爷道：“胡说，谁是大王爷！本州屡次禁赌，雷厉风行，你们却公然开着大门聚赌，这等目无法纪，还了得！”正说着，有一个白须老者走了出来，朝着单太爷请了一个安道：“老父台息怒。今日是治下的正寿，承诸亲友在此畅叙一天，晚上无事，弄点小玩意，并不敢开赌，老父台尽管查访。”单太爷冷笑道：“好油嘴！不要理他，一概带回衙门里发落。”早已上来两个护勇，想来揪他。老翁道：“且慢，我跟去就是了，何必揪扭。我也是有功名的，任听你们作践么？”单太爷看了一眼，就吩咐不要揪他。

当下单太爷连带来的一共是九个人；这家人家，连客和主人，一共是八个人，其余都趁空跑走了。单太爷又叫把桌上的纸牌骨牌都收了去，也就不到别处去，一直回转衙门里来，也不进上房，就立刻坐了堂。先把有须的老翁带上来，

问他是什么功名，什么名字。老翁道：“我姓殷名灏，表字子程，是山西的都司，从前跟随僧王打仗到这里来，后来就落户在这边，平时极是奉公守法。今日因为是自己六旬正寿，接众亲友来闹热一天，晚上打个小牌消遣消遣，并不犯法，不知何事触怒老父台。”单太爷冷笑道：“现在人赃并获，你还要强辩。你既是个都司，也算不了甚么功名。本州执法如山，你只在一旁候着便了。”又把那些人看了一看道：“这些赌犯，本州也没有闲工夫同他罗唆，看看站笼有空的没有？”值站笼的早已跪下回报道：“站笼都是满的，并没有一架空着。”单太爷为难了一回道：“如此，就造化了他们吧。”叫值堂的去烧一盆炭火，取十个大铜钱来，霎时取到。命将铜钱放在火里烧红，用火箝夹出，每人手里给他放上一个吧。那班人听了大惊，不住的磕头求告，单太爷只是不理。早已两个服伺一个，去夹火钱烫他们的手。一时哀号之声，惨不忍闻，另外还有一种焦臭之气。有的疼的满地打滚。单太爷便令一一撵了出去：“本州是因为你们爱钱，所以每人送你一个钱母。但愿你们攥住永远不放就好了。”又叫把殷灏带过来道：“你的功名真的假的，我也无从查考。现在他们都已攥着铜钱走了，你既是主人，就应该格外的多些，本州送你两个，一手给你一个吧。”殷灏听了大怒道：“我已是偌大年纪，听凭你怎样把我治死便了。你不把我治死，我也是断不同你干休！”单太爷听了，正要发作，早见值堂的跑进来，在耳朵旁边说了几句话，单太爷顿时呆了一呆，连殷灏说的话也没有听见。

要知所说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施诡计轻离亳州境
发毒疽惨死姑苏城

却说单太爷坐在堂上，正要同殷老头子答话，忽见值堂的走近身旁，附着耳朵说了两句说话。只见单太爷呆了一呆，停了一回，方才回过头来，对殷老头子说道：“既然你这样说，只要你能改过，我便从宽不来追究你。去吧。”说完，站起来退堂进去了。两边站堂的也还不晓得甚么缘故。只见衙门口人头簇簇的，约有百十多人。这个殷灏还是指手画脚的大骂了一顿，才同那一堆人去的。

原来殷灏本是山西人，从前随着僧忠亲王打太平军到安徽来的。后来忠亲王死了，大营溃散，殷灏便另外去做了一种生意。那时无法无天的家财，也很攒了几个。还有两个儿子，都是好身手，也当过几年团长。皖北的团长，实是势大如天，地方官也拿他没法，反倒要去敷衍他的。这几年已是不做了，从前手下的人，也还有五六百人，或做小生意，或在乡下种田。但只殷家有事，一声号召，立刻就可以聚集的。这日单太爷来他家拿人的时候，他两个儿子就晓得大事不妙，立刻打后面溜了出去，顿时聚起一百多人，各拿单刀、七节棍、各项的器具，一齐挤到衙门口来看。如果单太爷不难为殷灏，便也罢了；倘或一律严刑峻法，早就抵派了一个杀官劫库的主意。这个当口，把门的看了不对，先进来告诉了值堂的，值堂的便走到单太爷耳朵边说了几句。依着单太爷主意，还打算硬做，继而转一念道：“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且放宽一步，不怕他飞上天去。”当时就和颜悦色的

开发了殷灏，先把这眼前大祸消弭过去。回到签押房，细细的想了一回，就打了个一网打尽的主意，暂时搁在一边，也同如无其事一样。

到了第五天，便发了一个五百里排单的公事，是访闻恶弁谋叛、择期竖旗、请兵剿捕的事。这起公事，却是内稿，外间没有一个人知道。单太爷发过公事之后，却暗地里派人去打听这些人的名字住处，以便做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哪里知道殷灏也晓得单太爷决不肯同他好好干休的，早已全家搬往别处去了。单太爷倒觉的没趣，只得又发了一个追票，说是连夜掩捕，首犯脱逃，胁从解散，地方安堵如常，也就赶着五百里的排单发了出去。

却说省城里各大宪，头一天接到单太爷的公事，连忙传知练军营，预备星夜驰往剿捕。正打点开差动身，却又接到第二次的排单，说是合境肃清的话。上宪大喜，着实的夸奖他几句，说他能弭患于无形，逼真是通省第一干员，不在话下。

却说单太爷讨了这场扫兴，心里不大喜欢。虽然上宪的宠眷日深，却是瞒不过众人的耳目，越想越觉没趣。单太爷在亳州署任，是期满之后，又接署一年。亳州的缺分本来不坏，单太爷虽是严刑酷法，似乎不能干以一毫私事的，谁知到了那金钱上，却也是精明得很，决不肯一文放过，纵不至格外搜刮，要是前任有的钱，无论官的私的，及一切陋规，却是一个都不能少。人家晓得他刑法利害，亦没一个敢少他的。这两年里很积聚了几个钱，忽然就起了一个升官的念头。这年正是秦晋荒年，赤地千里，朝廷大开捐官之例，

格外减价招徕。单太爷就汇了一笔银子出去，捐升了知府，分发到江苏去。等到部照到手，便上了一个禀帖请交卸，却值抚台已换了人，早就听见单太爷非刑酷虐的话，当时见了禀帖，立刻批准了，另由藩台拣员接署。单太爷便把交代办清了，约定五月十四日由水路进省。先三天，雇了一只大船，在船上挂起一面江苏候补府前署亳州正堂的桅旗。那时百姓受过他害的，早已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约会了千把人，在城外离城二十余里的地方等候着他。哪晓得单太爷更是鬼祟，他雇了船，挂了旗，原是遮掩这些“愚人”的耳目，自己却于五月十一日，骑着马，趁天色未明的时候，早已带了几个亲随，一直往河南去了。随身的行李有限，其余的都寄在后任那里。所余的官囊，亦早由钱庄上托了周家口的汇票庄汇了回去。家眷并无多人，就是一位太太，亦是久已回去的了。

如今单说这班等他的人，在城外二十里的地方，等了两天，并未看见船来，大家觉得奇怪，难道是又改了期了？就打发几个人回来探望，船还挽在那里，桅旗已经下了。连忙就去打听船家，才知道单太爷已于五月十一日由旱路回河南去了。探听明白，赶紧知会了大众，计算日子，约莫已出去五百里地，撵也撵不上了。大家没法，不过死命咒骂一番，随即罢了。

如今单说单太爷用了小小的计策，出了亳州，到了河南，耽搁了几天，方才取道到了湖北，从武昌搭了火轮船，到了安徽，销了差，稟知交代清楚的话，又请了咨文，往江苏省去候补。这一路舟车劳顿，身上觉得十分不快。到了省城，

又有一班知交故旧，饮食征逐，闹了几天，格外觉得疲乏，渐渐的发起烧来，日重一日，昼夜不能安睡。只觉得背上一块沸滚发烫，浑身沉重，动弹不得，就请了省城里一位高明医生柯春乔诊视，吃了几天药。柯春乔是个拘泥仲景伤寒的主儿，见他发热，便当他伤寒医治，越治越觉不对，渐渐不能起床，背上早已拱起了一块。单太爷发急了，只得又请了一位医生看治，才说他是生的发背，便连忙配了药，洗了敷上，又吃了几剂清里的药，方慢慢的有点转机。

那时藩台的咨文，久已发了下来，只得勉强撑着出来，到各衙门里去禀辞了。择日搭了轮船，到镇江上了岸，换了民船，取道往苏州进发。单太爷的病，并不曾好透，连日劳乏，早又发作起来。终日呻吟，万分痛楚，渐渐的颈上又起了一个大疽，破了头，淌出许多黄水。那黄水滴到那里，便烂到那里。等到到了苏州，已是遍身同个烂西瓜一样了。忙忙的叫入找了房子搬进去，先把咨文缴了，又各处请人医治。苏州地方，虽然不少名医，却都不认识是个什么症候。服下的药，如同石沉大海，毫无效验。更加单太爷心虚胆怯，终日叫人陪着，他床前头是一刻不许断人的；一断了人，便神号鬼哭的闹起来。此次到苏州，太太是不曾同来，所跟来的就是三个长随，还有在亳州得用的两个护勇，见了这个情形，也觉得光景不好。俗话说的好，久病无孝子。况且又是这班做长随的人，哪里还有十分有良心的，看见大势不妙，早已这个装病，那个告假，陆续的走了。新找了来的，更是漠不关心。单太爷才到苏州，又是两眼漆黑，举目无亲，更觉得十分狼狈。单太爷身上虽是溃烂，心里却很明白，晓得

这病有点棘手。便一面打电报去给他太太，一面找人替他备办后事。等到太太来了，单太爷两只手膀已是烂的只剩了几个骨头，身上竟无一块完全的地方了。太太说是单太爷作孽之报，就替他东庙里许愿，西庙里求神，也是毫无用处。如是一直挨到第二年四月里，方才断了气。浑身只有骨头，已是不能着手，只有连被带褥，卷了起来，放进棺材里去。这便是单太爷的下场头。据他那些侍疾的人说，单太爷临死的时候，满屋里鬼声啾啾，单太爷还大呼打鬼。这些话都是虚无缥缈，不足凭信。做书的人，也并不是学那班守旧的人，劝人去烧香念佛，但是单太爷到了亳州两年，惨毙多命，他这种残酷好杀，要仍旧是富贵寿考，儿孙满堂，也就未免是劝人为恶了。闲言表过不叙。

要知以后还有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偷眼镜浪子习下流
染臂肉捕头教秘诀

却说安徽天长县，西乡里有一个鸣凤村，村里也有五百余家，是一个极大的镇市。其中居民，大半以捕鱼为业。有一个姓褚的，名叫褚忠，年方二十一岁。先前父母在日，家里也还有口饭吃。褚忠也念过几年书，虽未深通文墨，那寻常的纸条儿，及不相干的闲书，也还看的下去。自从父母亡后，就剩下自己一个人，无拘无束，闲着身子，终日里东游西荡。因为他没有恒业，所以也没人家同他提亲。每日起来，身上带着百十个钱，满街上去瞎闯，遇着酒便喝，遇着饭便吃，正应了古人坐吃山空的这一句话，不上两年，早已是日见

衰败，渐渐的支持不住。后来倒是他的远房一位本家，住在城里，有点店业的生意，把他叫到城里去，在柜上帮帮忙。无奈褚忠是好吃懒做惯的，他这位本家，反倒受了他许多歹缠，弄得没有法子，送了他十吊钱，打发了他。他把十吊钱又托人替他找事，找到了事，又不当事做，东边站个把月，西边站十几天，却是没一处立得久的。

一日无事，又到街上去闲逛，这日刚是城隍庙里有人还愿演戏，褚忠也就挤在人丛里去看。他前面站了一个老翁，身上穿的极其华丽。先是太阳正中，正射到各人的眼睛上。也有戴着草帽子的；也有拿张纸摺了摺，用辫子盘起来，夹在前面的；惟这老翁戴了一副茶晶眼镜，也就不怕这阳光了。不多一刻，太阳已斜过去，老翁因为戴着眼镜看不清楚，便取下来，放在大衫子口袋里去，褚忠看在眼里。接着台上唱八蜡庙，极其热闹，武小生的刀，舞的极好，大家看呆了。又有新到的看戏人，往里挤。正是这一推一拉的时候，褚忠早已轻轻的从这老翁袋里，把眼镜摸了去了。心里好不欢喜，便也无心看戏，死命的挤出去。

刚挤到外边人空的地方，把眼镜往眼上一戴，早觉得背上有人拍了他一下道：“伙计，生意好？”连忙回头一看，是一条大汉，满脸的横肉，两眼露着凶光，却不认识。当时褚忠呆着问道：“你贵姓？我们在哪里见过的？我一时想不起来。”那人道：“好，好，你连我都不认得了。前面小茶店里，我们去喝碗茶，可以借着谈谈心。”褚忠道：“素不相识，怎好叨扰？”那人道：“我们喝过茶，你就晓得我是什么人了。”褚忠又问他尊姓大名。那人道：“少刻自知。”褚忠就跟着那人同到茶

店里，已是挤满，没得座儿。那人道：“这里不能随便说话，我同你一处去。”说着，拉了褚忠便走，转弯抹角，到了城墙底下一个畸角的地方，有几间草篷子。褚忠看了一眼，却是四无居邻，褚忠心中有点着慌。那人让到里面坐下，便坐在对面，把褚忠仔细端详了一回，又对着笑了一回。褚忠摸不到头脑，更是脸上红一块，青一块。停了一刻，那人道：“我看你也还是新上跳板的呢！”褚忠不懂，呆呆的看着那人。那人道：“你不要装憨，你的事破了。”褚忠骇然道：“我做的什么事？又是什么破了？你又是什么人？”那人冷笑道：“你做的事，你自己明白。别的且不说，你身上的这副眼镜，是哪里来的？”褚忠一听，暗道：“不好，这人一准是个捕快。但是既已如此，不能不硬挣些儿了。”连忙站起来道：“眼镜是我自己的，又干你甚么事。我还当你邀我做甚么，原来是这副眼镜，眼镜是我祖父传留的，难道我戴副把眼镜，还要来对你挂号么？这不真正可笑！”说着，就想往外迈步。那人道：“好，好，好一个自己的！现在没有别的，不给你点利害，你也不知道怕惧。至于你想走，只怕你插翅也飞不出去。”赶到门口，一把把褚忠提了回来。又胡唸了一声，早已从别房里过来两三个人，都是奇形怪状、竖眉瞪眼的。那人道：“今儿才拍到一个新上跳板的。你们去教训教训他，也不要十分难为他。但是他口齿太硬，不给他规矩，他是不知怕惧的。你们就在这里办吧，问问他家世。我还有事去哩，晚上回来听信。”那两人答应了是，那人径自去了。

这两个走进房里，看了褚忠一看，褚忠也站起来招呼他们。他们也不理他，一个就上来一把辫子揪住，一个便去取

了一根绳子来，那人相帮着，把褚忠捺倒在地，用力将这绳子捆他的手腕子，一直捆到转弯的肘子上头，那只手臂已是笔直，不能转动；又用一根绳子，拴了他的腿在柱子上。一边捆的时候，褚忠不由的大声喊救命。但是这个地方，离人家很远，没人听见；就是有人听见，也晓得捕快收拾贼，没人来多管闲事，任你喊破了嗓子，也是枉然。褚忠喊了一会，两只手臂，已是酸麻疼痛不堪，觉得竟成了冰冷的，全不是自己的一样。那两个人又去取了几个竹筷子来，一根一根的往绳子靠肉的地方去塞，越塞越紧，筷子都嵌到肉里去，一回一根，不多一刻，已是塞了七八根。褚忠便同杀猪般的叫起来，眼里金星乱进，哭着哀告，他俩只是不理。褚忠没得法子，只得说道：“我是浑人，你们要怎样就怎样。说明白了，我好依着办。”那两人听了这话，方才问了他名姓，知道他家里没人，甚是喜欢。又告诉了他，这是做贼的进门见面礼。褚忠道：“我不曾做贼。”那两人道：“你不做也来不及了，哪个叫你偷人家眼镜呢。”褚忠道：“这是我一时贪小。”那两人道：“是了。从今以后，你尽管去做。一切详细的规矩，我们还要慢慢的教导你呢。”正说着，先去的那一个人回来了，看了一看笑道：“也很够他受的了。放下他来，替他挂号吧。”那两人就替他解去绳子，那些竹筷，已是一根一根都夹在肉里。剔了出来，那肉都红紫带黑，四围尽是血脓。一个便到屋子里，捧出一个盆子，里面放的是些靛青，替他浓浓的涂在烂肉的地方。过了一回，已是深入肌里，等到结了疤，便是洗濯不去了。

等到收拾完了，把他带过来，跪着听教训。褚忠只得由

他们摆布，捱着痛，跪在一边。那人道：“我告诉你，我就是捕快头吴良。你既是新上跳板的，就应该来拜见我，你怎么就私自瞎撞起来？现在我就收你做个徒弟，你尽管去做生意。可是做徒弟的规矩，是个三七^分红。你做了买卖，我是扣一个七成，那三成你自己去受用。要是瞒了我，查出来，我就是处你个死。还有一层，真是苦主利害，人家防备的严，或是官一定要破案，闹得紧了，不论什么，也要你们这些徒弟去顶一顶名字，不说为头，只说为从，或是把风，那亦不过挨上一顿板子，这个板子是个人情帐儿。这掌刑的，都是我们朋友，晓得是我们徒弟，大家都有招呼的，亦决不会打重，是遮遮人眼的。等到打过了，依旧是发到我这里来。还有一样，你去偷东西，总要把人家的门向房屋记清了，碰到嵌儿上，也可以攀他一攀。等到明白了，他的钱已是我们的了。这件事，是大家都有好处的。也只可以是做生意的，或是暴发户。至于那些绅士家，或是在学的，这些人，那可不许你乱说。还有县考的时候，那些童天王不许你去惹他，怕的是闹出事来，他仗着人多，官也要帮他的。至于平时偷人家，也有几句诀窍，是偷风不偷月，偷雨不偷雪。这是什么讲究？遇着大风的时候，人家的门窗户榻，总是有点响声，人家也不疑心，就可以借着这点风声，慢慢的挨进去；要是大月亮底下，照见人影，那可就不便了。下雨的时候，也是同有风一样。要是下雪，可又不成，因为是万一惊动了人，被人追下来，那雪地下有脚迹印的，人家可以跟踪追了。至于夏天连日大热，忽然暴凉，人家贪睡，或是那家有什么婚丧喜事，忙了一两天，这些都是绝好机会。碰着一人去做事，怕的是

被人家来追赶，没有进去，先办走的路。所有转弯的门，及天井里，都要多放下些什么椅子凳子，为的是追的人，不晓得，失了脚，跌他一个筋斗。等他起来揉揉腿的工夫，就可以拉长了走的工夫了。要是这家人家门窗紧闭，一件都偷不到，这是最不吉利的事。自古道，贼无空过，不拘什么，总要拿他点。如是一样拿不到，就要在他院子里，撒一堆粪。这都是有一定的诀窍。那挖壁洞的家伙都现成，你没事去演习演习。要是挖到了木头，可须要再换一处。因为你是新上跳板的，所以我才细细的教导你一番。你别说我因为你做贼，捉了你来，倒反叫你去偷。同你说句老实话，捕快就是贼。你想老爷一个大钱不给，就让是喝西风，也还有没有风的时候，不过大家鬼混罢了。好在你家里也没有人，你又不象是会做生意的，还是走这条路稳当些。你要是到了堂，见了官，说是我逼着你干的，你若有这个胆子，你只管去说。那时候，你不在堂上，咱们再算账。”褚忠听了一席话，心下犹豫了一回。从来说的，人怕落套，铁怕落灯，况且手上已是染了凭据，就是百口也分辩不清的了，倒不如听着他办，也落得个饱食暖衣。遂即一口应承了。吴良大喜，便贼那两个人道：“从今以后，你们就是师兄弟了，可要大家照应点。”又替他二人通了名姓，一个是史丹，一个是盖四。当下大家行过了礼，褚忠便一心一意的做贼，报效捕快了。吴良又仔细教导了他一回，才回头同史丹道：“那两个崽子，怎么样了？”史丹道：“他说是做贼属实。这里还是头一天到，并不曾犯案。叫他认的那一案，他也不肯认。”吴良道：“上头催的凶，既他不认，就给他点法度试试罢了。”又指着褚忠道：

“他才来心还未定，同他去看看，就让那两个崽子，是铜浇铁铸的，也叫他伏服在地。你赶紧去办吧。”史丹便邀了褚忠，同着盖老四，一同出来，到了西边一个房里去，直把一个褚忠，吓得心上毕拍毕拍乱跳不止。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吃面条上板凳触目堪伤
顶贼案扳离家良心休问

却说褚忠虽是答应了吴良做贼，心上却是还同十五六个吊桶似的，七上八下，乱打主意。一会想想，千不该万不该摸那个人的眼镜，如今弄到这个样子，但是手上已是有了凭据，如何是好，不如等我到堂的时候，把这大概情由，对官说了，难道官也勒令我去做贼不成！况且我祖上也还有点名气，要是做了贼，有甚么脸去见人！至于这手上的凭据，我只当堂说明了，难道还分辨不清么？正在那里满肚狐疑的时候，已看见盖四领了一个人来，让他坐下，又道：“我们老师，真是胡闹。既是你没有在这里犯事，何必要硬派你去认那一案？你倒无缘无故饿了一天，我是最仁慈不过的，现在瞧着他，端了两碗面来，不过是粗糙些，你暂且饱一饱肚子吧。”那人听了，感激的很。盖四便去端了两大碗面来。那面条子倒有小指头粗，是两碗开水煮面，半生不熟的。那人饿了一天，也顾不得了，早谢了一声，端起来，噉噉噉的，吃了一碗，又是一碗，一转眼，两碗面俱都吃完了。盖四等他吃过了面，便不是前番的样子，正颜厉色道：“停会我老师问起来，那件事怎样说法？”那人道：“我实实是头一天到了这里，

就被你那老师拍了来，其实并不曾做这案子，我是一句虚话没有。要说一句虚话，嘴上害个大疔疮。”盖老四笑道：“罚咒也当不得事。告诉你实话，现在我老师被上边逼得紧，要破这东门外余家这一案。没法子，只好拿你去搪塞一下。你认便认，你一定不认，你也是门里的人，难道还不晓得规矩么？既如此说，那又要得罪你了。”说着，便招呼史丹过来看着，自己去取了一条席子，两根绳子来。把席子放在地下，两个人把那人掀翻了，平放在席上，把席子卷过来，捆上绳子，捆了个笔直，然后扛着他，把他颠倒竖在门后边。看官，要晓得这就是捕快的非刑，叫做“二龙吐须”。不到一会工夫，那人被控的眼睛发昏，百脉颠倒，一齐侧重到脑门子上来。刚才吃的那两碗粗面，早一根一根从眼耳鼻口淌出来。那人弄的天旋地转，那一阵难受，真是比凌迟碎剐还要加几倍呢。他们是把这两个鼻孔，算是二龙，淌出来的面，算是吐须。那人被他倒控的，真有求死不得的情形，任什么都喊了出来，后来听他声音，也微微的细了，话也有点含糊了，才把他放下来。等他平服了一回，方才问他怎样。那人道：“我的天，罢了，罢了，我就认吧。”史、盖二人听了欢喜道：“你这不是多事？早要答应了，何至要受这回苦呢。”褚忠在旁看见了，早已是胆裂魂飞，暗想道：“象这样的严酷，真是难挨。他又不叫你死，倒是即刻死了，倒好受。看光景，要是我到堂上照直说了，这就是个榜样了。”

正迟疑间，盖、史二人又掀了一个出来，也是叫他去认什么一案。那人不肯，看他的情形，亦已是狼狈不堪的了。盖、史二人也不多说，便一齐动手，把他拉到一条板凳上，也

是把他平放在上，用绳子两根，一根在心口上边，一根在小腿上，都扎在板凳上；又把他两只手也拉到后面去拴好了。嘴里还是咕噜咕噜的骂，骂了一回，便去捡了一块砖，塞在他腰底下去，也不管他塞得下塞不下，只是硬塞。一会又加了一块，那肚子自然是往上挺，两头自然是格外往下紧了。那个人腰脊上疼痛的十分难受。初时还勉强挨得过，塞到两块以上，便杀猪似的叫起来。等到添到四块，那个人便连珠的答应他，只要饶命，无论叫他认什么，都不敢强。盖、史二人听见他情愿了，方才慢腾腾的放他下来，那人已是不能动了。歇息了半天，才站得起来。褚忠看了，格外害怕。盖、史二人又对褚忠道：“这是老虎板凳，是我们进门头一样规矩。这你都看见了。我们老师不晓得怎样同你有缘，也不曾请你尝尝。总而言之，你们要末不进来，进来了，任是铁汉，也躲不过。他两个早点象你似的，不就少吃点苦么？谁知道他们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弄到这样，他是决定不肯，可知是贱骨头。实告诉你说吧，官的刑法，顶重的不过跪链子、上夹棍罢了，却也轻易不用，有些硬汉也还挺得过。至于我们这里的私刑，不怕你不害怕，就是生铁打成的，也要把他挤出水来呢。”褚忠听了，更是心惊胆战，这才真正死心塌地顺从了他们，不打别的念头了。盖、史二人又去取了点粗糙米饭来，给他们吃了，只好算是点点心，也都没有吃饱。那个二龙吐须的，五脏还不曾复原，也不曾再吃，就大家横七竖八的睡在地下。

睡了一夜，次日一早，吴良来了。姓盖的去说了几句话，吴良点点头。先叫那个上老虎板凳的去认：“东门外周

家的一案，是本年四月初一撬门进去的，偷的是十二件皮衣，一包首饰。首饰是一付包金镯子、两对耳环、两根包金簪子，一个银项圈，还有四个小铜佛；衣裳是一件天青缎外褂、一件黑湖绉马褂、一件对面襟蓝宁绸马褂，都是羊皮的，还有皮坎肩等零碎，共是九件。你只说一共是两个人，是一个赵老四为头，你是在外把风接赃的。当时赵老四包了一包出来，我跟了去。他分给我一件皮马褂、两对耳环、一付镯子，余外都是他拿了去。因为是他进去偷的，所以他要多分些。官要问你衣裳哪里去了，你说是卖给一个不认得的人，得了两块钱，随手赌输了；问你首饰，你说是卖给一个过路的官眷船上，只得了两块钱，也吃掉了。问你此后做什么案子，你再顶上一起徐五的牛、郑义和的布。这两起案子，问你赃在哪里，你总说是卖给不认得的人；问你钱，你总说是用了。问完了，不过打你几百下板子。你只要熬过了这一关，以后任你怎样，也就不至于吃大亏了。你须要一一记准，要是错了，漏出马脚来，被官驳住了，下来咱可是算不清的账。”又唤过那一个人来，也是叫他去顶什么案子，嘱咐的话，同先前大同小异。又怕他们忘了，叫盖、史二人，同他两人操练了一回。褚忠心里暗想道：“这真是有天没日头的事情。从前我只听见说是被了贼，只要报捕快，捕快就会去办人，不然，官就要不依他。哪里晓得是这样无法无天，弄着好人，逼着他去认。这样说起来，没有捕役，贼还可以少点。照他这样举动，以后象俺三个人，除了做贼，还有甚么事可做，不是他养的尽是贼么？我已落了圈套，现在也没有法子，先同他鬼混几天，等他一个不防备，我给他个三十六着，走为

上着。但是我手上有了凭据，如何是好？且消停了，同我本家去商议去。”不说褚忠满心打算，只听见吴良问道：“记准了没有？”那两人抢着说道：“记准了。”吴良又亲自问答了一回，居然不错，也无话说。又叫他们吃了点饭，说有下午了，官好起来哩。随带了两个人去报案。

等到晚上，吴良回来，随后有人牵着这两人，还有一个年轻的，也戴着链子，一同跟了进来。吴良叫先把他带在旁边，等候问话，便来同褚忠谈天，说起：“西门外有一个姓陈的富户，是个举人出身，也还有点势力，官也极力敷衍他，因为地方上要是有点捐款，都是看他的举动。还有老爷的德政匾、万民旗伞，都是他去承头，他不承头，人家就乐得一文不出了。历任的官，却也没有一个敢得罪他的，同本官相处的也好。不料前月底，忽然失了一票物件，是两个衣箱，里面有些皮货，还有两大锭元宝，是一共一百两有零，又是什么五十块本洋，另外还有一张失单。官看见是他家里的事，就格外的出心，一定要破案。先限的是半个月，现在又限三天。我想这件事，要你去顶一顶。”褚忠道：“我听说贼赃满了贯，也是不得了的。这一认我还有命么？”吴良道：“没事。这里有个商量。你过一天，我同你到案，你说是一共是四个人，约会了进去。因为我是个外行，怕闹出事来，只叫我在门外接赃，所以陈家的房屋，里面甚么样子，我也不知道。要问你那三个人的姓名，你就随口编上几个。可是第一次编的，要记准了，不可第二次弄错，脱了枝节。问你分到多少赃，你说只有四块洋钱。官一定不相信，你说是因为我是初次入伙的，照例是不能多给，这是江湖上的规矩。问那些人

现在哪里去了，你说不晓得，当初是同到南乡里周家庄上聚会，这庄上有一个周子玉，开着一片大杂货店，后面住家，店门朝南。偷了东西的这一晚，大家一直到了他家，周子玉接了进去，自己拣了几件衣裳，又留下一锭元宝，下余的，就分给我们。我因为我分的太少，我心上有点不愿意，周子玉还骂了我一顿。并且说明，第二次你是照分了。要问你店屋甚么样子，你说是店面半新半旧，和合柜台，店里有四个伙计。进去便是一重二门，二门之后，有三间房子，另外还有两间披屋，我们去都是在披屋里坐的。后面还有一个大园子，西首是一个灶，再下首是一个茅厕，东首有一棵榆树，榆树边有一个小屋，是个观音堂，里面还有一个佛龕。我亲眼看见周子玉把这些东西放在龕子顶上。他家里还有一位奶奶，还有一个小孩子，奶奶不过四十岁的年纪，小孩子也有八九岁的光景。周子玉已是留了胡子，脸上微微有几点麻子，头发不多，已是秃了顶了。他奶奶耳朵上，还有一个大疤。至于他柜上的，都不相干，也记不清楚。以上这些话，你要一口咬定，断断不可放松，别的事是我早已安排好了。要带你去起赃，你尽管答应。这件事你办好了，我以后自然是另眼看顾你。”褚忠听一句，应一句，议论好了，又沉吟了一回，突然的问道：“这样一办，那周子玉一家不毁了么？”吴良笑道：“你别管他！”褚忠道：“不是别的，我是怕作孽。”吴良听见了，大不高兴，便呆着脸问道：“作孽便怎样？”褚忠看光景不对，连忙改口道：“这样说罢咧，管他作孽不作孽！”吴良把桌子一拍道：“好呀！你算是明白了。你且别睡，看我开发一件事。”褚忠只好答应着。

要知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逼孝敬徐老八吃苦
诬窝藏周子玉被拿

话说吴良叫褚忠不要睡觉，看他发落一件事情，褚忠只好答应着。吴良便招呼把刚才带在旁边的那人带过来，盖老四便去揪了来，喝令跪下。吴良道：“这是冯老三拍到的吧？”盖老四道：“不错。今天过堂，打了一百板子，叫押他三个月，再开释他。”吴良便朝下问道：“你犯的甚么事？叫什么名字？”那人道：“我叫徐老八，是桐城县人。因为家里不能度日，偷了人家晒在太阳底下的一条破布裤子，就被头儿们揪了来了。”吴良道：“你做过几回了？”徐老八道：“这还是第一次呢。”吴良道：“我看你是个老手，怎说是第一次？你的招牌，已是多年的样子，你想瞒我可瞒不了，我可不比今天问你的那位老爷，由你嘴里混话。你要对我说实话才是，不然，有情的皮肉，无情的刑法，谅你也晓得的，不用我多说。”徐老八一听这话，晓得瞒不过他，只得把从前做过的案件，略略的说了几件。吴良听得不是本地的事，也不在意，便板了脸问道：“我原说你是个老手，到底不错。但是你既来了，怎样说法？”徐老八道：“我也不晓得怎样说法。”吴良冷笑道：“好，你就这样两个肩膀扛着一张嘴，净等吃就是了。”徐老八道：“你老赏饭吃，我也是感激的。”吴良道：“放你妈的屁！我又不开饭店，就让是开饭店，也要花了钱才有得吃呢。你别装没事人，我看你是个极刁不过的东西。从来说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又道是只有鱼吃水，没有水吃鱼，

我们整日忙忙碌碌的，混了钱来养你不成！”徐老八道：“你老别生气，我明白了。我要是有钱，难道我还去做贼不成！我是实在糊不过嘴来，才逼到这条路上来的。总要你老开开恩，看远点，将来我出去了，我大大的孝敬你老一笔就是了。”吴良道：“好！我现钟不撞，倒去撞煞的，你倒想得开心。你有钱也罢，无钱也罢，看这光景，你是安心想白扰我了。这且不提，只是我们进门的规矩，你晓得不晓得？”徐老八道：“我是没法，又是异乡人，至于这进门规矩，该当怎样，我自然是照着办，我还敢说什么。”吴良愤然道：“是了，是了，倒看你不出来。盖老四过来，你带他去上规矩去吧。进门三套，一套不许遗下，我明天来看他。”说着，便走了出去。

盖老四就喊了史丹来说了。史丹道：“这真是个硬挣的，倒看不出他来。”盖老四道：“他哪里是不知道，简直是一味装憨。你快别当他外行，咱们先开导开导他。要不成，咱再来做。虽然是他受苦，咱也是怪费力的。”盖老四便对徐老八道：“朋友，你也是门里的人，别假装糊涂。你知道你是精明，人家也不是混蛋。你既来了，有呢，就拿出来，大家朋友们打口酒，会会面，乐一乐，这日子长着哩。难道是应该咱师傅供给你的么？要是你当真没有，你也得想个法子，去生发生发，难道自己兄弟们，咱们还不帮你的忙么？你要是一定歹缠，做这样空口说白话，这可不比大老爷的堂上那小扳子好受。你快不要打错了主意。”徐老八道：“我的爷，我吃的在肚里，穿的在身上，离家又远，举目无亲，总是公门里好修行，大家可怜着就好了。”盖老四道：“你看这小子，咱同他说正经话，他也不晓得是放着甚么心。咱们也没有这些闲

空同你商量。你既是自己同自己过不去，也怪不得我们了。”说完，便走了上来，把他放倒，史丹过来相帮着，把手足再绑了一个结实，又打从总扣那里，拴了一根粗绳子，一头打梁上丢过去，才两个人拚力一拉，早把徐老八平空的屁股朝上，肚皮朝下，吊了起来。身子往下一坠，那手脚上的绳子，就越扣越紧了。先前也还可以支持，不多一刻，便已是疼的直喊。更兼他这个头，是四面无所依靠，早坠在那里，脖子上的骨头，便如要断的一样。徐老八哭叫了一会，约莫是时候了，才把他放了下来。

刚刚吴良收拾了一个包袱进来，坐了一坐，又同褚忠道：“我去办一件事。我们斟酌的事，你记准了，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再见。”又对盖老四道：“徐老八是交给你了。”盖老四答应道：“你老放心。”吴良便提着包袱走了。

徐老八放了下来，约莫有两个时辰光景，血脉刚刚有点活动。盖、史二人又过来把他捆在一张凳上，却与上次不同，是头朝下的，又去点了一根纸炷来，对准了他的鼻子熏。褚忠疑心道：“这是什么玩意？难道这个也会难受！”哪知不到一刻，徐老八早已受不住了。起先还是哀求，后来也顾不得哀求，竟是祖宗十八代也喊了出来，盖、史二人只当不听见。褚忠实在看着寒心，反替他说了几句好话。盖老四便问徐老八道：“怎么说？”徐老八道：“你放下我来，等我说吧。”盖老四道：“怪费事的。一会拴，一会解，没有这样工夫。你说便说，不说，俺只管熏便了。”史丹道：“怕他飞了不成？等他下来透透气也好。倘是他还是那样，咱也不同他玩这个，就请他上麻皮烤便了。”盖老四方才答应了。褚忠也过来相帮着

解下徐老八，老大的喘息了一会，方定了神，哭着说道：“我并不是自己装愁，我可实在是没有钱。就是你们治死了我，我也是这样。要是你们有什么法子，替我出个主意，任是水里火里，我总去干就是了。”史丹道：“你既这样说，我心是最慈悲不过的，我同你想个法子吧。等到师傅来了，你说是有几匹绸子，存在大街上永顺和绸缎店里。我再帮你两三句，师傅一定同你去取。到了那里，你可别改口；就是师傅打你骂你，你也别馁，那都是假的。这就是指引你的一条活路。”徐老八听了，盘算了一回，就依允了。

到了次日下午，吴良已是空手回来，盖老四就去说徐老八实是无钱，只有四匹绸子，存在永顺和绸缎店里，倒可以取了来。大家都是心心相照的，都明白了，也不多说。

次日便带了褚忠去投案。等到官坐了堂，褚忠上去，便一五一十，依着吴良教的话说了。县官听说是有了窝家，正打算派人去捉，只见吴良上来跪下说道：“小的出去办案，屡次听见人说，这周家庄上有一处窝家，却也访不出人来。既据褚忠说明白了，就求大老爷迅速派差签提，怕的是知道风声跑了。”县官听他说完，点了点头，当时就派了四个亲兵、四个差役，跟随捕厅下去起赃拿人。褚忠着押同提到窝家，再行审讯。好在离城不远，捕厅便起了一个大早，带了亲兵护勇，并褚忠吴良，到了周家庄，会同了地保，一直到周家店门口，发一声喊，打了进去。这班人是一进大门，见什么拿什么，周子玉听见吵嚷出来，早被吴良看见，一把揪住，捕厅便吩咐锁了。又到观音堂的龛子格板上去看，果然有一个包袱，里面包了一件衣裳，五十块本洋，他店里的方向房间，同

褚忠说的一点不错。当时画了一张图，又把地保锁了起来。依着捕厅的意思，想要把伙计都撵出去，封了门。后来幸亏一个监生出来说，这店是他有分的，这才免封，单把住房封了。周子玉的女人也锁起来，带着一齐进城。惟他那个九岁的小孩子，已是走开，也没人问起他，还是周子玉的远房叔叔，同了他家去。这一番吵闹，周子玉家里，不特细软的东西一件不存，就是粗重的布草衣裳，已都是不翼而飞，连养的两口猪、十只鸡，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周子玉哭哭啼啼，不知道是犯了甚么罪，只得戴着链子，跟随大众进城。

到得城里，捕厅见了堂翁，销了差使。县官的意思，本要立刻过堂，是稿案门上上去，说是等传了失主来，认了赃，再过堂吧。县官本来最懒不过，听见他这样说，也就俯如所请了。稿案下来，把吴良喊了进去道：“这事是你的正管名下，我听见说，周子玉的家私，也还可以。你是个明白人，别只管了自己。”吴良连忙道：“是，是。大爷吩咐，我们自然是格外尽心，就是大爷不吩咐，我们也没有这样大胆。大爷放心吧！”稿案道：“好，好，你去吧。”随即喊了房科，叫他送稿传失主领赃。吴良下来，便把周子玉带在一间单身房里。周子玉的女人，自有官媒婆领了去管押，不表。

且说周子玉到了单身房里，坐了一会，吴良假意殷勤，先同他说了几句不关疼痒的话。后来周子玉问到底是犯的什么事，吴良道：“不晓得。你要是要打听的时候，我也可以去打听。不过现在的事，是无钱不行的。衙门里行当，你是也有点晓得，并不是我说泡话。”周子玉晓得他想钱，因为来的时候，已托了他的舅子孙友德来替他张罗这件事，可也

不知甚么时候好到，一时性急，就脱了身上的一件马褂子送给吴良，求他打听，到底犯的什么事。吴良看了一眼，这马褂虽是新的，却也值钱有限，心上有点不耐烦，道：“你这回犯了事，难道没托人来替你打点打点，只凭着这件马褂子的神通么？”周子玉连忙赔笑道：“头儿别多心，我已托人，大约晚上才可以赶到。但是我是急急的要晓得我犯了甚么事，这是点小意思，头儿肯赏收呢，我也是要补情；头儿若不肯赏收，我舅子来了，也要来求见你老人家的，这算不了甚么事。”吴良道：“这事我不知道。等你亲戚来了，再想法吧。”吴良知道周子玉一定是有人来讲差房费的，也不便先难为他，随即站起来，走出门来，却一眼看见一个人，衣裳倒也周整，手里提着一罐子饭，饭上还摆了四碗菜，正打算进来，同吴良扑个满怀。吴良早顺手一个巴掌，打的那人哎哟了一声。吴良接着喝道：“做甚么的？”那人道：“周先生在里边，我是来送饭的。”吴良冷笑道：“周子玉犯了贼情重案，这是个关防的地方，容得你们横冲直撞的么？你快快的滚开去。”那人哀告道：“周先生打清早到如今还没吃饭，请你老抬抬手吧。”吴良道：“瞎眼的东西！还不快些滚开。再罗唆，把你拴起来，回了老爷，打断你的腿。”那人听了害怕，只得闪在一旁，也不走。吴良大怒，走上去一腿，早把饭罐子踢破了，弄了满地都是菜饭。刚刚一个饿狗过来，吃了一个干净。那人看了，敢怒而不敢言，没法子，只得讪讪的走开去。吴良正打算反身进去，交代伙计什么话，早看见飞云阁茶店里一个堂倌来找他，喊道：“吴头，有人请你。你们伙计朱头、牛头、马头都到了。”吴良晓得是周子玉的亲戚来了，忙答应了

一声：“我就来。”随即跟了堂倌，同到茶店而去。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钱可通神供词全假
灾生无妄狡计难防

却说吴良跟了堂倌，同到茶店。刚跨进门，早有他们伙计看见，过来招呼他，又看见一个人，不长不短的身材，眉眼平正，穿了一件蓝竹布的大衫子，起来让座，又亲自斟了一碗茶，摆在他面前。吴良便问他伙计道：“这一位贵姓？”伙计道：“是孙友德，乃周子玉的亲戚。”吴良道：“久仰，久仰。”孙友德先说了几句寒暄，再转到正文上，又打听是到底犯了什么事，吴良便一一的对他说，并且说是要等苦主一到，就要过堂的。孙友德道：“这一案实在冤枉极了。”吴良道：“那是我们不晓得的。等到过了堂，官问过了，便知是非曲直了。”孙友德忙赔笑道：“不相干。我因为他家里没人，我是上来替他张罗这起差房费的。本来青天霹雳，还不知道影响，今听头儿们说起，才知大概。如今也不说这冤枉不冤枉，但是诸位忙碌了一番，又要明日过堂，这些费用是不能少的。我是个乡下人，不懂事，我妹夫家里也不宽裕，能够诸位头儿看松些，不算是我妹夫的造化，总算是诸位头儿照应我的，我是感激不尽的了。如今先求诸位头儿们，赏一个数目，也好等我去打算打算。”吴良道：“这个事却不是一处。第一是这位稿案门上二大爷，现在是大张狮子口。你既说到这里，足见你是个明白人懂事的，我们也不肯叫你奔远路，瞎绕弯子，我索性给你一句爽快话，请教请教，你们还

是留钱呢，留人呢？”孙友德听了，呆瞪瞪一会道：“这话怎讲？”吴良道：“要想留钱呢，我劝你直截不必问信，早点回去料理自己的事；要是留人呢，难道你这位令亲，还不值个七八千块钱么？我因为二大爷招呼过的，他说的利害，要是你肯拨出八千块钱来，包你一点事没有，安安稳稳的回家。我还替你说了几句，说是周子玉是个乡农人家，哪里拿得出这许多钱呢。二大爷道是打听明白的，周家有房子，有店，有地，难道还是个十穷的主儿么？后来说了半天，他让了一千，再不能少一个，我又求了一回，二大爷动了气，把我骂了一顿，我也就不敢说了。至于此外一切费用，也落不下一千块钱来。你是知道我们各班里伙计多，整日里瞎跑，连饭都混不上嘴，难道是碰着这件事，不叫他沾光几文？况且一人也分了有限得很，我是极想同你们拉个交情，可惜我做不到，所以我才说出这个留钱不留人的话来。至于我们押里，倒有限的，随便你摸上几个钱，赏赏他们就结了。我也是在外边混的人，难道我不晓得这个数目实在不少么？”孙友德听见，只落得闭口无言，抱着个水烟袋，咕噜个不了。歇了老大一会，方才说道：“这个数，拜托头儿再帮一帮忙，我替头儿磕头。”随即一面跪下，一面又道：“委实是舍亲出不起。”吴良连忙拉他起来道：“你也算是尽心的了。我劝你还是不必问吧。”孙友德道：“那如何能呢！我是一力担肩来的，只求头儿们担代点吧。”吴良摇头道：“做不到，做不到。”孙友德又挨了一回道：“论理钱是人赚的，只要有了人，还怕赚不出钱来么？只要有人，钱是不要紧的。但是他的家业，我是晓得的，哪里混得出呢？这怎么好，怎么好！”吴良道：“我看你

赉是个老成人，并不曾同你说一句谎话。你办的到就办，办不到就算了。据我看也只好丢手不问的为是，不必替他瞎操心，日后还要受他的埋怨。”孙友德道：“埋怨呢也说得不得，我是他切实叮嘱的，怎么能够丢开手呢？”说着，搔头摸耳，不得主意。地保便来凑趣道：“我们一早就来了，现在也够晌午了，我们也该修理五脏庙去。”吴良道：“看光景，总是要扰这位孙老哥的了。倒不如我们吃着饭，慢慢的说吧。”就一同站起身来。

孙友德说不得会了茶钱，同了众人，一直到个近水轩的馆子里来，要了四斤酒，鸡鱼肉鸭，摆了一大张桌子，大家放量的吃了个酒醉饭饱。有几个还要上烟馆子去吸烟，孙友德也只得跟了同去。就这个档儿，吴良是一回擒，一回纵，弄得孙友德直是急了，头上的汗珠子也滚下来了，就差了不曾哭出来。旁边人挤眉弄眼，做了半天的鬼脸，吴良才拉着孙友德到旁边一张桌子上去道：“我同你说句老实话，你到底能出多少？”孙友德道：“我上来的时候，本也晓得，少了是不成功的，只打算了七八百吊钱，现在是差的过远了。”吴良道：“这样吧，你抵庄三千块钱，一力我去包办。”孙友德一听让了许多，就有点想头了。又两下里嘀咕了一会，才说明二千四百块钱，其中一千块钱是送二大爷的，五百块钱是堂费，五百块钱是大众的辛苦钱，二百块钱是折酒饭钱，二百块钱是给伺候人并打扫夫，还有同押人的喜钱。当时说明了，孙友德可是没有现钱，只有联单契纸，但是一时没有主顾，推不出去。就有一个散役，说是大街上郑乡绅家要买田，孙友德央他同去，又许了他脚步钱，果然孙友德跟了散役前往，

三面议明了二千六百块钱，先付一半，下余看了地再交。孙友德便把这一半先来开销了许多，下余的打了期票，吴良就叫他去同到周子玉那里画了押。

这事一回转间，周子玉已是饿了两天一夜了。讲明白了，送饭的才得送进饭去，周子玉才晓得大概的情形。心里又是气，又是恨，又痛他的钱，又不知道他奶奶是弄成个什么样子。却是幸得孙友德同媒婆子是个干女儿亲家，且又是晓得周子玉家有钱，必定要来安排的，又兼他的奶奶年纪也大了，也不是什么年轻美貌的，因此倒也不十分受罪。后来孙友德还给了她一百块钱。

诸事停当，却好苦主也已报到。吴良便去告诉褚忠，说是：“明天当堂，要是苦主不认这赃，官问你打你，你把话要放活动些，只说是一时害怕混供的，你也并不认得周子玉，是你的伙计对你说的，说他家房子是什么样子，家里甚么人，并后园子里观音堂，堂里一个观音龕，你们伙计因为偷了东西没处放，所以放在他那里的。他家里是点粮食，几件布糙衣裳，也没得值钱的东西，所以并不曾偷他。至于这个洋钱，及这些衣裳，是不是这一案的，却也不甚清楚。这苦主家的东西洋钱，实在不是我偷的。至于伙计怎样，委实不知。说完了一味求恩。看来也不过打你二三百板子。你要咬紧牙齿，挨过去，才是真正好些儿的呢。”褚忠一一允了，却也不敢不依。果然又过了一堂，没甚大事，褚忠只打了五百板子还押，周子玉无辜释放。褚忠虽是打了五百板子，有吴良的照应，不过有个二三十下到身上的。周子玉虽是冤情得白，却也弄得家业荡然，只剩下几间住的房子，门口一个

店面也支持不下去，乡里的店铺，一时不易出脱，就让给地保盘了过去。地保又想他的住宅，便故意不许他在前门里走。周子玉没法，只得在后门开了一个便门出进，苦苦的过日子罢了。这是后话不提。

却说吴良得了一大笔钱，心里极是快乐，过不到几天，便领了徐老八，到了永顺和的店门口站住，喊道：“掌柜的可认得他么？”店里管事的听得有人喊他，便也踱了出来，却认得吴良是个捕快，心下老大吃惊，连忙问道：“吴头儿什么事？”吴良指着徐老八道：“这个人可认得？”管事的看了他一眼道：“从来不曾会过。”徐老八大声喊道：“老板，你真是没有人心的了。认得不认得，也不必谈他，我存给你十二匹绸子，你要呢，就给我二百块钱；你不要呢，就还了我，我现在正是等钱用哩。”管事的道：“这是哪里话！我又何曾认得你，你又几时存了十二匹绸子在这里？你交给哪个的？”徐老八道：“前月底下午的时候，我是亲手交给你的，你说过几天来付钱，我是因为犯了案，没有来。好，好！你老板倒想吞吃我的了，这真是黑良心了。我看老板，你的心比炭还黑呢。不可怜我，还要措我，这是什么理！”管事的听了，气极了，喊了柜上伙计齐来质证。徐老八道：“他们都是你的伙计，哪一个不帮你说话？”吴良便插嘴道：“你两下都记记清。”指着徐老八道：“你不要认错了店门。”又朝着管事的道：“老板，你也别事多闹糊涂了。”管事道：“这真正可笑，连影儿都没得的事。”徐老八道：“我是一点不错。他安心要措我罢了。”吴良道：“老板，我说句公平话，也是回护你的。要是这个事呢，你就还他绸子，不就给他钱。他现在是在官人犯了，

一切开销也是不得少的。要真是玩急了，当堂去这一说，老板，不是我说句放肆的话，你就是满身是牙，也分辨不清。”管事的看这情形，也明白了好些，晓得是做通了来的，便让吴良到里面坐，把徐老八坐在门口一张长板凳上。

吴良到了里边，管事的倒茶递水烟袋，应酬了一回，又恭维了几句，才说到本题上。吴良道：“我是因为大家认得，不好不关照。要是第二个人手里，早把他带了堂上去对官说了。就让是假的，老板也很要破费破费呢。不过咱当公门里人的苦处，老板能够体谅些就好了。”管事的连忙说了些承情感激的话，又说现在怎样明白这件事。吴良道：“看这光景，是实在没这回事了。”管事的便指天画地，赌神发咒的申辩起来。吴良闭着眼睛，呆了一会道：“我晓得了，这一定是他在监里，有人向他要钱，他没有法子，也不晓得是哪一個替他出的主意，才闹出这一手来。可是一样，他既然存了这个心，就不能凭空消弭，况且必是有同你老板做对的，所以不到别家，单到贵号里来。俗话说的，无盐不解淡，不是我帮着他，看来老板是多少要破费两个了，只当是行个好，看顾他便了。”管事道：“他这样大张狮口，怎么会拉得拢呢？既是吴头儿这样说，我就依遵，但究竟应该给他多少。请你老人家大略断一个数目吧。”吴良道：“这是老板的一点意思，我怎么好替他说数。我看老板也是个本分人，既是这样说，我就大胆斯罗一下子，你瞧着办吧。这件事少也怕不成，多也犯不着，直截给他个对半拦腰截吧。”管事的道：“他说值二百块钱，这对半拦腰截，也得个五十块，这真是个无妄之灾了。”吴良道：“不是这句话。从来说，贼咬一口，烂足

骨头。要是你出的数，按不下他去，恐怕他真的到堂混说，那不是越发难为情了么？”管事的道：“既是这样，我也不敢驳吴头儿你的话。可是这个风声出去，人家一定说是无私有弊，况且以后你们头儿们捉到了人，都来照顾小店里，小店还能开得下去么？”吴良道：“那你倒放心，有我哩。今天是这样，你把这钱交给我，我回去再给他，不要当面给他，惹得人家疑心。我出去只骂他一顿，牵了他走，外面也就没人晓得了。以后的事，老板你放心开你的店，凡百事件，有我一力包办，断断不会再有差错。不是我说句大话，我们伙计也都还看得起我，难道我的朋友他们不肯圆通点么？”管事的道：“好，好，费心的很。”连忙招呼钱房里封了五十块钱，点交了吴良。吴良把来包在手巾包里，却仍是不肯动身，时而东，时而西，说个不了。一会说他亲戚在盱眙县要娶儿媳妇，“前月来信，叫我替他买四套袍褂，又是什么六匹红湖绉，六匹绿湖绉，昨儿又打发人寄钱来。我想这也有限的东西，我打算就在宝号里办齐了，交他的人带回去。今天已是不得闲，明天下午，请你老板打发个伙计，拣几种顶好的，送到大街上义兴客店里，我也在那里。同他来的人，一个姓纪的，一同看货，看定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可是价钱要公道些。”管事的听见他另外有人在义兴客店里看货，钱货两交，便也一时大意，连忙答应了。吴良又叮嘱不可误期的话，这才站起来，袖子里塞了洋钱，走到门口，牵了徐老八的链子道：“走吧。”徐老八道：“钱呢？”吴良骂道：“你真是穷花了眼了，我查了他们的流水账，并没这回事。你想讹人家吗？你们做了贼，真是没有一个有人心的。”徐老八道：“怎么你老

人家也帮起他来了？”吴良大怒，上去打了两个嘴巴，骂道：“难道我也帮着你讹人？”一边骂，一边对柜上说了句明天会，便牵着徐老八的链子去了。管事的看见这事已完，心里才把这块石头放下去。

到得次日，只得配了些货物，送到义兴客栈里，果然吴良已在那里了。当时拣好了东西，叫伙计开了一张账单。吴良同那个人看过，便对伙计说：“明晚上灯后来付钱，不就到我的家里去付。”伙计自把余货包好送回店里，复到义兴店来付钱，那人已不在店里了。店里的司务说：“不是吴头儿交代的，到他家去付么？”伙计赶到吴良家里，吴良不在家，家里人说的不晓得。伙计只得说了大概，并约定明日来取。

次日下午，又到吴良家来，只听见吴良在里面骂道：“这样不开眼的东西，那天的事，要不是我，他现在这个店里的东西，只怕都改了姓了。他当我是吃他的饭么？真是混蛋！他的伙计来了，你们对他说吧，这点点子东西，是我吴老太爷赏收了。他要钱，叫他到堂上去要去。来的人若是多说话，你们尽管刷他的嘴巴子。”伙计听得明明白白，赶忙退了出来，溜回店去，对管事的说了。管事的只气得发昏，然亦无可如何，又怕他勾起前段的事来，只好认自己晦气，算是如无事罢了。就这样一搅，这个店里，是凭空破费了四百多块，这都是捕快诬良栽赃的种种凭据。要晓得周子玉当日不是孙友德替他花一注大钱，只要褚忠第二天一口咬定，周子玉终究是要吃亏的。至于苦主认赃，更是绝不要紧的事。譬如苦主看了不是，捕快是早已求过他的，叫他暂且认了去，便可跟追别的；或是说你要不认这宗，以后更无破的

指望了；否则用苦肉计，说是官比得狠，大家吃不住，求他认了去，暂时缓大家一口气，那苦主若是心软了，听了他们的话，这周子玉的罪名，更是铁案如山了。至于永顺和这边，还是吴良的柔软办法；要是管事的不达时务，便又有新鲜的花头。总之哄吓骗诈，是他们的诀窍，越是老手，越做得干净。凡是天下的差役捕快，都是如此，并不是安徽天长县一处如此。

要知还有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游园拖磨切口须知
发路安家非钱不应

却说浙江杭州府仁和县城里羊坝头，有一个饱学的秀才，姓魏名焕号有文，年纪二十多岁，天分本来极其聪慧，又极肯用功，竟是通今博古，下笔千言；看见国势日益衰弱，不免的时常发些感慨，却是秉性深沉，外面一些不露，时常咄咄书空，有一种无可如何之意。就有一班同学，约他同到东洋去走走。魏有文道：“这却是极好的事。但是我生长杭州城里，一步未曾走开。如今要到外洋去，先须把内地这二十二行省走它一次，先考察各处的风俗人情，形势阻塞，再到外洋去走走，方能有益。”自从打了这个主意，便无意于再看书写字。好在家里本是有钱，父母俱已下世，新娶的一位梅氏，幽娴贞静，极善持家，有文更是放心得下，可无内顾之忧，遂拣了一个吉日动身。先到上海，从上海上了火轮到天津，由天津进京，再从京城到河南、山东，转到烟台，复从烟台上了火轮，折回上海，又趁了江轮到汉口，从汉口起早到

陕西。各处的古迹，任意赏鉴。又带了几本簿子，将一路上所见所闻，一齐登载在簿子上。

在陕西省城鼓楼前一个三义客栈里，住了有十几天的光景。他住的这间房，是一排三间，他住了上首一间，带的一个佣人，就在旁边打了一张铺。对过一间，住了一个本地的人，魏有文时常看他锁了门出去，一会又回来了，一会又出去了，再看他脸上，却是神色凄沮，象有甚么大不得了的事一样。有文年轻，喜管闲事，便时常留意他的行径。这日晚上，忽然打外面进来了一个人，穿着蓝裙裤布的袍子，罩了一件羽毛马褂，手里提了一个灯笼，上面写的是“正堂公务”四个字。只听见那人站在外间喊道：“林二哥在家么？”对面那间房里的人，早已答应了出来，叫了他一声：“大叔，久违了，里面坐。”就见他把那人让了进去，不知道嘁嘁喳喳说了些甚么。只听见姓林的说道：“那怎么了，那怎么了！”以后的话，又低下去，也听不出。停了一会，又听见那来的人大声说道：“二哥没别的话，就只八个字，是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却又不听见姓林的说话。又歇了老大一会工夫，姓林的才把那个人送出去，嘴里还是承情费心后报的一番话。有文看了，诧异的很。

须臾姓林的回来，只听见他在房里有些响动，是用绳子捆东西的声音。有文本已是明天要动身的，便搭讪着走过来，在门口望了一望。那姓林的就是一个竹箱，一只篮子，此外就是铺盖卷了。姓林的看了他一眼，也没招呼。有文忍不住便问道：“贵姓是林？”姓林的极为诧异，忙应道：“正是。”有文又问他的大号，乃是瞻棠两个字，便跟着自己也通

了姓名，就问他是往哪里去。姓林的道：“我是往潼关去。”有文道：“很好，我们倒是同路。”当时把自己来历说了一遍。林瞻桢便连忙让座道：“有翁，真是好福气。”两个人谈了一回，很是投机，便约明日一早一同起身，路上也可以不十分寂寞，林瞻桢也答应了。

次日一早，各人雇的车来了，开发了店钱酒钱，上了车。车夫把鞭子一扬，已是风驰电掣的，不多一刻出了城。打了中尖，晚上住的韩家寨。两人吃过饭，又谈了一会，更是合式，都有相见恨晚的意思。有文便问他此次来省，是为什么事。林瞻桢叹了一口气道：“说起来话长，也实实的伤心。我本是保安县的人，我们保安是个苦地方。我弟兄两个，我是居长。我也进过学，有四年了。我兄弟比我小八岁，今年已是十七岁。我是在叔子手里长大的。叔子待我弟兄很好。我的兄弟自小定下了卫家的一位姑娘，生的相貌很好，本来打算明年要娶。不料我们那里有一个土霸，叫做蒋明允，本是个武官出身，不晓得怎样发的财。他只有一个儿子，叫做蒋亦良，现在也有十六岁了。因为他下乡来收租，不晓得是哪个对他说的，卫家的姑娘生得好，他就托人去说亲。卫家说是有了人家了，他叫卫家去退。卫家怕他的势力，托人来说，被我叔子骂了一顿。卫家没法，直言的回复了蒋明允。蒋明允恨极了，时常想同我们做对，但是从没有交涉的事。又是一个居乡，一个居城，风马牛不相及的，也没有新鲜法子。我叔子也是防备着他，不肯轻易到城里去，恐怕是无意中惹出是非。哪晓得蒋明允的心思狠毒，他雇了几个人，到乡下来捉兔子，蹂躏我们的田地。我叔子出去同他吵闹了

一阵，他们齐大伙上前，把我叔子打了一个半死。我正在离村上三里多路一个人家教蒙馆，听见回来，人是散了，叔子也已不能动了。据地保说起，那一班人就是蒋家的，并且说，临走的时候，还交代好好的把卫家这头亲退了就没事，不然，一定要揍死他。我虽到家，也没有主意，便央人用门板把叔子抬了到城里喊冤，验了伤。等了三天，以为大老爷可以出票子传人了，哪里知道是一点影子没有。我还有个亲戚在城里，托他去找了书办，问他为甚么还不出差的话，这才晓得里面的细微曲折，说是要官出差，须先把请差费送了进去。我也没法。我们保安县都用的砂皮子钱，一两银子可以换个四吊多钱，他们也定要我付银子。接着又是书办来，说是起稿的费用。我想我们弟兄，都是叔子抚养大的，怎能不替他出这口气，便也通统答应了，为的是只要叔子伸冤。这倒果然快，银子交清了，差也下来了：一个叫蓝能，一个叫柯贵。他两个拿了牌票，又要什么发路钱安家费，又是动身的时候吃神福。这个当儿，我带的钱已是完了，幸而我这位亲戚慷慨，替我垫了。这前后已是用了三十三两多银子，差人还没出大门呢。”魏有文道：“这官司可见是不好打的。”林瞻荣又道：“等到第二天动身，我在一个茶馆里等他们，打从天明等起，一直等到小晌午，他两个才来。随即吃了茶动身，到了十里铺，他们又说饿了，走不动。我说没多路了，到了那里，我请你们吧。他们就顿时变了脸，说是叫他们枵腹从公。我看情形不对，只得找了我的一个相知店里落了坐。这乡里哪里有好东西吃呢？他们说开店的瞎眼，看不起他，就骂起来，我解劝也不听。又逼着老板去买了一只

鸡，二斤肉，就整治起来。他们就到隔壁烟馆子抽大烟，等到瘾过足了，才过来吃饭。吃饱了，站起来就走。老板问他要钱，又被他刷了一个嘴巴，说他是混蛋，这有一定的规矩，这意思明明是叫我会账了。我身上已是一文都没有，幸而是个熟人，这才把菜饭并烟钱统记在我的名下，跟了他们又走。到了我们镇上，他们又是折了二两银子去，说是什么客寓钱饭钱的话。我前面已是花了一大注，哪里为这零头好不给他呢？当时送过了他们，又进去看看我的叔子，谁知倒吓了我一大跳。”有文忙问所以。林瞻荣擦了擦眼泪，又叹了一口气，方才说出话来。

要知他叔子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读批词上控总成空
入教会平反有望

却说魏有文急忙要问林瞻荣的叔子怎样，林瞻荣擦了一擦眼泪，又叹了一口气说道：“谁知我进去看我叔子，他老人家还是昏沉沉的，不省人事。我更是发急。今天一日，一点音信没有。挨到第三天，遇见蓝能，说是蒋明允派了一个佃户，叫施四德，跟我进城去打官司，明天一早走。就问我是一处走，两处走。我实在怕他们罗唆，就说我本来要到城内去买药，只可先走一步吧。蓝能亦没说甚么。次日一早，我便急急的进了城，又带了几件衣裳，到城里去当，为的是做盘缠，还要还我亲戚的钱，并饭馆烟馆的账。哪知道到了城里，再碰不到他们，一连就是三天，我可急了。幸而住在亲戚家里，房饭钱是不要，究竟我心上不安顿得很。到得第

四天下午，才听见说是他们来了，以为就可以过堂了，哪里晓得正接着游起花园来了。”魏有文道：“是哪个请你游花园？”林瞻荣笑道：“哪里是有人请我游花园？这是他们差人们的切口，案齐了不审，这些人在城里无事，东走西荡，就叫做‘游花园’。这一下子，足足有半个月，我又不敢回家，又不能再住下去，心里还是记挂着叔子。后来一急，倒急了一个主意出来。我去找了我们学里老师。老师先说不管，后来我答应送他一斗稻子，老师才肯答应去见县官。等到老师回来，才晓得县里大老爷年纪大了，早上的事过午就忘，昨天的事今天更不容提了。这件事还是前月里的，老爷早丢在九霄云外了。老师提起来，老爷才传了稿案去，问明白了，随即吩咐，明日一早坐堂。老师又替我托了稿案。果然次日午饭后，老爷坐出堂来，先问了我几句话，我也不很懂得。又见他问蒋家的佃户，佃户是奉了他主人的话，一味的胡赖。两下里搅了有个把时辰，官也烦了，就吩咐都下去，明天再问。到了明天，亦就并不再问。我又去打听行家，这又是什么故事。就有人说是叫做‘拖磨和’，也是差人的切口，就是审而不结的意思。这件事就一拖拖了两个月。我叔子已经死了，算起来，也还在保辜限内，我只得又去递呈子催，总归是沒有一句爽利的话。我催到第二张呈子，倒挨了一顿骂，说是什么实属刁健。你想我家里人是死了，钱是花了，不能够求老爷伸冤，反倒落了一个实属刁健，这不真正气死人么？等我叔子的后事办妥了，只得带了钱进府去上控，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被他们逼出来的。哪知呈子进去，等了多日，批出来是什么‘仰该县提集两造人证，迅速

断结，该生迅即回县投质可也’。我以为这一下子官是一定要吃紧的了，赶紧回到县里投审。可笑县里又玩起花头来了，说是人证未齐，又出了差，去传卫家的人，不相干的人闹了一大堆。无奈这县官总是不肯过堂。又听说是蒋明允花了一大笔钱，县官也不肯十分追究，想把大家拖了一个昏天黑地，自然就不了而了的。我看这个情形，是没有法子想。想到我叔子待我弟兄的好处，就伤感起来；想到我叔子死的苦，就愤恨起来；想到蒋家的势力，县官的糊涂，就焦躁起来。要是就这么算了，不但死后对不住叔子，并且对不住兄弟。几下里一凑，就打定主意，再去上控。是这年九月，到了道里，递了一张呈子。好笑的很，他的批语，竟同府里一样。我想想是一不做，二不休，爽性同他玩一玩吧，这才赶到省城里，告了臬台的状子，以为总有一个下落的了。真是奇谈，批出来仍是仰府飭县，其余的话，也同那道里、府里的一样。我气极了，只得续上一张呈子，请他亲提，不但不准，又挨了一顿骂，批的是‘此案前已批仰该府转飭该县提集人证迅速断结，该生理应回籍到县候质，乃复率请提讯，意存尝试，实属刁狡健讼，仰即凛遵前次批示，听候该县集讯，倘再砌词混渎，定予押发’等语，这真是气破我肚子了。我到了这步田地，以为这案子是没有翻身的了。刚刚我又接到我兄弟的信，又寄来一笔钱，叫我如果告不准，一层一层的尽管告上去。我想莫如到藩台那里告吧。藩台这个衙门，进张呈子，可不容易，总得四两银子。我已到了这个地步，说不得了，只得依着办吧。哪晓得这个批，又真不容易，足足的候了两个月，才批了出来，说是什么‘理应遵奉臬宪批

示，回县候质’这些话，这就是我动身前三天的事。事到如今，除掉告抚状，是没得别法了。哪里知道我在这里告状，我那县里都知道的。就这个档里，县里的禀帖也上来了，是求着上头把我发到首县，由首县派差把我押解回去，归案审办。又有一件什么公事，是详革衣顶，以为恃符刁讼者戒的话。上头都已批准了。昨天来的人，是我的师兄弟，他在承发房里做写字的。他见了这批，所以连忙来告诉了我，又叫我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但是走是走了，这一案终究没个水清见底的日子了。这算是以往从前的事。承你不弃，我是尽情告诉了你，你看这事应该怎样办法？”

魏有文听他从头至尾说了一遍，直气得七窍生烟，拍桌子大骂。林瞻荣反倒解劝了一回。魏有文道：“老兄，你家有这样沉冤，竟反不过来，现在倒是人财两失。我看你就是告到部状，也不过如此。我倒有一个顶好的法子，但是不应该出在我的口里，现在也顾不得许多了。你的功名是考来了的，况且又不过一个秀才，也算不了受国厚恩。现在已是详革了衣顶，更没有什么顾忌。我看你要是能把这件事反过来，除非你老弟去投了什么外国的教，做了教民，方能不怕。蒋明允势力如何大，他总要输给你的了。”林瞻荣听他慷慨激昂的说了这句话出来，自己寻思了一回，不觉恍然大悟，连连的作了几个揖道：“承教，承教。既是这样办法，我也不必往潼关去了。我原是怕上头拿我，所以我想到潼关一个朋友家去避难。现在我是不怕的了。”当下林瞻荣高兴的很，同魏有文促膝畅谈了一夜，到了天亮。各自上车分路。魏有文由潼关转赴山西一带，林瞻荣自回保安县去料

理投教，复去打这糊涂官司。究竟投教后如何情形，做书的也不忍再往下说了。

要知还有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争继嗣族弟放流言
许酬金讼师授秘计

话说湖南长沙县，离城五十里，有一座史家村。村里姓史的最多，也还有别姓在内。其中有一位富翁，姓闵叫做闵叔纯，一向在各省贩卖珠宝，时来运来，发了几万贯的家私。他本是住在城里，怕人家同他罗唆，所以避到乡里来住。正是田连阡陌，牛马成群，说不尽的豪华富贵。又有一个远房兄弟，叫闵中珣，是出了五服的，先前也在这村上教蒙馆，后来也就住下来了。闵叔纯虽是享福，却只多了一点点的缺陷，是年轻的时候，在外边东游西荡，结识了些墙花路柳，把身子淘空了，一直也没有生育过，所以现在膝下是儿女俱无。闵中珣光景虽然不好，却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做伯璠，小的叫做仲簏，都是极其聪明。闵叔纯甚是喜欢仲簏，颇有想过继他的意思，只是尚未开口。闵中珣也有点看出来，更是格外的巴结个不了。只有叔纯的女人臧氏，总觉得不是亲生的，心里不十分愿意，看见叔纯不做生意，在家里身子很好，就要替他娶妾。叔纯自将年纪大了，就是纳妾也是没用的话回复。无如臧氏是一定要办，后来到底拣了一个二婚头女人孙氏。因为她出嫁不到四年，早已生过三个孩子，且都是儿子，臧氏说她一定是宜男的。又恰巧孙氏新寡，孙氏的婆婆尤刘氏支持不住，臧氏就给了尤刘氏一百多

块钱，把孙氏接了过来，是这年四月里的事。果然这年六月里，就有了孕，臧氏极其欢喜。等到十月满足，居然生下一个儿子。叔纯高兴极了，少不得请客开贺，闹了好几天。就是叔纯的亲知朋友，没一个不替叔纯高兴的。只有闵中珩心里老大有点不自在，从前是十拿十稳，这分家当是在自己的荷包里了，如今倒变了可望而不可即，就从此存了心，一回想弄死这个孩子，一回仍想把仲篋送过去承嗣，终日里如热锅上蚂蚁一般。时常对人说：“男子八八六十四而天癸绝。若是斫丧过度，有七七而绝者。我们这位老大哥，年轻的时候糟蹋得太过，是不到七七就要绝的。象他现在望六的人，已是不能人道，哪里还会生儿子！这是瞒人的话罢了，却如何也来骗起我来？况且这个孩子，也不象他。看那付贼头贼脑的样子，也不晓得是什么人生的。倒不晓得我们世代书香，倒玩起异姓乱宗的话来了。将来我们这位老大哥百年之后，我却断断不肯认。得罪了阿哥的罪名小，得罪了祖宗的罪名才大哩！”自此逢人辄道，大家也听得絮烦了。也有劝他的，也有挑拨他的；总归世上各样人都有，并不都是好的，也并不都是歹的。这且慢表。

却说闵叔纯替他儿子取名启后，爱护备至。到得六岁，又请了一个教书先生，教他识字。光阴荏苒，倏已九个年头。闵叔纯染了时疫死了，少不得发丧开吊，报给亲友知道。闵中珩听得叔纯已死，便连夜收拾了一肩行李，也不来探丧，径自匆匆的赶进城去，四下里托人替他谋个馆地。后来好容易找到了几个学生，每人“天地玄黄”念上一年，给洋钱一块。幸而是轮流供饭，才算是糊住了口。苦苦的挨了

一年零三个月，闵叔纯的女人臧氏也死了。闵中珩虽是住在城里，却很留心叔纯家里的事，时常叫他儿子伯璠带信上来。但是有人问起，只说出了远门，不说明躲在城里。人家也有知道的，都是事不干己，谁来多管闲事。

这日正在书房里替学生背书，却接了伯璠来的信，拆开一看，不禁大喜，用力把桌子一拍道：“好，好，我真算等着了！”这学堂里共总有十七八个学生，一齐大惊失色，不晓得是什么事。闵中珩便对各学生道：“今天放学，你们明天也不必来了，我要回家去。所有前月的束修，已收过了。这月里三天，算我送了吧，也不要了。我明日是一早要动身的。我还要收拾东西，你们也就此散吧。”学生哄然应了一声，已是一人夹了一个书包，纷纷如鸟兽散了。

闵中珩本没有多少行李，打了一个铺盖卷，搭了一只便船，次日一早开行。刚刚饭后，已是到了史家村，上了岸。回到家里，伯璠、仲篪接着，中珩便问了些家常的事，便带了仲篪一径到叔纯家来。一进门，看见了灵台，就假哭了一阵。接着就是孙氏领着启后出来磕头。中珩佯为不识，对着帮忙的人道：“这是什么人？”帮忙的人道：“二爷才出去了一年，怎么这样好忘性。这就是启后，你的侄子，难道别人也好来披麻戴孝么？”中珩听了，立刻就把脸放下来道：“啊哟，这是哪里说起！我哥哥在日，你们玩罢咧。现在是大事在堂，难道你们还要玩么？”大家听了发楞。中珩道：“哥哥早就对我说了，说是他到百年之后。叫仲篪来承他嗣。因为膝下没个男女，你们大伙儿鬼混着，弄个野鸡孩子骗骗他。我哥哥死的时候，偏我又出了门，不晓得大家存了个什

么心，并不去找仲篋来成服。现在是把我嫂子也弄死了，刚刚我却回家来了。这件事别的也不必说，只依着我哥哥的话办了。”便喊仲篋过来道：“我从前因为你伯父无子，久已把你过继给伯父这边。现在伯母也死了，没有别的，你就在灵前成服。一则是他生前求我，我答应过，难道好现在不算？一则我闵家世代书香，也并不是低微，怎么凭空闹起杂种来呢？”仲篋听见，赶忙把外间一件大衫脱去，里面露出麻衣，已是穿好了来的，袖子里扯出一个麻帽子，戴在头上，便抢到灵前磕了个头，钻进孝帷里去了。中珩忍不住笑了起来，忙又收了回去，大声道：“孝子已是成了服。这个孩子，叫他家里人领了去吧。”这个时候，孙氏虽是没有主意，那些帮忙的，却颇有几个是叔纯的至交，还有两个受过叔纯的遗嘱，叫他照应启后的，便大家不平起来，一个个上来同中珩辩驳。这是动了公愤，一个赛过一个，早把中珩说了一个张口结舌，颇有口众我寡之势，暗道：“这事不好。然既已至此，亦断没有作罢的道理。”便向大众作了一个揖道：“这是我闵家的家事，不关诸公分毫。诸公就是再讲上几担礼，我也只当是耳旁风。我只要把这个小杂种撵出去，不要败坏我的清静家风。”这个时候，里里外外嚷成一片，进来看热闹的也挤了一院子，就有些欢喜多事的，你一句，我一句，在那里混骂。中珩看光景，恐怕他们要动手打，一定要吃眼前亏的。眉头一皱，才打算一个主意在心，站起来往外就走。挤出了人堆，才发话道：“我们当官去讲理吧。”说罢，一径去了。

孙氏看见这个情形，心里十分难受，领着启后对着大众

磕了一个头道：“我们大先生在日，同诸位交情也都不错。现在家里闹成这个样，只求诸位看一看死人的情分上，始终说句公道话，我母子就感恩不尽了。”说罢大哭。大家也有劝的，也有骂中珩的，忙乱了一回。孙氏同了启后进去，仲篴却是坐在孝帏里不动，这也是中珩教了来的。

却说叔纯的知交里面有几个有体面的：一位是伍鼎新，开着米坊面坊，儿子已取过偕生的了，所以人都称他伍老太爷；一位是陆士凤，是十年前进的学，现在就乡下一个书院里主讲；一位是戚亦扬，是屡次县考，没有一回不终复的，家里开了一个蒙学馆，跟他念书的也不少，且是说句话，都在理上，人人都敬服的，年纪虽大，倒有一种齿德俱尊的神气；还有启后的丈人家高有礼，也是一位开药店的老板；这些人都是帮着孙氏说话的。大家晓得中珩是决计不肯就此歇手，大家议论了一回，也就各自散去；却叮嘱闵家的人，要是中珩来胡闹的时候，赶紧过来通知。便从此拔长了耳朵打听不表。

却说中珩气愤愤的回到家里，一夜未曾睡好。次日起一个大早，走到了离镇上十五里外的一个大集镇上，找到一个有名的讼师王伯丹。这王伯丹是专门替人家出歹主意的，做的呈子又能挟制官府，只要有钱给他，他的主意是层出不穷。他出的主意却是看着出钱的多少为准，钱越多主意越辣，因此没有一个不怕他的。中珩带了四样礼，先送给王伯丹。王伯丹拿眼瞟了一瞟，早有人来收了进去。王伯丹把闵中珩让到小客房里坐，他自己却在一间耳房里抽鸦片烟，足足抽了有两个钟头，才出来陪中珩。中珩先说了些仰慕

的话，继而又说到他这件事，又说到要请他出主意的话。王伯丹抱着水烟袋，点着一个纸炊子，尽着出神，停了老大一会，方才慢慢的说道：“这是件大事。要是反了过来，老哥便从此是个富翁。但是古人有句话，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我也是偌大的年纪，又何必无缘无故，来造这个孽呢？”中珣听出他口气，是想钱的话了，遂立刻答道：“老人家你也太多心了，难道我还敢白费你心么？不过我现在光景是拿不出来，等到大事告成，自然是木本水源，不忘所自，一定是重重的酬劳。你伯翁向来晓得我的，我也断不敢过河拆桥。况且我的为人也不是那样，当真伯翁还信不过么？”王伯丹道：“不是这话。讲起钱的事，兄弟已是数见不鲜。纵让是老哥送我五六千银子，这也是个棘手的事，也还得仔细商量。”中珣听他开口太大，心上有点发毛，脸上就有点火刺刺的，当时定了定心想道：“那边的家当总在十几万。果真成了，三四千银子也有限，不过是九牛身上拔一根毛，就譬如老大晚死一二年吧。”主意已定，忙陪笑说道：“只要伯翁有什么妙计，能得事成，兄弟亦断不肯忘恩负义，情愿送雪花银三千两，以后还可以遇事尽情，决不含糊。”伯丹听了大喜道：“老哥真是朋友，不枉我们平日相好一场。既是如此见爱，老哥的事就是兄弟的事，兄弟定当出个死力，以仰副老哥的雅意。但是这事有三件办法，我先说给你听听，再大家斟酌，或是老哥一样一样的去做。我想任是他们神通，也不能逃出我的手掌。”中珣道：“很好，倒要请教。”伯丹听了他的话，歇了半天，才慢慢的说出三条主意来。

要知是何主意，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剪羽翼故友远嫌
攻腹心老姬生事

话说王伯丹口许闵中珩有三条主意，喜得闵中珩眉花眼笑，急于要问。伯丹慢慢的说道：“第一件，是把伍、陆、戚三个人，许他几个钱，不图他们别的，只要他们不来问这件事。本来闵家的事，与他们是不相干的。他们见了钱，自然是避开去。要是三个都上了套，是再好不过的；万一有个把倔强的，一定要凭公调处，他已是独木不能成林。你还可以在外散布谣言，简直说他同孙氏有奸；他听见这个信，自然避之不及，还敢来多管闲事么？这叫做先剪去他的羽翼。等到羽翼剪去，这事也就好办了。这是第一条最要紧的。第二，你把孙氏的前夫的娘找了来，听说还活着，也大大的给她几个钱，叫她到那边去认孙子，说是媳妇卖了，孙子是不曾卖的，要领去归宗。如有人不依的时候，教这老婆子打滚撒泼，拚命寻死，只教她一口咬定，说是你哥哥当年不会生育，才打她家里把一个不到周岁的孩子抱过来哄人，现在因为自己膝下无人，这才来领这孙子回去。更教她一口咬定是十二岁，这十一岁是假的。你却一旁去劝解，代做好人，这叫做攻其腹心。就是孙氏一人强辩，当不住这个老婆子一口咬定，谁人还信孙氏的话！至于小孩子，更是不知自己的来历了。这是第二条最要办的事。第三，就得你去找个人，重重的许他一笔钱，叫他乘人不备，躲到孙氏房里，藏在床底下。等到布置好了，你却多带些人，去对孙氏说，外边有人说你养着奸夫，我是不相信，但是人言可畏，必定也要

明明心；就是你不怕什么，难道我们老大死了，还当王八么？如今不如到房里去搜搜，更是妥当。孙氏于心无愧，自然一说就答应。你便带了人进去，假意先在各处一搜，然后翻到床底下，把人拖了出来。先就嘱咐了那个人，叫他咬定是奸夫。你便装着生气，把奸夫捆着，立刻去请些公亲来，就借着败坏门风的话，当时把孙氏驱逐。要是孙氏不服，就同她到堂见官。奸夫是和奸，没甚罪名，叫他不要改口。万一有点不妥当，不过花上几个钱，官司就赢了。孙氏自然是断回娘家；孙氏一走，那启后小孩子，还会活着么？这是第三件主意。此外虽还有些法子，谅来也可用不着了。你先去照我说的话，挨一挨二的去办。”中珩听了这一席话，喜得心花大开，连忙作揖道：“老先生真是赛诸葛，我可要五体投地了。”两个人又斟酌了一回，中珩方才起身告辞回去。

却说这位陆士凤，是叔纯的好友，平日诗酒往还，极是契合。叔纯看得士凤为人做事，都还光明磊落，临死的时候，把他同伍、戚两位，请到床前，重重的拜托了他们三个人，叫他时常看顾点启后。陆士凤是言规行矩的，既然答应，早已如同受了先帝爷白帝城托孤的顾命一般。伍、戚两位虽同时一齐答应，却也不大放在心上。从来说的，人在人情在，叔纯已死，他们不来想启后的法子，就算是好人了。士凤看了中珩的情形，心中大为愤愤，又因为是外姓客，竟疏不间亲，不能十分认真，回到家去，闷闷不乐。过了两天，忽然有个人来请他去吃茶。士凤问他名姓，来人亦不明说，只道：“到了自然知道。有人等你，有要事相商。”士凤只得跟了去。到了茶店，见面之后，却不认识。一看旁边桌上，伍、戚

两位，已都在那里，心里不大明白，就连忙请教请他吃茶的人尊姓大名。那人道：“在下姓马，字亦渤。”说罢归座。堂倌泡上茶来，吃了一两开。马亦渤打袖子里取出三个封子来，放在桌上。就取了两封，走到伍、戚二位面前，打了一躬道：“些须不成意思，先请笑纳，随后加十倍奉缴。”伍、戚两人笑逐颜开的接了过去，嘴里还说请你先转致道谢。马亦渤又说了一声岂敢，方才回到自己桌上，对陆士凤道：“兄弟是闵中珩的妻舅。因为闵家的事，中珩要同他分个水落石出，素来晓得诸位是常在他家的，所以特特的约会了诸位来，叫小弟当面拜托。也不想诸位怎样出力，只要以后那边的事，诸位不必预闻，舍亲是万分感激。这点些须薄礼，一样三分，先请士翁笑纳，只不过不成意思。随后等到事情大定，还要加十倍奉上呢。”陆士凤听了大惊，做声不得。伍、戚两人，早走了过来道：“士凤哥，这没有什么，我们只好谨遵台命就是了。”陆士凤看见伍、戚两位已是被钱迷住，自己却是一团怒气，厉声道：“论起来老大在日，同我们是莫逆之交。现在他孤儿寡妇，家难大作，我们稍有人心，当惟力是视、极意照应，方是正理。二爷不要我们过问，这句话是怎讲？至于说他这个儿子一定不是老大生的，人家问我，我是自然直说；不要过问，是不是不许我直说么？”马亦渤道：“这是预先的一点点敬意。等到事成之后，自然还有大把奉送士翁，你尽管放心。”陆士凤道：“这是什么话！难道我们为这点银子，就把个死朋友卖了么？银子无论整千整万，是有完的时候，人生顶多不过百岁；到了百岁之后，也得要死。今天糊里糊涂做了这样亏心事，将来死过去，拿什么脸去见老大

呢?这个断断不敢从命。请亦翁回去转告二先生说吧,他家过继的事,他本有儿子的,二先生一定要把儿子推过去过继,反说人家儿子是假的,只要理上说得过去,二先生尽管做,又与我什么相干。至于要我随同二先生丧良心,说启后不是老大生的,难道我活了这样大年纪,还是这般见钱眼开、昧尽天良么?不要说是送我若干银子,就是把家当一齐给我,我也享用不了。至于伍先生、戚先生,我们从前是在大先生床前说的什么来?如今就都被钱蒙了心,我不知道你们死去,见了老大,拿什么脸去对付他呢!”陆士凤年纪本大,越说越气,竟浑身乱抖起来。马亦渤看见他发了大气,倒不得主意。先前只当是他嫌少,后来见他斩钉截铁,亦不敢再说,却呆瞪瞪的望着伍、戚两个人。伍、戚两个人也一句话没有。只见陆士凤气愤愤地站起来,颤着声道:“我还有我的事,改日再会吧。”说完,竟扬长去了。

马亦渤气了一个发昏,伍、戚两个也很觉得没趣,却是已经得了两封银钱,也不舍得拿出来,只得帮着埋怨士凤不知轻重。马亦渤呆了一会道:“他是做定了忠臣,你们二位呢?”伍、戚两个同声答道:“这点小事,莫说二先生还尽个情分,就是空口说白话,交代我们,我们还有别的议论么?我们借此结交二先生,难道二先生还会亏负了我们?至于二先生的厚赐,本不敢领,不过现在老陆这样一搅,我们也就璧回,反显出我们也是不受抬举了。只可权时收下,随后再慢慢图报吧。”马亦渤道:“好,好,这也是一句话。”伍、戚二人又道:“亦翁回去,替我们多多致意,异日登门再谢。”马亦渤把这封未收的银子,收起来塞在怀里,起身作别各散。

却说陆士凤回家，仔细一想，这件事终究不妥当，便歇了一会，一直踱到闵家来，喊了启后，去请了孙氏出来，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并嘱咐她诸事留心，不可大意。还有叔纯的一个老伙计，从前在外面很吃过辛苦，姓邹名必大，是个万金可靠、一钱不苟的人，陆士凤又告诉了他这回事，也叫他诸事留心。大家领会，士凤自回家去。

第二天杳无动静。第三天陆士凤在街上闲游，遇着一位同学季恩灏，闲谈了一会。季恩灏就拉了陆士凤到他家去坐坐，说起前天那一番话。季恩灏道：“现在这件事很不妥当。我昨晚在闵老二那里闲坐，闵老二对我说，孙奶奶不正经。还有一句可笑的话，你可别气，说是同你有奸。我当时就驳回他，说你这样大年纪，哪里会有这事，这句话是哪里来的，他也说不出来。”陆士凤不等到说完，气得眼珠子火星乱爆，骂道：“这个人真是猪狗，如何这样含血喷人！”季恩灏道：“假的真不来，也没人相信，由他去嚼舌根子去。老二的为人哪个不知道，只不过以后你要少到启后家去为是。并不是怕他，省得传了出去，孙奶奶那边倒难为情。”当时陆士凤气极了，一定要即刻去找闵中珩拚命。幸得季恩灏婉转劝导，方才罢休。从此士凤却当真不大过去，只不过每天派个人去问问罢了。

等到叔纯、臧氏五七这一天，雇了一班和尚在堂前念经，启后在灵前磕头，仲簏也在那里磕头。忽然打外边走进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婆子，扶了拐杖，一步一跌，直奔到灵前来，一把便把启后拉住喊道：“孙子，你做什么事？家去吧！”启后出其不意，吓得哭了起来。伺候灵台的，早已去告知邹

必大。邹必大赶紧过来，孙氏亦已走了出来。孙氏一看，不是别人，乃是他前夫的娘，是自己的婆婆。孙氏便连忙去拉开，让她坐下。那个老婆子还是喘吁吁的，一口一声叫孙子回去。邹必大也有点认得，忙上来问道：“做什么事？”老婆子道：“他是我孙儿。我家里现在没死人，为什么叫他在这里戴孝？”邹必大道：“这位小官官是孙奶奶到这边生的，怎说是你的孙子？你既然把媳妇价卖，便与你恩断义绝了，怎样又是你的孙子？”老婆子道：“你不晓得！从前我们家里穷极了，又因为媳妇年轻，怕不能守，才把她说合到这边来。她来的那一天，她说是这边娶她为生儿子。但是你们主人年纪大了，不能生育，如今要把这件事想个法子。到后来也是她自己出的主意，把她生下来的这个孩子，那时候不过三个月大，说是等她到了这边，就装起假肚子来，等到十月满足，却暗暗的把我个小孙子抱过来，算是她生下的。我看她可怜，也就答应她照办。幸而大奶奶不曾生育过，所以不晓得生孩子的事。不是那时候，还说是小孩十分壮大么？这不过是骗骗死鬼的办法。我本不敢多说。如今我已老了，眼前又没一个人，想起儿子虽是死了，还有孙子，所以今天特地过来领我孙子回去。可怜我那孩子，不知替哪个披麻戴孝呢！”一面说，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哭个不了。又忽地跳起来，去扯启后道：“孩子家去吧！咱家里也有粥喝，不犯着在这里替人家戴孝。乖孩子，乖孩子！你连你祖奶奶也不认得了！”孙氏这一惊非同小可，也明晓得是中珩的主意，只没有法子。倒是邹必大道：“你真是瞎说！从前大先生在日，我是寸步不离。生这个孩子，做满月，我还抱出来看过，哪里有什么

一年多大的孩子！满了月，因为奶不够吃，还是我去找了一个徐嫂子来贴奶，这事瞒得过我么？你是穷花了眼，油蒙了心，不就是哪个给你钱，央你出来瞎闹的！”老婆子不料被他一句话说着了心病，脸红过耳，顿时威势就挫了三寸。大家以为这婆子的嘴可被邹先生堵住，没有别的说了。

欲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算事负三条妙计
急打点一纸呈词

话说孙氏的婆婆被邹必大堵住了嘴，一时说不出话来，停了一会，忽又硬挣挣的嚷道：“我不晓得你说的什么话！这是我的孙子，无缘无故来给你们穿孝，我看着怪难受的，今天是一定要同他去。”孙氏这时候也回过味来了，便接腔道：“是你的孙子，俺也不要；是这边的儿子，难道也算你孙子不成！至于你说我抱过来的，可是我自己到你家去抱的，还是你抱了送过来的？”老婆子道：“什么话！真是有天没日头了。明明是我的孙子，怎说是这边的儿子？真不怕天打雷轰的东西！”邹必大道：“且慢着。既是你的孙子，为什么这些年你不说呢？”老婆子道：“我年纪大了，我忘了。今日还是这里二先生打发人对我说的，我才想起来，所以我才过来认他。难道他自己家里的人，也会错么？”邹必大已是晓得了底细，便把老婆子拉在一边，同她细细的说了一回，骗一回，吓一回，又暗暗的许了她多少钱，老婆子也就软了下来。邹必大告诉了孙氏。孙氏道：“这不是买她的口么？她以后再要说蛮话，我们可没得说了。”邹必大道：“这事叫她对大众诉说

一遍，我再打发人去找了她的大孙子来。这个人我认得：三最直爽的，现在离这里十五里路，一个柳树店，做剃头生意，平时也得我点好处。叫他来证信就是了。”孙氏想了一想，也就依他。

邹必大立刻差了一个人到柳树店去，并交代一定陪了回来。孙氏又去陪着老婆子吃茶吃饭，说闲话。到了上灯时候，老婆子的大孙子也来了，邹必大同了进来。这个人名叫尤诚，在门口已向邹必大问了备细，一到里面，看了老婆子道：“老奶奶，你到这里来做什么？”老婆子不提防她大孙子来，呆了一呆，便嘻着嘴道：“我是来同你兄弟回去。你来了很好，你帮着我同你兄弟回去吧。”尤诚道：“老奶奶你真是糊涂，我又哪里有兄弟？你又听了什么人的调唆，来混搅。天不早了，我同你回去吧。”便回头对着大众道：“是昨天这里的二先生，送了十两银子给我们老奶奶，叫她来认孙子，还说是事成了，再给她一口上等棺材。我本来不晓得，才刚回家，不见了老奶奶，问起来，才知道是这回事。”又回头对老婆子道：“奶奶，我可是不愿意。你老奶奶自己睡了一口棺材去了，领了人家的孩子回去，也要给他吃，也要给他穿，以后都是我的事，我可担当不起！奶奶你想想吧。”老婆子不料他这句话把她的隐情和盘托出，老大吃惊，还争着骂道：“混账小崽子，别胡嚼舌头吧！”邹必大便接着问道：“二先生的事，你如何晓得这样清楚？”尤诚道：“我是昨天才到柳树店去的。我在家的時候，二先生同了一个姓马的，来说了两三回，都被我挡住了。不知道怎的，我一走就闹起来，我可是一句瞎话没有。老奶奶你也别过于相信那边，现

在是十两银子，不过是一张纸片；一口棺材，也不曾到手。大冷的天，你老奶奶倒这样的胡闹，要是出点岔儿，我剃头的生意也就结了。”邹必大又道：“二先生怎样说的？”尤诚道：“二先生说是要谋他大先生的家当，只多了一个小孩子。要是你肯认了回来，少不得这分家当，就是他的了。”又将如何出主意，如何一定不好软这一口气，说了个一字不遗。邹必大哈哈大笑，对着灵前，并门里门外的人说道：“你们诸位可听见了。老奶奶，你怎么说？”老婆子又是气，又是愧，却是一句话说不出来。邹必大一面做好，一面做歹，才敷衍了尤诚，扶了老奶奶回去。大家无不痛骂中珣不提。

却说中珣听见事又决裂，只得仍旧来见王伯丹。王伯丹问了备细，摇摇头道：“这是你自己不会，以致坏了，可惜，可惜。既然弄了这些脱节的事，无可奈何，只可做这第三条主意了。可是一句话，你要选个妥当人，别再闹坏了，那可别怪我，可惜我不是你家的人，要是你家的人，这事易如反掌。”

中珣沉思了一回，猛然想起一个人来，便起身告辞，一径跑到街尽头一个皮匠店里，问道：“金老二在家么？”只听见耳房里有人答应。中珣回头一看，正是金老二，连忙道：“久违。二哥一向可好？”金老二也寒暄了两句。中珣便拉去吃酒，就便同他斟酌王伯丹的第三个主意。金老二见钱眼开，早已一口应承，订定明晚去做。因为第二天是臧氏的断七，出进的人多，可以混得进去。两下商议一定，各自回家。

到得次日，中珣带了家里的两个人，又去雇了七八个种田的人，磨拳擦掌，一径到叔纯家里来。邹必大只得出来迎

接。中珣也不理他，一直往后就走，走到灵前，喊了孙氏出来道：“我在外边，听见多少闲话，都说你在家不端，房里藏有奸夫。我虽不相信，奈是大家都这样说，我也不敢必定说有，也不敢必定说没有。我看你也要自己明明心迹。”此时孙氏早已气的两眼发直，两手冰冷，正想说话，中珣也不等她说，便一口气往下直说道：“所以我如今带了十几个人来，等我搜一搜。一来可以杜绝外人的闲话，二来也可以表明你的一片守贞的心。虽然是冒失，却也是为了你，你跟我进来吧。”一面说着，一面同了十二个人就进了孙氏的房。先打帐子后头搜起，搜了一回，影响全无，便骂道：“不晓得这班混账东西，嚼的什么舌头！”便假意要同了他们出来，忽而立住道：“床底下可曾搜过？”跟人道：“不曾。”中珣道：“也看一看。”跟来的人便去掀床围子。中珣以为是一定拉出来了，便在那里拍桌大骂道：“好淫妇！做的好事！”正想往下再骂，只见跟人道：“也没有。”中珣大惊。孙氏却早上来，一把揪住了中珣问道：“可曾搜出来？”中珣道：“不曾不曾。”孙氏道：“既是不曾，我又怎样算是淫妇，又做的什么好事？请说明白了再出去。”中珣看见孙氏翻了脸，倒没法想，只得改口道：“是一个女人家对我说的。我是骂她，你不要误会了。”一面说着，便从人丛里挤了出来，也不管跟来的人，便自己一溜烟去了。孙氏便披头散发的哭骂了一回，中珣跟来的人也觉扫兴，便搭讪着都溜走了。

却说中珣出了大门，心上大为诧异，金老二已是说明白了，为何临时不来呢？这是什么缘故？便一直来找金老二。哪知金老二自从早上起来，便觉得有点头晕，因为答应了中

玦，不能回复，便硬挣着往闵家来。走到半路上，一时眼花腹痛，两腿发抖，刚刚有个古庙，便进去歇息一回，不料身上一阵一阵的冷个不了，原来是发了疟疾，心里想家去，却又两腿走不动，只得坐在神前，哼个不住。就这当口，中玦已是带人往闵家去了。等到疟疾发过，已是半夜，一步一步的挨到闵家门口，只见门口站了许多人，都在那里辱骂中玦呢。金老二问了情由，知道已是不及，只得挨回家去。刚刚到家，却看见中玦坐在那里，一眼看见金老二进来，直气得他三尸暴跳，七窍生烟，跳出来戟着手大骂道：“你这个丧良心的东西！你是安着什么心？你哄我！”金老二见中玦骂他，不由得气往上撞，却又按捺住了，把自己如何发病，如何在庙里不能动身的话，说了一遍。中玦却不肯信，仍然是破口大骂。金老二也气极了，便跳了出来，对着过往的人把前后情节，一五一十的数说一遍。中玦想拦他，已是拦不住了。那些过往的人都听得明白，顷刻之间，一传十，十传百，闵家也就晓得了。中玦急了，只得老着脸，急急的奔回家里去躲着。自从此次大闹之后，却很安静了一个多月。闵叔纯的出殡日期，已是看定了。

中玦没法，只得又去找王伯丹。伯丹道：“蠢材，蠢材，三条好计都被你断送了。现在也没有别法，只有告他一状看吧。”中玦一听，倒也不错，急忙问道：“这衙门里可有门路没有？”王伯丹道：“有，有，只要你肯出大钱，管包你再不会输。”中玦道：“我光景是不好，要我出钱，只要拗过这口气来，把老大的家私归了我，我自然是大把钱往外送。现在叫我拿什么给人家呢？”王伯丹道：“那倒不难。你有什么契

说，或是写上几张借票，都可以算得的，难道还怕你赖了不成？”中珣大喜道：“既是如此，就容易了。”当时便商议怎样做手脚。伯丹道：“现在这位刑名师爷，是余千选，同我最好，我去找他，再没不妥。不过口辣些。总而言之，你这件事，要是全色全收，没有五千银子是不成的。”中珣道：“事成就依你五千，不成可是一文没有。”王伯丹道：“自然，自然，只是不要改口。”中珣道：“你不相信，我写张笔据给你，再取点东西押给你。”王伯丹道：“押给我不成，衙门里那些开销，虽不能尽是现钱，也要有一半现钱才好。人家看了雪花的银子，才肯说话；要是空口白话，孙氏那边，难道不会塞狗洞么？要是你不论什么去处，尽用借票，这官司直战不必打，是一定输的了。”中珣道：“如何是好？你要替我想想法子。事成了，我只当你亲哥哥看待。”伯丹道：“算了吧！叔纯不是你哥哥么？你看待得好？”中珣道：“别提这话，总要替我打算。”伯丹道：“你家里田地房产衣服等等，一共也值几个钱，拿出来变卖了，先去上下使用，等到将来再行置办，亦未尝不可。”中珣抓耳挠腮了一回，看来只好这样办，但是一时不得受主，如何是好。伯丹道：“你那五里拐的二十亩地，也能抵个八九百吊钱，你交给我，我包你八百吊就是了。”中珣大喜，一口气跑回家去，捡了出契，包做一包，又写了卖据，一并交给王伯丹。王伯丹就开了一笔账，是衙门里用度，除每项付一成或二成外，共开支七百二十吊钱。下余八十吊钱，交给中珣，说是做进城打官司的伙食吧。

过了一日，王伯丹同着中珣进城，找下处住下，写了呈子，投了进去。果然钱可通神，衙门里公事，向来是积压惯

的，此次却是准了状子，签稿并送。到了晚上，票子已是出来。派的差人，无非是张千、李万。中珪先请他们吸烟吃酒，又重重的托了他。原差会意答应，便一直往史家村来。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有理无钱贪官枉断
山穷水尽故伙输忠

话说邹必大自从中珪第三次滋闹以后，便晓得这事不妙，与孙氏商议妥当，把些现钱慢慢的运到陆士凤家去安放，又把自己同叔纯开的店铺，造了些假合同，假账簿，并归并据，作为与闵姓不相干了，就算是剩了四百亩地没有动。忙碌了好几天，刚刚有点头绪。忽听得打门声音，邹必大睡在床上，叫人去开门，自己亦就跟着出来。一看，认得是公差，便让去客房里坐，又忙着备饭送下程。差人晓得他家有财，并不滋扰。邹必大又每人送了十两银子，请过牌票看了，央他耽搁一天起身。差人也答应了。必大便去同孙氏说了。一面预备起来。又雇了两部车子，载着孙氏母子，又把家事托了几个靠得住的人管着，自己骑了一匹驴子跟着进城，又随身带了两包银子，到得城里，找饭店住下。差人便去投到，定于明日早堂听审。

当晚有更把天的天气，只听见门口有人问道：“史家村上来的一位姓邹的在家么？”邹必大连忙走出来，却不认得。那人进来四面一望，便坐下了。邹必大便连忙让茶，又请问名姓。那人道：“我姓彭，只叫我老彭罢了。邹先生一向是在闵府上得意？”必大道：“我们是老伙计，我也成了家，相距不

远。现在也因为他家没人，时常去走走。”老彭道：“很好，难得。到底他们二先生说的话，可有点影响么？”必大道：“这真是含血喷人，哪里有点道理！”老彭道：“不瞒你说，我是衙门里师爷的伙计。现在这件事，二先生已是布下了天罗地网，不由得人不相信。明天孙氏母子，怕要吃亏。”必大道：“天下事抬不过个理去，难道大老爷不问情由，只听他一面之词么？”老彭道：“你老哥还是三代以上的人，不晓得这里头的奥妙。自古道，有钱使得鬼推磨。你们这起官司，明明是个破财的事。譬如二先生，拚着花上一千，你们拚着花上二千，就是你们赢了。我是个闲人，出来瞎说说。要是用到我，我也可以替你们效力。”邹必大晓得这事不对，中珣反正拿着不肉痛的钱，譬如没有的一样，胡钻乱塞。当时沉吟了一会，竟回答不出来。老彭道：“老哥，我还有一句话，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明日一早，就要过堂。一经官断，那些家私可就没有孙氏母子的了。我看起来，这件事就是多花几个，也很值得的。”邹必大哪里肯听，只觉得官断是公平。万不得偏袒；况且这衙门口的人，最会哄吓诈骗。又因为闵家的产业，是他同闵老大日积月累，死力经营，不容易聚得起，看着自然是格外重些，便不把老彭的话当真。瞎周旋了一阵，只答应了三四百块钱。老彭看得话不投机，也就坐不住了。

次日清早，差人便来呼唤，说是官要坐堂。孙氏连忙收拾，带了启后，到了衙门口，却还是静悄悄地，不敢走开。只得找了一块阶石上坐着。一直等到太阳直了，才看见有出出进进的人。此时孙氏母子，是又饥又渴。邹必大只得买

了些吃食送来，给他们充饥。又等了两三个钟头，太阳已经平西，才听见里面吆喝伺候。好容易巴得官坐了堂，先看见带了一个人进去，是在左首小屋里歇着的。背影一看，仿佛就是中珩。停了一刻，才听见传闵孙氏。孙氏只得同儿子上去跪下。偷眼一看，这位大老爷，年纪已是不小，胡子也花白了。幸而说话清白，还懂得。只听见劈口问道：“闵孙氏，你为何把尤家的孩子，来顶闵家的祀？”孙氏爬上一步说道：“小妇人从前本是尤家的寡居媳妇。因为这边大爷在日没有儿子，大奶奶想给他找一个人，不拘是二婚三婚，只要能生孩子。当时俺婆婆家里穷，只得央人说合，是头一年四月里进门，六月里有孕，第二年四月里生的。那年大爷死了，就是他成服穿孝。现在大奶奶的事，自然也是他成服顶祀了。所有二爷说是尤家的孩子，这话实在是毫无凭据。而且二爷辗转设法，谋夺大爷的遗产，已经不是一次的事。求大老爷伸冤。”话未说完，中珩在一旁嚷道：“你自己心上明白就是了。总而言之，尤家的孩子怎么能来顶闵家的祀？”两边一递一句，抵抗了一回，官才把他喊住，不许吵嚷，便对着孙氏道：“这件事你也不用狡赖。据本县看来，闵叔纯一世不曾生过孩子，或是天阉，也未可知，何以你进了门便会有孕？此可疑者一。年轻的时候，尚且不能生育，等到年纪大了，倒会生起儿子，已无这样情理；又且不先不后，刚刚你进门第三个月，就有了身子。此可疑者二。既说你会生孩子，何以此后不多生几个，一直等到闵叔纯死，也不曾再添出一个来？此可疑者三。为什么不生个女儿，却生个儿子？此可疑者四。本县是明镜高悬，你不要疑心本县，帮了你们

的二爷。你可晓得，这异姓乱宗，是件大十例禁的事，本县断断不容含糊。从前既有闵仲篪承继的话，自然是断他为嗣。你大爷留下的产业，也就应该给他。你这件事办得不好，本应重办，姑念妇孺无知，也不追究。你自己同了孩子，另外过活去吧。”孙氏听了这回堂断，急得满头是汗，连忙磕头道：“大老爷说的话，虽然不错，但这孩子明明是大爷的。二爷说的话，更无实在凭据，如何能够服人？况且小妇人带着这个孩子，到哪里去过活？”官道：“那不能过活的人多着呢，我焉能管得许多！况且既是尤家的种，你就归尤家去。尤家不收留，你也要想法子过。本县既经堂断，是不得错的。你如不服，你只管上控去吧。”说毕已是退堂。孙氏弄得没法，号哭而出。到了外边，邹必大是本在这里听审，已是晓得了，真觉得一腔愤懑，便是九幽十八狱无此黑暗。当时随同他们回店，商议了一回，也没法子。早已看见中珣摇了进来，喊了邹必大，要同去交割东西产业。邹必大一肚子的闷气无可发泄，却又按住，慢慢地道：“这东西产业是飞不掉的，我城里还有两三天耽搁呢。”中珣看他神色不对，也不再说，一径下乡去，便带了人闯到闵家，堵住了前后门，把东西契纸银钱都点收了，又叫几个人把棺材扛出去，到了老坟旁边放下，盖了一条席子，就算完了。他查点了一回账簿，不足二万块钱，心里老大疑心，暗道：“老大在日，何止这一点呢！难道他们是已经运开了？”便对着这些看家的人问长问短。这些人虽然有点晓得，却很可恶中珣，都回说不知道。中珣没法，只得逐一清理，从此席丰履厚，算是长沙县的一个富翁了。

却说邹必大躊躇了一天，不得法子，只得写信约了陆士凤来，会同几个朋友，上了一张公呈。刚递进去，邹必大托他看家的人已赶上城来，如此如彼，说了一遍。孙氏一无法子，只有恸哭。邹必大陆士凤更是气得目瞪口呆。挨上三四天，县里已是挂了批。抄来一看，上边写的是“案已讯结，毋庸多渎”八个字。大家皱着眉头，没得话说。陆士凤道：“这事非得上控不可。”邹必大道：“现在那母子还没有安身的去处。总之你我两家，都不便住，恐有余波。怎样好呢？”两人斟酌一回，才把启后的丈人找了来，说明白另外腾出两间房来住，用度自有先前运出来的陆续支付，只是外面不提罢了。过不到半月，县里原差又下来了，为的是中珣不满所欲，又告了一张呈子，说闵家的产业都被邹必大吞吃了。邹必大现在捐了一个五品顶戴，年纪也够了七十，当时听得这回事，便倚老卖老的扶着拐杖，戴了顶子，邀了各店里的管事人，捧着那些造好的假账簿、假合同，并假分收据，一直到案。这回邹必大是晓得辣手的了，便不同上次一样不肯花钱。等到各处布置好了，过了一堂。又因为中珣从前答应人家的钱，要打对折，人家愤怒，所以中珣竟是输了官司。邹必大欢欢喜喜的回到家里。

等到诸事有点头绪，便同陆士凤等偕着孙氏去府控。孙氏既已得所，也不想再争这口气，倒是邹、陆几个人不服，只得同了启后一径进府，花了钱，递了呈子。等到挂出批来，邹必大去看了一遍，不由得抽了一口冷气，原来上面写的是：“此案已经该县堂讯断结，两造允服，何得复行砌词混渎。不准。”

大家晓得是照例规矩，只得又切切实实的进了一张呈子，还有陆士凤诸亲友的一张公呈。不上几日，又批了出来，批的是：“异姓乱宗，律有明禁；肆口污蔑，法亦难宽。究竟有无枉断，启后是否闵叔纯之子，仰该县再行提集人证，秉公集讯。该氏即率同启后投县听候质讯可也。”又批邹、陆的稟道：“闵孙氏控闵中珩谋夺家产一案，该生等既系证人，何以该县集讯时，并不明白稟报，辄以业经断结之案，砌词妄渎，殊为不合。现在已批该县重行提讯，该生等迅即回县投候质证可也。”

大家看了，面面相觑，只得又替孙氏递了一张稟求亲提的呈子。奉批：“闵孙氏一再渎控，具见刁狡，不准。并斥。”邹、陆等到此，也没得法，算是死了心，无精打彩的一同回到家去。

必大因为这件事翻不过来，又觉着自己年纪大了，就找了启后的丈人，当着陆士凤，又请了几位公正人，把前头运出来家资，一齐交还启后，只说是从前合本为商，此时不忍他子孙没饭吃，贴补他的。大家写了字，画了押，上了账簿，又候着先后任交卸的时候，上了一张公呈存案，免得日后饶舌。又请了一位有名的先生教启后念书。等到启后重振家门，邹必大、陆士凤已是久归道山的了。闵中珩虽是得了这些家私，无如地方上都不把他当人，当面讥讽，背后辱骂。中珩实在站不住脚，便把产业变卖了，搬到外省去住。不知道是安富尊荣，子孙鼎盛，还是飞灾横祸，瓦解冰消，但从此是没有音问了。

欲知还有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闹除夕烈焰冲天
入地狱奇寒彻骨

话说浙江湖州府底下有个泗安镇，虽比不上四大名镇，却也有一二千户人家。那泗安镇在万山之中，出产却甚富饶；就是煤柴两项，一年也有若干银子。镇上的百姓，大半是靠着这两项营生的。那年大年三十，家家都在敬神，爆竹的声音，彻于远近。忽然半天里红光发现，就这红光里，夹着一片哭喊之声，大家才知道失了火。打听来，打听去，说是城隍庙间壁一条弄堂里，有座小饭店，饭店里夫妻两口，连着一个伙计，共是三个人，不知如何起的火。道言未了，那火更着得凶了。刚刚北风大作，火趁着风的势，呼呼价响。大家都说了不得，了不得，只怕要烧过街来。一霎时只见许多人捐着箱子，卷着铺盖，跌跌撞撞的直冲过来。还有些人敲着锣，抬着水龙，挽着笆斗，赶过去救火。不多一会，一声吆喝，两个夜役，几队火把灯笼，后面带着十来个挠钩手；当中这位，一双鼠目，八字燕须，戴着红缨帽子，穿着马褂和开气袍子，足下靴子，这人便是泗安镇上的巡检司大老爷。大家都说：“好了好了，官来了，带着挠钩手来了，这火便救得下了。”巡检司大老爷到得火烧场上，轰散了闲人，远远地摆下一张皮踏子，巡检老爷坐下，吩咐救火。那些挠钩手等不到吩咐，早已赶上前去，拆椽子的拆椽子，拆墙头的拆墙头，把火路隔断了，火便渐渐的低下去。水龙上不住的浇水，浇的只是冒白烟，大家把心放下，说幸亏这么一下子，不然还了得。

巡检司大老爷看救灭了火，便吩咐差役去查谁家起的

火。差役奉命去了。霎时锁了一个人过来，一个把这人牵着，一个上前来回大老爷的话，说火是兴隆饭店里起的。老板叫做王长胜，夫妻两口子，火起后不知去向。这是伙计，叫做朱四，请大老爷问他就是。巡检司大老爷点点头，众人便吆喝着朱四跪下。朱四生平没有见过官面的，伏在地下，筛糠般的抖。巡检司大老爷问：“你是叫朱四么？”朱四回答：“正是。”又问：“火可是你店里起的？是怎样起的火？快快的讲来。”朱四哆嗦了半日，才说道：“小人不知道，小人不知道。”巡检司大老爷便骂：“混账！火在你店里起，你有什么不知道的？明明是狡赖。掌嘴！”才说得一句，早有一个差役，拿出皮掌子，一手揪住了朱四的头，一二三四五的打了五个嘴巴，早打得朱四杀猪价般的喊。差役们又催他快说。朱四道：“小人实实不知道。”巡检司大老爷喝道：“再打。”众人又吆喝了一声。朱四听见又要打了，忙喊：“小人说就是，小人说就是。因为今天晚上，东家过年。过完了年，把猪头三牲煮好了，吃年夜饭。小人多喝了几杯酒，回到后披里睡下。睡下了发了酒寒，身上不住的打战，叉爬起来走到灶下，搬了一捆稻柴，引着了火，烤了一烤。谁知道身上暖了，酒上来了，糊里糊涂一躺就躺着了，这披里就起了火。等到小人被烟熏到鼻孔里熏醒了，睁眼一看，火已上了椽子了。小的急得六神无主，挟着衣服，就跑了出来了。这是实话，总要求大老爷开恩。”巡检司大老爷听了，哼的冷笑了一笑，吩咐带回去。这边差役过来把朱四牵猢猻一样牵了就走。火场上火已息了，看的人纷纷散去。

巡检司大老爷打道回衙，朱四被差人牵了跟在后面，一

路上脚不点地的走。朱四此时就和上断头台一样，早已面无人色。那天晚上，北风又大，等到到巡检司衙门里，差不多冻都要冻僵了。

及至进了衙门之后，朱四睁眼一望，上上下下，灯烛辉煌，巡检司大老爷坐在堂上，吩咐把火头朱四暂时看管起来。可怜朱四吃了吓，受了痛，如今还要把他关在栅栏里，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两个差人，一个叫张升的，把栅栏上的锁锁好了，嘴里咕咕哝哝的骂道：“好好的放着年不过，是要犯贱上这里来，连累咱忙了半夜，这是哪里的晦气！”骂毕自去。朱四蹲在栅栏里，听听外面，喧哗不绝，里面连油灯都没一盏。摸摸地下，冰凉挺硬的，坐又坐不下，睡又睡不下，只好悬空吊在那里。正在那里愁叹，忽然眼前一亮，一个差役叫王贵的，照了一盏灯笼，隔着栅栏问道：“朱四，你这死囚犯，你家里有什么人没有？”朱四有声无气的回答道：“我就是一个身体，我的爷娘在绍兴呢。”王贵道：“你难道朋友都没有么？快快说给我听，我去央告他们，叫他们斗几个钱，和你打点打点，把你保出去。”朱四道：“我虽有朋友，都是和我一样穷的。况且今天是大年三十晚上，他们还账都来不及，还来顾我吗？大爷，你可怜见的，行个好吧，替老爷说说，放我出去。”王贵冷笑道：“好轻松的话！放你出去？你知道你身上犯着什么罪名？就是要保出去，也得大大的费个几十块钱呢。”朱四大惊失色道：“我一年工钱不过八吊，我哪里来几十块钱呢？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王贵道：“很好，很好，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说着便出去了。

不多一会，天亮了，衙门里放爆竹，开财门，大老爷起来

拜喜神方出行，又有许多乡下绅衿前来拜年，把个巡检司大老爷忙了大半天。三十晚上为着守岁，没有合过眼，早早的就睡了。朱四在栅栏里，耗了一天一夜，饿得肚子里怪叫。

到了初二，张升和王贵来了，开了锁，问他打定主意没有。朱四更是有声没气，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张升、王贵大怒道：“你还装腔么？好，好，好！”一面说，张升就跑了出去了。朱四一会觉得脚底同刀子刺的一样痛。正在昏昏沉沉的时候，这一下子倒醒了。原来张升跑出去，拣顶厚的冰象方砖一样的，拣了两块，把朱四的草鞋去掉了，拎了他的辫子，把他站在冰上。这一下子真难熬。古人说的奇寒彻骨，就是这般光景。看官你们试想一想，朱四受了一天一夜的饿，还禁得住这一下子么？早已是两眼一插，死过去了。王贵慌了手脚，连忙把朱四扶着放倒在地下。张升埋怨他道：“你把他弄死了，你担当得起么？”王贵一声不响，又跑了出去，拿进一碗姜汤来，撬开了朱四的牙齿，灌了半日，才把朱四灌醒过来，王贵这才放下了心。张升又做神做鬼的吆喝了朱四几句，仍旧把栅栏门锁好，走出去了，却上去回巡检司大老爷，说带回的火头朱四，连一个亲属都没有，休说别的了。请大老爷打他几十板子，放他去吧。巡检道：“胡说！大年初二，怎样动刑？既如此，你们出去，招呼朱四乡邻人等，具个公禀，把他保出去吧。”他俩又回道：“火头朱四把东家的房屋烧了，连累乡邻吃了惊吓，于今恨他不过，还肯具公禀保他出去么？”巡检想了一想，便道：“叫他随便找个保人吧。”他俩得了这句话，照着去办，好容易找来找去，一个和朱四同过事的，现在在广大煤铺里当伙计。平日和朱四还说得

来，便由他具了一张保状，把朱四保出去，可怜朱四已是七死八活的了。放出来之后，找着东家，东家歇了他的生意，朱四无路可走，就投河死了。正是：

屋漏偏逢连夜雨， 船低又遇打头风。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少年赌钱深入圈套
无赖服毒大起波澜

却说浙江杭州府仁和县，有家富户姓袁，上代也做过什么官。到得子孙手里，专以盘放为事，因此他家的钱一口多一日，一年多一年。老弟兄俩：哥子叫做袁龙宾，兄弟叫做袁凤宾。袁龙宾没有儿子，单生一个女孩子，嫁给清波门外一家土财主。这土财主姓王，叫王芥孙。袁凤宾生了两个儿子：大的叫做袁绍芬，小的叫做袁绍芳。袁绍芬有十八九岁了，尚未娶妻子；袁绍芳不过十一二岁罢了。袁家男丁四口，余外的就是什么管账的、收租的，合着家人小子，有个十来口。袁家住的地段，远远近近，没有一个不知道他是富户。袁龙宾、袁凤宾哥儿俩，平时不舍得吃，不舍得穿，谨小慎微的，连一步路都不敢走错，一句话也不敢说错，也就可以算得安分的好人了。单是袁绍芬这个孽障，靠着荫下之福，饭来张口，茶来伸手，而且不晓得好歹，不识得高低。袁凤宾想要教管他，无奈妻子护着。袁凤宾又是个懦弱不过的，只好听其自然。

那年正月，袁绍芬带着钱去逛城隍山一带，十分热闹，袁绍芬两只眼睛不够使。只听见那边照墙底下，有铮铮铮的

骰子声音。袁绍芬家里是从祖上到如今，无论何时，不准赌具入门的。这厢袁绍芬看见人家在那里抓骰子，喜得心痒难挠，挤上去看了一眼，原来是个摆赌摊的，俗名叫做露天赌。那摆赌摊的叫做沈七，是最坏不过的，看见袁绍芬衣服齐整，料想身上总带有银钱，又见他呆瞪瞪的看，必酷喜此道，嘴里便说：“下注码啊，下注码啊！不论多少，都可以赌得的。”袁绍芬耐不住了，伸手到腰里去，摸出一块钱来，说押他一个九十三；沈七偏偏掷了一个十一点，照例彼此不输，把钱拿回，连骰子也可不掷了。袁绍芬正在兴头上，哪里肯住，便叫道：“我来赶你这个十一点。”伸手抓起骰子，哗唧一响，掷出一个五元宝来。袁绍芬气得三尸神暴躁，七窍内生烟，便在身上摸出两块钱来打上，两块又输了。再加上三块，三块又输了。不到两分钟时候，把带来八九块现洋钱，输得精光。袁绍芬发了急，便对沈七说：“你可相信我，可肯借给我？”沈七看定了他的路数，知道他是个雏儿，便说：“你住在什么地方？叫什么？”袁绍芬一一对他说了。沈七一听是袁富户的儿子，顿时满面堆下笑来，说：“可以，可以，请赌就是。”一面说，一面拿来十块钱来，递在袁绍芬手中。袁绍芬赢一下，输两下，不多时刻，又输光了。大凡一个人是越输越急，越急越输，何况袁绍芬这点点的小孩子，加以沈七存心想逛他一大票，尽管把钱借给他。后来借的多了，在赌台底下取出笔砚，把账簿撕了十几页，每一页或是注上五块，或是注上十块，叫袁绍芬都号了押，就拿这撕下来的账簿赌，不拿现洋钱赌了。直到日落西山时分，袁绍芬输得和斗败公鸡一样。沈七数了数，统共是二百七十三块钱。沈

七问袁绍芬赌不赌了，袁绍芬有气无力的回道：“不赌了”。沈七道：“既然不赌，我就要算账了。统共是二百七十三块钱，怎么样，跟到府上去拿吧？”袁绍芬一想不好，倘然跟回去，一则惊动了父母，难免教训一顿；二则家里虽说有钱，看见年底下一捧的银子都放三分利，放给那些过不了年的人去了。虽说二百多块还凑得出，然而为数忒大，在大正月也就为难。左想不是，右想不是，只得硬着头皮道：“明天来拿吧。”沈七道：“也好，也好。”袁绍芬说完这句话，一步一撞的去了。

沈七收拾过赌具，回到家里。他家里还有一个母亲，一个老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沈七子午卯酉告诉了一遍，合家大小，指着这个吃的，自是欢喜。

等到第二天天不亮，就起来烧饭，吃饱了，一直奔到袁绍芬昨日所说的地方来。看看太早，就在袁家对门一座小茶馆里候着，两眼不住的钉着看，恐防袁绍芬出去，跑了空。直候到太阳老高，沈七慢慢的走到袁家门上。袁家门上当是拜年的，回头一看，沈七穿着短打，神气不象。问他来意，沈七吞吞吐吐的说：“要找你们少爷，问他讨一笔钱。”门上说：“我们少爷从不到外面去赊账的。你们是什么店？我们少爷拿的什么货色，该给多少钱？你说明白了，我去问问少爷看。是有，就给你；要是没有，那就别怪我大正月里，骂你出去。”沈七听见袁家的门上把话说的硬朗，便也换了面目，放出他平日那副无赖的行径来，把帽子望脑袋上一推，大声道：“我也没开店，他也没拿我的货色，我问他讨的是笔赌钱。”袁家门上早啐了沈七一口，骂道：“奸杂种！你原来是

讨这种钱来的。我们少爷哪会输钱给你，你分明讹人罢了。”沈七也嚷道：“说的好干净话儿，既有凭据在此，你们要是赖掉了半个，我这杭州城里，简直不要顿了。”说罢便将带来一叠借纸，一张一张翻给袁家门上看，说：“这不是他亲笔画的押么？”袁家门上如何肯信，一伸手给了沈七一个嘴巴，沈七也上去把袁家门上揪住。里面听见沸反盈天的声响，许多家人小子都赶将出来，看见一个穿短打的揪住门上，齐发了一声喊说：“那还了得！”便七手八脚，将沈七揪在地下，饱打一顿，直打得沈七叫爷叫娘，方才放他起来，推搡出了大门，将门关上。沈七钱没有讨到半个，白白地饱了一顿老拳，出得袁家门，心里越想越气，走到一座小烟铺里，掏出一百钱，挑了些鸦片烟藏在怀里，回家悄悄的把鸦片烟倒在碗里，和了点烧酒，一口气喝下去，便倒在床上睡了。他妻子问他说话，他总是不答应。又闻见酒气和鸦片烟气，嘴里说：“你别是服了毒吧？要死死到他家去，也好捞口棺材，死在家里，是芦席都没有一张的。”沈七一蹶身爬起，望外飞跑，他母亲哭着去赶，已经是来不及的了。再说袁家门上，自从打了沈七之后，怕他再约了人来寻衅，把门关得紧紧的。好在大正月里，老主人拜年去了，小主人又不知哪里去了，倘然闹点事，自己担当不起，所以只好给他一个闭门不纳。谁想得到下午左近，门外一片喧哗，有人把门擂鼓似的，差不多要打破了。门上太着胆子，开出门来一看，阶沿上躺着一个人，已是死了，就是方才要赌账吃打的那个沈七。门上这一惊非同小可，连忙打发人去唤地方，地方来了，说这事外头张扬开了，总得报县。少时尸亲也来了，一个白发的老婆婆，

一个黄瘦的女人，两个拖一升挂一升的小孩子，哭哭啼啼的坐在袁家门口。还有许多看的人，夹着一般无赖之徒，大家喊道：“袁家仗着有钱有势，威逼人命。你们不打进去，等待何时！”无赖们一声呼啸，打进门去，把家具用物打碎，一些值钱的东西，以及银钱细软，抢了个精光，早已一轰而散。这个当口，袁龙宾、袁凤宾业已回来了，听见了这桩事，急的搓手顿脚。正是：

闭门家里坐，祸从上来。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大令养痾幕友絨口
匪徒雪恨乡董毁家

却说山东泰安府的首县，即泰安县，是山东省第一个行缺，又是几省的通衢，地肥美，民殷富，就是城里城外的名胜，亦就不少，至于民情，却是善恶不一。又是山东的大地方，各路的客籍亦甚多，所以九流三教上中下三等人，无一不有。这个缺既算山东省有一无二的缺，凡在山东做官的，不论实缺候补，都是睁着眼在那里望。不过想得这个缺的，非得京里有大大的奥援，是万万不能如愿；否则仰仗着孔方兄之力，也没有什么做不到。可是一样，这个缺的实缺官，却难得到任。因为上头要腾出这个空来，调剂属员，不能叫他久于其任。不论如何，一年就得更换。硬脚力的，也有连署一年的，可再没有再长的了。这个缺既是千人共指万目共睹的，凡花得起大钱，搬得起大帽，无不以此为目的。

且说现在这位大老爷，姓黄名恩厚，本是日照县知县，

官声甚是不堪。抚、藩都想年终填他大计，他晓得了，他在京里却没有奥援。他听见信息，不晓得怎样，鬼鬼祟祟的，转了几个弯子，抚台、藩台不但不说他不好，并且还保举他循良，刚刚泰安县病故，就把他调补了这个缺。同寅看了，甚是诧异，却没有寻到他实在凭据，亦只沸沸扬扬，敢怒而不敢言罢了。等到部复回来，却就立刻饬赴新任。这位黄大老爷是感恩戴德，莫可言状，对着人还自己夸赞他吏治好，上头所以逾格看待他。但自问年纪大了，无心恋栈，不过宪恩高厚，未便辜负上游这番栽培。这些话也是做官的老套头，任你说得怎样，人家也不过付之一笑罢了。

如今单说黄大老爷到任后，果然是令出维行。离城四十里地，有一个鸣凤乡，是一个极大的镇市，却不在大路上。镇上有两位乡董，一位姓钮，叫必达；一位姓范，叫亦庄；年纪都有四十多岁，家里也很可过得。山东这边人，是有钱的最怕生事，大家都是奉公守法，再不敢胡作非为。只因时候不好，正是裁撤绿营、改练新式洋操的时候，被裁的那班人，穷无所归，就做出些烧香拜盟的事来。久之愈聚愈多，渐渐的气势不小。这镇上有一个关帝庙，香火最盛，空闲的屋也不少。这班“会匪”就借此为聚会之所，钮必达、范亦庄是乡董，凡事瞒不过他，只因怕他们势大，奈何他们不得，却时常捏着两把汗。

有一天会里人来关照他二人，约定下月初一小聚会一次，十五大聚会一次，便竖旗举事。钮、范二人一听这话，直吓得冷汗直淋，当时只得唯唯答应。等到那些人转背之后，两个人商议了一夜，便赶紧趁天明，一径奔到城里去报案。

这天却是二十五日，二人到得城里，急急的吃了点饭，便一直到衙门口来，找到了听差的，便叫他进去回说，是有机密事面禀。这黄大老爷正得了抚台的行知，是说得了明保，在那里吃酒称贺，一听这话，虽不晓得什么事，却是大不耐烦，就吩咐传话出去，叫他们补呈子堂见。钮、范二人只得找了僻静地方，写了一个白禀，写好了，挨到门口递了进去，却正碰着黄大老爷酒醉睡着。等到酒醒，已是上灯，看了这张呈子，不禁大怒，骂道：“这班混账东西，又来生风作浪了。”一面抽烟，一面招呼传伺候坐堂。等到黄大老爷烟瘾过足，已是十二点钟了。黄大老爷坐了堂，钮、范二人带了大帽子上来。黄大老爷撇着京腔问道：“你们既是董事，就应该懂事，不在家安分守己，享这太平的福，却要造言生事，到城里来胡闹，难道本县也是你们戏弄的么？”钮、范二人连忙回道：“实是一件大事。不但职员的身家性命都有关系，就是皇上家的大局，也有不便，所以赶紧到城里来上禀。”黄大老爷呵呵大笑道：“莫说现在天下太平，是万万不会有这样事，就是本县到任以后，政简刑清，万民向化，亦断断不会有这样事。你姑且把如何情形细细的说与本县听听，再定夺便了。”范亦庄道：“职员镇上有个关帝庙，里面大殿阔大，还有厢房，后边也有几间极大的院落。这班人时常聚会。职员查考起来，才晓得都是一班歹人。近来人越发多了，所商议的事，亦越发没得王法。职员虽是乡董，却是居乡，不敢去得罪他们，碰着机会常常的劝他们，无奈是劝不醒。昨天又有一个姓王的来招呼职员，说不日就要动手，旗帜等件，均已预备好了，还有些土枪刀锚。他们说的，只要大众齐心，便也不怕什

么，约明了下月初一聚会一次，十五再聚会一次，就便起事。职员恐被波累，所以飞奔进城上报，务请老父台赶紧会营派人，于初一日前往掩捕，决不致于漏网。”黄大老爷笑道：“胡说！你们倒是什么意思？还是做梦，还是发昏，还是挟嫌？这实在可恶得很！本县暂且不办你，然也不能放你出来，把你们押到捕厅里去。等到本县派人去查，是实免罪，是虚重办。”钮、范二人急急叩头道：“老父台是这样吧，只管派人去捉人，要是假的，愿甘重办。但是事不宜迟，万一他们到初一聚会，不见职员，打听得职员进城，那时职员二人家里大小人口，便一个不得活命。”黄大老爷道：“鬼话鬼话！让你说得活灵活现，本县总不相信。他们敢造反？既是你们如此说，我就派四个差役，先去打听，顺便弹压。”钮必大道：“他们都是亡命之徒，四个差人恐怕无济于事，非得大队不能镇压得住。打草惊蛇，恐怕无益。”黄大老爷道：“放屁！难道本县做了一世的官，连事情的轻重都看不出来，反不如你们不成？我也不晓得你们究竟安着什么心事来胡搅。”钮、范二人见此情形，只急得哭道：“既是老父台不相信，职员便回家去料理料理，把家口移到城里来。”黄大老爷道：“那不能。要是查虚了，你们一跑，我还没处捉你们呢。”钮、范二人异口同声道：“老父台既说是虚，职员情愿甘罪。不过职员家小，都在镇上，老大不便，况且职员也跑不到哪里去，又何必一定押在这里呢？”黄大老爷道：“好便宜！我晓得你们诬陷良民，是你们当乡董的惯技，我正想惩一儆百。难得你们自投罗网，本县正好借你们办给大众看看。况且公堂之上，难道是你们爱来就来，爱去就去？要是有点影响，本县也不怪你们；

要是毫无凭据，哼哼，你们是有来的路，没去的路！”钮、范二人哭求了一回，黄大老爷只是不理。当时就吩咐值日的，送他们到捕厅里去，又当堂标了一张签，派了四个差役，径到鸣凤村去查复，随即退堂。钮必达、范亦庄两个人，跟了值差，一路自怨自艾，又你埋怨我，我埋怨你，一同到了捕厅里，少不得又要花上几个钱。钮、范二人又央求值日差转托下乡的差人，早点下去，带个口信。如果家眷来得及搬家，早点移到城里来。如今且按下慢表。

且说黄大老爷退了堂，接着老夫子过来谈这回事，黄大老爷只不相信。老夫子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为是。”黄大老爷道：“象这样遇事张皇，上头晓得了，还只当我黄老大没一点才干呢！”老夫子道：“虽是如此，这养痍成患的罪名也不小，恐怕也担不起。”黄大老爷道：“老夫子放心，有事自有教弟去担。”老夫子看见话不投机，就站起来走了。

有话即长，无话即短。转眼已是初一，差人也不曾回来。到得午饭过后，黄大老爷已经吩咐书办叙稿，详革这两位乡董的职衔，一面叫人传谕捕厅，格外当心，不要被他走了。要等批示回来，把他两个人钉镣收禁，从严究办，可以叫上司晓得他的才干，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能耐。哪晓得刚刚晚饭吃过，鸣凤乡的地保已赶到了，稿案门上问了个清楚，赶紧进来回老爷。黄大老爷才晓得，这天关帝庙果然来了三百多人，因为找不到钮、范二人，打听起来，知道他进了城报案，那班人恨极了，就大家议论一个办法。刚刚这四个送死的差人过去训斥，不料只说了两句，已是说翻，当时上来七八个人，两个伏侍一个，用小攘子搯了一个透明。

大家又吃了一回酒，便一唱百和哄起来，拥到钮、范两家，见一个，杀一个，老的小的，男的女的，一共二十九口，一个也不曾留下。所有的物件，一齐抢光，临行还放了一把火，烧成一个平地，遂即呼啸而散，又找别处去聚会去了。黄大老爷一听这话，大吃一惊道：“这还了得！难道这些人真不要脑袋么？”但这件事闹得太大，又是二十九条人命，如何隐瞒得住？踌躇不得主意。又因为前番把老夫子讥消了几句，又不便去下气求老夫子。然事到如今，一无法想，只有老着脸过来，找老夫子，求他出主意。老夫子也是抓耳挠腮，做声不得。黄大老爷只得吩咐先把钮、范二人放了，也没对他说什么，二人也不知就里。自打那天上来，被押在捕厅里，受了一肚子闷气，又被捕厅讹诈了几十吊钱，互相埋怨了一阵，仍复急急的赶回家来，非但是“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并且是成了一片瓦砾场了。二人大惊，连忙找人去问，才知道一往的情由。范亦庄、钮必达哭了一个死去活来，范亦庄只想寻死，钮必达也是如醉如痴的一般，第二天便狠巴巴的进城来同黄大老爷拚命。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排单五百里募地通风
私橐八千金居然了事

却说范亦庄、钮必达二人正在哭得发昏，大家问起缘由，无不把黄大老爷唾骂，又轮流着劝他二人一番。更有同他二人平日相好的，留他家里住了一夜。二人一夜不曾合眼。

到得次日清晨，二人咬牙切齿的大骂：“昏官！我上去的

时候，还是花团锦簇的人家，如今剩了一个孤家寡人。”但是不论怎样咒骂，也当不了事，还是钮必达有主意，发了一会恨，倒想出这上控的一条路来，告诉了范亦庄，范亦庄也自然照办，只得向大众借贷些盘费。大家本来可怜他，又因为是平日人缘好，倒有许多人解囊相助，凑了几十两银子。两人向大众道谢过，又自己发狠道：“我们已是如此了，只办个到死方休吧。”说罢，就辞别了众人，一直进省。到得省里，写好状子，刚刚遇着臬台上院，便拦舆喊了冤。臬台接了呈子，老大吃惊，暗道：“黄令是抚台的红人，虽然状子上是如此说法，其中情形，也还要访查。但是必要先在抚台那里回一句，看抚台的意思如何，方有把握。”当时就吩咐钮、范二人回下处候批。

臬台到了院上，先回了别样公事，方才提起这事。抚台心上很为踌躇，既不便因黄大老爷难为了百姓，亦断不能因为百姓难为了黄大老爷，倒弄得摇头不语。又以这事关系重大，断然钮、范两人没有这样大胆，敢来诬告，又晓得不会就这样消弭。臬台看见抚台只是沉吟，便道：“这事本司想委个人去访查一下，再行批示办理。”抚台道：“不必，我自招呼人去，唤他上来便了。”当时臬台无话。

送客后，抚台便发一个五百里排单给黄大老爷，叫他连夜来省。黄大老爷正在那里不得主意，报又不好，不报又不好，就这个当口，忽然接了省里公事，老大吃惊。又因为钮、范上控的话，是本有风闻，晓得必是这事发作，那付手忙脚乱的情形，却也可笑得很。赶紧请了老夫子商议办法，老夫子只是摇头。黄大老爷也急了，急到后来，倒急出一个主意

来，把桌子一拍道：“什么大不得了，不过二十九条人命罢了。我拚着一年泰安县结交他，没有不了的事，难道还不够么？”打定了主意，就招呼传了夫役，轻骑减从，连夜往省城进发。不到两天，已到了省城。虽然有些知交的地方可以住，却不去惊动他，拣了一个小小客店，住了下来。又招呼店家外边不许说起。

到得晚饭过后，便到巡捕房里，说要稟见的话。巡捕平日得过好处，又晓得是抚台的红人，自然是替他通报。果然抚台立刻请见，就是在签押房里见的。当时请安归坐，抚台便吩咐屏去从人，面对面的说话。巡捕在玻璃窗外远远的望过去，只见先前是抚台皱着眉头，说的话却听不见。只见黄大老爷是左请一个安，右请一个安，抚台也不曾还礼。又见黄大老爷走到抚台耳边，想是说什么话。一会又见抚台笑逐颜开，黄大老爷也就归坐。随后说话的声音，也就高了。巡捕并跟班晓得是要送客，便都伺候站好。又听见抚台吩咐道：“那末你赶紧去这样办吧。”黄大老爷答应了，站起来，就便稟辞。出来之后，又稟见藩台，没甚话说。臬台问起情由，黄大老爷把抚台吩咐的话，密禀了一回。臬台点头无语。黄大老爷辞了出来，又打发人招呼了号房，叫他不要上辕门抄。遂即连夜起身回县，人不知，鬼不晓，同寅里都没一个晓得。

却说钮、范二人坐在店里候批，过了三四天，批也不曾出来，二人甚是发急。忽然打外边进来一个人问道：“有一位姓钮的，一位姓范的，打泰安县上来的，住在哪里？”钮必达便站起来答道：“在下便姓钮。”指着范亦庄道：“这位是姓范。”

那人连忙作揖道：“久仰，久仰，二位可就住在这间房里。”钮必达道：“正是。”那人就走了进来，先作了一个揖。钮、范二人抢着问他姓名。那人道：“我姓郑，号有资，是打泰安来的。”钮范二人看他衣裳虽是阔绰，却象个当长随的人，只他说是叫做郑有资，也不晓得他是真是假。只见郑有资先说了些客气话，方才说到他们来上控的事，又道：“这件事本是黄大老爷太冒失。但是我替二位想想，就算是把他撤任，于你们虽出一口气，却也无益。至于说是别的事，就怕做不到了。你们晓得他是抚台顶红的人，人家说他这个缺的进款，是同抚台一家一半。这话虽不知真假，大约也有点因头。只是事不干己，我们却也捉不到他的过错，也就只好当作耳边风了。倘若是一面缉凶，一面撤任，闹上一个风流罪过，又调到别处的缺，我看二位又将如何呢？不过准备着去京控罢了。这里到京，上千的路，加上日用浇裹讼费，不是我小看二位，只怕也就出不起来。就算是出得起，万一发了回来，这不是徒劳无功么？”钮必达一听他话，心上明白，晓得他是替黄大老爷来说法的，便抢着说道：“照你的话，我们就罢了不成！”郑有资道：“不是这样说。最好是等他替二位重新成起家来，你们二位重整家园，安居乐业，何等不美，不胜于负这样穷气吗？”范亦庄道：“家资可以赔，人呢？”郑有资道：“你们有了钱，重新整起家来，生儿育女，坐拥厚资，不是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你们那些穷亲戚本家，借此删除净尽，未尝不好。一来可以省了些吃喝，二来他们也本来没福。”范亦庄道：“虽然如此，但不知怎样贴补我们？”郑有资道：“我听见他说过，每人送你们二千两银子。”钮必达摇头道：“不

成，不成！我们两家是二十九条人命，就值这几个钱么？”郑有资道：“我是瞎说，也不晓得他那边是怎样。如果二位以为可行，就请斟酌出一个数目来，我替二位去办办。我总归是一团好意，决无一点私心。我是看你们二位遭了横祸，不忍再叫你们二位去乱闯。”范亦庄沉吟了一回道：“据我看来，另外成家立业，非二万两银子不可。”郑有资道：“这就太远了，不必再谈。”说罢，站起来道：“改日再见。”便走到门口，忽地又站住，回过头来道：“你们二位再划算划算。不是我小看你们二位，你们二位家里东西，至多值上四五百吊钱。且乡下的房子地基还在，可以重造，不过死了几个人罢咧。但是这个事，你们二位也要明白头绪。并不是老爷没有出差，连老爷的差人也杀了，你们二位又是乡董，这件事又不是一天两天。上头翻了脸，办你们一个养痍成患的罪名，似乎也不算冤枉呢。老爷至多是个失察，撤了任，再重留缉，还会有别的余波么？况且做泰安县的，你们也该有点耳风，不是上边有点脚力，亦做不到。他有万把银子，去上下打点，怕有什么处分，还要连升三级呢！到那时候，一定勒令你乡董交人，交不出来，押在班房，五日一比，十日一比，那才是想落局也不能哩。所以这回的事，据我看来，二千是少点，再加添点，也就可以了事吧？一定象是拾到了有理的票子，一定要这样，这不是鸡子和石头碰么？自古道，拉弓不可拉满，赶人不可赶上，你们二位仔细想想看。”一面说，一面早已坐了下来。就这一席话，早说得范亦庄、钮必达两个人哑口无言。郑有资见他们活动，又是连吓带骗，闹了半天，才算是讲定了八千两银子。这里的息呈，等到钱划了过来就递。两面

言明，这一件泼天大事，算是消弭无形了。

但是，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黄大老爷进省，也不晓得怎样含糊回报的。要是有一说一，就算是上头回护他，难道亦没有一点过意不去的心肠么？在黄大老爷这样做，算是快刀切豆腐，两面光，上司也敷衍了，同寅也瞒过了。只要多做一年泰安县，这算不了什么事，难道这八千两银子，不会加倍回来么？哪知道不到几天，上海有一家日报馆，早已登了出来。黄大老爷看见大吃一惊，便派人出去打听，泰安城里哪一个是一家报馆的访事人。查了三天，并没有查到，才晓得访事的人并不住在泰安。黄大老爷左思右想，这事实实在不好。现在的报纸是风行天下，要是到了京城里，被都老爷看见，参上一本，那乱子就大了。虽说不是很要紧，但是又要难为大钱了。这又何苦呢！现在没有别法，只有花上几个钱，叫这个访事的自己去更正。但是报馆里说明是不受钱的，要是就这样送去，更要坐实了。只得唤了一个亲信家丁，带了几百两银子，赶到省城里，找到这位报馆的访事人，疏通明白，就请他去登报更正。果然不多几时，已是更正出来，黄大老爷这才放心。按下慢表。

且说当日范、钮二人得了八千银子，回到家里，把地基也折价卖了，此外无可收拾，便一直搬到济南府去住，以避后祸。这事黄大老爷只为当时要博这个镇定的名声，弄出这样一件大事，总算是自己有主意，拚出一年泰安县的官囊，才得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虽然微幸的心也是有的，然亦足见他的才具，自是不凡；要换了第二个人，这件事也就很够受的呢。范亦庄、钮必达起先原也不要他钱，但一则

无路上控；二则更怕黄大老爷翻脸问他要人；三则还怕路上有点差错，虽然说黄大老爷不至于派人行刺，然看黄大老爷的行为，似乎也不见得不会做出来，所以收到了钱，也就不敢再住泰安县了。至此后怎样情形，及黄大老爷是否指日高升，做书的也不缕述。不过是这二十九条人命，白白的断送在黄大老爷手里，总要算是屈死冤魂；若要伸冤，无非要到真正地獄去打官司的了。

欲知还有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办招摇借端明宿案
惩顶撞判定坐长监

却说安徽省的太平府属下，有一个芜湖县，濒江通海，本是一个极大的市场。城外有一条十里长街，生意十分兴旺。自从通商之后，更为繁盛。招商、太古、怡和都有趸船在江口，为的是上下货物方便。沿江上开客栈的，因为上下水的搭客日多，所以客栈亦就一天多似一天。

如今单说一个开客栈的，姓于叫做四海。这个人本是无为州的人，先前在芜湖江口，做点零碎生意。为人本不十分可靠，积下了几个钱，便吃喝嫖赌，随手散尽。倒有一样沾光，相貌生得颇为干净，居然是唇红齿白，因此与长街上一个女人轧了姘头。从轧姘头的那天起，就算有了家眷。于四海自从有过家眷之后，却渐渐的收敛起来，挣了钱便交给女人，也不出去瞎闯，如是者又混了两个年头。女人见他甚是顾家，也就把自己的积蓄凑了出来，叫四海去做点生意。四海想来想去，只有这开下处是最好的事，就同女人说

明，定了主意。开张之后，生意也还不坏。一年结账，很余了几个钱。四海便同女人商议，要开一爿大客栈，女人也欣然答应。就在江口赁了房子，择日开张，牌号叫做公益，又请了许多伙计，专在轮船上接客，生意却非常之好。因为四海同人客气得很，菜饭也好，所以大家也欢喜他。从此以后，于四海便安然做老板，女人也安然做老板奶奶了。

这一天忽然来了一位住栈的客人，说是姓赵行四，是打庐州府城内万利钱庄过来收账的，随带一个铺盖、一个竹箱，又一个网篮。于四海赶紧招呼，开了一个房间，打洗脸水、泡茶，闹热了一回。赵老四叫茶房把行李搬进屋去，自己略坐了一坐，便道：“我有事去去再来。”茶房连忙过来，把房门锁好，把钥匙交给赵老四，带在身上出门去了。一直到了傍晚，赵老四才回了栈，开了房门，茶房又去应酬了几句话，泡上一壶开茶，又忙着去开晚饭。忽然赵老四在房里怪叫起来。此时于四海正在门口，听见赵老四怪叫，就连忙踱了进来，问是什么事。赵老四早把竹丝箱里几件旧衣裳丢了一床，在那里跳骂，看见于四海进来，便指着骂道：“我把你这开贼店的，这还了得！”于四海一听不懂，连忙耐着气道：“什么事？请说了再骂。”赵老四道：“我是万利钱庄的伙计，到宣城、南陵等处去收账，一共收了五百块本洋，还有两个折据，统同放在箱子里头。我不过出去了半天工夫，就不见了，这不是你们偷了去么？好好的还我便罢，若是抵赖，咱们到保甲局里去。”于四海道：“青天白日，你房间又在路口，是个人出人进的地方，哪里有人到你房里去偷东西？又有哪个晓得你箱子里有五百块钱呢？况且钥匙是你亲身带

着，要末是你挑进来的时候，路上被人掏摸了去吧？”赵老四道：“放屁！如今我也不同你争论，总之我五百块钱是在你店里失落的，你得赔我，不赔不成。”于四海道：“我栈里整年来的客人上千上万，别人不少，单只你少？况且你说五百块钱，你交给哪个的？哪个看见的？你不看看告白‘银钱贵重，交明账房，不交遗失，与栈无涉’的话么？”赵老四道：“我不晓得！你赔不赔？”于四海道：“理上该赔就赔，不该赔就不赔。”赵老四大怒道：“什么叫不该赔？”于四海道：“象你这空口说白话，就不该赔。”赵老四赶上来一把抓住辫子道：“我们到县里去！”于四海道：“这明明是讹诈，去就去！”本店的伙计及看的人，都看不过，只得上来相劝，却是劝不下来。

两人一径扭着，跑到县里喊冤。县大老爷是云南人氏，姓章，当日听见衙门外有人喊冤，正要查问，稿案已走了进来，回明了缘由。章大老爷吩咐下去，补呈子，晚堂带审。候到二炮过后，章大老爷坐了堂，问了情由，又把于四海看了一回道：“你的行为，本县也是知道。他这五百块钱，谅来不假，本县断你如数赔还。”于四海道：“青天大老爷，这是影响全无的事。银钱既没有交代柜上，钥匙又是自己带去的，要是下了门进去，门上岂无一点痕迹。且这间房在路口，房里进去人开箱倒笼，外间岂没一个人听见？这明明是他想法子讹诈，求大老爷详察。”章大老爷哈哈大笑道：“你们的主意错了。你这些法套，只好去骗小孩子，本县是明镜高悬，不拘什么事，都能晓得。你说钥匙是他自己带去，你栈里岂无第二把钥匙？我看你的主意，明明是把钥匙交给他，再去偷他的东西，便显出不干你事的意思。这句话可是你的心不是？”

于四海急的磕头道：“冤枉，冤枉！小的当粗人的，哪里有这些弯曲心思！”章大老爷道：“那我也不管，只是这五百块钱，一定要你赔他。”于四海道：“小的万万不能赔。”章大老爷发怒道：“本县断的案，从来不许人不遵，你敢挺撞？”于四海道：“小的不敢挺撞。但是这五百块钱，得知是真的假的？这位客住了半天赔五百块，那位客住一天赔一千块，小的老婆孩子一齐卖完也不够。还求大老爷审情度理，另行判断，公侯万代。”章大老爷大怒，骂道：“混账东西，你竟敢如此倔强！看你贼皮贼骨，非打不可！”立刻吩咐拉下去打。这个档儿，于四海虽是极口呼冤，当不住如鹰似虎的公差，早已拖翻下去，用两根板子，一五一十打个不了。章大老爷吩咐叫不许住手，几时他愿赔，再行免打。于四海被打不过，只得答应愿赔。章大老爷限了他十天限，又发了一张封皮去封栈房，又吩咐把于四海押到班房里去。发放已毕，随即退堂。

于四海一腔冤气，无可发泄，出了二堂，早有本栈的伙计过来问明情由，便飞奔回去找了老板奶奶，说明原委，大家算清工账，也不管栈里还有客人，便如鸟兽散，各自谋生去了。奶奶本来还有点家私，先前见于四海为人归正可靠，所以结识了他，现在既犯了事，也说不得了，便把栈里稍为值钱的东西，一齐运掉，又请住的客人，早点搬开，自己也就避去，另外再去结识别人。偌大一个公益客栈，不多一刻，弄成一个瓦解冰消。所以古人说的“破家令尹”，是一点不错的。

如今单说这些伙计里，有一个在厨房里挑水打杂的，本

来是穷无所归的人，客栈关了，他也没处去谋食，便激出他一番义气来。他算了算身边还有七八块钱，便搭了小火轮船，一径赶到庐州，找到万利钱庄的管事，跪着求他。管事问起情由，大为诧异，说是并不曾派人到江南去收账。管事的又仔细问了赵老四的年貌，便大家商议道：“我们招牌要紧，名气要紧。要是芜湖钱庄晓得了，反说我们用人不当，回来不同我们来去，我们的生意，就不用做了。看来这事，是不能就这样歇手的。”便先由管事去找了东家，东家就立刻去拜县里，立逼着县里出了一套移文，派了两个公人，带着这个打杂的，连夜到芜湖投递，要把赵老四提到合肥来，办他个招摇撞骗。等到各样弄好，动身到芜湖来，再加上路上的耽搁，已是半个月了。于四海已经比过一次，等到第二个比期，合肥的公事已到。章大老爷诧异，又叫了万利钱庄的伙计进去，问了一个清白，心上也有点懊悔。第二天坐堂，便传赵老四到堂问话。哪知差人各处找寻，早已不知所往，只得回来禀复。章大老爷只得提了于四海出来，当堂开释。偏偏于四海又不见机，先听见伙计替他把事弄明白了，就抵桩闹他一闹。等到到堂，便发话道：“我一个好好人家，被大老爷弄得一无所有，我就不怪大老爷，大老爷也要把赵老四提了来，重重的办他一办。要就是这样，无缘无故的打了又押，押了又打，不说乌，不说白，又放了出去，那不可成！”章大老爷道：“不成便怎样？”于四海道：“我不回去，我已是无家可归。”章大老爷道：“你不要糊涂。好好回去，另做生意吧。”于四海道：“不成，我一准不回去！”章大老爷道：“你打算怎样？”于四海道：“大老爷不替我办人，我要上控、好在安徽省

里还有好些大人，难道就只一个芜湖县么？”章大老爷大怒，骂道：“混账王八蛋！你肆口挺撞，本县再四优容，你不知道，还是这样执迷。你要上控，你就上控去。”当时满面的怒容，却冷笑了两声，就提起笔来，在点单后面，写了好几行，不知是什么东西。写完，便吩咐把于四海钉镣收禁。站堂的答应了一声，便如法的办理。

在于四海以为章大老爷断错了案子，落得发挥上几句，可以平平自己的气，或者章大老爷过意不去，再给他几个钱，重新可以仍旧开他的栈房。却不知章大老爷向来不肯认错，此次被庐州万利钱庄的挤住了，没得转弯，已觉得十分没趣，又听见于四海说要上控，正犯所忌，也就动了一个斩草不除根，逢春又发芽的意思。当时眼珠一转，便想了一个恶毒主意。退堂后，便嘱托老夫子，连夜叠成文卷，通禀出去，把于四海办了一个积年地棍业经访明拿获到案，请永远监禁的话。后来上头批禀回来，是准了监禁十年。从此于四海也就坐穿牢底了。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强盗为官审劫案
捕头受杖逼诬良

却说江苏徐州府砀山县，有一个坐地分赃的大盗，姓徐名大昭，外号活阎罗，手下有三百个不怕死的好汉，都是武艺精强，惯能出马的。为什么服这徐大昭呢？因他义重如山，智谋出众。他说那家好劫，那样的客人抢了他不破案，百发百中。同伙里违背了他的指教，或是不听调度，必然失

风，不是受了伤回来，就是被官兵捉了去。吃过几次苦头，这才佩服大昭的神算，死心塌地为他所用，立下重誓，宁绑上法场斩首，再不供出大昭。那四六分赃，是大昭定下来的规矩。三百个好汉，都不敢欺他，照例提出来，送到他府上。他还不要衣服首饰，须给他金银洋钱，才没话说。大昭历年得了这些脏银，渐渐的小康，营运起来，居然大富，有十几万家私。娶妻严氏，也是同业中人的女儿，有些拳脚功夫，外号叫做飞天夜叉，两口儿恩情很好。

严氏劝丈夫道：“我们这个行业，原是有钱时做的。你有了这样家私，随便改行，都可以过得日子，要不赶紧洗手，将来或是被人咬了一口，只怕性命难保。”大昭道：“我何尝不是这个念头？只是对不起众兄弟。我一朝撒手，他们肯饶了我么？”严氏道：“你为什么不分给他们些钱，让他们散去？你我把剩下的，运到别处去过日子。”这话倒提醒了大昭，就把从前收他们脏银的簿子取出来，仔细核算，只有六万多银子。后来这七万多金，都是自己营运赚下来的。

难为他竟舍得，次日便齐集了三百个好汉，道：“我要把脏银交还你们，洗手不做了。”众好汉道：“那可不成！你发了财要脱身，我们不服。”大昭道：“我不是背了你们去享福，我是要去捐官做的。做了官，发了财，原合众兄弟一同快活。我有什么不是处呢？”内中一个能言的强盗，叫做朱百舌，插嘴道：“徐大哥的话实在不错。如今做官的就是强盗，强盗为什么不好做官呢？我们这个行业，据我看来，也不是久计。仕宦客商，都说杨山这条路走不得，绕道的绕道去了。我还听说河南要开铁路，这铁路一开，更没有人打这里经过。

将来买卖一天不如一天，不如做官的买卖好。我所以说徐大哥捐官的话，实在不错。”内中又有一个多疑的强盗，叫做怕不稳，接口道：“朱二哥的话也靠不住。徐大哥一人做官，哪里能养活我们这些人呢？”内中更有一个多谋的强盗，叫做孔赛明，低头想了半天道：“我倒有条好计在此。”大家凝了神，欲听他的妙计。孔赛明背负着手，在屋里走了几个回旋，然后说道：“我知道的，做官是第一做知县。这衙门里，内而稿案以下，至于跟班打杂，都好弄几文钱；外面书吏差役，弄得钱更多，但是换官不换他们的，然而也有法儿制服他们。依我的主意，有的是银子，我们索性多捐他几个大八成知县。选出缺来，每一个知县，带他四五十位兄弟们去，把那县里百姓不心痛的钱，一古脑儿归到我兄弟们手里来不好吗？”众人听了大喜。当下议定，选了朱百舌、孔赛明，还有四位，都是精明强干的人，各人拿了一万银子捐官去。徐大昭是自己的银子捐官，不好合他罗唆，只派了十个强盗跟他去，随他派执事。大昭大喜，就叫这十个兄弟，押着银子，一路进京，首先上兑。

果然不上半年，选了福建龙岩州宁洋县一缺。大昭大失所望，聚会了十家兄弟商议道：“这缺偏僻得极，料想不是好缺，我们赚不到若干银子，这便怎处？”十家兄弟都说：“管他好不好，放出手段来弄钱就是了，苦缺也会弄成了个好缺的。”大昭略略安心，一般领凭到省，谒见了上司，飭赴新任。大昭访请了一位弄钱好手的账房，凡事合他商议而行。先把钱糟陋规打听明白，没甚出息。那账房姓余，表字有怀，献策道：“东翁若要弄钱，除非案桌上放活动些，自然钱来了。”

大昭会意，就把带去的兄弟们挑一个做了稿案，其余管钱漕的，管监狱的，齐都派定了。放告三天，打官司的也不甚多。

半月后，一家绅户报来一起盗案，请徐大老爷追赃。大昭接了这张呈子，一个字也不认得，只得拿去请教刑名老夫子。老夫子念给他听，才知道这家姓柴，因强盗明火执仗，撞进大门，劫去金子三十两、金首饰十二件、银酒杯银碟子银匙各十件、拷绸衣裤六身、纱衫四件、摹本缎袍褂两套、宁绸女外褂一件、洋绉红裙子一条，求父台缉盗追赃一大篇话。大昭怔了半天道：“他失窃干我甚事？难道我能保住这一县没有失窃的人家么？”老夫子道：“东翁切莫这般说，这是定例，民间出了劫案，干系都在州县官身上。缉获不着，就要丢官的。”大昭这才着急道：“叫我哪里去捉强盗呢？”老夫子笑道：“用不着东翁自己去捉，只消严比捕快，自然就会破案了。”大昭得了主意，立刻坐堂，传齐捕快，限他们一天内缉获强盗。这个捕快头瞿老滑退下堂来，埋怨道：“大老爷很糊涂，哪有一天工夫捉得着强盗的理！”班里的一干人都道：“这位大老爷不甚懂得做官，我们随他勒限去，只不理他便了。”老滑大喜道：“我也是这个意思。”原来劫柴绅户的，正是他们朋友小七星子，这案老滑很沾了些油水。因小七星子是个著名大盗，一身好本领，不归老滑统辖，为朋友分上，才分给他十两金子的，他竖起一个指头，就够老滑这千人吃苦。明知道案是他做，却不敢惹他。

次日徐大老爷又传捕快到堂，拍案大喝道：“我限你们一天捉的强盗呢？为什么还不捉来？”瞿老滑只是磕头道：“求大老爷宽限一天工夫，实在捉不到强盗。”徐大老爷大

怒，喝叫打一千。只听得劈拍的声音，极其响亮，那捕快头伏地呼痛，一会儿打完。徐大老爷又叫打一千，打得瞿老滑哼哼唧唧的，这才罢了。只见他拉好了裤子，跪上来听吩咐，徐大老爷又限他一天务必要捉着强盗，若再捉不着，定然打断他的腿筋。说罢退堂，告知了刑名师爷。

刑名师爷道：“打是打得好，但他们一伙的人打，不肯用力打的，二千板子也不过抵到三五十下罢了。”大昭大怒道：“这还了得！”匆匆的别了老夫子，又去坐堂，传到捕班头，喝道：“你们作弊，我岂不知。如今不用你们打，我来打。”把公案一拍，摘下帽子，脱下袍子，走下座来，叫人把捕头按下，举起板子乱打乱砍。打到一百下，果然皮肤泛青，那捕头一声儿都不哼。旁边闪过他一个跟班，就是他的兄弟们，叫做吴福，禀道：“老爷歇歇儿气力，让小的来打吧。小的当过三年衙役，这事很内行的。乱打没用，手底下须有些软硬功夫，才能叫他疼痛哩！”大昭深信不疑道：“很好，很好，你去打。”吴福叫人把尿浸稻草预备好了，那捕快头吓得浑身乱抖，哀告道：“大老爷限小的三天，一准捉得住强盗。那时捉不住，再打小的吧。”徐大老爷道：“只准一天。”瞿捕头不敢答应，只得由他打去。这吴福的板子，果然极有功夫，打到五十下，那瞿捕头已经极声呼唤，到三百下，他就晕了过去。吴福叫人把尿浸的稻草铺在他腿上，半晌醒过来。徐大老爷又叫再打。瞿捕头道：“再打就没命了！饶了小的，明天就去捉强盗吧。”徐大老爷道：“既如此，限你明天晚上把强盗捉来。捉不来时，照这样打三千板子。”瞿捕头叩头下去，担了一天心事，自己是不能转动的了，只得叫他手下人等出去

巡逻，遇有形迹可疑的主儿，捉他一个来顶替吧。顶过这头阵儿，以后再说。他手下捕役出去巡逻不提。

再说龙岩出一种素心兰，是到处驰名的，宁洋也出些兰草，因土人很喜种兰，出了好兰草，便挑到城里去卖。一家靠着虎符岩左近住家的，姓林名际涵，世代务农为业。到这际涵手里，勤俭积下来的家私，也有千来吊钱，山田二百亩，很够吃饭。际涵虽说有钱，他却勤力惯的，一般也种兰草，也挑到城里去卖。这天卖兰回来，路上捡着一只银酒杯，十分得意，想拿回去配个座子，做个水盅儿插兰花。一路拿着尽看，靛面撞见两个捕快，一把扭住，拉到捕头家里。捕头道：“你还是要死，还是要活？”际涵道：“我好好的一个安分良民，为什么要死？”捕头道：“你还说安分么？你手里的杯子是哪里来的？”际涵道：“这是路上捡着的。”捕头哼了一声，吩咐拉到堂上去。宁洋百姓怕的是见官，见到官，没好处的分儿多些。际涵十分着急，再三哀告，情愿花钱。捕头哪里答应，听他一口土话，正好做弄他哩，便道：“你要指望活命，回来见了大老爷，须听我的话。我叫你怎样做手势，你便怎样做。你的话大老爷是不懂得的，大老爷的话你也不懂，只我们懂得来。我总不叫你吃苦头就是了。”一路吩咐他，已经走到县衙前。

瞿老滑就合书吏等这一千人打了招呼，这才投进去，说强盗捉到了。徐大老爷坐了大堂，瞿捕头牵着林际涵上堂。徐大老爷问道：“柴家的那起案子是你做的么？”际涵果然不懂。瞿捕头道：“大老爷问你姓的林么？”际涵点点头。徐大老爷知道这桩案子是他做的了。又问道：“你拿了他多少

金子？”际涵又不懂。瞿捕头道：“大老爷问你一顿吃几碗饭？”际涵伸出三个指头，意思是说吃三碗饭，徐大老爷却以为他说拿了三十两金子。又问道：“还拿了几件金首饰、几件衣服呢？”瞿捕头说：“大老爷问你乡下到城里有多少路呢？你做手势吧！”际涵又把三个指头一伸，又两只手合拢来伸了六个指头。徐大老爷见他比的数儿，又合了柴家失单，就问道：“你劫的这些赃物还有没有？”瞿捕头呆了一呆道：“大老爷问你打劫过人家没有？”际涵只是摇头。徐大老爷道：“你这些赃物哪里去了，还有存下的么？”瞿捕头道：“大老爷问你，打从哪一头来的。”际涵向东把手一指，意思说是打从东面儿来的。徐大老爷不懂。瞿捕头合际涵咕噜几句道：“他说是卖给一个东面儿来的客商的。”瞿捕头又向际涵讨出那只银酒杯，呈给徐大老爷，徐大老爷叫且把他收监，赃物留下，待柴家的人来认。退堂，忖道：“我从前坐地分赃，要破了案，再没这般肯认的。到底宁洋人来得爽快。”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追赃款冤囚定罪
认窝家店主逃生

却说宁洋县徐大昭审明了打劫柴家一案，次日传柴家的人来认赃。果然那银酒杯是他家的，柴绅还求徐大老爷作主替他追赃。大昭因柴绅很有点儿势力，点抚台都拜会过的，不敢违拗，就合老夫子商议。老夫子叫他把盗犯刑讯。大昭得了主意，当下坐堂，把林犯提了出来，问他：“劫柴家的赃物，到底卖给哪个的？卖了来的钱，还在你家里

么？”林际涵目瞪口呆，一句也回答不出。这时瞿捕头却没来，换了一个快班传话，际涵哪里肯认，口称冤枉。奈际涵虽在那里称冤，徐大爷却不知道，见他不肯招认，便叫用刑。上夹棍，跪链子，闹了一阵，际涵昏晕过去几次，快班叫 he 认了吧，免得眼前受苦。际涵无奈，只得认了，快班合他传话，说是卖了七百块钱。徐大老爷便叫差人领他回去起赃。

再说际涵虽是小康之家，却还没有娶妻，只有一个老妈子替他煮饭，养着几个种田的雇工，他的钱却在一家粮食铺里，家里是空空的，他又没有靠得住的亲眷，只有几个族中兄弟，都是务农的土老儿，因此没得一个人出来替他鸣冤。际涵初入监里，还以为不要紧，可以伸冤。这次受了刑，没法认了这桩案，哪里还有活命？来到家里，又没一人可以合他申说的。这惨戚滋味，大约世上除了他，没有第二个人尝过的了。他那一股悲情，直从脑筋里发出，走遍周身，归入心坎里，不觉叫着他祖宗父母，放声大哭。他家是山村，四面邻居寥寥无几，只几个粗蠢妇人，一班痴顽孩子，听得哭声，前来观望，也不知道问他什么来由。际涵哭了半天，声虚气弱，倒了过去。他那老妈子在旁呆呆观看，差人着急道：“你快烧点儿热汤给他喝着吧。”老妈子去了半天，把汤烧来，际涵喝下去，才觉清醒些。差人叫老妈子熬几碗粥来，自己吃了两碗，际涵吃了一碗。原来际涵自到监里，直至如今，还没进过一口汤一粒米哩。当晚差人叫他起赃，他家里一钱没有，哪里起得出。差人紧逼着，没办法，只得说道：“我有一千吊钱，放在镇上一家粮食铺里，须我自己去拿。这时铺子里都关上门的了，明天早起去吧。”差人道：“胡

说！你哪里见犯人好在家里过夜的么？”际涵被他逼着，一步一颠，到得粮食铺里，问他讨钱。

这粮食铺掌柜的，姓陈名乃藻，也是个土老儿，没有见过官差的，一开门见差人拖着林际涵，银铛锁镣而来，早已吓得神魂飞越，勉强请进里面坐了。差人作势道：“好，好！你做他的窝家，快快把赃银交出，万事全休，你要不放明白些，我们去回了大老爷，连你也难免一刀之苦。”陈掌柜的吓得浑身乱抖，半晌道：“我小店里并没存下赃银，是他卖粮食的钱一千吊，那是有的。”差人喝道：“放屁！这不是赃银是什么呢？只怕还不止这点儿，快些拿出来。”陈掌柜的还欲辩时，里面一个伙计知道事儿不妥，连忙出来照赔道：“头儿休得动气，林先生把这一千吊钱，存放在小店取利息，小店也不知道他是赃银不是。头儿领了他来，三面证明，倒也很好，小店是全靠头儿包容。衙前的规矩，小店是知道，只求头儿吩咐出来，小店力量做得到，没敢驳回的。”那差人听他说话圆通，这才欢喜道：“象你这位伙计的话，倒还明白，既如此，赃银是一千，我们的规矩打个对折，算了五百吧。”陈掌柜的吓得舌头拖了出来，缩不进去，半晌道：“小店是小本经纪，每年也不过千把块钱出进。就是林际涵的钱，一时也拿不出，还要设法转借哩。”差人听了这话，牵着林际涵就走。那伙计合陈掌柜的咕噜几句，陈掌柜的急得没法，连忙请他回来，那差人简直不理，只顾望前走。陈掌柜的拖住了他的衣服，跪在地下哀告道：“小店里通共存下七百块钱，头儿不信，请进去搜，有多的洋钱，尽管拿去。”差人被他拉拉扯扯的拉了转来，喝道：“天已不早，大老爷立等着赃银定罪哩。

你要有就有，没有就同我去回话，我哪里有工夫来搜你的钱。你快去设法吧！”陈掌柜的没了主意。

可巧隔壁杂货铺里掌柜的。听得这边喧嚷，前来询问，听说情由，就拉陈掌柜的到后面，劝他点缀点缀差人，把这事弥缝过去了吧。陈掌柜的道：“实在没钱，这便怎处？”杂货铺掌柜的一时义气道：“我借给你一百吊钱，打发他们去吧，”陈掌柜的说不尽的感激。当下把钱票送来，陈掌柜的对差人说了许多好话，劝他暂收了这一百吊。这差人还算好说话的，见有一百吊票钱，乐得藏腰，也就没话说了。便向陈掌柜的讨出那七百块钱来，雇了一部车子，拉着林际涵，一同进城。

次日，徐大老爷提讯交赃，把七百块钱给柴绅领去，定了林际涵的罪，还要叫他供出同伙的人。林际涵受了捕头的教，编造几个名字，那都是缉捕不着的。林际涵回到监里，知道自己是活不成的了，不觉痛哭，意思要寻自尽，却又手足拘系住了，动弹不得。哭了半天，旁边两个囚犯心烦起来，劝道：“你也用不着再哭了。对你说吧，你这冤枉，固然利害，我们的冤枉，也不在小处。我是城里有人杀了人，把我来顶替的；他是西门外有人放了火，把他来顶替的；都是斩立决的罪名，合你一样。我们是安心等死，再也不哭的，哭就不算好汉。”际涵止住悲声道：“原来二位合我的冤枉相同，为什么到堂不说呢？”那人叹口气道：“你又来了。你在堂上，为何不说？”际涵道：“我是说的，大老爷不懂得我的话。”那人道：“可不是！我们说的话，大老爷懂不懂，却还没知道，只是他也不容我们说话。到了堂上。不是上夹棍，就是跪链

子，我们没有练就这副骨头，上去就坍台的。他说我们杀了皇帝，我们也只得招认，何况是别人呢！”际涵忖道：“原来我们县里的犯人，没有一个不是冤枉的。我区区一个人，算不了什么，由他去吧。”自此际涵就在监里候死，按下慢表。

再说瞿捕头这两天，因棒疮溃烂，没有能理会这桩事，叫班里一个胡伙计来替代的。听说大老爷已叫他领着林犯，起出七百块钱的赃，那胡伙计自然很弄了一注钱。一候两天，还没见他把钱送到，怒道：“这还了得！他简直不顾死活哩。”一叠连叫找胡伙计。一会儿，有人替他吧胡伙计找来。瞿老滑问道：“你这差使好，你就忘记了我么？”胡伙计抖战着道：“我哪里敢忘记了师父。实在这差使不好，上头要的赃款又多些，窝家又是个苦恼儿的，我连一个茶钱都没弄到，哪里敢瞒了师父弄钱呢！”瞿老滑道：“噢，原来如此！我有十个烧红的制钱儿，请你尝尝。”说罢，叫人预备。胡伙计知道这烧红的制钱儿利害，一个都吃不消的，这十个如何受得住呢！只得流泪告道：“徒弟说实话了，求师父息怒。”瞿老滑道：“快说，快说！”胡伙计道：“实不瞒师父说，那窝家出了三十吊钱，我取了，不该昧良心，没献上师父。如今被师父审出来了，已经用去五吊，还有廿五吊钱，待徒弟去拿来，一总孝敬了师父吧。”老滑冷笑道：“原来只三十吊钱，还说是窝家拿出来的。既然有窝家，你肯单拿他三十吊吗？快说实话吧。”胡伙计说：“没有别的，这是实话。”老滑吩咐快拿红钱来给他尝。只见一个人托着一个炭火炉，上面贴着一个烧红的铜钱，又一人走来，把胡伙计掀翻，绑在一张春凳上，那人用铁钳把红钱钳出，在他左腿上摆了一个。只听得哧

的一声，胡伙计杀猪也似叫将起来。摆到三个，胡伙计已经昏昏过去。瞿老滑吩咐住手。一会儿胡伙计醒过来，瞿老滑问他：“肯说实话么？”胡伙计道：“我说实话了，总共是一百吊钱。”瞿老滑道：“只怕还不止哩。”胡伙计道：“师父要不信时，就此同去问那陈掌柜的便了。”瞿老滑叫把他解下来，胡伙计哪里还能走呢。养了三天伤，瞿老滑的棒伤也好了。不消说胡伙计的一百吊已经拿出，放在公中分赃。

瞿老滑又逼着他同到虎符岩镇上，找着粮食店里的陈掌柜说话，果然找着了。瞿老滑道：“大老爷差我们下来的，知道林际涵赃银二千两，你就是窝家。快同我们进城去说话。”陈掌柜的自从林际涵领差人来，弄了七百块钱、一百吊票子去后，以为没事的了，谁知原差又领一个人来，开口就是二千两的赃银，要同他进城去，直觉得祸从天降，几乎哭了出来，道：“我千万不该借林际涵一千吊钱办粮食的，我哪里知道他是赃银呢。如今拿了七百块钱去，这位头儿又拿了一百吊去，还存二百吊钱，我已经把粮食变卖了，本就要到城里来找姓林的还他，怎么越说越奇，索性说他有二千赃银窝藏我家里呢？”胡伙计对着瞿老滑道：“如何？我原说只拿他一百吊钱。”瞿老滑道：“也还靠不住。”胡伙计道：“这倒没法的了。”瞿老滑道：“休得多言！”当下便合陈掌柜的说道：“你那二百吊钱，快交给我们拿去，大老爷追赃很急的。还有一千多银子，快些设法措办起来，我们替你去顶顶看。要是顶过去，或是大老爷宽限三天，也好等你慢慢设法；要是顶不过去，说不得，我们明儿来，同你去见大老爷便了。我们为了你，只怕还要挨一顿板子。将来结了案，你不要忘了

我们好处。”陈掌柜的言已出口，只得把那二百吊钱双手交给他，又再三求他包容。瞿老滑道：“我尽管答应你，银钱是硬货，我们赔垫不来的。”陈掌柜送他们去后，知道这事不妥，况且自己店里，本就很撑不下去，全亏林际涵这一千吊钱活动的，如今提去了，差人还要来合自己说话，只怕弄到家破人亡哩！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就把店里的账结一结清，把存的米谷等类，抵给隔壁杂货铺里，算了一百吊钱，连夜收拾细软，带了家眷逃往他方去了。

瞿捕头凭空讹着二百吊钱，已觉快活。隔了几日，又想着陈掌柜的实在好说话，再去弄他几个，谁知到得乡下，陈家粮食店早已关门。忽见他隔壁杂货铺里，有粮食出卖，知道他们有些首尾，用话唬吓，那掌柜的更吃不起吓，又被他讹去一百吊，这才罢了。林际涵行刑时，大家都说他冤枉。后来被上司知道了，把徐大昭参革，大昭仍复回到殄山做他的强盗去了。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制出新刑乡绅助虐
飞来横祸捕役栽赃

却说陕西兴安府石泉县城内，有一位乡绅，姓祝名椿，字可大，家里光景甚是宽裕。因为曾在外边做过几任实缺府县，因此在乡里颇有点声势，非但是乡里的人敬之如神，畏之如虎，就是地方官也要应酬他，不敢同他十分认真。有一天他家里失了窃，连粗带细，通统约莫有一千多两的东西，循例报了案。

这位县大老爷，姓胡名图丹，乃是一位两榜进士出身，平日做得绝好的八股文，是酷暑汪鸣銮一派的。到任之后，依然是手不释卷，一切词讼，并不当心，以致诸事废弛，偷窃的案件，更是不晓得出了若干起。这日恰巧碰到祝乡绅家的事。心里方才有点忐忑，当即传齐捕快，自己带了往祝乡绅家踏勘。祝乡绅正言厉色的责备了一番，胡图丹连连道歉，不敢多说一句话。偏偏有一个不懂事的捕快，前后仔细的踏勘了一回，便上来说道：“这个贼没有来路，不象是外来的。”祝乡绅听了大怒，也不管胡图丹下得去下不去，便随手取了一根粗大烟杆，恶狠狠对着捕快打去。捕快躲不及，着了一下，头已打破了一块，血流如注。胡图丹看见祝乡绅动气，连忙把捕快骂了一顿。捕快碍着本官，只得抱着头自认晦气，一边去了。胡图丹又敷衍了一回，方才辞别回衙。立即坐堂，传了通班捕役的头子，每人打了五百板子，又叫赶紧去办案，并给限三天。捕快不敢分辩，只得领打。退了下来。大家也商议不出个道理来，无非是在当典门口，及小押当门口，并赌场上去候候。光景转眼三天，却没有一点影响。到了限，无非再挨几百板子，转上两天限。好在这个板子是差人心心相照的，虽然是五百下板子，也不过抵了那些打官司不花钱的二三十下罢了。不料祝乡绅时常派人来催，并且说如果破不了案，便要遣抱上控。胡图丹听见，格外发急，他却没有法子，无非用了些随常的刑法，收拾收拾捕快罢了。又看见一连闹上几天，还是没得影响，心焦的很。

胡图丹正在签押房里一人闷坐，恰巧祝乡绅又来拜会，他不敢不请。请到花厅里，落坐送茶，先道了效力不周的话，

又把捕役不能破案的事，说了一遍。祝乡绅冷笑道：“这样说起来，老父台在这里荣任，不是为民除害，倒是蒙贼害民了？”胡图丹吓了一跳，连忙陪笑道：“兄弟在这里，天天比责他们，只不过打几下板子。我看他们嘴里虽然说得中听，却也稀松平常的，所以现在颇要想出两种新鲜刑具来，叫他们害怕，方能望他们当点心。无奈一时愚蠢，总想不出法子来。老先生见多识广，谅来总有点法子，还请酌示一二。”祝乡绅道：“论理私造非刑，大干例禁。不过捕快就是贼，贼就是捕快，从来无不通贼的捕快，即无不通捕快的贼。收拾他们的东西，只要可以立威，哪有甚么不好！老父台是读书过于拘执，其实惩罚捕快，尽可以从严厉些。要是一味姑息，以为阴鸷，难道从来除莠安良的贤父母，都算作孽的么？”胡图丹道：“是极，是极！但是兄弟秉性柔软，实在想不出法子来，还要请教。”祝乡绅道：“治弟倒有两个法子，老父台姑且去试试。如果照办，管保用得一样，就可以破案了。”胡图丹大喜，连道请教。祝乡绅道：“第一件名叫‘红绣鞋’，是叫铁匠打一双铁鞋，把他放在火里烧红，替他着在脚上，任是他铁石人，也经不起。不过这个人，可也从此残废了。好在本是恶人，地方上恶人，尽管残废几个，有什么要紧。不过当时那点焦臭之气，有点难闻罢了。这是第一件。第二件名叫‘大红袍’，是用牛皮胶熬烱一大碗，把这入浑身涂满，然后以麻皮按着贴上去，等到干了，却一片一片往下撕着问供。这一撕不打紧，这麻皮被胶粘住，撕的时候，是连皮一齐下的。他身上的皮去了，自然是只剩下些血肉，那血也就挂了满身都是，所以叫做‘大红袍’。这是第二件。第三件

叫做‘过山龙’，虽然平常，只要功夫一大，也没有人经得起。是叫锡匠打一个弯曲的管子，扯直了要够二丈多长，把犯人赤剥了，用管子浑身上下盘了起来，除掉心口及下部两处。锡管子上边开一个大口，下边开一个小口，用百沸的滚水，从这头浇进去，周流满身，从那头淌出去。这个开水，却不可间断，任你好汉，到了十壶，也就很够受了。这是第三件。治弟从前在外边做过几任知县，都是用的这个法子，果然畏威怀德，路不拾遗。老父台既是安心要做好官，何妨仿照治弟的法子去办一办，这是合邑蒙麻的事。”胡图丹一面听，一面赞，又仔仔细细问了一个透彻。

等送过客，便传话去，打铁鞋锡管，限次日缴案。胡图丹便把这三种东西，摆列在堂上，把捕役喊上去，讲给他听，并限明日午刻，不能破案，便叫他们来试新刑。捕役听见他吩咐过，一个个魂不附体，下来便聚拢在总捕头家里想法子，有的说是要跑的，有的说要自尽的，吵了一回。

这里面却有一个老捕快，已是多年不办案了，姓辛。他有一个外号，叫做辛大头，本是一个极奸极刁极诈极恶的人，因为自己有了年纪，没有儿子，改行为善，久已不作伤天害理的事。如今看见他们这些徒子徒孙十分苦恼，不免又动了他人所说的甚么义气了，当时拍着胸脯道：“你们别忙，我倒有一个法子，你们且定定心吧。”大家听见他有了法子，便鸦雀无声的，听他调度。辛大头道：“这是件害人的事，不过如今也说不得了。我看见他失单上有些首饰银器衣服洋钱等项，我无意中曾问了他报案的一句话，这银器是哪一家的，他说是天宝银楼的。我想天宝楼的东西，我去年整顿小

出的时候，也曾扣留了他一大包银器，都是天宝楼的。我想不如把这件东西，栽在哪个个人身上，拿了他等官去问，我们便大家没事了。”大众想了一想道：“好可好，这事的筋节主意，还要你老人家料理。倒是这包东西，栽在哪个身上去呢？”辛大头道：“你莫管，你们明早就把王老八带了去，说是拿到了一个把风的王老八的话，我去教给起赃拿人的话。要回明本官，挨到上灯的时候，方才妥当，怕的是走漏风声。这位老爷好骗，自然答应。至于这个倒运鬼，我想西门外鲁老大家私还好，去年同我在老桑家赌钱，为了七十个钱，我俩就打起来。他倚老卖老，还有人帮着他欺侮我。我这个仇，一直想报，因为年纪大，才放下来。这件事倒不如作成了他吧。他家光景也不算坏，砬坊、油坊、米店，还有几十亩地，家里也颇颇有点积蓄。把他扳了来，不但可以敷衍公事，我们也可以沾光，补补从前的劳伤。”大家听了大喜，痛赞了一番，随即各散。辛大头又去吩咐了王老八，不在话下。

却说鲁老大是个务农人家，持家勤慎，儿子也大了，通力合作，十几年来，颇能有些积蓄。那些米店等虽然不是独开，的确都有合股。寻常的时候，一个钱也不肯多用，每逢新年上，就不免各处去赌赌钱，也是个散散心的玩意。却不知怎样的得罪了辛大头，弄成了一个灭门大祸。

却说这日一早，鲁老大起来，站在门口，望望景致，远远的看见一个人，头戴着一顶破毡帽，手里提着一个包袱，低了下头一步一步的走到跟前来。那人猛一抬头，看见鲁老大站在门口，就立住了，换了一副笑容可掬的面孔，对鲁老大说道：“老先生，我有要紧事到乡下去，要找个地方去吃饭。因为

这个包袱是最要紧的，不便带着他上饭店，我想求你老人家，暂且在你那里存一存，我去吃顿饭，吃了便来取，不知老先生肯方便不肯方便？”鲁老大道：“你要暂存，有何不可？不过你是什么东西？”那人道：“有几件铜首饰，也不值什么钱，不过是朋友托的，怕的饭店里人多手杂，有个一差二错便了。”鲁老大道：“既是如此，就请你老点一遍吧。”那人笑道：“老先生实在精细的很，我晓得你老先生，老先生尽管放心，难道我还会讹你老先生么？我对你说吧，有一对锡酒壶、一根铜元宝簪，此外没有甚么东西。”鲁老大接过包袱，觉得很重，便道：“我也不看你，你把包袱做个暗号吧。”那人笑着，果然去做了一个暗号，递给鲁老大，便扬长而去。鲁老大便招呼一个做工的，提了进去，放在中间，自己又站了一回，却不见那人来取。一直等到午饭后，还不见来。鲁老大有点疑心，却一面吃了中饭，又嘱咐了家里的人，便去歇息。及至一觉睡醒，问问那人，仍不曾来。鲁老大不过说了两句奇怪。刚刚到得上灯时候，忽听见大门外头一阵人声。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巧言动听误入彀中
毒手频施冤沉狱底

却说鲁老大在家里，听见打门的声音，不觉大惊，正待出来看，早见一个戴着顶子的老爷走了进来，后边跟了许多戴红缨帽子的人，还有穿镶边马褂子人，也有手里拿着刀的，也有打着火把的，一齐拥了进来。鲁老大晓得是老爷来了，连忙上去跪着。老爷便问他名姓，就吩咐锁起来，又把

一个马踏子放在大门里头坐着。又吩咐那些戴红缨帽子穿镶边马褂的去抄寻，早有辛大头提了早间那人寄存的包袱来，当着老爷的面，打开一看，一共是十九件银器，下边都嵌着天宝楼的字号。鲁老大家里的东西，还有存的百十两银子，早已在马仰人翻的时候，不翼而飞了。搜查已过，老爷就叫把鲁老大的家眷撵出去，发下封条，封了门，锁着鲁老大，上轿回衙。先把鲁老大钉镣收监，鲁家的家里人，自去张罗打点不提。

原来这件事，自从辛大头出了主意之后，先叫徒弟去见官，说是拿到了一个把风的贼，据他说是另有大窝家，请老爷严密审问。胡图丹立刻坐了花厅，把王老八带了上去，仿佛是曾经见过的一样。胡图丹到任已有两年，王老八犯过三次案子，过了三次堂，胡图丹记性就是再不好些，总也有点面熟。他却也不管这些讲究，便问他祝乡绅家的一案。王老八是受了辛大头的教导，自然是指东话西的，混搅了一阵。等到挨了皮鞭子，要上他夹棍，他才装出害怕的样子，说是愿招，便把辛大头教导他的话说道：“小的本是白河县人，是卖布到这边来的。折了本，不得回家，又在客寓里害了病，弄的当光卖尽。去年鲁老大要找一个帮工的人，因为田里事忙，我去做了几天，因此认识。后来时常去走走。本月初二那一天，鲁老大同了一个黑麻大汉，在酒店上喝酒，喝的甚是投机，嘁嘁喳喳不知说些什么。就在这天晚上，我出来出恭，那可有三更天的光景，看见鲁老大同着那个黑大汉走了过去。我刚刚出完了恭，起来碰到了。我说：‘老先生半夜三更，到哪里去？’鲁老大把我叫在一旁，对我说：‘他

们要到祝乡绅家做一件买卖。你反正也没有事，不如帮一个忙，事后也分些东西给你。或是你在这里做点事，或是做盘缠回去，你心下以为怎样？’我当时有点不情愿，后来想了一想，也就答应了。三个人同到祝家的后门口，那黑大汉先跳墙进去了。随后不多时候，一包一包从墙上扔了出来，我便同鲁老大掬着，回到鲁老大家里。当时鲁老大给了我十五块钱，我就走了。以后的事，我就知道了。”胡图丹听了供词，立刻叫他画供，仍旧钉镣入监。胡图丹便要立刻去捉人，辛大头又上去回说：“不如等到晚上去，给他一个措手不及的好。”胡图丹也答应了。辛大头这番话，是惟恐那个包袱还不曾裁过去，所以说两句冠冕话，延挨点时刻。看官你想，鲁老大站在门口，那人来寄包袱的时候，要是不答应他寄存，可也没有这个事了。可是捕快的法子最多，不起念头便罢，要是起了念头，任你怎样，也逃不出他的范围。一着不成，再换一着，总归叫你上了当，方才罢手。这便是以往从前的缘由。

如今鲁老大被押在监里，幸而家里人赶着来花钱，当晚也不曾吃什么苦，并打听出被拿的缘故，还只当被贼诬扳了，总以为第二天过堂，一定有个水落石出，就有他的亲戚朋友几个人，具了一张公保的状子，预备次日来投。等到次日，胡图丹一早就坐了堂，带了鲁老大上去，便根究他那个黑麻大汉是谁，可怜鲁老大影响都不知道。胡图丹便说他刁狡，先就把各样普通的刑法用了一套全的，鲁老大只是叫屈连天。将近中午，方才吩咐带下去回押。就这个当口，那纸保状也进来了，状上是说鲁老大怎样安分守己，断没有这

样的事。胡图丹立刻批驳了，说了些“人赃现获，百喙难辞”的话。辛大头的伙计，听得有人来公保鲁老大，这一天恰恰是王小胆值日，连忙就来找辛大头道：“那件事怕不妥当。”辛大头问他听见什么。王小胆道：“有一班不三不四的人，递了公禀，保释鲁老大。鲁老大今天到堂，又一句没认。只恐怕老爷回过味来，就不好办了。”辛大头道：“胡说！我说你胆小，果然胆小。现在鲁老大就是再添上几十个人来保他，无奈赃是在他家里搜出来的。从来说的，捉奸捉双，拿贼拿赃，既不做窝家，哪里来的赃？况且王老八一口咬定，更是洗刷不清。今天虽过了一堂，明天还要过堂，等我再去施上一点小计，不怕鲁老大不诬服。”王小胆道：“倒要请教。”辛大头道：“老爷预备给我们的新刑具，难道不会给鲁老大尝尝么？照老爷那个说法，只怕他是铜浇铁铸的，也支撑不住了。”王小胆点头道：“不错，不错。不过是诬良为盗，这事于天理上说不下去。”辛大头笑道：“我看你不但胆小，还有点迂腐习气。你看我吧。”当下无话。

次日果然又是提审。辛大头先就跪了上去说道：“小的昨天开导鲁老大，叫他说说实话，无如再也说不醒他。小的告诉他，如不说实话，新刑法难受。他说刑法倒也平常，总要咬紧牙齿，能打这里头挣出来，才算好汉子呢。小的想大老爷新制的刑具，正可给他试试，他熬不住，自然就说了实话了。”胡图丹一听有理，便叫掌刑的赶紧预备，带了鲁老大来，先问他黑大汉是姓什么，叫什么，哪里人。鲁老大哭道：“我哪里见什么黑大汉来！”胡图丹便叫带王老八上来，同他对质，王老八咬定了上次所说的话，鲁老大一味的喊冤枉。

质对了半天，胡图丹便叫掌刑的，先预备“过山龙”给他试试。当时就把鲁老大的衣服剥了一个干净，用这根又长又粗的锡管子，从大腿上周身弯弯曲曲的绕了过来，绕好了，刚刚这个大口朝上，便用百沸的滚水，一壶一壶的往里头灌。两壶也还可以忍受，挨到十壶之后，鲁老大浑身已是起了无数的潦泡，呼号之惨，耳不忍闻。胡图丹只要他说了是窝家，才肯放他，鲁老大熬不住，只得认了是窝家。又问他黑大汉是哪个，也只得随口凑了一个名字。又问他偷的什么东西，务农的人家，哪里晓得什么古董珠宝，只可随嘴乱说，说不对了，胡图丹又说他狡供。磨了一个多时辰，鲁老大说话渐渐的有些低了，头上的汗珠子如雨点一般。胡图丹晓得是时候了，就吩咐放下来还押，明日再问。当时由捕快架着出来，一路上哭哭啼啼，回监去了。

胡图丹退了堂，便着跟班拿了一张名片，知会祝乡绅，请他明天派人来领赃。祝乡绅听见拿到了窝家，正在那里盼望，忽听见说是县里来请他派人领赃，便派了一名得用家丁张桂去领。

张桂领了主人之命，次日约莫小晌午的时候，一径往县衙门里来。还不曾到，早有一个赶上来，扯了他袖子一把道：“张大爷！”张桂诧异，连忙回头看了一眼，却不认得。只见那人笑嘻嘻的道：“请大爷到对面这个茶馆里坐一坐。”张桂道：“我有事要到衙门里去。”那人道：“我知道。老爷起来还早，大爷只管去坐一会，也是与大爷有益的事。”张桂看见他这般模样，也摸不清他什么主意，只得跟了他到对面一个茶馆里来。那人又拣了一个极僻的地方，让张桂坐下，

泡过一开茶，那人方才开口道：“小人放肆，有句话通报。”张桂道：“我们萍水相逢，实在奇异得很。到底老哥贵姓？”那人道：“在下姓张。”张桂道：“很好，我们五百年前还是一家呢。到底有什么事，敢请早点赐教。我实在有公事在身，不能耽误。”那人道：“大爷是去领祝乡绅家赃物么？”张桂道：“不错。”那人道：“我有一个朋友，也在这捕班里，是个有一无二的好手。但是祝乡绅家的贼，早已离开此地了。无奈县里老爷一味的蛮干，这个通班才发了急，捉个把毛贼子去抵一抵窝。此次抄出来东西，却实实不是祝乡绅家东西，但是大爷这回领了去的，要说不是，这又坏了。非但这个小毛贼子没事，我们朋友，不拘多少人都吃不住。并不是我们安心害他，实在要想在他身上追出那个贼的来路。等到追到了那个贼，祝乡绅家的东西自然是全数水落石出。所以这回领赃的事，总要求大爷高抬贵手。”一面说着，一面就在袖子里塞了一包硬梆梆的东西过来，接着又道：“些些不成意思，随后再筹谢吧。”张桂在袖子里接着，用指头摸了一摸，约莫有个三四十两银子之数，心中大喜，嘴里便收摄不住，连珠的答应出来道：“你放心，你放心，凡事都由我包办。”那人谢了，又讲了几句闲话，才还了茶钱出门，分东西而去。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用心思黑狱尽惊悚
动手脚黄泉难瞑目

却说张桂到了衙门里，里面发下一包银器来。张桂拎了他，一径回到家里。祝乡绅打开一看道：“不是，不是。”张

桂道：“既不是，待家人送去还他罢了。”祝乡绅道：“扣下来，等他拿是的来换。”张桂笑着道：“这件事捕快不知挨了多少打，受了多少刑罚，好不容易才办到了一个窝家。他家是多年不曾破案，好不容易才被捕役干了来，现在要在他身上追出贼来。现在领赃的也不少，老爷既说不是这里的東西，自然是送了回去，等别人来领。不过据家人的意思，横竖失落的赃，也断不会全数回来，现在也是有一点算一点。好在失落的東西还多，莫如老爷写封信去，说此次的東西是了，但只还有別的東西，请他再追吧。”祝乡绅听了，沉吟不语，停了一回道：“也好，就照你办吧。”当时就写一封信给胡图丹，还催他追下余的东西。可是有了这封信，鲁老大的赃证更是坐实了。

却说鲁老大受了几次刑法之后，本来有点年纪，又加着心中十分愤懑冤屈，正是喊天天不应，呼地地无门，又晓得胡图丹是不容他置辩，早已存了一个但求速死的主意。无奈手足拷镣，动转不得，只有苦苦的挨。自从祝乡绅领了赃去，又把他提出来上了一回“牛皮胶”的法子。这个神气，就更是与鬼为邻了。辛大头看见他供认的不对，就叫伙计去教导他道，“你要照着我的说，祝家的房子是怎样格式，偷的是些什么东西，那黑大汉久已在逃”，如何如何，教导了一遍。鲁老大当时虽然听得明白，无奈到了堂上，又忘了若干，虽然是认作窝家，说的话可总是牛头不对马嘴。因此胡图丹不疑心别的，止说是他狡展，一味的严刑以求，弄得浑身上下，无一块可以上手的地方了。

就在这个时候，辛大头忽然又出了一个花头，打了一个

稟帖，请胡图丹出票去捉他儿子来问。胡图丹看了这个稟，正中下怀，大喜，立刻出票拿人。这时候鲁老大的房子，久已发封入官，家里只有一妻一子，因为鲁老大的冤狱，不得明白，已经变卖了田地，一半留着供给鲁老大的监用，一半就到府里去打官司，上控去了。辛大头没有拿到人，只得回去禀复。

胡图丹听得上控二字，心里有点发毛，便想趁早替他定了口供。就是上头来提案子，也不怕他来。可是一样，胡图丹要鲁老大定供，也没有别的法子，只不过一味的刑求。但是鲁老大自从上了“大红袍”刑具之后，浑身溃烂，已无完全地方，奄奄一息的光景，已是十分不妥当。胡图丹虽然发急，也无可如何。

不多几日，果然府里有公事下来，并将控的呈底，一并发下。胡图丹看了一遍，其中已说明是捕役诬栽，县官偏听的话。胡图丹看了大怒，立刻把捕快捉了来，要打他一个半死。等到上堂之后，辛大头口似悬河，一席话说得胡图丹哑口无言，只得招呼赶紧把鲁老大医治好了再问。

辛大头下来，邀齐同伙道：“今天老爷接了府里的公事，说是我们诬攀，现在又吩咐赶紧把鲁老大调理好了再问。我们的事，既已到了这步田地，难道还留着一条祸根么？据我的意思，我们也不必替他医病。他病到这个样子，倒是绝好的机会，不如赶早打发他到妈妈家去吧。要就公事上说起来，贼凭赃证，我们须不是诬赖的。况且拿来的是个活跳的鲁老大，弄他到七死八活，是老爷的刑法。至于我们办案，凭眼线，凭赃证，是我们分内的事，不算过分，亦不会有

余罪。他自己问不出，干我们甚么事呢！所以据我看起来，等鲁老大病好了，或是上司再派下个精明的委员，一点点的追究起来，怕得我们不得干净，从来的闲话，是缚虎容易放虎难呢。至于鲁老大，虽然得罪我，我报的仇，也尽够了，这回事是为着我们大局起见。兄弟们有甚么好主意，不妨大家谈谈。顶要紧的是两句话，不论怎样，还是给他一个死无对证呢，还是留着他做我们的魔难呢？”说过一遍，又催着大家定主意。就有一个道：“话是一点都不错，但其中还有点枝节。王老八是这一案的发起人，鲁老大要是死了，少不得就要追王老八。要是王老八口头不紧，漏了出来，依然是个不得了。鲁老大的事，自然是照着大哥的话办了，可还要想个法子安顿王老八呢！”辛大头道：“你这句话也不错。可是有一样，王老八自认了接赃把风分到几块钱以后，还没再去再分，要按着赃数定罪，也有限的很。就算是上头疑心，要捉他去，仔细拷问，他要是讲义气的，难道还会替咱们兄弟们惹祸？要是真熬不住，总要松了刑，他才会说。就算是不松刑，逼着他说，到那时候，我自有伏侍他的法子。可不是说句大话，绝不能叫他制倒了咱们。”又有一个说道：“万一老爷一定要逼着我们拿贼，再同从前的办法，我们怎样呢？”辛大头道：“这是糊涂话！祝乡绅家失了窃，咱替他拿到人，要说不是，为甚么祝家肯认赃去；要是是的，可是大老爷自己把他折磨死的，要是不打他，不给他甚么‘过山龙’、‘大红袍’，他哪里会死！等他磨死了，又问咱们要，这等不通的办法，我想他总不能开口。再不然，我们先下手去跪求祝乡绅，说是拿到窝家，老爷并不细心盘诘，一味刑求，如今弄得死了，一无

着落，老爷还要逼着咱们去诬良为盗，外边的人不说老爷的糊涂，反说祝乡绅的刻薄。一篇的尖刻话，激动了祝乡绅，等他们去闹，咱们袖手看笑话，不好么？”说完，大家通盘划算了一回，都道：“好极，好极！就是这样办。”辛大头道：“既是这样办，鲁老大的病，一时虽不得好，却一时也不得死。要等他自死，自然是顶好，怕等不及这事要出岔枝，要打发他早些，那就得帮他一帮，哪位兄弟手脚利落干净，就请今晚晚上去办。老规矩固然好，能够做得一点痕迹没有最好。我记得我们班里有一个包见愁，他自己吹说，他做的事，就是包老爷也看不出来，所以自己叫做包见愁。既然有这样大话，谅来还好，请不拘那位兄弟去找找他吧。”当下议定各散。

辛大头就立刻补了一张稟帖进去，说是鲁老大病重。胡图丹不过是吩咐医生当心调治，也没有别的话。次日午后，胡图丹在签押房里看公事，早有管狱的家人进来说道：“鲁老大病故了！”胡图丹未免心里有些吃惊。又想这件事还未定案，到底请邻封相验好，还是不清邻封相验好。但是他家属已经上控，断断不能不清相验，私自装殓，只得专人到邻封去请验，又补了本府一个稟帖。等到邻封的官来验，一来一往，已是五六天，尸身更是不堪寓目了。糊里糊涂，填了尸格，做了一篇照例文章，就算了事。果然胡图丹因为捕役并非不曾出力，是自己用刑把个窝家治死了，不得口供，便不十分来追究捕役，捕役算是逍遥自在了。至于祝乡绅失落的东西，后来是否由胡图丹赔他，还是祝乡绅到上司身边说歪话，撤他的任，当时自有交代，做书的也不赘叙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生僻壤鲲鹏缚翅
望海洋红日东升

话说北通州地方有个秀才，姓王名国重，饱有才学，从小就有些傲性。等到长大了，更变了一付古怪脾气，和人说话，要是一句话不对，便反插两眼，叫将起来。因此有些人等闲都不去亲近他。及至进了学，做了秀才，天无箴帽大了。北通州地方，念书人虽多，明白的却少，都不过守着几本高头讲章，做几句试帖时文，了此一生。惟有这王秀才，外面虽固执，里面却开通，常常托人买些新书新报，闲下来便把他当消愁遣闷的东西看，越看越有滋味。先不过看看上海出的新书新报，后来竟看到日本出版的《新民丛报》、卢梭《民约论》、亚密斯丹《原富》那些书，方才晓得中国所以积弱积贫之故。有时看到了痛快的地方，竟有拔剑斫地、把酒问天的光景。渐渐的对人说话，什么自由平等，流露于口角之间。北通州人当他是疯子，还有几个稍为明白点的，说他是革命党。王秀才自从有了这个革命党的名气，有些亲友都和他疏远了，怕的是连累自己。从此以后，便一传十，十传百，有些刮入官府耳朵里去了。这些官府，分什么青红皂白，人家说什么，他便当什么。况且王秀才的冤家也多，有些造他谣言的，一回说他是康有为的弟子，一回说他是孙文的干事员。官府因为没有凭据，不好拿他怎么样，暗暗的记住他的名字就是了。

可巧那年天津火车站上出了刺客，丢了一个炸弹，要想

谋害钦差大臣。那刺客事机不密，走漏了风声，便是三十六着，走为上着，早已是桃之夭夭了。官府搜捕党羽，雪片般的文书，发到府里县里来，府里县里，便派了差人马快，天天到茶坊酒肆里去搜寻行刺的刺客，及刺客的党羽。碰着稍为面生点的，不问情由，拖了就走。等到审问明白，取保释放，已是吃了几天苦头了。后来闹到北通州地方，地方上的人，便疑心到王秀才，说他总有点路道。刚刚火车出事时节，王秀才不在家，到天津探亲去了。火车事败，刺客在逃，他也回来了。人家更加疑心他。北通州的州官听了这个风声，立刻发下一条火签，便把王秀才鹰抓燕雀似的拿了去了。因为是刺客一案，不敢怠慢，连夜点差，解往天津。天津县接到文书，验明年貌，便吩咐钉铐收禁。王秀才到此田地，连分诉都分诉不来。他又是耿直性子，惟有混账王八大骂而已。当时差人也不去理他，把他推推搡搡，推进了监门。

王秀才忽然眼睛前一暗，觉得别有天地。仔细一看，黑洞洞的，地下潮湿得紧，霉气薰人。再朝上边看看，一带高墙，砌的十分坚固，连飞鸟都飞不出一个，别说是人了。栅栏门的木柱，有臂膊这样粗，过了一重又是一重，里面蹲着许多死犯，简直不成人样的了。头发都有寸把长，面孔上污秽不堪，身上披一片，挂一片，咽喉里锁着胡桃大的链子，手上手铐，脚上脚镣，上半段还有挺棍系在那里，坐又坐不下，睡又睡不直。看他们的神气，都很自然，有的在那里骂人的，有的在那里唱歌的，王秀才犹如看吴道子地狱变相图一样。前面一个禁子，歪戴着困秋帽子，穿着蓝布小袄，套着蒲鞋，把王秀才牵猢猻一样牵到一个所在，说：“小王，你就

在这儿歇歇吧，咱们明天见吧。你可有什么话说，我给你传到家里去，招呼弄几个钱来。”王秀才大骂道：“别说我没钱，就是我有钱，也不犯着赏给你们这些奴才！”那禁卒冷笑道：“好骂，好骂！回来你瞧吧。”说完，便把王秀才项上的链子，系在一扇栅栏门上，扬长走了。王秀才到此，一无法想，只得也学那些同伴蹲了下来。他身旁有个老囚，头发都花白了，看见王秀才蹲了下来，恶狠狠的瞪了他一眼，嘴里便叫道：“小三儿呢？”那边一个年轻的，听见叫唤，说：“在这儿呢。”老囚说：“你给我挣扎着过来。”小三儿便一步一寸的爬将过来。老囚又朝着小三儿对他努了努嘴。小三儿理会得，爬到王秀才身边，故意歪着身子，横到王秀才身上来。王秀才让又让不开，正在着急，又觉得小三儿的头和自己的头靠在一处了。小三儿满头都是虱，闻着王秀才的肉香了，刚刚头发接头发，那些虱一个一个的从小三儿头发上爬到王秀才头发上。两人头发犹如替虱搭了一座浮桥一样，咬的王秀才又是痛，又是痒，后来也麻木了，糊里糊涂的人也蹲不住了。两脚一叉，却待要跌，被链子系住，跌不下去，王秀才的身子，赛如悬了空了。就这样的耗了一夜。

明天一早，只见昨日那个禁子，拿着一面牌，把王秀才拉了上去，说是听审。王秀才到得堂上，天津县审了一遍口供，王秀才缕述前情。天津县究竟还明白些，觉得弄错了，吩咐开了镣铐，改押在班房里。虽说是一堆稻草，几块松板，较昨天在监里的样子，已是天悬地隔了。王秀才在班房里押了多日，¹幸亏一位同窗的，在北洋武备学堂里当教习，知道了这件事，详详细细写了一封信给天津县，说王秀

才不过是一个狂生，生平并无劣迹，不可偏听一面之词，陷入入罪各等话，天津县才把他取保释放了。

王秀才回到家里，恨极了，剪了辫子，改了装，把家里的东西变卖了个干净，把老婆送回娘家，他便出洋留学去了。临行的时候说：“我要死也死在外国了，不情愿再住这种有天无日头的世界了！”这句虽是愤激之谈，然而也是当时的实情。

再说王秀才上了轮船，到得上海，打听到日本的船，是礼拜日开，先去买了票了，在三菱公司码头上候着。等到下午，船便开了。这船名唤神户丸，船上的搭客，有五六百人，倒是中国人居其大半。王秀才看看沿路的风景，倒不寂寞。

有天在甲板上，衔着烟斗，在那里散步，一个也是改了装的中国人，脸上很有一种严肃之气，站在那里，一会望望海水，一会望望太阳，出了神了。王秀才走到他面前，皮鞋橐橐，方把他惊觉，回过脸来，看见也是中国人新改装，便点了点头，招呼了一招呼。二人动问名姓，王秀才方晓得那人姓辛叫国明，是直隶人。二人叙起来，正是同乡，不觉更加亲热了。王秀才问他往日本去干什么，他说：“我本是直隶警察局的局长，现在要到日本去调查警务。”辛国明也回问了王秀才几句，王秀才一一告诉了他，说自己如何在家安分守己，如何被人诬告是革命党，陷在监里如何的苦楚。现在冤枉已明，因为恨极了，所以破釜沉舟，到日本去留学。辛国明叹息了一回，方说：“中国的监狱制度，真是黑暗到了极点！”

封面设计：范 峤 青



统一书号：10186·733

定 价： 1.05元